



## 飘花令

## 第十七回金花舵主

但闻一阵叮叮咚咚之声，数十枚金针，尽为击落。金花少女发出金针之后，紧接着右手一扬，一道金芒自袖中飞出，点向慕容云笙前胸。

慕容云笙长剑疾挥，向那金芒之上迎去。

他眼见蛇娘子被困于两条软索系住的金芒之中，心中早有戒备，眼看那金芒飞来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暗道：“她这小形金芒，后系软索十分细小，就算是极为坚牢之物，也是难挡我利剑一削，如是削去她软索上的金芒，岂不是叫化子没了蛇耍？”心中打定主意，纵身让避开去。

那金花少女一连攻了数招，慕容云笙都纵身让避。慕容云笙心中知晓，如若他还击一剑，即将为那少女金芒所困，是以始终不肯还手。

金花少女连攻数次始终不见慕容云笙还手，立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怎么不还手啊？”

慕容云笙全神贯注，运劲于臂，待机发剑，希望是一击成功，也不理那少女喝问之言。

但闻那金花少女说道：“哼！你倒是脸皮很厚啊！”言罢，双手齐扬，两道金芒一齐发出，分取慕容云笙的咽喉、前胸。

慕容云笙一吸丹田真气，横里跨出两步，右手长剑陡然削出。这一剑蓄势而发，不但剑势快速，而且力道甚强。剑去如风，正斩在那软索之上。

却不料那软索虽细，但却坚牢无比，慕容云笙横击一剑，竟是未能斩断软索。

但见金芒打转，竟然缠在兵刃之上。

金花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啊！你原来想削我软索！”左手一挥，金芒袭来，同时发出了一蓬金针。

慕容云笙心头骇然，暗道：好毒辣的手法！

眼看金针飞来，无法阻挡，手中长剑又被金芒软索缠住，情势迫人，只好一松右手，丢了长剑，横跨三步，避开金针。金花少女逼落慕容云笙手中长剑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你还有什么本领？”

右手一抖，软索缠住的长剑，突然由舱门中飞了出去。左手金芒，却笔直的点向慕容云笙右肩。

她心分二用，左右双手，一个抛剑，一个攻人。慕容云笙一个快速转身，避开一击。

蛇娘子右手一抖，道：“接着匕首。”直向慕容云笙投掷过去。

慕容云笙右手一伸，接着匕首，兵刃在手，胆气一壮。就在他接过匕首的同时，那金花少女两道金芒，已然交叉攻到。

慕容云笙右手一抬，匕首一挥，横向金芒击去。但闻砰砰两声，两点金芒，尽为震开。

金花少女动作迅快，不待慕容云笙还手，右手挥出，又是一蓬金针打到。

慕容云笙纵身跨开两步，避开金针。

在那金针和软索金芒配合之下，慕容云笙已无还手余地。蛇娘子急急说道：“住手！”

金花少女双手一收，停手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蛇娘子心想再打下去，慕容云笙势必要伤在那金花少女手中不可，当下说道：“你们志在图我一人，不用和我的从人为难了！”

金花少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如自认不敌，那就要接受我们的条件了。”

蛇娘子冷冷说道：“我败你手中，是我一人的事，要杀要剐，任凭于你，但和三圣门无关。”

金花少女回目望了白凤一眼，道：“这事咱们该当如何处理？”

白凤道：“她代表三圣门，我们代表女儿帮，这番争斗，不是私人之间的恩怨意气之争，一个人的生死，岂能代表。”目光转到蛇娘子的脸上，道：“你既然自知不敌，留在江州又有何用呢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三圣门中，高手如云，像我蛇娘子这等人，多如恒河沙数。”

白凤目光一掠慕容云笙，道：“如若我们要杀你蛇娘子，此后女儿帮和三圣门，在武林中必然要成对头，杀一个也是结仇为何不多杀几人？”

蛇娘子已觉了伤处麻木，逐渐扩大，对方纵然不杀自己，也是难免毒发而亡，不禁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好吧，你们放走他，我就当你们之面，写下令谕，要他们撤离江州。”

白凤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你好像很关心他，是吗？”蛇娘子道：“不错，怎么样？”

白凤缓缓说道：“那我就先生擒了他，再逼他就范不迟。”蛇娘子怒声喝道：“我蛇娘子今日栽在你们几个小毛丫头手中，已无颜再见江湖同道，放他离开，是唯一能够使我答应和你们合作的条件，杀了他，你们将后悔不及。”

蓦然，响起了一声长啸，打断蛇娘子未完之言。白凤怔了一怔，道：“瞧瞧看来的是什么人。”两个劲装少女，应声奔出舱去。

白凤目光转到蛇娘子的脸上，道：“来人可是你们三圣门中人？”

蛇娘子冷笑一声，默不作声。

原来，蛇娘子也不知晓来者是何许人物？

白凤不闻蛇娘子回答之言，误认来人定然是三圣门中人无疑，目光一掠两位金花少女，道：“有劳两位舵主全力出手，先把那人擒下，也好全力对付来人。”

两个胸佩金花的少女，齐齐应了一声，分向那慕容云笙扑了过去。

慕容云笙也不知来的是何许人物，但他想到决不会是三圣门中人，当下大喝一声，匕首挥动，分向两人击去。两个金花少女四腕齐扬，四道金芒，齐向慕容云笙打出。她们软索金芒，收发可长可短，慕容云笙发出攻势未至，四道金芒已然先到，分击慕容云笙身上四处大穴。慕容云笙原是抢先发动，想占先机，但在软索金芒奇形兵刃反击之下，竟然变成了被动。

迅若奔电的金芒，迫得他不得不纵身跃避。

单是一人，慕容云笙已非其敌，何况在两个金花少女夹击之下。

但见四道金芒闪转盘旋，有如四只金蝶，环绕慕容云笙身上飞转。

慕容云笙勉强支持了十招，一个失神，被那金芒击中右腕，手中匕首，跌落实地。

蛇娘子眼看慕容云笙处身险境，苦于无法出手相助，急急说道：“兄弟，你非两人之敌，不要再打下去了。”但她仍是说的晚了一步，慕容云笙已然伏身去捡匕首。但见金芒一闪，一道软索，绕颈而过。

蛇娘子急急说道：“不要伤害他！”

两个金花少女，一齐收住金芒。

白凤纵身一跃，落到慕容云笙身前，一伸手，点了慕容云笙两处穴道。

两个金花舵主收好了金芒，齐声说道：“白凤姑娘，如何处理这两个人呢？”

白凤道：“不敢有劳两位舵主分心了。”

目光一掠蛇娘子，道：“蛇娘子，你毒性就要发作，令师弟也已被擒，敝帮两位金花舵主的武功，你也见识过了，难道你还不肯屈服吗？”

蛇娘子正待答话，瞥见两个劲装少女，急奔入舱。白凤娇叱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两个劲装少女齐声应道：“有两艘高挑红灯的快舟，已然接近大船。”

白凤道：“那长啸之声，可是从快舟之上传来的吗？”左首劲装少女应道：“那啸声尚未发觉来自何处。”白凤道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警兆？”

左首劲装少女应道：“未再发现可疑事物。”

白凤道：“传我之命，不择手段，攻袭那两艘快舟。”两个劲装少女应了一声，急急出舱而去。

白凤回顾了两个金花少女一眼，道：“此地已被人发现，不宜久停，咱们得立刻撤走。”站在左侧一个金花少女，笑道：“来的何许人物？何不让他们登上大船？”

白凤道：“我知两位舵主武功高强，不过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要借重两位之力。”

两个金花舵主齐声问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白凤从怀中取出一方图案，铺在木桌之上，道：“两位过来看吧！”

两个金花少女缓步行了过去，三人围绕木案而立。只见白凤手指移动，低语数声，两位金花少女，齐齐点头。白凤收了图案，目光转到蛇娘子的脸上，道：“你不肯和我们和解，敝帮和你三圣门结仇是结定了。”

右手挥动，点了蛇娘子几处穴道，拔下她身上金针，接道：“也许贵门终有一日，要查明内情，两位之死是我女儿帮之人所害，不过，我们还是要尽力做的不留痕迹。”

蛇娘子身上毒性已然发作，又被点了几处穴道，无法运气抗毒，心中暗暗叹道：“看来今夜是死定了！”

心中黯然，口中仍然冷冷说道：“如何一个不留痕迹之法？”白凤道：“我要把两位用坚牢的绳索捆起，坠以大石，沉入江底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手段很好啊！看来如若江湖霸主之位，落入我们女人之手，那是比男人还要惨酷一些了。”

白凤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夸奖了，这叫做死无对证。”只听弦声振耳，女儿帮中人已然对两艘快舟，展开攻袭。蛇娘子道：“可惜你晚了一步，三圣门援手赶到。”白凤道：“飞钹和尚、金蜂客，纵然及时赶到，也不是敝帮中两位金花舵主之敌，何况那两艘快舟还未必是你们三圣门中人。”其实来的是否是三圣门中人，蛇娘子并不知道，眼看白凤，并不接受威胁，也就不再言语。

白凤冷笑一声，取出两个黑色的绒带，道：“两位只怕是死难瞑目，还是先把眼睛蒙起如何？”

面对着生死关头，蛇娘子倒是颇有英雄气概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们既已被擒，那是任凭杀刮了。”

白凤亲自动手，用绒布蒙上了两人的眼睛，又用绢布紧紧的塞起了两人的耳朵。

慕容云笙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想不到我慕容云笙连杀死父母的仇人姓名还未查出，就这样糊糊涂涂的被人沉入江心而死。只觉左手被人牵起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这时，蛇娘子、慕容云笙都被人蒙住了双目，塞上了耳朵，目不能见，耳不能闻，只好任人牵着行去。

感觉中，下了大船，登上了一艘小舟之上。

隐隐间响起了木桨打水之声。

大约过了顿饭工夫之久，小舟突然停下。

慕容云笙暗暗忖道：“完了，大概这地方就是葬身的江心了”

但觉身子被人提起，下了小舟。

从步履中判断，显是登上江岸，白凤并未真的把两人推入江心之中。突觉脑袋撞在木栏之上，紧接轮声辘辘，向前奔去。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，奔行的马车，突然停了下来。慕容云笙感觉到了又被人提起向前行去。

又是顿饭工夫之久，才停了下来。耳中绢布被人拔出，眼上黑绒，亦被人解开，目光转动，只见正停身在一座大厅之中。四支高烧的火烛，照得大厅中一片通明，厅中除白凤和两位金花舵主之外，还有两个身着劲装的佩剑少女及蛇娘子。蛇娘子已被除去了脸上的黑绒，和耳中堵塞的绢布。她流目四顾了一阵，道：“白凤姑娘，怎不把我等沉入江心，却带来此地？”

白凤冷冷说道：“我想了想，杀了两位，又何必定要沉尸于江心之中呢？何况那等死法，也未免太过便宜两位了。”蛇娘子先是一怔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白凤姑娘想要我身上图案吗？”

白凤道：“我们时间无多，不能和你多费口舌，生死两条路，任你选择就是。”

蛇娘子眼珠儿转了两转，目光一掠慕容云笙，接道：“只有一法，可以使我献出图案。”

白凤道：“什么方法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放了我的兄弟，我要看到他安全离开此地之后，就献上图案。”

白凤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对他很爱惜。”不禁打量了慕容云笙一眼。

但闻蛇娘子说：“姑娘答不答应，但凭一言而决。”白凤望了两位金花舵主一眼，道：“两位舵主意下如何？”两位金花少女同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白姑娘做主吧！”白凤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！我放了他。”

行近慕容云笙，拍活他身上穴道，接道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蛇娘子道：“慢着！”

白凤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事？”

蛇娘子不理白凤，却举手对慕容云笙招了一招，道：“兄弟，你过来。”

慕容云笙缓步行了过去，道：“姊姊有何吩咐？”蛇娘子道：“你放心去吧！不用挂念我。”慕容云笙接道：“这个，叫小弟如何能够安心？”蛇娘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留这里陪我死，于事何补呢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要设法救你离此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用了，唉！你也不用回三圣门，早离江州，逃命去吧！”

慕容云笙忖道：这蛇娘子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对我却是情意深重。

思念及此，不禁黯然一叹。

蛇娘子道：“那很好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姊姊保重。”转身离开大厅。

白凤冷冷说道：“现在，可以拿来了吧！”

蛇娘子道：“再候片刻，待我确定了我那兄弟去远之后，全无危险，再给你不迟。”

白凤无可奈何，只好耐心等了一刻工夫，道：“现在可以拿来了吧！”

蛇娘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要什么啊？”

白凤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一半图案！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究竟是年纪轻啊，太容易相信人了。”

白凤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应该瞧到我图案之后，再放走他不迟。”一股怒火，由白凤胸中泛起，大步行了过去，右掌挥动，左右开弓，啪啪两声脆响，蛇娘子粉白的脸上，登时泛起了两颊指痕。

白凤厉声喝道：“那图案究竟在何处？”

蛇娘子睁开双目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那位兄弟，大概已经走的很远了。”

白凤道：“我可以抓他回来。”

蛇娘子笑道：“来不及了。”

白凤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探手从怀中摸出一把匕首，轻轻一挥，划破了蛇娘子的左肩，衣服裂开，鲜血泉涌而出。蛇娘子低头望望伤口，端坐未动，笑道：“姑娘颇有我蛇娘子昔日的狠辣手段。”

闭上双目，不再言语。

白凤冷笑两声，道：“我要一刀一刀的割死你，看你是不是铜打铁铸的人。”

只听一声大喝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住手！”

白凤抬头看去，只见慕容云笙当门而立，手中横着一柄长剑。

蛇娘子启目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你没有走？”慕容云笙点头应道：“咱们援手已到。”

白凤冷冷说道：“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擒你回来。”两个金花舵主，齐齐纵身而起，直向慕容云笙扑去。就在两个金花少女跃起的同时，突闻金风破空，两只大如轮月的飞钹，旋飞而来。

飞钹越过慕容云笙，分向两个金花少女飞去。

白凤大喝道：“小心飞钹！”

喝声中两面飞钹，已然旋飞而到。

两位金花少女同时一吸真气，向前奔冲的身子，陡然停了下来，四子齐扬，四道金芒自袖中飞了出来，疾向飞钹点了过去。只听波波几声脆响，四道金芒，齐齐点在那飞钹之上。两面飞钹吃那金芒点中之后，并未落下，去势一转，斜向一旁飞去。

两个金花舵主只道那飞钹已被自己金芒击偏，不会再行伤人，同时一挺柳腰，仍向那慕容云笙冲去。

只听白凤叫道：“两位小心！”

右手一扬，匕首投出，直向左首一面飞钹击去。两位金花少女听得白凤呼叫之言，齐齐回头看去。只见那轮转的飞钹，一撞及实物之上，突然又回头飞来。只听当的一声，白凤投出的匕首，击在那左面飞钹之上。飞钹势道略偏，仍然飞了过来。

右面飞钹未受阻击，来势较钹，呼的一声掠着右面一位金花舵主头顶飞

过，带起了那金花舵主头上一片青丝。她头上包发青绢和椎发的玉簪，也被飞钹斩断，登时乱发散披。

左首一位金花舵主，得白凤之助，借势避开了旋飞金钹。这时，两面飞钹也旋转力尽，砰的一声，落在实地之上。就这一瞬工夫，厅门口处，慕容云笙身后出现两人，正是飞钹和尚及金蜂客。

白凤目光一掠两位金花舵主，道：“这两人乃蛇娘子主要的帮手，武功高强，和蛇娘子齐名江湖，两位舵主不可大意。”金蜂客冷冷说道：“姑娘夸奖了。”

目光转注蛇娘子的身上，接道：“你们几位小毛丫头，也敢和三圣门作对？”

右首的金花少女左手抬动，理一下散乱长发，右手一扬，一蓬金钎疾射而出。

慕容云笙已知这两个看上去娇小美艳的姑娘，不但兵刃奇怪，武功高强，袖中金针，更是恶毒无比，看她一扬右手，立时大声喝道：“小心她袖中金针！”

其实，飞钹和尚和金蜂客，眼看蛇娘子被人生擒，已知遇上劲敌，口中虽然轻蔑对方，心中却是丝毫不敢大意。那金花少女一抬右手发出金针时，金蜂客、飞钹和尚已然同时纵身避开。

慕容云笙长剑挥动，寒芒闪转中，击落了射向自己的数枚金针。

那金花舵主虽然一手打出金针，但因分袭飞钹和尚及金蜂客、慕容云笙等三人，十枚金针分成三股，威力大减，慕容云笙才轻易的挥剑击落。

金蜂客避开金针之后，左手高举金笼，右手一抬，嗡嗡声中，一串巨蜂，疾飞而出，冲入大厅之中。

慕容云笙站在金蜂客和金花舵主之间，闻得嗡嗡之声，立时急急向旁侧闪去。

那巨蜂在金蜂客指使之下，有如通灵一般，越过慕容云笙，直向两个金花舵主飞去。

这等役使巨蜂代作暗器伤人的事，武林中可算得罕闻罕见。白凤和两个金花舵主，都不禁看的一呆。

但闻一声刺耳的尖叫传来，一个劲装少女举手掩面。但见几点黑影，在烛光之下流动，四只巨蜂，齐齐飞向那少女身上。

两个金花舵主四手并扬，数十枚金针，闪电射出。飞向两个金花少女的毒蜂，半数被那金针洞穿，坠落实地。那巨蜂生命力十分坚强，身为金针洞穿，不能飞行，坠落实地，双翼仍然不住拨展，掠地飞旋。

这时，那为巨蜂螫伤的劲装少女，已然摔倒地上，满地滚动。

要知那巨蜂奇毒无比，一只巨蜂刺中，已非人所能受，数只巨蜂毒性，足以致人死地了。那少女连为数只巨蜂毒针刺中，疼痛难支，早已神志迷乱。

白凤双手齐挥，连连发出掌风，使毒蜂不能近身。她见属下满地翻滚，心中大为震骇，忖道：这巨蜂如此之毒，他如再放几只进来，今日势非伤在这些毒蜂的毒刺之下不可了。

金蜂客眼看放出十余只毒蜂，有五六只伤在那金针之下，亦是大为痛心，不敢再放毒蜂入厅。

这座大厅虽然不小，但在巨蜂飞旋之下，就显得不够开阔了，形势所限，使巨蜂飞速大力减少，这是两个金花舵主和白凤能够勉强应付的主要原因。



只听金蜂客说道：“大师父，放你飞钹击熄火烛。”

飞钹和尚纵声大笑，道：“好啊！我和尚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双手扬动，飞钹出手，挟着一片啸飞之声，飞入大厅。

金蜂客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咱们是生死同命，胜负与共，你发钹并非助我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三圣门戒规虽然森严，但他们彼此之间，却无法和平相处，各怀鬼胎，只要能在他们之间施出挑拨手段，那就不难引起他们自相火并。

但见两位金花少女右腕扬动，两道金芒，陡然飞出，分向两面钢钹击去。

飞钹和尚发出的飞钹，大异于一般暗器，一般暗器，大都是讲求速度，但这飞钹却是借一种强烈的旋转之力，破空飞旋，在它飞旋期间，很难看出它袭击的方位。

飞钹和尚已在施放飞钹之上，下了数十年的苦功，飞钹手法，已到炉火纯青之境。

但见那盘空飞旋的钢钹，在受到金芒点中之后，陡然方向一变，疾快绝伦的飞向火烛之上。

两位金花少女眼看那飞钹击向火烛，心中大为吃惊，正待发左袖金芒，瞥见两只巨蜂，直飞过来。生死交关，二女不得不先求自保，各自扬手打出一蓬金针。白凤急急抽出长剑，飞身而上，想阻挡飞钹击熄火烛，但仍是晚了一步，飞钹过处，厅中火烛，顿时熄灭。

敞厅中突然间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。

但闻白凤喝道：“两位舵主小心毒蜂。”

金蜂客冷冷说道：“张保、飞钹和尚堵在门口，不要让他们冲出去。”

慕容云笙应了一声，纵身一跃退出门外。

这时，突见身后疾射来一道红光，直向厅中飞去。那红光飞入大厅之后，跌落实地，化成一团火焰，熊熊燃烧起来。

黑暗的大厅，又被那火焰照亮。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两个金花舵主和白凤，背对背站在一起，挥动双掌，四面乱打。

原来，三人怕那毒蜂刺中，只好乱发掌力，四面击打，三人四周都是激荡的掌风。金蜂客怒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只听一个冷漠的声音，应道，“不许动手！”

喝声中，一条人影，直向大厅中冲去。

慕容云笙和飞钹和尚在门口，先见那火焰射入厅中之后，两人心中都已生出了警觉。那人影疾向厅中冲去，两人不自觉间，一齐出手拦阻。

飞钹和尚手中钢钹抡动，横里击去，慕容云笙长剑疾扫，向后推出了一招“拒虎门外”。

但闻一阵金铁交击之声，慕容云笙手中长剑，飞钹和尚手中飞钹，尽被震荡开去，那人影却脚未沾地，冲入了大厅之中。火光下，只见那落入大厅中的人影，竟是一个穿着黑衣的女子。只听那黑衣女子厉声喝道：“放下兵刃，不许妄动！”突然间，一只巨蜂，直向那黑衣女子飞去。

但见那黑衣女子右手一招，寒芒闪动，那巨蜂生生被悬空劈成两半。

两位金花舵主发放金针，一次十余枚，击落一只巨蜂，不足为奇，那黑衣女子却能凭藉着手中一把一尺五寸左右的短剑，一挥之间，生生把一只巨蜂劈死，这等手法，武林中可算得罕闻罕见。

金蜂客原想要飞钹和尚和慕容云笙堵在门口处，自己再放出一些毒蜂，借夜暗掩护，刺伤白凤和两位金花舵主，哪知还未来得及再放毒蜂，奇变又生，只好暂改心意，以观变化。这时，金蜂客放入那大厅中的毒蜂，大部死去，只余三只毒蜂，在厅中飞绕不停。

那黑衣少女，眼看厅中之人，都全身贯注那毒蜂之上，却把自己忽略，不禁大怒，突然纵身而起，挥剑击出。但见寒芒闪动，两只毒蜂，被劈剑下。

只见她双足落地，立时又纵身而起，剑光流动，又劈死一只巨蜂。

至此，金蜂客放入厅中的毒蜂，全部死绝。

同时，那黑衣女子三劈毒蜂的剑法，也震慑了全场中人。金蜂客、飞钹和尚、慕容云笙等，站在厅外，双方相距较远，白凤和两个金花舵主，却是和那黑衣女相对而立，如若要起冲突，自然是白凤等和那黑衣女子的机会较大了。是以金蜂客等，却站在原地不动，也不接言。

白凤却转眼打量那黑衣少女一眼，道：“姑娘是何许人？”那黑衣女子冷冷说道：“放下你手中宝剑，再和我说话。”白凤柳眉耸动，似要发作，但她终于又忍了下去，缓缓把宝剑还入鞘中。

黑衣女目光转到金蜂客等脸上，举手一招，道：“你们三人都进来。”

飞钹和尚、慕容云笙都接过那黑衣少女的一招，知她厉害，忍隐未言，金蜂客却冷冷说道：“姑娘对哪个说话？”黑衣女道：“你！”

人影一晃，冲出厅外。

金蜂客心中一震，暗道：“好快的身法。”

右手一扬，劈出一掌。

那黑衣女右手一挥，幻起一片剑影，逼得金蜂客急急收回右手，让避剑势。

金蜂客只顾避开那黑衣女的剑势，却不料左手一麻，提在左手的金笼疾向地上落去。

原来那黑衣女左手一拂，金蜂客整条左臂，突然完全麻木，五指难以自张。

黑衣女手法快速，左手一伸，接住了金宠，缓缓放在地上。飞钹和尚万万未料到，两人交手一招，金蜂客左臂已然受伤，眼看她接了金笼放落实地，心中大是奇怪，暗道：“金蜂客对那金笼，爱逾自己生命，怎肯轻易放手？”

念头还未转完。突然见黑衣女右手一扬，寒芒闪动，迎胸刺来。

匆忙间，一抬左手钢钹，硬接剑势。

但闻当的一声，金铁交鸣，那黑衣女刺来的一剑，被飞钹和尚一钹挡升。

但那飞钹和尚却在挡开那黑衣女一剑之后，突然丢去右手钢钹。

但闻金蜂客大声叫道：“锁脉拂穴手！”黑衣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！”

右手一扬，手中短剑，疾向慕容云笙刺去。

慕容云笙虽然和飞钹和尚、金蜂客等相距很近，竟然未看到两人受伤，直待金蜂客喊出“锁脉拂穴手”，才霍然警觉，但那黑衣女的剑势，已然直抵前胸，急急举剑封去。

黑衣女左手拂穴手法，和右手剑势，配合的佳妙无比，右剑击出，左手同时攻出。

慕容云笙接下那黑衣女右手剑势，左肩却为黑衣女左手拂中，顿时半身麻木。

那黑衣女在三招之间，连施“锁脉拂穴手”，伤了三大高手，柳腰一挫，

窜入厅中。

两个金花少女齐齐蓄势戒备，但却未即刻出手，望着白凤，似是等她之命。

白凤缓缓说道：“姑娘不是三圣门中人？”

黑衣女冷冷说道：“但也不是你们女儿帮中人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我不管你们是何门派，但侵入我们住地，就该承受惩罚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座宅院，明明是我慕容世家的故宅，怎的会变成了她们居住之处。

原来，他出了大厅之后，已然认出了是慕容故宅。但闻白凤冷冷说道：“这座慕容故宅，已然空了二十年，怎会是姑娘的居住之处？”

黑衣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宅院既是空着的，自然有一个先来后到，我等先你们一步到此，这宅院自然是我等所有了。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除了慕容长青的后人到此之外，我等就是宅院的主人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可惜我不便出面和她理论，但世界上还有这等讲理的人，尊重这宅院故主之权，那也算是十分难得的了。

白凤年纪虽小，但处理事情，却是十分老练，心中暗打主意道：“就算胜下这黑衣少女，这宅院之中，必然有其余党，何况她武功高强，合我们三人之力，也未必是她之敌，这一战还是不打的好。再说她们住此甚久，这慕容故宅中纵有存宝，定然也被她们收去了。”

只听那黑衣少女冷冷说道：“看在你们也是女人的份上，我格外施情，不伤你们，留下兵刃去吧！”

白凤缓缓说道：“我等不知此地已为姑娘所有……”黑衣女道：“现在，你们知道了。”

白凤道：“不知者不罪，我等现在知晓了，退出此地就是，留下兵刃，未免太过使人难堪。”

黑衣女怒道：“不知好歹，你们不愿自己留下，只有我来帮你们了。”

右手一抬，快速无伦的抽出了白凤背上长剑。

两个金花舵主眼看她出手攻向白凤，同时一扬右手，两道金芒，疾攻过去。

黑衣女右手疾挥，就用白凤之剑，封挡两道主芒。两个金花舵主似是已然知她厉害，右手金芒攻出，左手也同时打出金针。

两人同时出手，打出的金针不下二十余枚，双方距离既近，闪避实是不易。

但那黑衣少女确有非常的本领，娇躯向后一仰，全身向下倒去，长剑由下向上翻起，一阵波波之声，两个金花舵主打出的金针，大部为长剑击落，几枚未被击落的金针，也被她施出铁板桥的功夫闪过。两位金花舵主眼看金针亦未击中对方，立时分向左右跃开，左手金芒，紧随击去。

黑衣女一个转身，挺起娇躯，两道金芒已然上指前胸，下攻小腹，同时攻到。

黑衣女右手划出一片剑芒，欺身而上，娇躯疾转，欺近了两人身侧，左手一拂，右首金花少女首被拂中了穴道。她动作迅快无比，左首金花少女避开剑势，还未来及还手，黑衣少女已欺到身侧，左手疾出，掠身拂过。

两位金花舵主登时半身麻衣。

黑衣女收拾了两个金花舵主，缓步行到了白凤身前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自

己动手呢，还是要我动手？”

白凤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黑衣女道：“我原本念咱们同是女儿之身，不想伤害你们，格外施仁，放你们一条生路，哪知你们竟然是不肯信我之言，硬要和我动手，如今她们都受惩戒，岂能让你一人幸免！”白凤道：“你点了她们穴道？”

黑衣女道：“我这锁脉拂穴手法，乃是一种独门手法，凡是为我所伤之人，脉穴行血凝结，逐渐扩大，一月内，半身瘫痪，三月内行血闭塞而死。”

白凤道：“我用推宫过穴手法，推活他们穴道。”黑衣女道：“若是人人能够救得，那也称不得独门手法了。”白凤心头骇然，但却仍然保持着镇静说道：“你又要我怎样呢？”

黑衣女道：“他们都被我锁脉拂穴手法所伤，你如不留下一点东西，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？”

白凤道：“你要我留下什么？”

黑衣女道：“留下你一条手臂。”白凤道：“我宁可也让你拂中穴道。”

黑衣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知好歹！”举手向白凤左肩拂去。白凤自知无能幸免，也不让避，任她拂中穴道。

黑衣女拂中白凤穴道之后，大步走向蛇娘子的身前，说道：“你呢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黑衣女道：“她们全都为我锁脉拂穴手法所伤，你既和她们同来，也不能饶你一个。”

蛇娘子缓缓说道：“我被他们挟持来此，并非志愿，纵犯禁地，咎不在我。”

黑衣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说的好像有些道理啊。”蛇娘子心中暗道，她如肯讲理，那就好对付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就连那门口三人，也是追踪她们而来，也非志愿来此。”

## 第十八回锁脉拂穴

黑衣女目光一掠室外的飞钹和尚、慕容云笙等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已经对他们从轻发落了，如是他们自行犯此禁地，那就早已把他们碎尸于此了。”

蛇娘子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对男人，似是心存偏见……”突然全身抖动，语焉不详。

黑衣女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我中了……毒！”

黑衣女仔细看她胸前，仍然钉着数枚金针，伸手拔了出来。双目一顾两个金花少女，道：“你们伤了她？”两个金花舵主傲然应道：“不错。”

黑衣女大步行了过去，道：“解药何在？”

两个金花舵主相互望了一眼，默不作声。

黑衣女缓缓扬起长剑，道：“两位很英雄，定然是不怕死了。”

白凤急急接道：“两位舵主，不可轻生，快些拿出解药。”右手金花少女，缓缓取出解药，递了过去。

黑衣女接过解药，交给蛇娘子服了下去。

蛇娘子服下解药，发作的毒性，立时消灭，点头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

黑衣女道：“不用谢我，我只是不让你死在此地。”白凤突然高声说道：“我们可以走了吗？”黑衣女正待答话，突闻一阵扑鼻的花香飘了过来。蛇娘子心中暗道：这香味不似桂花，亦非茉莉，不知是何花气？

但见那黑衣少女，突然跪了下去，圆睁双目，望着室门外面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丫头在瞧什么？

忖思之间，瞥见一瓣红花，由夜暗中飘飘而来。

这花瓣似由微风送到，如波起涟漪，悠悠荡荡，飘入室中，直飞到那黑衣女的身前！

那黑衣女恭恭敬敬伸出双手，接住了那飘荡的花瓣。低头瞧了一阵，收起花瓣，缓缓站起身子。

蛇娘子、金蜂客、飞钹和尚、慕容云笙，及白凤和两位金花舵主，都看的呆呆出神。

只见那黑衣女目光转动，扫掠了群豪一眼，道：“诸位之中如有不怕死的，那就算了，如是珍惜生命，那就在第三日中午时分，赶往浔阳楼去。”

白凤道：“去浔阳楼干什么？”

黑衣女道：“去那里觅求活命之法。”

语声一顿道：“诸位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白凤带着两个金花舵主和一个劲装女弟子，当先向前行去。黑衣女冷冷说道：“还有你们这具尸体，也不能留在这里。”白凤挥挥手，示意那随行女婢挟起尸体，目光转到那黑衣女脸上，拱手说道：“咱们见识了姑娘的武功，还未请教姑娘姓名。”

黑衣女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护花女婢唐玲。”

白凤一挥手，道：“原来是唐姑娘，咱们青山不改，后会有期。”唐玲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是你不服气，三日后咱们见面时，仍然可以比试几招。”

白凤道：“好！咱们见面之后，再作决定不迟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两个金花舵主，随她身后而行，片刻间，走的踪影不见。这时，金蜂客、飞钹和尚、慕容云笙等，都已觉出了自己没有再战之能，也未出手拦阻。

唐玲目光一掠金蜂客等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还等什么？”蛇娘子服过解药，精神大好，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三日后我们将准时到浔阳楼，会见唐姑娘。”

唐玲道：“如你们不怕死，不去也不要紧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，“不过，如是你等想活命，必要准时到达，过时不候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记下了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金蜂客、飞钹和尚、慕容云笙鱼贯随在蛇娘子身后，离开了大厅。

行约二里，蛇娘子停下脚步，道：“诸位伤处如何？”金蜂客望了飞钹和尚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此乃关系生死的大事，诸位请仔细的想想、装英雄，也不能装的不要性命啊！”

金蜂客缓缓说道，“在下感觉着伤处扩展甚速，虽想运气抗拒，但却有所不能。”

飞钹和尚点点头，道：“贫僧亦有此感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咱们是非得参加三日后的宴会不成了。”

金蜂客道：“那丫头武功之强，世所罕见，在下从未想到，世间竟然有人在一招交手中使我受伤。”飞钹和尚道：“一个丫头，已使咱们应付不易，三日后浔阳楼之会，定然是凶多吉少。”

蛇娘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此事要立刻禀报三圣，候谕定夺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诸位可知咱们适才停身之地，是何所在？”

金蜂客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慕容世家！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据闻那慕容世家已在我们监视之下，怎会容得他人借住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连我等都非一个护花女婢唐玲之敌，何况那些监守慕容世家宅院的人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有一件事，叫人思解不透。”飞钹和尚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如若她们早已占据了那慕容世家，为什么那护守宅院的人，何以不肯报入圣堂呢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也许他们早已禀告过圣堂，只是咱们不知晓罢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会的，如是此讯早到圣堂，三圣必会通知我等。这等情形，不外两途了。”

金蜂客道：“哪两途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一是那些护守宅院的人，都已被人杀死，但和圣堂联络的暗号，已然为人知晓，和圣堂中的联络，仍然保持，尚未为圣堂发觉；二是负责监视圣堂的人，早已变节降敌。”金蜂客接道：“如若这两途相较，前者居大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不知那三圣用何等方法，控制他们，使他们有宁死不降之心。只听飞钹和尚说道：“不管如何，强敌已非我们力量所能应付，非得设法禀报三圣不可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眼下只有这一途可循，咱们先回庄院去吧！”几人伤势、都有着快速的扩展，半个身子，都已经不听使唤，连轻功也无法施展。

金蜂客一面走一面骂道：“那小臭丫头，日后如若犯在我的手中，非要把她碎尸万段不可。”

蛇娘子眼看三人举步维艰之状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在此坐息，我去

替你们找一辆篷车来。”

飞钹和尚、金蜂客确实感觉到举步维艰，痛苦异常，也不再嘴硬，缓缓坐了下去。

蛇娘子看三人一眼，道：“那丫头接过飘花令之后，似是忘了拂伤我的穴道，看到你们举步行动痛苦之状，倒叫我想起来一件事。”

金蜂客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那白凤和两个胸佩金花的丫头，必然和你们有着同样的痛苦，行走都不容易，自然是没有反击之能了，我此刻如若能追上她们，可以把她们全都杀死。”

金蜂客缓缓说道：“在下之见，还是先回庄院，设法通报圣堂，等待圣谕裁决。”

蛇娘子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！你们稍坐片刻，我去替你们寻找代步之物。”

言罢，转身而去。

金蜂客放下手中金笼，望着飞钹和尚，说道：“大师，这小子讨厌的很，咱们把他收拾了好吗？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咱们此刻都无搏斗之能，如何收拾他呢？”金蜂客拍拍金笼，道：“我用毒蜂收拾他，此刻，他既无奔走之能，亦无闪避之力，那是生生要被这毒蜂刺死了。”飞钹和尚摇摇头，道：“这样太冒险了。”

两人大声交谈，毫无顾忌，好似不知慕容云笙也在身侧。慕容云笙虽明知两人在羞辱激讽自己，但想到此来用心，旨在查明杀父仇人，刚刚有些头绪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必得忍辱负重才行，是以装作不知。

只听金蜂客道：“冒什么险？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这小子甚得蛇娘子的欢心，咱们如若把他害死，蛇娘子回来瞧到，岂肯甘休，咱们既无搏斗之能，她要杀死咱们，那是易如反掌了。”

金蜂客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我总觉着这小子来路有些不对，蛇娘子把他留在身侧，早晚吃他之亏。”

飞钹和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金兄这几句话，恐非持平之论。”金蜂客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忌妒使然。”

金蜂客正待反唇相驳，突闻轮声辘辘，蛇娘子赶着一辆马车，行了过来。车行甚速，转眼间到了几人停身之处。蛇娘子跳下车来说道：“三位上马车吧。”

金蜂客、飞钹和尚、慕容云笙鱼贯登上马车，直回庄院。李宗琪率领了数十名青衫剑手，把四人迎接入庄。蛇娘子吩咐李宗琪安顿金蜂客和飞钹和尚，扶着慕容云笙直入内室。亲自动手，替慕容云笙倒了一杯香茗，叹道：“兄弟，我应该让你早走才是，就为了贪图和你多聚几日，却招来这番大祸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生死由命，这如何能够怪到你的身上呢？”蛇娘子道：“你虽无怪我之心，但我自生愧疚。”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现在，你必需要留这里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？如是我留此不便，我可以立时离开。”

蛇娘子黯然说道：“我虽未学锁脉拂穴手法，但却听人讲过，那是一种极厉害的武功，也是点穴法中，至高的一种手法，据说是凭仗着内功真气，透肤伤穴，不是我灭你威风，除了三圣门外，只怕很难有人能解得锁脉拂穴手法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三圣门中有人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三圣自然能够解得，几大使者，我圣堂九老，也许都有此能，只是他们身份极高，未必会亲临江州。”慕容云笙接道：“这些人如若都不来，别人来了也是不成啊！”

蛇娘子神情肃然地说道：“我要把这番挫败据实飞呈圣堂，三圣定会遣派高手来此，三日后浔阳楼头之会，实是一场龙争虎斗的大战，如若我能制服唐玲等，不怕他们不解你脉穴，不过，这对我是大不利了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有何不利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我如据实呈报圣堂，必将引起三圣对我能力的怀疑，唉！从此之后，我在三圣门中，再难有出头之日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蛇娘子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我本可捏造事实，虚报战功，为自己造成有利局势，把罪过尽委于金蜂客和飞钹和尚身上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三圣门中人，如若都和蛇娘子一般，虚报战情，图功邀赏，先由其内部自腐，对我日后报仇一事，那是大大有利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大姊姊，怎不虚报战情呢？”蛇娘子叹道：“为了你啊！金蜂客、飞钹和尚之伤，我可以不闻不问，但兄弟你的伤势，我却不能不管，因此，我决定据实呈报圣堂。”

慕容云笙望了蛇娘子一眼，缓缓垂下头去。

他本想说几句感激之言，但又觉说出口。

但闻蛇娘子接道：“三圣门近年在江湖上无往不利，这番我如据实呈报失败经过，必将震动圣堂，预料之中，必将是立刻派遣高手，赶来此地。”

扬手理一理头上长发，接道：“这两天我可能很忙，没有时间来看你，圣堂中派来的人，如能解得锁脉拂穴手，我就设法让他们替你解开穴道。不过，那是很深奥的手法，纵然是武功绝伦的人，若是他未习此道，也未必能够解得，如是来人无能，只好等三日浔阳楼头之会，迫那小丫头施术解穴了。”站起身子接道：“我要立时修书呈报圣堂，你在此好好坐息一会。”缓步退出内室。

蛇娘子退走之后，慕容云笙立时运气调息。

原来，他已感觉到肩上伤势，逐渐在扩大，很多处穴脉行血，阻塞不通。

时光匆匆，转眼间，过去两天，在这两天之内，蛇娘子一直未来看过慕容云笙，只遣一个女婢，按时送上菜饭。直到第三日上午，蛇娘子才匆匆赶来，柔声说道：“兄弟，姊姊这两天太忙，没时间来看你。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要紧，姊姊可得到圣堂回音？”蛇娘子点点头，道：“圣堂已有回音，而且已有两个高手赶到，另外三人，时间已来不及，直接赶往浔阳楼去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有很多事，此刻无暇对你说明，咱们要立时动身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浔阳楼。”慕容云笙苦笑一声，道：“小弟现在已觉着半身瘫痪，恐已无能行走了。”

蛇娘子伸手扶起慕容云笙道：“试试看能否走动。”慕容云笙勉强行了几步，道：“勉可走动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那很好，我不想在另外两个护法面前，对你太过爱护，因为那将引起他们的疑心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明白。”



蛇娘子叹道：“庄院外面有一辆篷车，我已经交代李宗琪照顾你上车，赶往那浔阳楼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姊姊呢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咱们在浔阳楼下会齐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金蜂客和飞钹和尚，都在那辆篷车之中，他们觉着你一个还未列入三圣门的小子，和他们护法享受同样的待遇，心中定然不平，难免要对你有一番冷讽热嘲，我不在场，无人护你，希望你能够忍耐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小弟记下了。”缓步走出大厅。李宗琪早已在厅外等，急步迎了上来，道：“张兄，可要扶你行走？”

慕容云笙叹道：“有劳李兄了。”

李宗琪伸手扶着慕容云笙，一面赶路，一面说道：“张兄，忍字心头一把刀，大丈夫要能屈能伸，忍人所不能，张兄要三思兄弟之言。”

慕容云笙回过脸去，双眼盯在李宗琪的脸上，心想问他几句话，又怕露出马脚，忍下未言。

但闻李宗琪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张兄，请上车。”原来已到了庄院外篷车前面。

慕容云笙举腿一跨，哪知右腿也已不听使唤，举起一半，难再举动。

李宗琪双手托起慕容云笙身子，送上篷车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金蜂客和飞钹和尚，早已坐在车中。金蜂客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小子又来了。”

飞钹和尚本来倚在车栏上闭目养息，听得金蜂客喝叫之言，才睁眼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重又闭上双目。

金蜂客伤势似是很重，冷讽了慕容云笙一句之后，就未再多言。

慕容云笙心中早有准备，自是未多计较，也靠在车栏之上，闭上双目养息。

篷车垂帘很厚，在车中瞧不到车外景物。

片刻之后，轮声响动，篷车向前行去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，篷车突然停了下来。

车帘启动，李宗琪出现在车前，缓缓说道：“三位请下车了。”

金蜂客首先挣扎而起，下了篷车。

李宗琪伸手去扶，金蜂客却缩手避开。

飞钹和尚、慕容云笙相继下车，抬头看去，只见浔阳楼大门口处，站着一个身着黑色劲装带着面具的女子。两丈外站着数十个大汉，似是在瞧热闹，但却又不敢逼近门口。

李宗琪缓步带路，行到近门口处，停了下来。

原来那黑衣少女当门而立，拦住了去路。

李宗琪道：“在下护送三位求医人，登楼赴约，姑娘可否请让开去路？”

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身中锁脉拂穴手，三日内还可行动，要他们自己上去吧！”声音娇脆，分明是一位年纪不大的少女。李宗琪道：“在下奉命送他们登楼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奉谁人之命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本门法主。”

黑衣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很容易，只要能够接我三掌，我自会让路。”

李宗琪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咱们是赴约而来……”

黑衣人接道：“我知道，但你并不是受邀之人。”李宗琪正待接言，突然一个冷冷声音，接道：“你退回去吧！用不着送他们上楼了。”

慕容云笙转目望去，只见一个面目冷肃的枯瘦老者，缓步而来。

飞钹和尚、金蜂客，见那老者之后，竟然一齐欠身作礼，李宗琪也应声退去。

枯瘦老者缓步行至那黑衣少女身前，道：“一定要接下三掌，才能登楼吗？”

黑衣女道：“不错，阁下愿否通名？”

枯瘦老者皮笑肉不笑的一裂嘴，道：“冷手搜魂戴通，姑娘请出手吧！”

黑衣女不再多言，扬手拍出一掌。

戴通右手一抬，硬接一掌。

双方掌力接实，那戴通纹风未动，黑衣女却被震得倒退两步。

戴通冷冷说道：“够了吗？”

黑衣女一闪身，道：“阁下武功一掌已够，请上楼去。”闪身避到一侧，让开去路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原来她站在门口，用心在拦闲人登楼。戴通道：“嘿嘿，承让了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金蜂客、飞钹和尚、慕容云笙，鱼贯随后行去。那楼梯虽然不高，但三人已有半边身子不听使唤，行来艰苦无比，足足耗了近一盏热茶的工夫，才登上了楼梯。目光转动，只见那白凤和两位金花舵主，早已在座，三人桌上，还坐着两个前胸各佩五朵金花的女子，一般的玄色劲装，背插宝剑。

那两人年纪较大，约已二十一二的年岁。

整个二楼上，大部桌椅都已收去，宽敞的楼上，分成三角形，摆着三张圆桌。

女儿帮中五个人，坐了一桌，戴通独坐一桌，还空着一桌无人。

金蜂客、飞钹和尚、慕容云笙三人，缓步行到戴通座位上，依序坐下。

戴通对三人的伤势，毫无关心之意，望也未多望三人一眼。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那唐玲尚未到此，三圣门中人也只能算来到一个。蛇娘子和另外之人还未见到，不知是否能接下那女婢三掌，行上楼来。

过了一顿饭工夫之后，仍然不见有所举动。

那白凤最先忍耐不住，高声骂道：

“臭丫头竟然说谎，已至午时，还不见……”

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，接道：“你在骂谁？离午时还有半炷香的时光。”

说着话，由楼梯口走上一人。

慕容云笙细看来人，正是那护花女婢唐玲，暗道：这丫头在对方不知是什么身份？

但闻一阵脚踏楼梯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两个身着紫色上衣，黑衣长裙的少女，缓缓行了过来。

慕容云笙细看两个紫衫少女，都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，每人手中捧着一个木盘，木盘上放着一个白色的小瓷盆，盆中各种着一株奇花，绿叶红花，正值怒放。

那两株栽在瓷盆中的奇花，高不过尺半，每株上各开两朵红花，整个花朵，也不过大如制钱，但香味却是极为强烈，满楼都是芬芳花气。

两个捧花的紫衣少女，全都未施脂粉，亦非绝美，但却秀娴清雅，别有

一种飘飘出尘的气度。

冷手搜魂戴通目光转动，扫掠了白凤和唐玲一眼，冷笑一声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我还道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，原来都是些黄毛丫头。”

唐玲目光转注到戴通的脸上，冷然说道：“阁下讲话，最好要小心一些，须知祸从口出。”

戴通削瘦脸上神色一变，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老夫既然敢来，早已把生死置诸度外，就凭你们几个小毛丫头……”

唐玲本已落座，闻言一挺而起，怒声接道：“武林之中，似是不以年纪分高低吧？”

言下之意，显是要迫戴通出手。

戴通妄自尊大，岂肯受一个小姑娘的轻侮，缓缓站起身子，接道：“姑娘可是想较量老夫武功吗？”

唐玲道：“你这人粗鲁、莽撞，不配作我们的嘉宾，我要逐你下楼。”

戴通怒道：“小丫头语无伦次，老夫非得教训你一顿……”

只听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戴兄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请坐回原位去吧！”

慕容云笙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着灰袍，长眉细目的秃顶老者，缓步行了过来。

在他身后，紧随着蛇娘子和两个全身白衣、白帽的大汉。桀骜不驯的戴通对那灰袍秃顶，满脸和气的老者，似甚敬畏，欠身说道：“田兄之命，兄弟自当遵从。”缓缓退回了原位。那灰袍老者回头对唐玲一拱手，笑道：“姑娘既知他是粗人，不用和他一般见识了，在下这里代他谢罪了。”

言罢，抱拳一揖。

唐玲不便再行发作，微微欠身，算是还礼，说道：“请教老丈大名？”

灰袍老者笑道：“老汉么？田奉天。”说完又是一笑。唐玲道：“老丈很爱笑。”

田奉天满面春风地说道：“江湖称老汉笑里藏刀，老汉岂能让他们白叫吗。”

拱拱手，缓步行向座位上坐下。

慕容云笙看那田奉天长脸大耳，配上细眉小眼睛，看上去就带着几分笑意，再加上那嘴角上，永不消失的笑容，确实是一团和气之相，心中暗道：这人神态生相，实不似一个坏人，难道世间真有貌似忠厚、内藏奸诈的人物？

忖思之间，田奉天已然就位落座，伸手蘸茶在木案写道：“激双方先行动手，我们居间取利。”

慕容云笙暗道：果然是厉害人物，单凭他写出这两句话，已可见藏刀锋芒。

但闻白凤高声说道：“唐姑娘，午时已届，我等如何一个求医之法，可以说明了吧！”

唐玲冷冷道：“急什么？午时三刻时分，自会告诉你们求治之法。”

语声甫落，楼梯上又行上来两个身背花锄，手托瓷盆的少这两个捧花女婢手中捧之花，色如白雪，大小却和那两株红花相似。

在两个女婢之后，紧随着一个身着绿衣的少女。

唐玲低声对那绿衣少女说道：“午时已届。姑娘如何吩咐？”那绿衣少女在唐玲耳边低言数语后，坐了下去。

唐玲移动了一下木椅，也缓缓坐下。

慕容云笙细看了一下三方面的实力，那女儿帮中，除了白凤与三个受伤人之外，只有两个胸佩五朵金花的少女，主人除了唐玲和绿衣少女之外，有四个捧花的女婢。三圣门中除了自己，飞钹和尚，金蜂客三个受伤人之外，田奉天、戴通，和两个白衣白帽人，再加上蛇娘子，未受伤的人，已有五个之多。单以人手计算实力，似乎是三圣门中最强。

但闻唐玲清脆的声音传入耳中，道：“我家姑娘原想亲自见上各位一面……”

白凤接道：“现在，你们姑娘，可是改变了主意，不和我等见面了？”

唐玲摇摇头，道：“她是否想和诸位见面，我不敢断言，但她却赶不及在午前到此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那是说，你们订下的中午之约，要改日期？”唐玲道：“谁说要改了！”

蛇娘子道：“贵花主不在，由谁主持这次大会？”唐玲一指鼻尖，道：“我！怎么样？”

田奉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不论大会由谁主持，那都和我们无关，在下请教的是，姑娘招请我等到此，用意为何？”唐玲目光转动，扫掠了全楼之人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我记得没有请你们啊，你们为什么要来呢？”田奉天望了白凤一眼，却不再答话。

这人被称作笑里藏刀，为人却是阴险至极，他怕蛇娘子和唐玲先行冲突起来，反被那女儿帮坐收了渔人之利，故而接过话头，问了一句，却又默然不言。

白凤虽然聪明，但她如何能斗过老奸巨猾的田奉天，忍不住接道：“姑娘约我等来此求医，我等是依约而来。”唐玲道：“堂堂的三圣门和女儿帮，竟然是无人能解得那锁脉拂穴手法，未免是太可笑了。”

白凤道：“武功一道，深博如海，各人修习不同，那也算不得什么可笑的事。”

唐玲道：“既是贵帮中无人能够解锁脉拂穴手法，三位就该认命算了，还来此求的什么医呢？”

白凤道：“我们虽然不畏死亡，但不能死的不明不白，毫无代价。”

唐玲道：“好强的嘴啊！明明是求命而来，却又自诩不畏死亡，你要如何一个死法，才死的甘心呢？”

白凤道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……”

唐玲格格一笑，道：“那很好，你们有何能耐索还此债呢？”语声一顿，不待白凤答话，抢先说道，“不过，还有一条可保你们性命的方法。”

白凤道：“什么方法？”

唐玲道：“立下誓言，受命花令，立时可得解穴活脉，还你武功。”

白凤道：“除此之外，难道再无别策了吗？”

唐玲道：“没有了，只有这一条路，绝无选择。”白凤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若我们制服了你唐姑娘，难道也不成吗？”唐玲道：“我不信你们女儿帮中有此等高手。”白凤望了两个胸佩五朵金花的少女一眼，欲言又止。只见左首一位胸佩五朵金花的少女，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唐姑娘口气很托大……”

唐玲接道：“你不服气。”

那少女缓步离位，行入了场中，道：“不错，妾身想领教姑娘锁脉拂穴手法，开开眼界。”

唐玲道：“当得奉陪。”

正待起身，那绿衣少女却抢先而起，道：“不用姐姐出手，小妹试试女儿帮中高手。”

绿衣少女一按桌面，娇躯突然飞起衣袂飘飘的落在胸佩金花女人身前，指着她胸佩金花说道：“你胸前插满金花，代表什么？”

金花少女道：“代表着荣耀和武功。”

绿衣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去打造一百朵金花插满全身，我不信那就能表示武功。”

金花少女怒道：“谁要你相信了？不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整个女儿帮，能够佩戴五朵金花的人，只有我们两人，你能胜了我，对女儿帮而言，那是人中翘楚了。”

绿衣少女道：“你是帮主？”

金花少女接道：“帮主之下，女儿帮中仅有的两位五花舵主。”

绿衣少女道：“你有没有姓名？”

金花少女道：“自然有。”

绿衣少女道：“可否说出来？”

金花少女道：“摄魂女欧阳倩。”

语声一顿道：“姑娘似乎也该报上姓名。”绿衣少女道：“修花女婢贾萍。”

欧阳倩道：“修花女婢，那是一个丫头了？”

贾萍怒道：“你可是看不起丫头吗？”

欧阳倩目光一掠唐玲，道：“如是这浔阳楼上，还有身份较高的人，我希望能够由那身份较高之人出面。”

贾萍冷冷说道：“我家姑娘，天上仙子，岂肯和你们那些庸俗之人一般立门结帮，广收弟子，除了我们四姐妹外，只有八个花女，余下就是车夫、马夫，那就更不放在你的眼下了。”欧阳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
暗中一提真气，接道：“姑娘可以出手了！”

贾萍道：“只你一位吗？”

欧阳倩道：“怎么样？贾姑娘好像是已操左券，胜无可疑了。”

贾萍目光转注到另一个胸佩金花少女的身上，道：“那一位胸前也佩有五朵金花，身份和你一样，余下之人，都是求医而来，是吗？”

欧阳倩道：“不错。”

贾萍脸色一整道：“如是两位一起出手，一战就可分出胜败，如是咱们单独动手，还得再打一场。”

欧阳倩道：“姑娘好像必胜无疑了。”

贾萍道：“我想差不多吧！”

她说的自自然然，一派天真。

欧阳倩脸上一变，道：“姑娘先胜了我再夸口不迟。”左手一扬，呼的一声，劈了过去。

贾萍也不让避，左手一抬，硬接掌势，右手紧随着左手拂出。

白凤叫道：“当心她锁脉拂穴手！”欧阳倩娇躯一转，陡然之间，闪到贾萍身后，双掌齐出，分攻贾萍两处要穴。

这一闪避身法，快速绝伦，而且也巧妙无比，只瞧的慕容云笙暗暗赞道：

“好身法，想不到女儿帮中人，竟有这等高手。”转目望去，只见那笑里藏刀田奉天和冷手搜魂戴通，也瞧的耸然动容。

贾萍亦知遇上劲敌，脸上的轻松之情登时收敛，微一挺腰，向前窜出八尺。

哪知欧阳倩动作奇速，如影随形，疾转身后，贾萍不过刚停好身子，欧阳倩已然追到，扬手一拍，拍向贾萍背心。贾萍本要转身拒敌，突觉掌风逼来，只好又纵身向前窜去。但那欧阳倩似是不愿和她正式动手，以武功相搏，只是凭仗灵巧的身法，一直追在那贾萍身后。

贾萍只觉身后紧追的欧阳倩，有如附骨之蛆，挥之不去，心中大急，绕楼而转，希望摆脱那欧阳倩的追踪。

哪知每当她停下脚步时，欧阳倩掌势即及时而至，迫得她无法转身迎敌。

一个奔走，一个追赶，两人绕楼而奔，片刻间，转了数周。笑里藏刀田奉天，回目一顾戴通，道：“戴兄见多识广，可知这是什么武功吗？”

戴通脸一红，道：“兄弟不知，还得田兄指教一二。”田奉天道：“‘附身鬼影’，这原是青城山鬼道人莫桑的独步武林的身法，那莫桑已然三十年未在江湖露面，传言他已死去，怎会把这套前无古人，独擅江湖绝技，传了下来。”谈话之间，忽听贾萍娇声说道：“小心了。”翻腕抽出长剑。她口中虽然呼叫，人却未停过一步，而且奔行愈见快速。那欧阳倩连番出手，一直未伤到贾萍，心中亦是暗自惊骇。贾萍又绕楼奔行一周，陡然挥动长剑，向身后击出。长剑反击，人随剑转，同时转过身子。

哪知欧阳倩在那挥剑击出时，已然停下了身子。

贾萍剑花闪动，连刺数剑。

欧阳倩远站八尺开外，脸上带着一抹冷笑，道：“这般挥剑乱刺，不觉得太紧张吗？”

贾萍脸通红，收住长剑，冷冷说道：“钉在人家身后，岂算本领？”

欧阳倩道：“要如何你才肯认败？”

贾萍道：“一招一式，胜了我手中宝剑。”

欧阳倩回顾了唐玲一眼，道：“你们两位，哪一位说话算数？”

唐玲道：“我和她一样，谁说了都算。”

欧阳倩道：“那很好。”

目光转到贾萍身上，接道：“我如胜了你，要立刻解去我帮中四位受伤姐妹的穴道。”

贾萍道：“你如败了呢？”

欧阳倩道：“败了，我回头就走，从此不再和你江湖之上会面。”

贾萍道：“山不转路转，以后你要被我遇上，那当该如何？”欧阳倩道：“见你之面，就听你之命。”

贾萍道：“好！你亮兵刃吧！”

欧阳倩道：“慢着，我提出的条件，你还未答应。”贾萍道：“要你亮兵刃，自然是答应了。”

欧阳倩冷冷说道：“希望你不要变卦。”右手一抬，抽出背上长剑。

贾萍领教过欧阳倩的轻功，哪里还敢大意，当下凝神而立，平剑待敌。

欧阳倩长剑一探，踏中宫，直刺前胸。

笑里藏刀田奉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好狂的剑招。”原来武学之中，素有刀攻中心，剑走偏锋的说法，那是千百年来使剑之人累积的经验，剑走

偏锋，才能发挥灵巧之长。欧阳倩剑走中宫，那是大背了武学规戒。

但见贾萍长剑一抬，一招“吞云吐月”，长剑划起了一道寒芒。

当的一声，双剑接实，硬拼了一招。

贾萍腕沉招变，掠地狂飚，横扫一剑。

欧阳倩手中之剑，被她封到外门，一时间收招不及，被迫后退一步。

高手过招，有不得一着失错，欧阳倩变招稍慢，立失先机，贾萍剑招却如长江大河一般，源源攻到。

欧阳倩无法还攻，只好改采守势。

贾萍攻势猛锐，招中套招，一口气攻出了二十四剑。欧阳倩被那绵连不绝，快速绝伦的攻势，逼得无还手之力，直待贾萍一套剑法用完，才借机反击，挥剑抢攻。慕容云笙默察二女剑法，全都是诡奇见长的招术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笑里藏刀田奉天，回顾了戴通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戴兄，那花婢剑法不弱，等一会咱们出手，不用和她们缠斗，最好能在一两招内求胜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两人说的很轻松，一两招就要擒住别人，岂有那样容易的事吗？

但见戴通不住点头，似是已然领会了田奉天之言。抬头看去，只见欧阳倩和那贾萍已进入了生死关头，双方剑来剑往，恶斗剧烈之极。

贾萍剑招，以轻灵诡变见长，剑剑都指向欧阳倩的要害，而且攻多守少。

但欧阳倩的剑招，较为老辣，沉着，贾萍攻两剑，她才还击一剑，但这还击的一剑却是极尽恶毒，每次都迫得贾萍纵身闪避。

突然间，人影交错，寒芒连闪，欧阳倩和贾萍全都陷入了一片寒芒之中。

只听一阵轻微的金铁交鸣过后，两条交错的人影，突然分开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二女各自持剑而立，四目相注，但即都肃立原地，未再出手。

金蜂客低声说道：“大师，你瞧哪个败了？”

飞钹和尚应道：“我看谁也没胜，谁也没败。”

金蜂客道：“那她们为什么不打了？”

突然见贾萍身子一颤，左肩之上，射出一股鲜血。慕容云笙暗道：这贾萍武功不及那唐玲甚多，但看起来，决不在欧阳倩之下，大概是输在对敌经验不足。田奉天老奸巨猾，想坐收渔人之利，却给了女儿帮一个很大机会，这一阵女儿帮中得胜，下一阵三圣门却要应付武功高过贾萍甚多的唐玲了，看来善计者未必是福。

忖思间，瞥眼见那欧阳倩左肩之上，也冒出一股鲜血，瞬息间，湿透了半个衣袖。

原来，两人都被对方长剑刺伤，但两人却运气止血，不让鲜血流出，那贾萍功力较浅，先使鲜血流出，片刻之后，欧阳倩也无法控制伤处，流出血来。

贾萍原本一脸悲愤之色，眼看欧阳倩伤处流出鲜血，突然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一战，谁败了？”

欧阳倩道：“谁也没有败，咱们可以再战。”

贾萍道：“好！咱们都不许包扎伤势，看看哪一个先行不支。”

欧阳倩道：“舍命奉陪，姑娘请出手吧！”

但闻唐玲娇声喝道：“住手。”起身离位，缓步行了过来。贾萍横剑说

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唐玲缓缓说道：“你已经打过第一阵，这一阵该我出手了。”欧阳倩冷冷说道：“我们还没有分出胜负。”

贾萍点点头，道：“她说的不错，除非我们认输，解了他们女儿帮中被姐姐拂伤穴道的人。”

唐玲冷笑一声，目注欧阳倩道：“这一阵，彼此未分胜负，自然可以下一阵比试了，你受伤不轻，我自然不会和你动手，但你还有一位同伴。”

白凤心知唐玲武功的高强，在贾萍数倍以上，如若唐玲出手，毫无胜算，当下高声接道：“欧阳姐妹，你已稳操左券，不能答应换斗第二阵。”

其实，欧阳倩心中并无必胜贾萍的把握，但听得白凤呼叫，只好说道：“我和贾姑娘既有约言，非要分出胜败不可。”白凤接道：“不错啊！你胜了，咱们就不用再打第二阵了。”唐玲冷冷的瞧了白凤一眼，缓缓对欧阳倩道：“但你们都受了伤，再打下去，也是个玉石俱焚之局。”

欧阳倩道：“我还有再战之能。”

目光转注到贾萍脸上，道：“除非贾姑娘肯认输。”贾萍怒道：“谁认输了？”

欧阳倩道：“姑娘不肯认输也行，但得承认你说过的话不算。”只听一个甜柔无比的声音，接道：“说过的话，如何能够不算呢？”

楼上群豪闻声警觉，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手捧一株三色奇花的少女，站在楼梯口处。

她穿着一件白色宫装，长裙拖地，秀发长披，直垂腰际。不知她是有心还是无意，手中捧的一株三色奇花，正好掩在脸上，使人无法看到她的面目。

捧着花的玉手，也被白色的长袖掩起。

唐玲、贾萍一见那白衣女，齐齐拜伏于地，道：“婢子们迎接公主。”

白衣女缓缓说道：“你们起来。”缓步行到唐玲的座位上坐下。

唐玲、贾萍起身行了过去，分侍两侧。

白衣女低声说道：“贾萍，你如和人家许过约言，那就赶快依约行事。”

贾萍欠身说道：“小婢和她相约要决胜负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你去吧！”

贾萍应了一声，重又行入场中，道：“咱们还未分胜负。”唰的一剑，刺了过去。

欧阳倩挥剑封架，贾萍早已抽回兵刃，第二剑又已攻到。欧阳倩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这丫头的剑法，怎么忽然变了？”心中念转，人却疾快的后退了两步，避开一剑。

只见贾萍一上步，一剑迎胸刺去。

欧阳倩纵身避开，挥手一剑，反击过去。

当她剑势发出时，贾萍已然纵身避开，斜里一剑，刺向右腕。

这一招不但变化迅快，而且拿捏的方位十分准确，迫得欧阳倩骇然收剑而退，心中暗道：这丫头用的什么剑法，怎么如此快速诡奇？急急挫腕变招。

哪知就在她收剑变招之际，贾萍剑势突然一横，削了过来。这一招变化的快速至极，欧阳倩收腕闪避，已自不及，吃贾萍一剑，正拍中右腕之上。

这一剑势甚重，欧阳倩五指一松，长剑跌落在实地之上。贾萍如趁势进击一剑，不难判断那欧阳倩的右腕，但她似无伤人之心，收剑而退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认不认败呢？”欧阳倩缓缓伸手，捡起长剑，道：“姑娘武功高强，



我认败了。”

还创入鞘，转身下楼。

唐玲横身拦住了欧阳倩的去路，道：“姑娘还是先请回原位落座。”

欧阳倩略一犹豫，回身行到原位。

两人带伤而战，失血甚多，半身衣服，都为鲜血染红，激战过后，两人的脸色，都变成一片苍白，回归原位，包扎伤势。慕容云笙眼看欧阳倩落败之情，心中大感奇怪。暗道：看两人动手经过情形，欧阳倩断无如此快速落败之理。那贾萍第一次，和欧阳倩缠斗百招以上，不分胜负，以对敌的沉着来论，那欧阳倩似是稳占优势，怎会在第二次动手中随便几招，就把那欧阳倩兵刃迫落，这其间定然是大有内情了。那白衣女的出现，使这场搏斗立分胜负，难道就在这极短时刻，她能够传了贾萍几招奇奥的剑法，足以致胜吗？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白衣女手中的三色奇花，刚好遮住了面目。

但见唐玲缓步行入场中，说道：“女儿帮中还有不服之人吗？”

另一个胸佩五朵金花的少女，缓缓站起身子，正待行入场中，白凤却叹息道：“姐姐不用出手了，等此地约会完后，你护送欧阳姐姐回去，把内情呈报帮主。”

那少女似是极听白凤之命，站起的身子，重又坐下。

唐玲目光转到田奉天等脸上，道：“该你们了，哪一位先行出手？”

## 第十九回降龙伏虎

田奉天目光一掠冷手搜魂戴通，低声说道：“戴兄先打头阵吧！不过，不要订什么约言。”

戴通望着田奉天一眼，欲言又止，缓缓站起身子，行入场中。

唐玲打量了戴通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有名字吗？”戴通道：“区区冷手搜魂戴通。姑娘姓名呢？”唐玲道：“护花女婢唐玲。”

戴通道：“你们很胆大，竟敢和三圣门正面为敌。”唐玲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听说你三圣门很霸道，今天教训你一番，也好让那三圣知晓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咱们这番搏斗，不分胜负，不许住手，我如败在你手中，解了他们三人穴道，放你们离此。”

戴通道：“那很好，很好。”

唐玲不闻他接说下去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但你如败了呢？”

戴通道：“老夫败了么，就算败了就是。”

唐玲怒道：“你一把年纪，怎的说话没有一点骨气。”戴通被她骂得两耳发热，满面赤红，但又不敢擅作主意，恼羞成怒，厉声喝道：“小丫头！竟敢出口伤人！”右手一拍，突然抓去。戴通被人称作冷手搜魂，指上功夫，十分恶毒，扬手间，立时有数缕指风，逼向唐玲。唐玲料不到他说话之间，突然出手攻来，心中警觉，为时已晚，数缕指风已逼近穴道，心头大骇之下，急急侧身让避，但右臂上两处穴道，已被指风击中，一条右臂登时难再运用。戴通一击得手，欺身而上，左掌一挥，拍了过去。唐玲右臂上两处穴道被伤，心中又急又怒，暗中提起真气，单用一只左手对敌，避开戴通掌势之后，立时挥掌反击。戴通双手并用，左手封挡唐玲掌势，右掌却蓄势准备反攻。但唐玲掌法奇幻，变化莫测，虽只有一掌施击，但攻势十分凌厉。

戴通接下了二十多招，竟是未能找出反击的破绽。唐玲抢先攻击中，陡然向后退了两步。

戴通一直被迫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无能反击，正在筹思对策中，唐玲却陡然倒跃而退。心中暗喜道：这丫头自弃先机，那是自找死亡了。正待运气发出搜魂指力，突见寒芒连闪，飞射而来。

耳际响起了唐玲的声音，道：“小心了，我要斩断你右手！”戴通吃了一惊，那右手乃是他数十年的搜魂手功力所在，如被斩去，不但数十年功力尽付流水，而且从今之后，再也无能逐鹿江湖了。

心中一慌，挥起左手拍出一掌，希望一挡唐玲攻势，再行发出搜魂指力。

写来甚慢，但事情发生却如电光石火一般，快速至极。戴通感觉到推出的左手一凉，紧接一阵剧疼。

寒芒收敛，人形重现，只见唐玲左手握着一把短剑，面色肃然而立。

戴通左手鲜血淋漓，向地上滴落。食中两个手指，已被削断，跌落在楼板上，仍然不停的颤动。慕容云笙瞪着双目，就未看清楚唐玲如何把戴通的手指削断，心中大为震惊，暗道：我如有这等剑法，才有报仇之望。只听那戴通冷冷说道：“你突用兵刃施袭，胜之不武。”唐玲道：“你出其不意，陡发指力，打伤了我右臂，难道那是很正大的做法吗？”

戴通语塞，虽想狡辩，一时间却也想不到适当之言。那捧花的白衣人，似是根本来留心场中发生任何事情，对恶斗胜负，全然漠视之。

唐玲目光投注到田奉天的脸上，道：“你们已败了一阵，阁下怎么说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你不过斩断了他两个手指，他应该还有再战之能。”

唐玲道：“如何他才算落败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杀死他，或者要他自行认败。”

唐玲一扬手中短剑，道：“那倒不是难事。”

扬剑指着戴通，道：“阁下是否愿认败呢？”

戴通转眼望了田奉天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个么？老夫很难决定。”

唐玲冷冷说道：“你如肯认败，就认，不认就是不认，有什么难于决定呢？”

戴通道：“老夫被你削去了两个手指，鲜血淋漓，有目共睹。”

唐玲道：“你不肯认败，我就再削下你一只手下来。”戴通接道：“照此情形而言，老夫应该认败，但老夫是赤手空拳，你却用兵刃伤了老夫，那是胜之不武，要老夫认输，老夫实心有未甘，但老夫被削了二指，无再战之能。”唐玲虽是聪慧过人，但她究竟欠缺阅历，一时间，竟然不知如何答复，呆呆的站在那里。

其实，戴通和田奉天心中都很明白，如不是戴通抢先下手，暗发出搜魂指力伤了唐玲一臂，拳掌之上，那戴通亦非她之敌。唐玲呆了一阵之后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既不肯认输，咱们只有再打一架了，你现在可以亮兵刃了。”

戴通道：“老夫说过，我已负伤，没有了再战之能。”原来，他心中明白，双方拳掌相搏，三五合必伤在唐玲手下。

唐玲道：“我一臂为你所伤，但仍可再战，你既不肯认输，又不愿再战，那要如何？”

戴通道：“这一阵，只能算秋色平分，未分胜负。”回顾了田奉天一眼，道：“田兄觉得如何？”

田奉天缓缓站起身子道：“戴兄既无再战之能，那就请回休息吧！”

戴通就是想听田奉天这句话，当下应了一声，急急退回原位，闭目静坐，运气止血。

田奉天四顾了一眼，右手轻轻一弹，一点寒芒，破窗飞出，人却举步向场中行去。笑对唐玲说道：“姑娘一臂受伤，只怕已无再战之能，可要易人出战吗？”

唐玲还未来得及答话，突见那白衣女手中捧着的三色奇花，飘飞出两片白色的花瓣。

那花瓣虽是旋转而行，但却速度甚快，正撞在唐玲伤臂之上。

唐玲那一条麻木的伤臂，突然间血脉畅行，麻木尽消。摘叶伤人，飞花杀敌，武林中并非绝学，但飞花疗伤的事，却是罕见罕闻。

唐玲缓缓举动一下右臂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用换人了，咱们这次以兵刃相搏，阁下可以亮兵刃出手了。”田奉天望着贴在唐玲右臂上的两片白色花瓣，呆呆出神。似是根本未听到唐玲之言。

显然，他已为那白衣女飞花疗伤神技所震慑。

唐玲却是若无其事，挥动了一下手中短剑，道：“你这人怎么了，还不亮兵刃，别怪我不等你了。”

笑里藏刀田奉天如梦初醒一般，望了唐玲一眼，道：“姑娘一定和老朽比兵刃吗？”

唐玲道：“不错，你是不敢吗？”

田奉天答非所问地，道：“那位姑娘是谁？”

唐玲道：“我们姑娘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她有名字么？”

唐玲冷冷说道：“有，不过，不能告诉你。”

田奉天缓缓说道：“那要在下如何称呼她呢？”唐玲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也不用镜子照照看，就凭你这副模样，也想和我们姑娘谈话吗？”

笑里藏刀田奉天，似是有意在拖延时间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今日咱们这一战，不能打了。”

唐玲道：“你如肯认输，咱们就不用打了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姑娘武功虽然高强，但在下自信还能对付。”唐玲道：“那为何不打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在下就算胜了你，也一样难离这浔阳楼，这一战，胜之何用？”

唐玲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在下自知胜不了你们姑娘。”

唐玲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是说我家姑娘会和你这等人动手吗？”田奉天心中暗道：这群丫头虽然个个武功高强，但终是年纪幼小，看来不难用话把她套住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如若在下胜了你，难道你家姑娘不会出手吗？”

唐玲道：“不会，你不配和她动手，胜了我，你们就可以平安离此了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姑娘讲话算数吗？”

唐玲道：“自然算数了，你亮兵刃吧！”

田奉天右手一探腰间，摸出了一个黄金打成的短棒，笑道：“在下兵刃沉重古怪，姑娘要小心了。”

唐玲早已等的耐，田奉天兵刃一亮出手，立时挥剑刺出。田奉天一吸气，倒退两步，并未还手。

唐玲短剑一抬，剑芒连闪，分刺田奉天两处要穴。

田奉天一侧身，金棒斜里击出。

唐玲一挫腕，收回短剑，人随剑转，避开金棍，剑回如风，刺向田奉天右肋。

田奉天右手疾挥，金棍如轮，化成一片金芒，护住了身子。只听一阵金铁交鸣，唐玲一连攻他五剑，尽为那田奉天的金棍挡开。

唐玲一阵急攻，无能克敌，立时一收短剑，纵身而退。田奉天和那唐玲动手相搏数招，虽是挡开了唐玲几剑，但心中却是震惊不已，只觉对方剑招之快，极是少见，不禁暗暗忖道：这丫头武功极是高强，如是要凭真本领一招一式的胜她，决非易事，但如要施展其他手段胜她，只怕要激起执花女的怒火。”忖思之间，突闻唐玲娇叱一声，寒芒一闪，人剑合一，直撞过来。

田奉天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是什么剑法？勿急之间，挥动手中金棍一挡。只觉金棍落空，冷芒如风，掠身而过，左臂一凉，涌出一股鲜血。

回头看去，唐玲已然收剑而立，站在四五尺外，脸上带着娇媚的微笑。

田奉天望望臂上的伤口，只是划破了肌肤，如论再战之能，并未消失。

但这一剑虽未伤中要害，却使田奉天不能再打下去，除了不计生死的舍命狠搏之外，只有认输一途。

只见唐玲收敛起脸上笑容，道：“你认输吗？”

田奉天缓缓收起金棍，藏入怀中，道：“姑娘有何吩咐？”唐玲缓步行

入楼中，目光环扫了四周群豪，冷冷说道：“诸位之中，还有自觉武功高强之士，要出手吗？”

她一连喝问三声，但却无人回答。

唐玲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我们花主，已然给了你们足够的时间，也给了你们很好的机会，如是你们之中，有人能够解得锁脉拂穴手，今日自是不会来此赴约了。”

突然提高了声音，继道：“如是你们来入之中，能够打上一个胜仗，诸位也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此地了。”

白凤冷冷说道：“现在我们已认败了，你用心何在，可以明说了。”

唐玲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家花主最是敬重英雄人物，如若你们有不怕死的，尽管起身下楼，我再说明白一些，谁要动身下楼，那是格杀勿论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留我等在此，用心何在？”

唐玲道：“留在此地，就要归依我们花主，永为花奴。”田奉天回顾了身后两个随行而来的身穿白衣头戴白帽的大汉，缓缓说道：“两位先行下楼！”

两个白衣人应了一声，齐齐向楼下走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两人在三圣门中，不知是何身份，但能和田奉天同时来此，武功决非很弱。

只见两人并肩而行，走的十分缓慢，显然，两人都已运功戒备。

那执花少女，仍然捧花掩面，端坐在木椅之上。唐玲也似未瞧到两个白衣人一般。

这时，浔阳楼头一片肃静，所有人的目光，都盯注在唐玲身上，看她如何对付那两个白衣人。

直待那两个白衣人行到楼梯口处时，才听唐玲冷冷说道：“两位这是找死了。”

就在她启齿说话的同时，两片花瓣，陡然飞出。只听两声惨叫，两个白衣人同时仰身向后栽倒。笑里藏刀田奉天，虽然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老江湖，此时也有些沉不住气，急步奔行到白衣人尸体前面。

低头看去，只见两片红色花瓣有一半深入了两人“脑户穴”中，不禁心头骇然。暗道：常闻飞花却敌，摘叶伤人的上乘神功，想不到竟是果有其事，今日算是开了眼界。忖思之间，突见黄光一闪，两片黄色的花瓣，破空而至，分别击入了两人头顶的“百会”穴上，和那两瓣红花一般，嵌入一半。

田奉天更是惊骇，暗道：飞花袭人，不闻声息，而且来势如此疾急，那实叫人防不胜防了。

念头转动之间，突见两个白衣人一跃而起，呼呼两掌，疾向田奉天劈了过来。

田奉天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疾退三步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疯了吗？”

唐玲道：“不错，他们疯了。”

但见两个白衣人四掌交错而出，疾向田奉天攻了过来。田奉天心中大怒，左掌一扬，硬接了右面白衣人一掌，右手施一招擒拿手法，扣在左面白衣人的手腕。喝道：“可恶劣徒，难道连为师也不认识了吗？”

左面白衣人虽被田奉天擒拿着右肘关节，右拳却突然一抬，击了过来。

田奉天料不到拿住右肘关节要穴之后，他竟然敢施袭，骤不及防，吃那白衣人一拳击中在面颊之上，只打得田奉天头晕脑涨，眼中金星乱冒。

右手那白衣人本来被田奉天一掌逼退了数步，此时又疾扑而上，双掌齐

出，分取前胸小腹。

但闻田奉天冷哼一声，右手使力一带，把左首白衣人拉挡在自己身前。

右首白衣人攻出的双拳，正好击在那左手白衣人的后背之上。

这一击势道极猛，左首那白衣人，登时被打的口中鲜血狂喷。

田奉天一松手，放开左面白衣人，左手探出一把扣住右面那白衣人的右腕穴。

但闻砰的一声，左面白衣人，直挺挺的摔在地上。这时，田奉天已然心生警觉，右手疾出，点了右面白衣人两处穴道。再看那左面白衣人时，已然气绝而逝。

田奉天转过脸去，目注唐玲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伤了他们的大脑、神经，使他们陷入疯狂状态。”

唐玲冷然道：“不错，那要力道恰到好处，因为重则殒命，轻则不足以使他们神经错乱。”

目光一掠那被点穴道的白衣人，接道：“我说过，谁要下楼，必死无疑，你那位徒弟，也难再活下去，他气血错转，心中油煎，有人和他动手，他自然是要舍命相拼，死而后已，如是无人和他动手，他亦要自裂肌肤而死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无法施救吗？”

唐玲道：“没有，不信我言，那是他们罪有应得了。”田奉天右掌起落，击在那白衣人“神庭穴”上，淡然笑道：“留着受此活罪，还不如早些使他死去的好。”

唐玲望了望两具尸体一眼，道：“教而后诛，不算为虐。”提高了声音，接道：“诸位都已见识过了，还有哪位不服，不妨试试。”

这等悲惨的死亡，却有寒人胆气的吓阻作用，女儿帮、三圣门中人，面面相觑，默然不语。

唐玲突然举手互击三掌，说道：“拿上无心果来。”田奉天一皱眉头，低声对戴通说道：“戴兄，这几个丫头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花样极多，看来今日之局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”他号称笑里藏刀，为人的阴险，可想而知，那戴通不解他话中之意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田兄说的是啊！”田奉天心中暗自骂道：好啊！你在我田某面前想施狡猾，那是班门弄斧了。

当下说道：“戴兄知晓何谓无心果吗？”

戴通道：“这个兄弟也未曾听过，今日倒要开开眼界了。”田奉天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老夫两个劣徒已死，如是那丫头再耍花样，又轮到你戴兄出手。”

原来，他心中已要暂时应允，身为花奴，以保性命；但又碍于戴通在侧，面子难下，故而想借对方之手，先把戴通除去，可是又无法预测那唐玲要拿上无心果的用意，但想它定是十分恶毒的办法，如临时促使戴通出手，怕他触景寒胆，借词推拖，是以先行把话敲定。

但那戴通亦是老奸巨猾的人物，岂能自行入圈套，淡淡应道：“如是兄弟能够对付，自然要抢先出手。”

田奉天正待再用话迫挤，瞥见一个青衣少女，抱着一个水桶般的瓷盆，缓步行了上来。

那瓷盆之中，植有一株三尺左右的小树，树上结满了紫红色的果子，形如樱桃一般大小。

唐玲要那青衣女婢，把瓷盆放在地板上，说道：“我家姑娘，量大如海，又替你们多想了一条生路。”

白凤、田奉天，虽未出言追问，但神色间却涌出一股期待说明之情。

唐玲伸出纤指，指着那小树说道：“这树名忘恩树，果名无心果。”

场中不少人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物，经验十分广博，但也未听过忘恩树的名字，都不禁为之一怔。

但闻唐玲高声说道：“如是你们不愿留此，作为花奴，但又害怕死亡，还有一个法子，那就是食用下一颗无心果，就可以离开此地了。”

田奉天心中暗道：这无心果，定然是一种天生的奇毒之物，怎的却未听人说过。

但闻唐玲接道：“我要一位花女，摇铃为号，铃响十次之后，诸位还不肯动，那就证明诸位都是英雄好汉，我们花主自会成全你们，让你们展开一场自相残杀。”

言下之意，那无疑说明，要使厅中之人个个都和适才那两个白衣人一般、先行神经错乱，然后自相残杀。只见唐玲举起右手一挥，一声铃响传了过来。

田奉天回顾了戴通一眼，道：“戴兄，咱们既是无能冲出浔阳楼，只有食用那无心果了。”

戴通道：“田兄说的是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戴兄先行服下一颗试试。”

戴通接道：“如是那果中含有奇毒，兄弟就先行中毒而死。”田奉天道：“戴兄已年过半百，中毒死了，也不算夭寿啊，何况未必就死！”

谈话之间，铃声二鸣。

戴通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田兄，兄弟如若是中毒而死，还望田兄答允兄弟一事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我瞧是绝不会死，你尽管放心就是。”戴通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咱们三圣门规之中有一条，如是为本门舍身之人，当场主事人，应当尽己之能，答允他的请求，田兄今日乃本门中主持首脑，对兄弟如此不肯体恤，那是有意违背本门戒规了。”

只听铃声三鸣，缭绕耳际。

田奉天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如是那果中有毒，食之必死，今日在场之人，不是中毒而死，就是要沦为花奴，就算我答允了你的请求，又有何用？”

蛇娘子轻轻一扯慕容云笙衣角，站起身子，说道：“两位不用争执了，贱妾愿试毒果。”

田奉天望了蛇娘子一眼，道：“此刻此地，我三圣门中谁是主持人物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自然是你田兄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既然是我主持，似是该由我发号施令才是。”他的修养工夫，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，纵然是气愤至极，言语之间也是细声细气，毫不带火药味。

蛇娘子道：“田兄说的是，”又缓缓坐了下去。

这时铃声又响，响过四鸣。

田奉天目光转注戴通脸上，笑道：“戴兄是当真的不去吗？”戴通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田兄如此相逼，在下是非去不可下。”

只见他行到毒果前面，瞧了一阵，并未食用，却转身行到唐玲身前，一抱拳，道：“老朽愿为花奴。”

唐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很好啊！请在一边坐下。”戴通高声说道：“田兄不依三圣门规行事，逼我造反，怪不得兄弟了。”

田奉天神色间丝毫不见气愤之情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人各有志、岂能勉强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田兄，我去试试那无心果如何？”

说话之间，又轻扯动了一下慕容云笙的衣角。

慕容云笙心中虽然不明她真正的用心何在，也只好站起身子，说道：“在下伤势极重，只怕是难再复元，正好以身试那毒果。”

但闻叮叮两声，响过了第五次铃声。

蛇娘子也不待田奉天再回话，起身行了过去。

慕容云笙不知那蛇娘子心中想些什么？只是有些奇怪，那戴通不愿食用无心果，宁可叛离三圣门，作为花奴，这蛇娘子不知打的什么算盘，却要自告奋勇去吃那无心果。

只见蛇娘子当先而行，伸手摘下了一粒无心果，瞧了一阵，放入口中。

只声唐玲说道：“吞下去，想藏在舌底之下，混离此地，那是做梦了。”蛇娘子依言把一颗无心果吞了下去。

浔阳楼头，一片静寂，所有人的目光，都投注在蛇娘子的脸上，希望看她吞服了无心果后，有何变化？

只见唐玲举手一挥，目注蛇娘子道：“你可以留在这里，也可离开这里。”

蛇娘子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缓步下楼而去。

果然，唐玲和众花女，不再出手拦阻。

经过这一阵，那铃声又响了两次。

慕容云笙想到父母大仇未雪，申二叔和雷五叔仍然盼望着自己归去，那无心果中，如若有毒，自己死而无怨，这父母大仇，那是永难报了。

思念及此、不禁黯然一叹。

唐玲听得慕容云笙叹息之声，不禁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前怕狼后畏虎，既无慷慨赴死之志，就该认作花奴，长吁短叹，有何出息？”

突见金蜂客挣扎而起，道：“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请教姑娘？”唐玲道：“时间不多了，铃声响过十下，想为花奴，亦是不成，什么话快些说吧！”

金蜂客道：“那花奴却作些什么？”

唐玲道：“听命花令，死而无悔。”

金蜂客离座而起，行了过来道：“在下愿为花奴。”唐玲一跃离位，右手连挥，点了金蜂客一十三处穴道，然后一掌拍在金蜂客背心之上。

金蜂客打了一个冷颤全身汗如泉涌，透湿衣衫。

唐玲探手入怀，取出一粒丹丸，投入金蜂客口中，道：“那边去吧！”

金蜂客举手拂拭一下头上汗水，举步向前行走，只觉全身顿然间轻松许多，痛苦尽消，行向一角。

田奉天望着那金蜂客走到戴通身侧而立，也未出手阻止。飞钹和尚眼看金蜂客大伤立愈，随着站了起来，挣扎行到唐玲身前，道：“在下亦愿归依花主。”

唐玲道：“很好啊！”

依法施为，点了他一十三处穴道，给了他一粒丹丸。白凤和另外两个一朵金花的舵主，低语一阵，也一齐站了起来。

唐玲依法施为，解去被锁之脉，拂中之穴，各给丹药一粒。铃声九响时，浔阳楼头，只余了田奉天和女儿帮两个五朵金花舵主，未曾归依花主，及那站在无心果前呆呆出神的慕容云笙。



突闻砰然一声大震，站在那无心果树前的慕容云笙，一交跌摔在地上。

田奉天满脸惶恐之色，不时向窗外张望。

唐玲举步行到慕容云笙身体之前，右腿一抬，慕容云笙身体翻转，滚到屋角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既不敢食无心果，又不肯屈就花奴，那是死定了。”

田奉天轻轻咳了一声，举步行了过来，伸手摘下一颗无心果，吞了下去。

唐玲冷冷说道：“你可是在等待援手吗？”

田奉天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援手不能及时赶到，在下只有吞食毒果了。”

唐玲道：“你有勇气就别吃无心果啊！”

田奉天笑道：“人称我笑里藏刀，岂能让江湖上的朋友们白叫吗？老夫做事，一向是不走绝路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食用毒果，和疯癫而死，老夫自然要选择食用毒果一途了。”唐玲道：“食用毒果，和身为花奴，不过殊途同归罢了。”田奉天正待问话，瞥见两个五朵金花舵主，齐步行了过来。这两人一个伤势甚重，一个完好无恙。

只见未伤舵主一拱手，道：“我这位妹妹，愿为花奴。”唐玲道：“你呢？”

那少女也不容话，伸手摘下一颗无心果，吞了下去。这时，铃声十鸣，但浔阳楼，三圣门和女儿帮中人除了死亡之外，不是屈就花奴，就是食下了无心果。

唐玲回顾了一眼，笑道：“千古艰难唯一死，看来是果然不错，如是别有选择，实是很少人肯选择死亡之途。”突然间，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身上，不禁一皱眉头，心中暗道：这人既未答应身为花奴，亦未食用无心果，但他却晕倒在此地，应该如何处理才是呢？

她虽然聪明伶俐，但一时却也想不出适当之策。只听田奉天道：“唐姑娘，老夫有一不解之处，不知可否问问？”

唐玲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这毒果吞入腹中之后，有些什么反应？”唐玲道：“我又没有吃过，如何会知道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老夫现在应当如何？”

唐玲道：“你不想留这里，可以走啊！”

田奉天道：“如是行到途中，毒性发作，那要如何解它？”唐玲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若那果中有毒，那就没有法子救了。”

田奉天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老夫也只好留在这里了。”

当下退到戴通身侧。戴通对那田奉天似是很畏惧，身体移动，逃避开去。唐玲举步行到慕容云笙身前，一把抓起了慕容云笙，右手一挥，疾向慕容云笙天灵穴上拍去。

原来，铃声早已响过十下，这慕容云笙既未食下无心果，又未答应为花奴，那是理该处死了。

只听一个清柔细微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不要杀害他。”声音虽然细微，但传入了唐玲耳中，却有如巨雷震耳，骇得急急收住将要击中慕容云笙“天灵”要穴的掌势。回头欠身说道：“姑娘有何吩咐？”

手执三色奇花的白衣女，仍然把大半个脸儿藏在鲜花之中，一缕清音自花中婉转而出，道：“解开他穴道，我要问他的话。”唐玲应了一声，解去慕容云笙受伤的脉穴。

慕容云笙全身大汗淋漓，长长吁一口气。

唐玲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不甘为花奴，也不食下无心果，本该处死，但因花主有话问你，故而解了你受伤脉穴，还不上前谢过花主！”

慕容云笙抬头望了那手捧奇花白女一眼，道：“谁是花主？”唐玲怒道：“你瞎了眼吗？那上面坐的，手捧三色花的，就是花主。”

慕容云笙一拱手，道：“花主有何见教？”

唐玲飞起一脚，踢在慕容云笙的膝弯之处，慕容云笙身不由己一下子跪了下去。

但慕容云笙生性极是倔强，虽然体力未复，反抗无能，但却不肯屈服，一挺身又站了起来。

唐玲道：“好啊！你很有骨气，我敲断你两条腿，看你还能不能站着。”

柳腰一弯，右掌横向慕容云笙膝弯处劈下。只听花中清音传出，道：“不要管他。”

唐玲闻声收掌，抬头望着那白衣女一眼，道：“姑娘……”奇花中又传出那清柔之音，道：“你退下去吧！”唐玲呆了一呆，退到一侧。

慕容云笙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这声音分明由那捧花少女口中发出，那人乃是花主无异，她和我素不相识，又为什么要救我呢？

只听那清柔的女子声音，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此刻是凶多吉少，似是不用再隐藏自己的姓名了，当下说道：“在在姓慕容，双名云笙。”白衣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那死去的慕容长青，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是先父。”

此言一出，全场中大部分人，为之震动。

田奉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传言竟是真实，慕容长青，果然有后人存在世间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看来你很有名气，全场中人，有很多都为你大名震动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出道不久，乃江湖上无名小卒，他们个个动容，那是为了先父遗留在武林的威名所动。”白衣女道：“我们就借住在贵府之中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早已知晓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是三圣门中人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。”

唐玲冷冷接道：“胡说，你明明在三圣门中，为什么还要狡辩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寻访昔年杀父的仇人，故意混入了三圣门中。”

戴通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啊！那蛇娘子如此马虎，已犯了失察之罪。”

唐玲道：“你现在身份是花奴，早已不是三圣门中人了，最好是不要插口讲话。”

戴通应了一声，不敢再言。

白衣女缓缓说道：“你现在找到仇人了吗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唉！就算找到了，也是无用，区区这点武功，就算找到了杀父仇人，也是无能为父母昭雪沉冤。”白衣女道：“我们借住贵府，时间不短，因此格外施情，给你一个破例的选择，你可以留此，也可以离去，免去食用无心果。”

这一下大出了慕容云笙意外，不禁一呆。

但闻那白衣女接道：“你不用有所顾虑，心中想什么说什么就是。”

慕容云笙突然想到父亲遗物，如能在她翼护之下，拒挡强击侵犯，能有一个从容时间寻找，或可得偿心愿。

心中一转，说道：“在下有一个不情之求，不知姑娘是否能够答应。”

只听唐玲冷漠地说道：“一个人不可忘了身份，得寸进尺。”慕容云笙要说出口之言，被唐玲这几句话一逼，又给挡了回去。

只听那白衣女轻轻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不要紧，你说说看吧！不论你说些什么？就算我不能答应你，但也不责怪你。”慕容云笙胆子一壮，道：“先父惨遭谋害，临死之前，留下了部分遗物，交给晚辈，但他为了怕强敌找出遗物，故而把它藏了起来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藏在何处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就藏在我慕容宅院之中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嗯！要我如何帮助你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只要姑娘答应在下，在我慕容宅院之中停留一些时间，找出那些遗物就是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只要你一个人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三个，除了在下之外，还有长辈，他们都是先父八拜之交。”

白衣女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你要多久时间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看来她颇有碍难之处，但我话已经说出了口，机会不可失去。

当下说道：“多则一日，少则半日。”

白衣女又沉吟了一阵道：“好吧！明天天亮时分，你们去那里，但日落之前，不论是否找到，都得离开。”

慕容云笙一抱拳，道：“多谢姑娘，在下就此别过，明日自当如约前往。”转过身子，大步下楼而去。

田奉天突然举步行到唐玲身前，道：“在下也想离开此地。”唐玲道：“你这人变来变去，当真是麻烦的很，离开之后，不许再回此地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急步奔下浔阳楼。

目光转动，只见慕容云笙站在街坊一角，正在和李宗琪谈话，当下急急奔了过去。

李宗琪看到田奉天，即时欠身作礼。

田奉天一挥手，示意李宗琪退开，却低声对慕容云笙道：“老朽有要事想和世兄谈谈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此人武功不弱，不可大意，一面暗中运气戒备，一面冷冷说道：“阁下有何见教？”

笑里藏刀田奉天淡淡一笑道：“此时此情之下，在下绝无和世兄动手之意，如若能信得过老朽，咱们借一步谈话如何？”慕容云笙忖道：此地亦非久留之地，早些离开也好，就算我非他之敌，逃走总算可以的。

心念一转，道：“咱们要到何处交谈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老朽带路，世兄跟在老朽身后就是。”慕容云笙暗道：他一定是想把我引入埋伏之中，生擒于我，其人号称笑里藏刀，阴险可知。

田奉天似是已瞧出了慕容云笙的顾虑，当下说道：“世兄如是无法相信老朽，老朽有一个可使世兄解疑之方法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方法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世兄先点了老朽两处穴道，使老朽失去抗拒之能，然后世

兄再答应老朽之求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暗道：对这种人不能不防备一二，右手扬动，点了田奉天“周荣”“食窦”两穴。

田奉天果不反抗，任凭慕容云笙点了自己两处穴道，然后转身向前行去。

慕容云笙急随在田奉天身后而行。

田奉天行速甚快，不大工夫，已走了数里之遥。

他两处穴道被点，虽未妨碍到四肢活动，但经脉受制，走来极是吃力，停下身子，已累得满脸大汗。

这是片荒凉江岸，流目四顾，不见人踪。

田奉天举手拂拭一下脸上的汗水，道：“世兄当真是慕容大侠的公子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为什么要骗你。”

田奉天突然抱拳一揖，道：“想不到老朽还能见到慕容大侠的后人，实不虚这一趟江州之行了。”

言罢，撩袍欲跪。

慕容云笙急急拦住了田奉天，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田奉天叹道：“老朽一生之中，从未真正由内心崇敬一人，只有慕容大侠除外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此话是真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不错，昔年诸葛孔明七擒孟获，把南疆绥定，但慕容大侠却饶过在下八次，又救了我两次性命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田兄把在下召来此地，只是告诉我这件事吗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八度相释两次相救，这恩情是何等深重，田某虽被人称作笑里藏刀，但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慕容大侠已然死去，在下这一生中，永无报恩的机会，世兄既是慕容大侠的后人，在下自应力图报效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惜。”

慕容云笙苦笑一下，道：“田兄的盛情，在下心领了，以先父威名之重，武功之高，仍然难逃强敌毒手，在下涉世未深，武功方面，更是愧不如先父万一，这报仇之事，只怕是很难如愿了。”

田奉天肃然道：“慕容世兄说的诚然有理，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岂能畏难逃避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慕容大侠余荫相护，武林相助世兄之人虽然很多，但谋图世兄之人，亦是不少。世兄在浔阳楼头，自泄身份，未免太过轻率，就以老朽而论，如若不是身受慕容大侠之恩，此讯立刻就可以传遍江湖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多谢关照，在下以后小心一些就是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老朽食过那无心果，到此刻为止，还未觉毒性发作，但老朽必要留下有用之身，用作酬恩，不便多留，就此告别了，但得老朽不死，日后自有见面机会，那时老朽自当以行动证明今日之言。”

转身大步而去。

慕容云笙道：“田兄留步。”

田奉天回头说道：“世兄还有何指教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要解了你的穴道。”右手挥动，拍活田奉天被点的穴道。

田奉天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见着申大侠时，代我致候一声。”转身疾奔而去，片刻间，踪影不见。

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，辨识了一下方向，正待奔向申子轩等隐身的荒舍中去，突闻身后一声轻笑，道：“你好啊！”慕容云笙霍然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青衫剑手站在两丈开外。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只听那人娇声说道：“好啊，才几天不见，你就把我忘记了！”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你是小莲。”

那青衫剑手，道：“小妖女。”

慕容云笙喜道：“你很好吗？”

小莲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好；这青衫剑手，一个个都蠢如牛马，和他们日久相处，实在是没味的很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们的神智大都被伤，你要原谅他们才是。”小莲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我干不下去，所以找你说一声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她一个女孩子家，日夜和一群男人混在一起，实也是很痛苦的。当下点头说道：“说的也是，不干就不干吧！”

小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想你一定要生气，说我虎头蛇尾，有始无终，想不到你竟一点气也不生。”慕容云笙愕然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唉！你混入青衫剑手之中，只不过是帮我的忙，你不想干了，那也是应该的事啊！”小莲道：“你等我，我去换过衣服，咱们再说，我混入青衫剑手中时日虽然不长，但却听到了不少事情。”

也不待慕容云笙答话，转身疾奔而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虽然想着急于去见申子轩等说明经过，但又不能不等小莲，心中大是焦急。

小莲动作甚快，奔入了一片草丛之中，不过片刻，已然恢复了女装，奔了回来。笑道：“我心中一直担心着怕你生气，想不到你竟然一点也不生气。”

说话时，眉目间洋溢着欢笑，显然，她内心之中十分快乐。慕容云笙道：“你听到了什么消息？”

小莲微笑着反问道：“你一脸焦急神色，心中定然有事了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要急着去见两位叔父，说明这几日经历的事情。”

小莲道：“你知道他们的住处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城郊一座茅舍之中。”

小莲道：“搬了家啦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搬过家我就知道了。”

小莲道：“我知道，带你去吧！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慕容云笙紧跟在小莲身旁，落后一步而行。

小莲回目一笑，道：“你很怕我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奇道：“我为什么要怕你？”

小莲道：“小妖女素行不良，毒如蛇蝎，吓得你走路也不敢和我并肩而行了。”

慕容云笙加快一步和小莲并肩而行。

小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青衫剑手领队李宗琪和你很好，是慕容云笙道：“我们有数面之缘，谈不上什么交情。”小莲道：“他似是有意的掩护你，而且分明早已瞧出我是混入青衫剑手中的生人，但他却故作不知，不闻不问。”慕容云笙细想这些时日中，那李宗琪的举动，确有故意照顾之心，当

下说道：“不错，在下亦有此感，但我和他确无交情。”两人一边谈话，一面奔行，不大工夫，已行出十余里，到了一座农庄前面。

小莲低声说道：“你继续往前走，绕过这座农庄，有一条小溪，沿溪而下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你呢？”

小莲道：“我立刻就追上你。”闪身躲入了一株大树之后。慕容云笙还待再问，小莲却示意快走，只好依言向前行去。绕过农庄，果然有一条小溪，小溪两岸，长满了高及腰际的荒草。

慕容云笙分草而入，沿着小溪向前行动。行不过里许，突闻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小莲奔行如飞赶了过来。奔到了慕容云笙身前，微笑说道：“伸开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但却依言伸开右手。小莲左手一握拳，放入了慕容云笙手中道：“你猜猜是什么？”缓缓松开五指。

慕容云笙仔细一看，不禁骇然一震，道：“人耳！”小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啊！那两个家伙，鬼鬼祟祟的追在咱们身后，被我宰了，一人割下一只耳朵。”慕容云笙看她谈话时眉开眼笑，似是极为开心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就算那两人该杀，杀了人也该有些黯然才对，似她这等神情，好像把杀人之举看作了赏心悦目之事一般，未免是太过歹毒了。

只听小莲娇声说道：“喂！你怎么不赞我几句话啊？”慕容云笙奇道：“赞你什么？”

小莲道：“我杀这两人，只不过举手之劳，干净利落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他们联手也未还，已被我点中了穴道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姑娘的杀人手法，果然是叫人佩服。”

小莲道：“称赞的很勉强，但也一样高兴。”抢在慕容云笙前面行去。

行约七八里，到了一座荒凉的土坡前面，小莲似是很熟悉地形，绕过一片丛草之后，到了一座茅舍前面。

只见茅舍柴扉大开，申子轩、雷化方并肩站在门前。慕容云笙抢先一步，拜伏于地，道：“见过两位叔父。”申子轩伸出手去，扶起了慕容云笙，道：“孩子，你起来，这几天，苦了你啦。”

慕容云笙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小侄很好。”

雷化方一闪身，道：“小莲姑娘，慕容贤侄，请入室内坐吧！”

慕容云笙举步入室，只见室中布置的十分简单，除了几张竹椅之外，只有一张木桌。

申子轩一抱拳，道：“小莲姑娘请坐，这些日来，多承姑娘相助，在下等感激不尽。”

小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做些小事，何足挂齿？”口中答话，人却坐了下去。

申子轩目光转到慕容云笙脸上，道：“孩子，你这儿日的情形，都是小莲姑娘转告我们，要不然，我们早去找你了。”慕容云笙回顾了小莲一眼，目光又转到申子轩的脸上，道：“目下江州有三大势力，在抗衡冲击，才使得三圣门无暇兼顾到咱们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哪三大势力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三圣门、女儿帮，和一位清雅绝伦的花主。”小莲突然

接口说道：“那位花主是女的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是女的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小侄已和那位花主约好，明日回小侄故宅，觅寻先父遗留之物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位花主答应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答应了。”

## 第二十回身世之谜

申子轩听了慕容云笙的叙述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贤侄把这几日经过之情，详细的说一遍。”

不待慕容云笙开口，又抢先说道：“不要隐瞒什么，有一句说一句。”

慕容云笙无可奈何，只好把几日来的经过情形，除了特别碍口者外，仔细的说了一遍。

申子轩点头说道：“蛇娘子、田奉天、金蜂客、飞钹和尚，都非江湖新手，虽然有几儿没有见过，但大都听人说过。”

目光转到雷化方的脸上，道：“这十几年来，小兄一直隐居江州，未离开一步，对江湖中事，知晓不多，那飘花令主的事，贤弟知晓多少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小弟这几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但却从未听过飘花门的传说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这是新近崛起江湖的一个门派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说那飘花门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，似乎又有些不像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他们先约斗目下武林实力最强的三圣门，和崛起江南实力正在迅速扩展的女儿帮，正是扬名立万的捷径，怎会不是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一个门派，帮会，如想在江湖扬名立万，必须有着很严密的组织，但那飘花门却是大为不同，女的只分女婢，花女，男的一律称为花奴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大伤初愈，不宜再劳动，休息一会吧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两位叔父呢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和你雷五叔，出去一下，希望能找到蛇娘子，或者那田奉天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体能已复……”

申子轩摇手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但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，我们只是去碰碰运气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茅舍十分简陋，靠西首有一个套间，里面有一张竹床，你委屈着休息一会吧！”

小莲道：“我呢？你们捉人的捉人，休息的休息，我要干什么呢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们借重姑娘，协同一行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”

小莲微微一笑，目注慕容云笙，道：“好，大哥好好的休息吧，我去把蛇娘子捉回来陪你。”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那小莲已飞身跃出茅舍。

申子轩道：“贤侄好好休息，我们去去就来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那小莲生性难测，但申二叔和雷五叔此时，似是也有失常，不知是何缘故。”

但觉疑虑重重，却又想不出原因何在？只好行向西面，伸手一推，果有一座门户应手而开。

一切都如雷化方之言，一张竹榻之外，别无他物。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不论情势如何，先行养养精神也好。”当下盘膝坐上竹榻，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

正当他真气畅行，渐入忘我之境时，那竹榻之下，突然伸出一只手来，点向慕容云笙的“京门”大穴。待慕容云笙警觉，睁开双目时，穴道已为点



中。

那竹榻之下藏身之人，似是有意和慕容云笙玩笑，并不立时现身，只把伸出之手，重又缩了回去。

慕容云笙穴道被点，口中既不能言，身子又不能动，只好望着那竹榻发愣。

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左右，突闻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。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不知来的是何许人物？”

但闻嗤的一声，暗门大开，申子轩、雷化方先后而入。慕容云笙心中奇道：他们去找蛇娘子，怎么这样快速而回？只听申子轩沉声说道：“贤侄，为了谨慎，我们不得不小心一些，现在，你要回答我几个问题。”

慕容云笙瞪着眼，望着申子轩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云儿，出来吧！”

只听一声娇笑，竹榻之下，闪出那一身白衣的云姑娘。只见她欠身对慕容云笙一礼，道：“慕容大哥，对不住啦，申伯父要我如此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云儿，你点了他何处穴道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好像点了他‘京门’穴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那是属‘足少阳胆经’的大穴之一，不便言语，换点他四肢穴道。”

云儿无可奈何，只好伸手点了慕容云笙四肢穴道，再拍活他“京门”大穴。

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申子轩道：“有很多事，使人无法想的明白，因此，我和你雷五叔，不得不小心从事，施用一点手段。因为贤侄武功高强，如若我们正面相问，贤侄不愿说明，引起冲突，姑不论谁胜谁负，难免要有人受伤。”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道：“申二叔要问什么事？”申子轩神情肃然地说道：“你是否是慕容云笙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身世已由两位叔父证明，难道还会是假的不成？”

申子轩、雷化方相互对望了一眼，各自微微颌首。仍由申子轩问道：“你混入三圣门中之后，三圣门中人似乎对你很好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对我好的只有一个蛇娘子，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，却想杀了我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青衫剑手的领队，李宗琪对你如何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也觉得奇怪，那人似乎是有意在暗中相助我们。”

申子轩缓级说道：“这就使人不能不生疑心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因此，两位叔父怀疑小侄是三圣门中派来的人了？”

申子轩淡淡一笑道：“那倒不至如此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希望两位叔父，能够坦然说出，小侄对自己的身世，原不明了，一切都是那位大师和两位叔父所言所证，如若小侄不是慕容长青之子，只不过是一个幼失所依的无家孤儿，我自会归见家师，问明内情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如著令师知道你的出身来历，难道他一点都不肯告诉你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最低限度，家师总可以指示我一个方向，如若小侄出身是农工之家，自然不会有太多武林人物从中阻挠，好歹我也要找出生身父母，

略尽人子之心。”

申子轩暗暗点头，说道：“有一件事，使我和你雷五叔都陷入五里云雾之中，但到此刻为止，我们仍然相信你是慕容大哥的骨肉。”

慕容云笙奇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，难道又有一个慕容云笙不成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还有一位年轻人，自称是慕容大哥之子，找上我和你雷五叔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有这等奇事，那人现在何处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距此不远的茅舍之中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知可否让小侄见见他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可以，不过，就算你们见了面，也无法了然内情。”

慕容云笙笑道：“两位可是担心小侄和他冲突吗？这一点两位叔父尽管放心，如若他是真的慕容云笙，小侄也想见识一下慕容大侠令郎的风范。”

申子轩回头和雷化方低言数语，雷化方转身而去。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奇道：这两人不知谈的什么，难道要那位慕容云笙来此见我不成？

但申子轩举手一挥，道：“云儿，你也出去，我要和你慕容大哥谈点事情。”

云儿满脸不悦之色，转身而去。

申子轩直待云儿去远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贤侄，就我和你雷五叔的观察所得，你似乎是真身，但那人却握有慕容大哥的遗物，以及慕容大哥一封亲笔遗书，所以我和你雷五叔都有些茫然失措，不知该信任哪个。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人手中拿的什么遗物？”申子轩道：“一块玉佩，我和你雷五叔都已经详细看过，确是慕容大哥之物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对自己身世，一片茫然，不论内情如何，我都无意破坏别人，不过，一块玉佩岂能作得身世证明？”申子轩接道：“不错，慕容大哥遇害之后，任何人都可以取得那块玉佩，重要的还是他身怀的一纸遗书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两位叔父，可曾瞧过那遗书吗？”申子轩道：“不但见过，而且还仔细的研究了很久，就笔迹而言，确实是出自慕容大哥的手笔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雷化方抱着一个蓝衫少年，行了进来。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那蓝衣少年生的十分清俊，只是脸色有些苍白。

雷化方缓缓把蓝衫少年放在木榻之上，道：“贤侄，见过此人么？”

慕容云笙仔细打量了那人一眼，摇摇头，道：“小侄没有见过。”

雷化方却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贤侄带有你三叔的书信，那是应该不会错了，但这一位蓝衫人却带有慕容大哥的遗书和证物，因此，我和你二叔十分为难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两位叔父据情处理就是，如果能证实小侄不是慕容大侠之子，对小侄而言，反使我放下一付千斤担子。”雷化方脸色突然一变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这诚然是一个很为难的事，但我们非得设法求证才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何一个求证之法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先由两位对质，我和你申二叔从旁观察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就无法了解我是与不是，如何一个对质之法呢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你们一问一答，自会露出破绽，我和申二叔从旁观察之后，至少可以多上三分了解。”

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们要谈些什么呢？”雷化方道：“海阔天空，不加限制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：以这等对质之法，倒是从未听过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却只好应道：“好吧！二位叔父既然觉着我们相互质问，有助两位叔父的了解，小侄是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雷化方道：“你既同意，我就拍活他的穴道了。”举手向那蓝衫少年背上拍去。

雷化方一掌拍下，那蓝衫少年应手而醒。

慕容云笙暗中留心那蓝衫少年的举动，只见他长长吁一口气，四下望了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雷化方道：“一座僻处荒郊，戒备森严的茅舍。”蓝衣人目光转到申子轩的脸上，道：“如是小侄的记忆不错，好像是申二叔点了我的穴道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小侄如有错，两位叔父尽管教训就是，那也用不着点我穴道啊？”

雷化方缓缓说道：“你回头瞧瞧那人，是否认识？”蓝衣人回过脸去，打量了慕容云笙一阵，摇头说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他也是慕容公子，你们两人只有一个真的。现在，你们要各就所知，举证相辩，务求真假分明，水落石出。”蓝衫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小侄证物，均已呈交两位叔父过目，难道还有不妥之处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但那位慕容公子也有证物。”

蓝衫人回头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什么人，竟敢假冒先父之子？”

慕容云笙原本未存争辩之意，但听那蓝衫人口气咄咄逼人，不禁有些动怒，再想到此事关系着申子轩、雷化方等安危，以及那慕容大侠的沉冤经过，不管自己是否和慕容大侠有关，也该尽一份心力才是。

心中一转，缓缓说道：“朋友，又如何能证明你自己不是冒充慕容公子呢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我有玉佩、遗书为证。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慕容大侠被害之后，慕容世家收藏之物，散播江湖，就算你身怀慕容大侠生前常佩之玉，那也不能确实证明你就是慕容公子啊！”

蓝衫人道：“先父遗书，出自亲笔，难道也能假手别人伪造吗？”

目光一掠申子轩和雷化方，接道：“何况，那遗书已然经过了两位叔父鉴定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亦觉着那慕容长青遗书，既经申子轩、雷化方鉴定为慕容长青手笔，那就是铁案如山，很难驳倒，但见他说话神情太过肯定，若有所恃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想那慕容公子在家遭大变之时，还是一位不解人事的婴儿，怎能肯定那遗书出自慕容大侠手笔。当下说道：“阁下断言那遗书出自慕容大侠手笔，不知据何而言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两位叔父鉴定，自然是不会有错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慕容大侠惨遭盗匪围攻，已然二十余年，那时慕容公子还在襁褓之中，这遗书的真假，是否出自慕容大侠手笔，只怕阁下无法肯定，自然是有人告诉你了。”

蓝衫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先父被害之事，是家师所告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令师何人？”

申子轩、雷化方始终是不插一言，冷眼旁观。

蓝衫人道：“家师因敌势庞大，恩养我二十年后，指明我投奔到此，谒见两位叔父，听凭他们安排，但曾再三告诫于我，不许泄露他的姓名。”

慕容云笙忖道：这一点倒是和我颇有类似之处，我那师父一直不肯认我为徒，也不告诉我他的姓名，但听他口气，却似知晓师父姓名，只是不肯说出。当下接道：“令师既然要你投奔两位叔父而来，自然是识得他们，那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”

蓝衫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家师之命，在下为人弟子，如何能够不遵？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台既是不愿说，在下也不再强行追问了。”

话声一顿，接道：“除了那佩玉、遗书之外，阁下还有什么证物吗？”

蓝衫人怒道：“在下觉着那已经足够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阁下不肯说出令师姓名，但来自何处，可以说出来吧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那和奉告家师的姓名，有何不同？”

慕容云笙脸色一整，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有一件事，在下必得先说明白，慕容大侠遇害时，慕容公子不足周岁，别说那偷袭慕容世家的人存有斩草除根之心，就算不杀他，那慕容公子也无能离开慕容世家，必是有人相救了。”

蓝衫人接道：“家师也就是救我之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就要先知令师身份了，他为何留在慕容府中？又如何在无数高手围杀之中，逃了出来？”

申子轩和雷化方听得暗暗心许，但却仍未接口插言。

蓝衫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也许兄台认为这一问击中要害，使我无法回答，是吗？”

目光扫掠雷化方、申子轩一眼，接道：“两位叔父是否能够想到，在无数高手围杀之中，如何脱逃而出？”申子轩缓缓说道：“贤侄请说吧！此时此情，似不是卖弄才智的时候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家师把我用油布包起，上面插了一根竹管，他老人家口中也衔了一根竹管，藏身在荷池之中。”这番话，果是大出了申子轩等意料之外，全都听得为之一呆。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法子！”

蓝衫人道：“也是唯一能够躲过那无数高手围杀的办法。”语声突转严厉，说道：“阁下假冒那慕容公子，不知用何方法，躲过那许多高手的围杀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是否慕容公子，自己还不知道。”蓝衫人奇道：“那你来此作甚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我未确明自己的身世之前，只好借重慕容公子的身份了。”

蓝衫人望着雷化方道：“两位叔父，如此安排，是何用心？”雷化方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他说的都是实话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说的不是实话了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如你不肯说出令师的身份，实叫人无法相信。”蓝衫人怒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因为你说的太清楚了，令师遣你到此之前，似是已经料想到我们会对你生疑，是吗？”

蓝衫人避开了雷化方的问题，答非所问地，道：“如若是我说出家师姓名呢？”

雷化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自然我们要设法证实此事。”蓝衫人无可奈何

地道：“家师名叫彭向阳。”

雷化方呆了一呆，道：“百步飞环彭向阳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他老人家。”一直未开口的申子轩突然接口说道：“贤侄可曾习过百步飞环的绝技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小侄自然习过，不过火候稍差而已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两位叔父既然相信了小侄身份，难道一直让小侄穴道被点吗？”

申子轩缓步行近榻前，笑道：“孩子，你再委屈一些时间如何？”

蓝衫人眼看那申子轩行了过来，原想要解自己穴道，闻言一怔，道：“叔父之意……”

申子轩道：“除非你能说出那彭向阳现在何处，我等还难相信。”

蓝衫人无可奈何，说道：“好！但你得先解我的穴道。”申子轩道：“说出之后，再解不迟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他老人家住在川鄂交界的武陵山中。”雷化方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武陵山绵延千里，峰壑无数，我们要到哪里找他。”

蓝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万鸦沟双柏茅庐。够详尽了吗？”申子轩右手一扬，又点了蓝衫人的穴道，道：“我们求证之后再放贤侄。”

但这几句话，那蓝衫人已无法听到了。

雷化方抱起那蓝衫人，又匆匆退了出去。

慕容云笙眉头微皱，道：“那人既能说出来历和恩师姓名，老前辈怎的仍要点他穴道，如若他是真的慕容公子……”申子轩接道：“迄今为止，我和你雷五叔，仍相信你才是真的慕容贤侄，大哥留书上，指明你身上暗记，自然是不会有错了，何况你还有三弟手书。”

慕容云笙黯然说道：“在下并无意争那慕容公子的身份。”申子轩点点头，道：“这也是我们相信你是那慕容公子的重要原因之一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如若在下不是慕容公子呢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就算你不是慕容公子，咱们义气相投，也可交成好友。”

谈话之间，雷化方已大步行了进来。

申子轩挥手拍活慕容云笙的穴道。望了雷化方一眼，缓缓对慕容云笙说道：“我们仍坚信你是慕容公子，但我们的举动，也许伤害到你，只因此事太过重大，虽是一点小节，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和那飘花主人之约，是否还要遵守？”

慕容云笙寻思了片刻，道：“如若在下已非慕容公子，此约不赴也罢！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但你订下之约，对我们却有着很重大的关系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如是两位请在下相助，那自是又当别论了。”申子轩和雷化方相互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如若阁下肯于相助，我等是感激不尽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吧，我跟你们去一趟，不过，我体能尚未全复，必得运气坐息才成。”

雷化方一欠身，道：“多多保重。”转身而出。

申子轩紧追在雷化方身后，退出室去。

慕容云笙目睹两人去后，立时闭上双目，仰卧在竹榻之上休息。

他了然内情之后，心中却有着大为轻松之感，躺在木榻上，不觉间睡熟了过去。

醒来时，只见白衣少女云儿，坐在一张竹凳上，呆呆出神。慕容云笙挺身坐起，道：“姑娘，来了很久吗？”云儿正在想着心事，悠然神往，竟然

不知那慕容云笙几时醒来，闻言一怔，道：“你几时醒过来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刚刚醒过来。”

云儿端着木盘行了过来，道：“慕容大哥，你心中恨我吗？”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恨，但以后不能叫我慕容公子。”云儿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因为我不是慕容公子啊。”

望了云儿手中饭盘一眼，道：“是送给我吃的吗？”云儿道：“自然是了。”放下手中木盘。

慕容云笙似是突然变的放荡起来，取过碗筷，大吃起来。他似是很饥饿，狼吞虎咽，菜饭全都吃光。

云儿看他似是仍未吃饱，急急说道：“我再去替你拿些菜饭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用了，我已经用够了。”

放下手中碗筷，接道：“现在什么时候了？”

云儿道：“日薄西山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天色不早了，姑娘请去吧，在下睡意未尽，还要再睡一觉。”言罢，仰卧榻上睡去。

这一连串的举动，只瞧的云儿呆呆的站在一侧，不知所措。一宵无话，次日天色一亮，申子轩和雷比方都赶到慕容云笙的房中。

慕容云笙紧闭着双目，似是熟睡未醒，申子轩和雷化方也不便呼唤，只好站在旁侧等候。

足足过了一顿饭工夫之后，慕容云笙才缓缓坐起身子，望了两人一眼，跃下竹榻，道：“有劳两位老前辈久候了。”申子轩道：“不要紧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去梳洗一下，咱们立刻动身。”雷化方道：“梳洗应用之物，都已齐备，放在外室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两位老前辈如此多礼，叫在下如何敢当。”雷化方、申子轩相视苦笑一下，默默不语。

慕容云笙匆匆梳洗过后，笑道：“我和那花主相约的时间是天亮时分赶去慕容故宅，日落之前离开，两位老前辈要把握这一日时间。”

申子轩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虽然我和你雷五叔仍然觉着你确是慕容贤侄，但此事关系太大，未确定之前，我们也不敢再让你称叫叔父。不过，有一点在下想先要说明，就算日后证明你不是慕容贤侄，咱们也将是好朋友。”

慕容云笙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忘年之交，晚辈高攀了。”放腿向外面奔去。

申子轩、雷化方紧追在慕容云笙身后，向前奔去。三人赶到慕容故宅，已经是日升三竿光景。

只见慕容世家那高大的黑漆大门，已然大开，护花女婢唐玲，站在门外，似乎是在等候几人。

慕容云笙低声向申子轩、雷化方说道：“那位姑娘，名叫唐玲，自称护花女婢，此女年事很轻，人亦美艳，只是脾气很暴躁，两位老前辈不可和她争执。”

申子轩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咱们求人而来，自不去和人争执说话之间三人已经行近了大门。”

慕容云笙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赴约而来。”

唐玲冷冷说道：“现在什么时间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卯时将尽。”

唐玲道：“容我等了你将近一个时辰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有劳姑娘了。”

唐玲缓步退开，道：“记着，日落之前，你们一定要自行离去，如是不

遵约定，那可是格杀勿论。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记下了。”当先举步，行入大门。抬头看去，只见大门内一片广阔的庭院中，正有着四位花女，在修整盆花。

四女谈笑自若，似是根本没有瞧到三人，望也不望三人一眼。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那花主很守约，那唐玲既未说明限制咱们活动地域，想来是包括全境了。”

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目下最为要紧的事，是要设法解决那两句遗书，究竟是指何而言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申老前辈所言甚是，但举世之中，要算两位老前辈最为接近那慕容大侠了，如是两位也思解不透，那就很少有人解得了。”

申子轩听他口气，早已不以慕容公子自居，当下说道：“慕容大哥做事，一向是谨慎量力，他既然留下这等隐秘遗言，必然是相信我们有能力解决此事了。”

慕容云笙，道：“老前辈说的是。”

雷化方突然接口说道：“那慕容大哥最后和敌人周旋之处必在后园，咱们到后园之中，也许有所发现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好！咱们先绕那荷池，缓行一周瞧瞧。”慕容云笙紧随在两人身后，行入了后园之中。

只见七八个花奴，正在分头除草、修花，那原本荒凉的庭院，已然渐复旧观。

慕容云笙仔细瞧了那花奴一眼，只见飞钹和尚及金蜂客都在其中。只是此刻两人已然各着一袭黑衣，低首除草，举动间小心翼翼，生恐伤到花木。

慕容云笙只瞧的大为奇怪，暗道：这两个凶神恶煞一般的人物，怎能在一夜间脱胎换骨，变的那么认真工作，除草修花。心中念转，却未说出口。

申子轩当先带路，穿过那正在修整中的庭院，直到荷池旁边。

上次慕容云笙来此之时，乃是夜晚之间，匆匆一眼，只留下一片模糊的印象，此刻艳阳当空，四周景物，清晰如画。目光转动，只见这慕容花园中，果然是经过一番苦心布设。假山分峙，峰峦幽奇，名山气魄，具体而微，一池荷水，清澈碧绿，水中的积叶、枯枝，并未能影响水色的莹洁，但表面上却又瞧不出流水他去的沟渠。

显然，在建筑这荷池之时，已然预留地下水道，使这表面看来的一池死水，却经常流动不息，水色常清。

飞阁琼楼，隐现于花木之中，果然景物如画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单看慕容长青建筑这座后园，就可以使人感觉到是一位胸罗万有，气度恢宏的人物。

雷化方伸手指正东一座亭台，道：“咱们还是去金兰厅上瞧瞧吧！”

当先举步向前行去。

申子轩、慕容云笙随后而行，行过朱桥，登上了金兰厅。申子轩喃喃自语道：“清茶杯中，决不会指那待客用的茶杯了。”

语声顿了一顿，道：“五弟，你是否能记得这后园假山之下有石刻之杯。”

突然若有所悟，挺身而出，道：“五弟，大哥在世之日，曾经在这后园中，栽活了一株茶树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不错啊！他栽树之时，我和二哥都在旁侧。”申子轩道：“那很好！咱们快些过去瞧瞧。”

雷化方记忆甚佳，带着申子轩和慕容云笙，行到了两座假山夹峙之间的一片平地。

慕容云笙望去，果见紧旁一座山壁，植有一株茶树。雷化方道：“不是二哥提起，小弟已经记不起了，大哥植种这株茶树时，特别把我和三哥找来此地，要我们看看。”申子轩望着那茶树说道：“清茶杯中，传下道统，这里有茶无杯……”

雷化方低声说道：“二哥，那茶杯可以影射吗？”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五弟你再仔细想想看，还有什么可循之路。”

雷化方思索了良久，道：“想不起来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既然想不起来，咱们坐到旁边去休息一下吧！”缓步行向一侧，坐了下来。

雷化方、慕容云笙缓步行去，在申子轩身旁坐下。申子轩闭上双目，靠在山壁上，养神休息。

雷化方不知那申子轩作何打算，但见他十分冷静，心中虽然焦急，只好忍下不问。

慕容云笙心中亦是暗暗的纳闷，忖道：此刻光阴，何等宝贵，他竟然坐在这里养神休息起来。

时光匆匆，片刻间，就到了中午时分。

强烈的阳光，从两山之间，照射了下来。

申子轩霍然站起，凝目瞧着那屹立的茶树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：这茶树一目了然，有什么好瞧的。只听申子轩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五弟，你瞧这茶树之下，是否有一个很像杯子的阴影。”

雷化方、慕容云笙齐齐听得一怔，仔细瞧去。

果然，那太阳照射中，茶树下有着一个形似茶杯的阴影。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那影子很像一只茶杯。”申子轩道：“五弟，你跃上茶树瞧瞧，那些枝叶，是否都经过丝绳捆扎？”

雷化方应声而起，跃上茶树，果然见那枝叶，都被一条坚牢的绳索捆起。而且那丝索也是染成了绿色，只是年深月久，丝绳上已然生出了黑霉。当下叫道：不错，有丝索捆扎。”说着，人也随着跃下茶树。

申子轩目光转动，望了雷化方和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树下阴影，构成杯形，也许只是一个巧合，除非能证明那是人为，大哥死去二十年，这茶树的阴影，仍能保持茶杯形状，修剪决不可能，唯一的办法，用索绳把嫩枝扎起，使它们的生长，不致妨害到现在的阴影。”

语声一顿，道：“五弟，你带有兵刃吗？”

雷化方摸出两只小形金笔，道：“带有兵刃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好！你照那杯口处向下挖去。”

雷化方应了一声，伸手在那阴影处挖了起来。

挖了大约一尺多深，笔锋触到了一处十分坚硬的所在。雷化方收了金笔，低语说道：“似是有物。”双手齐出，分开泥土，伸手一拉，一个白瓷坛子应手而出。

申子轩道：“五弟，放远一些，用金笔挑开盖子。”雷化方应了一声，把手中瓷坛，远放在五尺以外，挑开了盖子。

良久之后，不见有何动静。

申子轩道：“大哥心存忠厚，不肯在坛子里装上机关。”缓步行了过去，



低头看去，只见坛子中一片紫黑色，似是一坛豆酱。

雷化方满怀希望的瞧了一眼，无限失望地说道：“是一坛豆酱。”

申子轩飞起一脚，踢碎了瓷坛。

凝目望去，果见那一地豆酱之中，放着个金色的盒子。申子轩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在这里了。”伸手取过金盒。打开瞧去，只见盒中放着两本薄薄的册子。

第一本册子之上写道：“论剑篇。”下面是慕容长青辑录。雷化方道：“下面一册中，不知记述的什么？打开瞧瞧吧！”申子轩取起论剑篇，只见下面一本薄薄的册子的封页之上写道：“拳掌十三诀。”下面署名慕容长青收撰。

雷化方道：“慕容拳剑，各擅精绝，其中有不少精奇招数，都为大哥所创，但他不肯居功，竟用辑录，收撰之名记述。”申子轩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只见他神色间一片平静，对剑录拳谱，似是毫无羡慕偷觑之心。

雷化方把破去的瓷坛和满地的豆酱，匆匆收集起来，填入坑中，复上泥土。

申子轩收好剑录、拳谱，缓缓说道：“贤侄，你都瞧到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瞧到了。不过，那该是慕容公子之物，于在下何涉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看来，就是我们认定你是慕容公子，你也不肯承认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两位老前辈如若找不出证明，晚辈实在也不愿借用慕容公子身份了。”

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也许慕容大哥在这剑录、拳谱之中，藏存有根详细的记载，在未能明确的决定谁是慕容公子之前，这拳剑二谱，先由我来保管。”

忽听一阵步履声响，护花女婢唐玲，陡然出现在几人身前，拦住了去路。

申子轩、雷化方都未见过她的武功，看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，并未放在心上，但慕容云笙却是知道厉害，急急向前跨了一步，拦住了唐玲，道：“你家花主答应过我，一日出入自由，此刻时光还早。”

唐玲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不要紧张，我们花主答应之事，决不更改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，我家花主觉着几位在烈日之下晒了半天，又渴又饿，特地备了一桌便饭，请几位过去进些酒食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劳请姑娘转上花主，就说盛情我们心领，此刻我们事已办好，就此别过了。”

唐玲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吧，我家花主相邀诸位，对诸位而言，实是一种极难得的殊荣，几位怎可推辞不去呢？”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明白了。”

唐玲奇道：“你明白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花主遣姑娘来此相邀我等，如是姑娘无法请去，对姑娘而言那是大失情面的事了。”

唐玲道：“这么说吧！我家花主，说出口的事情，就非得想法子办到不可，她既然说了请你们，几位就非得去吃一顿酒饭不可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有道是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，这席酒咱们不吃也罢。”

唐玲一皱眉头道：“这人说话无礼，我要教训他一顿。”雷化方看唐玲那点年纪，哪里会把她放在心上，冷笑不语。但慕容云笙心中明白此女一出手，有如雷霆下击一般，决非那雷化方所能招架，急急说道：“在下这两位叔父，和人有约，必需得早些离此，在下奉陪姑娘，去见花主如何？”唐玲

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我家姑娘吩咐，是要三位一起去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如是我等不去呢？”

唐玲道：“非去不可。”

雷化方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一定要强人所难吗？”唐玲目注慕容云笙，道：“你听到他说的话了，还不闪开。”慕容云笙近乎哀求的低声道：“他们相犯姑娘之处，还望姑娘手下留情，一切请看在我的份上。”

唐玲微一颌首，道：“好，你闪开吧！”

慕容云笙无可奈何，只好闪到一侧，道：“雷老前辈，这位姑娘，乃花主随身护法。”

雷化方看那唐玲，怎么看也看不出她武功上能够强过自己，当下接道：“花主的护法，自然有非常武功。”

唐玲怒声喝道：“听你口气，你分明有些不信。”右手一扬，呼的一掌，劈了下去。

雷化方心中暗道：这小毛丫头，如此狂傲，给她一点教训，对她日后的为人，也是大有帮助。当下一扬右手，硬接一掌。但闻砰的一声，双掌接实。

那唐玲纹风未动，雷化方却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。这一硬拼掌力之下，雷化方才知遇上修为不着皮相的绝世高手，不禁心头一震。

但闻唐玲说道：“看在慕容公子的份上，我不下手伤你，但你这人言语无礼，十分可恨，我要打你一掌出出气。”声落掌发，左手一拂，劈了过去。

雷化方一招“腕底翻云”，左手疾急而起，扣向唐玲脉穴。唐玲左手加速，暗劲大增，逼开雷化方左手，直击向前胸。雷化方闪身避开，回腕擒拿。

她这一击奇奥异常，雷化方收势不及，正被击中了右腕。雷化方冷哼一声，向后退了三步。

唐玲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无意伤害你，因为你们来此已得我家花主应允，但你们一定得去，如是不肯去，在下只有动强了。”雷化方回顾了申子轩一眼，道：“二哥之意呢？”他和那唐玲动过手后，已知她有非常的武功，决非自己能够及得。

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贤侄，咱们应该去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这位唐姑娘坚请，两位老前辈最好走上一趟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好吧！”

目光转到唐玲的脸上，接道：“那就有劳姑娘带路了。”唐玲微微一笑，心中暗道：世上就有这等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转身向前行去。

申子轩、雷化方、慕容云笙鱼贯相随身后，行到了一座花厅。

唐玲停下脚步，回顾了三人一眼，道：“三位请在厅外稍候。”大步行入厅中。

片刻之后，重又行出来，道：“三位请入厅中坐吧！”闪身退到一侧。

申子轩、雷化方、慕容云笙鱼贯行入了花厅之中，抬头看去，只见厅中一张方桌之上，摆满了佳肴，和一壶美酒。但整个的大厅中，不见一个人影。

申子轩和雷化方，当年都是这花厅中的常客，对这花厅中的景物，十分熟悉，知道这花厅中还有一套房间，屏风挡门，不知内情之人根本想它不到。

唐玲缓步随行而入，缓缓说道：“三位累了半天，想必腹中已饥饿，请自行用些酒饭吧！”

申子轩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在下带有干粮已用过，花主和姑娘盛情，在下等心领了。”

唐玲道：“你可是认为这酒菜之中有毒吗？”

申子轩摇摇头道：“在下怎敢生此妄念。”

唐玲道：“既然不怕中毒，你们就吃一点吧！”慕容云笙拿起酒杯，吃了一口，又举起筷子，每样菜食用了一口。

唐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慕容公子，你很有豪气，可惜你两位叔父都是贪生怕死的人。”

慕容云笙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申子轩心中暗道：我身上现有慕容大哥的剑录、拳谱、这两件东西，乃是为慕容大哥报仇的希望，无论如何不能失去，也许她早已知晓，或是暗中瞧到，此地是非甚多，不宜久留，还是早些离开的好。

心中一转，道：“酒菜也已用过，花主和姑娘的盛情，我等已经心领身受，就此别过了。”

但闻一个娇美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三位急什么呢？”申子轩等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全身白衣，长发披垂，面如桃花，美丽绝伦的少女，站在屏风前面，对着三人微笑。此刻，她怀中未抱鲜花，面目轮廓，清晰可见，慕容云笙等望了一眼，一齐别过头去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好一个人间殊色的美女子。

只听那白衣女子，缓缓说道：“三位怎么不说话呢？”缓步行了过来。

申子轩、雷化方、慕容云笙欠身说道：“姑娘可是司花令主吗？”

白衣女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只是天性爱花，爱各色各样的花，也许人家因为我太过爱花，就叫我司花令主，其实花开花落，全由自然，花主之称，我是当之有愧。”

说话之间，白衣女已然行到了三人酒席前面，自行坐了下去，道：“诸位请坐啊！”

原来，雷化方、申子轩、慕容云笙等全都站了起来。申子轩、雷化方对望了一眼，只好又坐了下去。

白衣女动人心魄的秋波，一掠慕容云笙，笑道：“几位好像很紧张？”

## 第二十一回情意绵绵

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和人有约，必需早些离此。”

白衣女充满笑容的脸上，突然间笑容敛失，一语不发。守在门口的唐玲，突然行了过来，接道：“鬼话连篇，如是你们找不到慕容长青的遗物呢？现在也要走吗？”申子轩吃了一惊，心中暗道：要糟，果然被她们瞧到了，今天只怕是一个难了之局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在下等就算找不到应得之物，也无法停留到日落之后啊！”

唐玲正待接口，那白衣女突然举起右手一挥，道：“你退下去。”

唐玲对那白衣女，有着无比的敬畏，闻声欠身而退。但闻那白衣女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唐玲生性暴躁，希望诸位不要放在心上才好。”

她声音动人，用词又十分柔和，只听得老江湖申子轩茫然不知所措，一时间，竟不知她用心何在。

还是慕容云笙接口说道：“姑娘答允我们来此，不知何以又留难我等？”

白衣女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奇道：“我请你们吃饭，哪里是留难你们？”

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们已经用过酒饭了，急于离此，不知姑娘是否应允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唉！你们好像很怕我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没有啊！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你们为什么急着走呢？”

目光转到申子轩的脸上，接道：“你们太小气了，本来，我不想瞧瞧你们的东西，现在我非要看看不可了。”申子轩道：“看什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看看慕容长青的遗物。”

申子轩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果然是这么回事，姑娘要看，为何不当面说出，却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错了。”

申子轩心中暗道：今日如是免不了一战，那也不用和她客气了。

当下说道：“在下哪里错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原本是一番好意，留你们在此便餐，而你们不但不领我之情，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认为我别有所图。”申子轩道：“是否别有所图，姑娘此刻可以证明了。”白衣女缓缓说道：“我既已被你们误会，那么不用再把你们当宾客看待了！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这是你们自作自受，与我无干。”申子轩暗道：“这番话似是而非，强词夺理。”当下说道：“姑娘不用多作诡辩，意欲何为，还是明说了吧！”

白衣女娇艳的脸上，突然一变，如罩上一层冰霜，冷冷地望了申子轩一眼，缓缓站起身子而去。进入那屏风之后，消失不见。

花厅中只剩下申子轩等三人。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申老前辈，你得罪了她。”申子轩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也许我说话过火一些。但这是为了保全慕容大哥的遗物，这是唯一为他报仇的希望，我宁可舍弃了性命，也不能轻易让此物为人取去。”

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大步向外行去。雷化方、慕容云笙

无可奈何，只好站起身子，紧随申子轩身后行去。

只见人影一闪，唐玲陡然出现在花厅门前，拦住三人去路。申子轩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姑娘请让去路，好吗？”唐玲双目满是怒火，凝注申子轩的脸上，道：“我家姑娘从未对人这等好过，设下酒宴，亲身相陪，但你们三个不知好歹的家伙，竟然得罪了她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等并无开罪她的地方，姑娘不要误会。”唐玲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是我家姑娘放三位离开了。”申子轩道：“虽未言放，但也未言阻拦。”

唐玲道：“她既未言放，三位再请回花厅中坐吧！”一向沉着的申子轩，此刻突然变的暴躁起来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要如何在下等才能离开？”

唐玲蹙了蹙柳眉儿，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似是很想打一架，是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在下实不愿和姑娘等动手，但如别无其他之法，那也只好冒险一试了。”

唐玲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非我家姑娘严令我等不得擅自出手，我就立刻取你之命。”

申子轩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，无论如何忍辱受气都可以，只要能把慕容长青遗物带走就成。当下说道：“姑娘既然奉有严令，不得和我等动手，在下要去时，姑娘也不便拦阻了。”唐玲冷冷说道：“我们可以不和你动手，但如你先要动手，那就不同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好！在下不动手。”身子一侧，疾向外面冲去。唐玲娇躯疾闪，人影一闪，拦住了申子轩的去路。申子轩身子连转，左右闪避。哪知唐玲动作，比他更快，申子轩一连十数次，都未能冲得过去。

这时，申子轩才警觉到遇上劲敌，心中暗自忖道：看来，今日如不出手，实是难脱此危境。

心念一转，暗中提聚真气，疾向旁侧闪开五尺。

身子刚刚站好，瞥见人影一闪，唐玲又已拦在身前。申子轩右手疾出，道：“姑娘请让去路吧！”

骈指如戟，点向唐玲肋间。

唐玲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是你先出手啊！”骄躯一闪，让避开去。

申子轩正待向前奔冲，突然右腕一麻，被人点了一指。这一指落势甚重，申子轩整个的右臂，都感到麻木起来。雷化方和申子轩相距甚近，瞧的甚是清楚，当下一跨步冲到申子轩身旁，道：“二哥受了伤吗？”

申子轩不理雷化方的问话，意道：“咱们快冲出去。”雷化方知他心意，暗中运气，蓄势双掌，挡住了唐玲，道：“二哥先走。”

申子轩一提气，飞跃而起，直升起一丈四五尺高，头下脚上，斜向左前方落去。

这一起一落，少说点，也有三丈多远。

就在他双足刚落实地，瞥见人影一闪，唐玲又拦在面前。雷化方急跃而起，追到唐玲身侧，道：“姑娘如要留人作质，在下留此足矣。”唐玲摇摇头道：“未得花主之命，三位一个也不能走。”雷化方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只见四外一片静寂，除了唐玲之外，不见人影，心中暗道：我如突然出手，制住这丫头，二哥岂不可以离开此地吗？

心念一转，突然扬手一指，点向唐玲。

那知唐玲早已有备，右手一挥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先出手。”反手一

把，扣住雷化方右腕脉穴。

这一击奇幻难测，雷化方竟是不及防避，被唐玲一击得手。唐玲左手扣住了雷化方穴脉，右掌一起，兜头劈下。慕容云笙心中大急，道：“姑娘住手！”

唐玲收住右手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花主既交代姑娘不许先行出手，自然是更不能擅自伤人了。”

唐玲道：“但他们先行出手，那自是又当别论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自知不是姑娘之敌，不过我可以去见花主。”

唐玲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要去见花主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是的，我去见花主，要她下令姑娘放人。”唐玲格格大笑一阵，道：“你好像很有把握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花主对你，似乎有点特殊，不过，我还是不信她会答应你，你去碰碰运气吧！我等你回来。”

右手连挥，点了雷比方两处穴道，目光转注到申子轩的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如敢再行一步，我就先杀了你的同伴。”申子轩眼看雷化方和唐玲动手，只一招就被唐玲所擒，心中大是震骇，暗道：五弟武功和我相差不过一筹，举世间能够在一招之内，制服于他的人，只怕很难找得出几个？这丫头有此能耐，就算我出手，也非其敌。何况，还有五弟性命作质。果然站着不敢再动。

且说慕容云笙转身直回花厅，绕过屏风，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个布置精美的雅室中，放着一张长桌。

桌上摆了五盆奇花，那白衣女坐在桌前一张木椅上，望着五盆奇花，呆呆的出神。

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。”

白衣女缓缓回过脸来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叫我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是的，在下有一件事，想求姑娘帮忙。”白衣女缓缓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答道：“姑娘答应在下来此之时，想来并未存伤害我等之心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现在也没有，因为我随时可以杀死你们。”慕容云笙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在下相信姑娘有这份能耐，但在下想明白姑娘此刻是否存有杀死我等之心。”

白衣女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”轻轻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娘说世道崎岖，人心险恶，我还不信，想不到真的如此！”眨动了一下双目，两道炯炯的眼神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我从没有像今日这样面对面和男人说过话，也从没有受过人的轻侮、羞辱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受了什么人轻侮、羞辱呢？”白衣女道：“你们，三个男人！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此女虽然自负，但看去还很纯洁，似是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此刻救人要紧，似是不用和她辩论此事了。”

他心中明白，此刻唯一能解救申子轩和雷化方的办法，只有求这位白衣姑娘下令，除此之外，再无良策。当下说道：“也许我等适才讲话，修词不慎，但绝无故意羞辱姑娘的用心，我等急于离此，难免躁急了一些。”

白衣女脸色和缓下来，道：“你们不吃我为你们备下的酒饭，可是瞧我不起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没有的事，我们只是想早离此地，无心领受。”

白衣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们急什么呢？”

慕容云笙暗道：如若她已在暗中窥看，早已了然内情，我如出言骗她，那将更激起她的怒火，说不得只有据实而言了。当下说道：“我们寻得慕容大侠遗物，急于离开此地。”白衣女奇道：“慕容大侠不是你的父亲吗？”

慕容云笙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现在又很难说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为什么呢？你这人好奇怪哟，父亲也能够冒认的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身世一言难尽，姑娘请先释放和我同来的两位老前辈离开，在下愿留此作为人质。”

白衣女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我很寂寞，你留这里作我上宾，谈谈你的身世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吧！”

白衣女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咱们一起去吧！”

慕容云笙怕她再改变主意，急急起身，道：“在下替姑娘带路。”举步向外行去。

白衣女当真随在慕容云笙身后，行出花厅。

唐玲看那慕容云笙竟然真的带着花主行了过来，心中大是奇怪，暗道：这人当真是神通广大，花主素有洁癖，一向不喜和男人谈话，但对他却似破例优容。

忖思之间，慕容云笙已然行到唐玲身前，说道：“在下传话，只怕姑娘不信，只好劳请花主一行了。”白衣女望了申子轩和雷化方一眼，道：“放他们两人去吧！”唐玲应了一声，伸出玉腕，解开雷化方被点脉穴，道：“两位可以走了。”

申子轩回目望着慕容云笙，道：“贤侄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”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晚辈要留在此地。”雷化方接道：“贤侄可是为了我们，留此作为人质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自愿留此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如若明日天黑之前，晚辈还来回去，两位老前辈就不用再等我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唉！贤侄无论如何必须回去，这关系太重大了，我和雷五弟偷生了二十年，都为等待这一天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知道，两位老前辈请吧！”

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五弟，咱们走吧！”联袂而去，片刻间走的踪影不见。

白衣女又如受了什么委屈，又似想着什么心事，仰首望天，长长叹息一声，回身向花厅行去。

慕容云笙望着那白衣女的背影，只觉跟去不是，不跟去也不是。一时间，呆在当地，不知所措。

唐玲低声说道：“跟她去吧！她对你的优容，我从未见过。”慕容云笙望了唐玲一眼，缓步行向花厅。

只见那白衣女端坐在一张木椅之上，脸上是一股自惜自怜的神情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慕容云笙仔细望了她一阵，只觉她花容玉貌，有着一一种很奇异的莹洁，使人油然生出自惭形秽之感，不自觉的垂下头去。但闻那白衣女柔甜的声音，传入了耳际，道：“你可是真的自愿留此陪我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自然是真的了。”白衣女道：“我想，你是为了要我放

他们，才这样说，那不是出于真诚。唉！其实你也不用为难了，你如心中很想离开这里，现在你也可以走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讲过的话，自然是不能不算。”白衣女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不想使你很痛苦的留在这里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并无痛苦啊！”

白衣女道：“如果是有些勉强，我也不要。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：“不勉强……”

白衣女突然回过头来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慕容云笙话未说完，但见白衣女脸上的欢愉之色，只好把下面之言，重又咽了回去，点头笑道：“自然当真了。”白衣女道：“嗯！那很好！咱们好好的谈谈，明日，我要好好款待你一番，咱们再行分手。”

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，接道：“我本来无意看你们取得之物，但你那两位叔父太小气了，我故意吓吓他们罢了。”说完话，又是微微一笑。

显然，她心中有着很难抑制的欢愉。

慕容云笙一直静静的听着。

白衣女不闻慕容云笙接口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呢？”

慕容云笙如梦初醒般啊了一声，信口说道：“姑娘还要留此多久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本来早该走了，但我看不得三圣门和女儿帮中人的嚣张之气，所以多留几天教训他们一顿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长在江湖之上走动吗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这是第一次出门，我原想出门玩玩一定很快乐，但我看了几处地方之后，觉着一点也不好玩，所以心怀归念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回哪里去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回家呀！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听她口气，果然不似久年在江湖上走动之人，但她又怎的知晓三圣门和女儿帮呢？至于她的人，有如雾中之花，充满一种朦胧的神秘。

但闻那白衣女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在想……在想姑娘何以知晓三圣门和女儿帮呢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本来我不知晓，前几天，万事通告诉我，我才知晓此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万事通又是谁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万事通是个酸秀才，但他什么都知道，我就叫他万事通。”

只听那白衣女接道：“和万事通在一起谈话，最好玩了，他学问渊博，无所不知，不论我提什么事，他都知道，可惜他现在不在此地，要不然我就叫他来，你考考他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，如若真有这样一个人物，倒可借求教的机会，打听一下三圣门中情形，不论我是否是慕容长青之子，就凭那申子轩毁容徇背的义气，我也该助他们一臂之力。心中念转，口中问道：“那万事通哪里去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他见我这几日心中不乐，替我觅寻奇花去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他怎生知晓何处育有奇花呢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要不然他怎会叫万事通呢？哪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何处做的衣服最好，他都记于胸中，我随便问一声，他如数家珍一般，说出一大堆名字来。”她说得那万事通神奇无比，只听得慕容云笙仰慕至极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这等奇人，在下竟然无缘一会。”白衣女笑道：



“你不要急嘛，他今夜中不回来，明晨一定回来，你留在这里自然会见到他。”

慕容云笙喜道：“好极了，在下心中正有着很多不解之事，向他请教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希望你能把他问住，唉！我问他什么他都知道，真真把我气死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奇道：“有这等人物，在你身侧，高兴还来不及，你气个什么劲呢？”

忽见那白衣女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慕容云笙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语声一顿，又道：“在下是否还叫慕容云笙，此刻很难说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嗯！所以你连我姓名也不问了？”

慕容云笙先是一怔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请教姑娘贵姓？”白衣女道：“我姓杨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原来是杨姑娘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怎么只问一半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请教闺讳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杨凤吟，很俗气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极了，凤吟龙啸，一鸣惊人。”杨凤吟接：“瞧不出啊！你还会替人戴高帽子。”慕容云笙只觉脸上一热，笑道：“在下说的并非虚言，只瞧姑娘那随身花婢的武功，就不难想象姑娘的武功成就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从能记事起就开始苦习武功，今年十九岁了，从未和人动过手，究竟我有多大本领，自己也不知晓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你总不至于不如那两名花婢吧！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不知姑娘习的哪一门武功？”杨凤吟笑道：“我学的很博杂，拳掌、兵刃，样样都学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任何一个学武的人，都是练的拳掌兵刃，那又何止是你杨姑娘一人呢？

杨凤吟似是已瞧出了慕容云笙心中之疑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是了，你可是问我习练的什么特殊武功，是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是啊！一般的拳掌兵刃，凡是习武人，人人都要习练，自是不足以代表了。”

杨凤吟凝目思索，片刻道：“我学过一种很特殊的掌力，名叫血光掌，不知你听说过没有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血光掌，没有听人说过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流星剑呢？”

慕容云笙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流星剑，流星剑，也未听人说过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血光掌伤人于无声无息之中，似是太恶毒，至于那流星剑很好玩，如是以后有时间，我就教给你。”慕容云笙按不下好奇之心，问道：“何谓流星剑呢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你看到过天上的流星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自然看到过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流星剑，就因为像流星而名，空中取飞鸟，水中取游鱼，学会了当真是好玩得很。”

慕容云笙吃了一惊，忖道：空中取飞鸟，水中取游鱼，从没有听人说起过这种剑法啊，看来她又不似说笑。只听护花女婢唐玲的声音传了进来，道：“姑娘啊，吃药的时刻到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拿进来吧！”慕容云笙心中一震，暗道：原来她身上有病，每日还要吃药。

忖思之间，只见唐玲手中捧着一个玉盘，洁白莹光，纤尘不染，盘中白

玉杯，更是擦的洁净无比。

紧随在唐玲身后，一个身着绿衣少女，捧着一个玉盆，玉盆覆着白绢。

唐玲缓缓地把手中玉盘放在木案上，回身取下玉盆上覆盖的白绢。

慕容云笙抬头看去，只见那盆中满盛清水。

绿衣女屈下一膝，高举玉盆，道：“姑娘净手。”杨凤吟伸出嫩葱般的玉指，在盆中洗过，唐玲随着也净了手，然后，又从怀中摸出一块白色的绢帕，擦去手上水珠，捧起玉杯，递了过去。

慕容云笙坐在一侧，呆呆的望着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如此喜爱洁净的人，倒还没有见过。

但见杨凤吟揭开玉杯上盖子，轻启樱唇，一口喝下杯中药水。

敢情那杯中的药水，也只是一口之量。

唐玲接过玉杯，捧起玉盘，转身而去。

那绿衣女也紧随唐玲身后退出。

杨凤吟掏出绢帕，擦拭一下樱唇，笑道：“慕容兄，见笑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你如是天生有此洁癖，那还罢了，如是故意作状，那未免太过娇嫩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姑娘言重啦！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天性喜爱洁净，食宿不能目睹纤慕容云笙心中忖道：但滔滔人世，劳碌奔波，有谁不身沾尘土呢？

杨凤吟似是已瞧出慕容云笙心中所思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世间之人谁也不似我这般喜爱洁净，但我又不能邀世独立，所以，每次我出门之时，总是抱上一束奇花，那幽幽花香，可使我浑忘处境。”

慕容云笙忖道：“原来她抱上一束鲜花，还有如此作用。”突然间，目光投注到自己身上沾的一片泥土，急急起身说道：“在下告辞了。”

杨凤吟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生气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为何生气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咱们谈的好好的，你为什么突然要走了呢？”慕容云笙望望膝上泥土，道：“在下，在下……”杨凤吟突然屈指一弹，一缕暗劲，涌了过去，正击在慕容云笙那沾满泥土的裤腿之上。

刹那间尘土飞扬。

只见杨凤吟手中白绢一挥，陡然间劲风卷起，那飞扬尘土，尽为一阵劲风，吹出室外。

慕容云笙心头震骇，呆呆的站在当地，半晌说不出话。杨凤吟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慕容兄，可是伤到你了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没有，在下，在下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弹指、运掌，无不恰到好处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突然嗤的一笑，一朵红晕，泛上双颊，眼珠儿溜了慕容云笙一眼，垂下头去。

慕容云笙只看的大感奇怪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这姑娘是怎么回事呢？当下说道：“杨姑娘，在下说错了什么话吗？”

杨凤吟摇摇头，笑道：“你没有错，只是我自己觉得很奇怪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奇怪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一向喜爱洁净，平常之日，如若瞧飞扬尘土，定然会奔

入室中躲起来，但这次却一些也不害怕。”

慕容云笙暗道：原来她心中害怕尘土，但这尘土有什么好怕的呢？

但闻杨凤吟缓缓说道：“你可是觉得很可笑吗？我这么大的人了，为什么还怕飞扬的尘土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觉着姑娘并不是怕，而是天性喜爱洁净，每次看到飞扬尘土，就不自主的想要逃避，久而久之，就自觉着是怕那尘土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也许你说的对，不过，我心中确然是有些怕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那是因为你有一个环境，可以培养你的洁癖，如若你生为农家女，如若你陷入在一个苦难，饥饿的环境中，无水无花，也没有锦床绣被，你又如何生活呢？想到此处，不自主哑然而笑。

杨凤吟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忖道：笑什么？怎么能说出口呢？但一时却想不出适当的措词回答，一时间呆在那儿，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杨凤吟心中愈感奇怪，说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呢？其实，就算说错了也不要紧啊！”

慕容云笙一时间，实也想不出应对之言，只好硬着头皮说道：“在下在想，如是有一天，姑娘被困在一个很荒凉的地方，那里无花无水，只有荒草泥上，姑娘又该如何呢？”

杨凤吟似未想到他有此一问，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也许我会改去喜爱洁净的习惯，也许我会自绝死去。”说完之后，突然颦起了柳眉儿，凝目寻思。

显然，她正在用心思索这件事情。

突然间，室门外响起了唐玲的声音，道：“禀报姑娘，万事通回来了。”

杨凤吟喜道：“快些请他进来，我心中正有着很疑难的事情问他。”

唐玲道：“他去沐浴更衣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催他快些来吧！这位慕容兄也有事情问他。”唐玲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杨凤吟笑道：“万事通当真聪明，他好像知道了我有事问他，竟然提前赶了回来。”

慕容云笙看她欢愉之情，形诸于眉目之间，心中暗忖道：她虽然聪意绝伦，看来还不失天真之态。当下说道：“他在百里之外，怎会知晓你心中所思，不过是凑巧罢了。”

只听有人接道：“自然是知道了，我这万事通之名，岂是让人白叫的么？”

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青绸子长衫，足着白袜福履的五旬老者，举步行了进来。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万事通啊，你找到什么奇花了？”万事通道：“如若那花能叫出名字，那也不算奇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识得数百种花名，你拿给我瞧瞧，也许我认得出来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我已把那奇花，交给杨萍拿水冲洗去了，过一会，她自会拿给姑娘看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不信，世上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花。”万事通道：“姑娘瞧到之后再说，现在，咱们不用争执了。”杨凤吟打量了万事通一眼，道：“万事通，我很少瞧到你穿着这样干净的衣服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和你姑娘谈心，自然要穿的干净一些了。”杨凤吟脸色突

然一变，幽幽说道：“万事通啊！我为什么害怕灰尘、泥土呢？”

万事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是因为你很少接近它们之故。”杨凤吟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你我上两个情投意合的玩伴，多和泥土接近，再想想那美丽的花朵，都是泥土中长出来的，自然就不会怕了。”杨凤吟点点头道：“你说的很有道理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我不明白。”

万事通笑道：“问我啊！天下的事，我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的本领有多大？”

万事通似是料不到她有此一问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的本领是当今第三名武功最强的人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是说还有两个人的武功，在我之上了。”万事通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语声一顿道：“一位是你的父亲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还有一位我知道了，那是我的母亲了。”万事通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是我母亲，又是谁呢！”

万事通道：“令堂的武功，虽然高强，但她还不是你的敌手。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你胡说，我的武功，有很多都是妈妈传授我的，如何还不是我的敌手呢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令尊为了培植你的武功费尽了心机，所以，你才有今日的成就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一口说下去吧！直到我听明白为止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这等问话之法，实在很少听到。”但闻万事通说道：“好吧！令尊为了培育你的武功，在你出生三个月后，就开始用药物浸水给你洗澡，使药物浸入筋骨之中，七岁之后，开始让你服用药物，一直到现在还不断服用。”杨凤吟接道：“停一停。”

万事通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又要问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吃的什么药！”

万事通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在下就不太清楚，令尊那药方，只怕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了。”

杨凤吟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好极啦，原来你也有不知道的事情慕容云笙忖道：药方之秘，旁人怎会知晓呢。

只听万事通说道：“如若在下要查明令尊那药方，并非太难的事，只是在下不愿去查而已。”

杨凤吟笑道：“很多年来，我一直没有想到问你这件事情。早知道你不知道，我也不会现在才问你了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此事乃令尊一人之事，和他人无关，如若一件事有两个人知道，那第二人必是在下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人口气太大，必得设法刁难他一下才是。

心一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在下有事请教。”

万事通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默然不语。

杨凤吟道：“这位是慕容兄，他如问你什么事，你要尽你所知的回答他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在下和姑娘的话，还未说完啊！”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事了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还有一位武功强过你的人，在下还未说出来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先不用说了，反正我已经把你问倒，从今以后，你再不能叫万事通了，你已经少通一事，如是再答不上慕容兄问的事情，你这万事通之名，以后就不能再用了。”万事通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阁下未问之前，在下有一事说明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我们这位姑娘乃谪凡的仙子，她不解江湖上事，因此，所思所想，都和常人不同，问出的话，也非常人能够解答，但阁下是男子汉大丈夫，问出的话，想来定然有头有绪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好，你问吧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第一桩请教的事，是关于那三圣门。”万事通接道：“三圣门乃武林中千古以来，从未有过的一个秘密组织，也是当今武林中实力最为强大的一个门派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称作三圣门？”

万事通哈哈一笑道：“除了三圣门中几个首要人物之外，只有区区知晓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请教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所谓三圣门，其实是三道圣门，和一个厅堂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三道圣门之内，厅堂之中，住的是什么人物呢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厅堂中空无一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就叫人费解了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要不然怎称为武林中千古以来，最神秘的组织呢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三道圣门之后的厅堂，和三圣门有何关系呢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那三圣门后的厅堂，就是三圣门的枢纽，任何号令部从圣堂之中发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圣堂之中，既然无人，如何能发号施令呢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你只是瞧不到人而已，在下却不信是真的无人，不过，在那厅堂中有一座构造精巧无比的神像，发号施令，都由那神像代行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有这等事！在下有些不信。”

万事通怒道：“你不信，那就别问我了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万事通你凶什么？我也不信。”

万事通轻轻咳了一声，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在下说的是真实之言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人家不相信不行吗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那要看什么人？除了姑娘之外，要是别人不信我的话，重则取他之命，轻则从此不再和他说话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万事通，你的脾气很坏啊！过去我怎么不知道呢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在下不敢发你姑娘的脾气，脾气不好也得好了。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位慕容兄是君子人物，也是我的朋友，你不能对他凶啊！”

万事通打量了慕容云笙一眼，笑道：“慕容兄，你上一辈子，定然是世间最好的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能叫我家姑娘认你作朋友，那是几世修来的大福气了。”

慕容云笙回顾了杨凤吟一眼，只见她白衣如雪，双颊淡红，星目樱唇，无处不美到极点，飘逸净洁明艳不可方物，使人瞧一眼，就生出自惭形秽之

感，当下垂首说道：“杨姑娘当空皓月，区区萤火之光，说我是她朋友，那是抬举在下。”

杨凤吟眨动了一下大眼睛，柔声说道：“我说的是真话。”

慕容云笙不敢再看杨凤吟，转望着万事通，道：“万兄，在下还可以问吗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可以，不过，在下已经说过，如是你问的事，世间无第二个知晓……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这个区区知道，一个人不管有多大能耐，也无法尽知世间所有的事。”

万事通笑道：“你这人很通情理，不过，有第二人知晓的事，在下多半知道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三圣门的事，恐怕他难再知晓很多，不用刁难于他，问问他有关慕容长青的事吧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慕容长青的事迹，万兄知晓多少呢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慕容长青之名，天下人鲜有不知，对他的事迹，区区自然知晓很多了。”

慕容云笙听他的口气，已然略有改变，似是不敢再太过夸口，当下说道：“慕容长青的侠名，自然是人人皆知，在下要问是他一些鲜为人知的隐密私事。”

万事通皱皱眉头道：“好，你问吧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慕容长青一生中行事为人，是否真如江湖传言那般耿直豪迈，义侠气度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那是不错，他以绝世才华，君临江湖，急人之急，解人之难，仗义行侠的事迹实是如恒河沙数。不过，不论一个人如何的英明、正直，一生难免做上几件错事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像慕容大侠那等人物，也会做错事吗？”万事通笑道：“正是他名高望重，才气纵横，不错便罢，如是一错，就错的很大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但慕容大侠做错了什么事，万兄可肯见告吗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那慕容长青一生做错两件事，威望如他者，也无法弥补，你要问哪一件啊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两件都问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贪得无厌。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慕容长青的一生，和在下关系很大，因此在下对他的事迹，必须知晓的十分清楚。”万事通道：“好吧！我告诉你。”语声顿住，仰脸望天，思索了一阵，接道：“那慕容长青第一件错事，是他误了一个女人，结果使那位多情的姑娘含恨而死！”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接道：“这件事，武林中可有传闻？”万事通笑道：“没有，如是人人知道，我也不会说了。”慕容云笙点点头道：“他做的第二件错事呢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这第一件还未说完，怎能说第二件呢？那位姑娘的伟大，是她被慕容长青误会之后，还忍辱负重的偷生三年，替那慕容长青养下一个儿子，然后，遣人送还他的骨肉，又千里迢迢，跑到梧州，跳入西江而死，而且临死之前，毁去了慕容长青留给她的信物，使慕容长青的英名，未受半点玷污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

万事通怒道：“不信我的话，你为什么还要问我呢？”只听一声长长叹息道：“好可怜哟！”转目望去，只见杨凤吟双目中满含晶莹的泪水。万事通道：“姑娘啊！武林之中，比这更为悲惨的事，屈指难数，这又算得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懂什么？一刀杀死，不过是痛苦一时，似那位姑娘，不但要伤心个郎薄幸，而且还要强忍痛苦折磨，为他生下儿子，这情操是何等的博大，痛苦是何等深刻？”万事通道：“姑娘说的是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以后，那慕容长青查明内情，心知冤枉了那位姑娘，就悄然收了她的尸体，运到九华山埋葬起来，还替她修了一座庙，每年那位姑娘忌日时，他就赶往庙中，洁身长跪庙前，由晨至暮，跪足六个时辰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万兄，可知那位慕容公子现在何处吗？”万事通伸手抓抓头皮，道：“这个么？我知道是知道，只不过不能说出来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因为我立过重誓，不能说出那慕容公子的下落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好啊！你这人很胆大，竟敢背叛我，我爹爹要你跟着照顾我，原来你这样不忠实。”

万事通吓得满头大汗道：“好姑娘，别误会……”杨凤吟道：“你自己说的话，难道是假的吗？”万事通道：“事情是真的，不过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你走开去，我不要再瞧到你了。”口若悬河的万事通，大急之下，竟然也有些词不达意，急道：“姑娘你听我说啊！”

杨凤吟举手掩住耳朵道：“我不要听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，这位万老前辈定然有很好的理由，姑娘应当听完才是。”

杨凤吟眼看慕容云笙口齿启动，放开掩耳双手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说姑娘应该听这位万老前辈说明内情，再发脾气不迟。”

杨凤吟嫣然一笑，目光转到万事通的脸上，道：“好吧，你说说看，为什么对人立誓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这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姑娘还未出生呢。”

杨凤吟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怎么不早说清楚呢？”万事通拭拭头上汗水，道：“在下语来说完，姑娘一生气，就把我的话给吓回去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怎么能够怪我呢？你应该先说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我自然会听下去了。”

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万老前辈！”

万事通道：“可是要在下违背誓言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个，在下不敢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那是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也许是一桩不当问的事，老前辈能讲就讲，不能讲，晚辈也不敢勉强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好吧，你问吧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慕容长青有几个子女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在下所知，只有那一个，可是……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可是……”

万事通道：“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，在下已二十年未在江湖走动，内情有些什么变化，就非在下能知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多谢指教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不敢当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慕容长青做的第二桩大错事，又是什么呢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误杀了两个人。”

慕容云笙在心中暗道：“整日在江湖之上闯荡，剑下度生，误杀了两个人，虽是不该，但那也不算是难以弥补的大恨之事啊。”

但闻万事通接道：“在江湖上行走之人，不论是如何谨慎的人，也难免要误伤人，但因慕容长青的名气大大，伤的人又身份不同，所以造成他终身大憾之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伤的什么人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一个羽扇书生诸葛明，一个莲花仙子于小凤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两个人很有名么？”

万事通点点头，道：“那羽扇书生，才气纵横，被誉为武林才子，而那诸葛明也确有过人之能，不论何等疑难之症，无不着手回春，而且武功又深不可测，不论何等精密的剑法，只要在他眼前演练一遍，他必能指出其中的破绽，而且每一句批判之言，无不中的，听得演练之人，五体投地，如若他能够说出两句改进之言，更使人获益匪浅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有这等能耐吗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不错，这件事可说是江湖上人人皆知。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不过，他行走江湖的时日过短，不足三年，就死在那慕容长青的手中，所以，除非四十岁以上人物，很少知他之名。”长长叹一口气，又道：“慕容长青光辉江湖三十年，那羽扇书生诸葛明，纵然留下一点，也为慕容长青掩盖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慕容长青杀死诸葛明的事，江湖上可有人知吗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很少，很少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莲花仙子于小凤，又是怎么一个人物呢？”万事通一拍大腿，道：“喝！绝色女子，一代妖姬！”



## 第二十二回话说前因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是杀之无愧了。”

万事通摇摇头，道：“她只是生性放荡一些，但却并不真的坏，但最主要的还是她不会武功。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不会武功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是的，所以，他杀了那莲花仙子之后，也成了一桩大恨大憾的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其间自然是有原因了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原因就是误会，但别人看来，此理很难说通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诸葛明武功深奥如海，怎会死在慕容长青手中。”

万事通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事情经过是诸葛明、莲花仙子于小凤，共乘一艘画航，游行江中，那慕容长青应邀登舟，他午时登舟，不足一个时辰就匆匆而去，那画航泊舟在江心，再也无人去过，直到舟子回船，才发现诸葛明和于小凤，都死在舟中。”突然大笑一阵，道：“这不是误会么？诸葛明、于小凤如若知晓那慕容长青会杀他们，决不会邀请那慕容长青登舟了，何况，就那个年代而言，诸葛明武功，决不在慕容长青之下。”杨凤吟接道：“诸葛明和于小凤力何被杀，你知道吗？”万事通道：“在下只知两人是慕容长青所杀。为什么，也不难揣测出来。只是那慕容长青作的义侠事迹，何止千百件，在下不忍玷污他的英名，只好说他是误会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哼！你又没亲眼瞧到，又不知经过详情，怎知那两人一定是慕容长青杀的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那画舫之上，除了诸葛明和于小凤外，只有慕容长青去过啊！”

慕容云笙借两人说话的机会，一直在暗中运气调息，激动的心情，逐渐的平复下来，说道：“万老前辈，那慕容公子现在何处，除了老前辈之外，还有何人知晓？”

万事通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还有一个人可能知道，不过，只怕他也不肯说出。”

杨凤吟突然盈盈一笑，道：“万事通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万事通想不到她突然问起自己的年龄来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区区么？今年已过花甲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六十多岁啦，那是比我大多了。”万事通不知她用心何在，半晌想不出如何回答。

但闻杨凤吟柔声接道：“那我也应该叫你一声老前辈了。”万事通急急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要在下如何敢当。”杨凤吟笑道：“告诉我，你立的什么誓言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很重的誓言，如是在下要把那慕容公子下落说给人听，日后要死于女人剑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有一个法子，你既可说出那慕容公子的下落，也可不背誓言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用笔把它写出来，那是出自手，并非出于口，自然是不算有违誓言了。”

万事通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姑娘这法子，听来当真是简单的很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本来就很简单嘛。”万事通道：“在下并非是贪生怕死，

也不是怕日后应了誓言，区区能活到现在，全是令尊所赐，活过花甲之年，死而何憾。”杨凤吟接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说呢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我想在下既然答应人不说出来，不应该弃约背信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男子汉，大丈夫理当如此。”

万事通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原来是很明事理的人。”言下大有赞赏之意。

杨凤吟眨动了一下眼睛，说道：“万事通，慕容兄是男子汉，大丈夫，不肯听你背信之言，那你就说给我听听吧！”万事通面有难色，缓缓应道：“姑娘，让在下想想看，如何在不背誓言之下，告诉你好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唉！我的为人，你早已知晓，如是我想知道的事，别人不肯告诉我，我就日日夜夜思想此事，睡不安稳。”万事通道：“这个在下知道。”

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你也姓慕容，又和慕容长青的关系很大，那你是什么身份？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他就是慕容公子啊！”

万事通摇摇头，道：“那慕容公子已然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他怎么会是慕容公子呢？”

慕容云笙正待接口，杨凤吟却抢先说道：“难道那慕容长青不会再娶一个妻子，再生一个孩子吗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那慕容长青因为负疚情深，未再娶妻。”

慕容云笙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在下身世，连我自己也不明白。”杨凤吟奇道：“你昨天在浔阳楼头，不是亲口告诉我你是慕容云笙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昨天在下也还自认为是慕容长青之子，说的句句实话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那你刚才就是对老夫说的谎言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句句真实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，昨天你说的是真话，今天也说的是真实之言，那是说变化就在一夜中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。”

万事通正想再问，杨凤吟却抢先说道：“万事通，你兼程赶回，定然很累了，下去休息吧！”

万事通应了一声，缓缓退了出去。

杨凤吟目睹万事通离开花厅，才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慕容兄！”

慕容云笙抬起头来，道：“在下昨夜见到两位叔父，才知我那慕容公子的身份，有了变化，并非有意相欺。”杨凤吟接道：“不要紧，不论你是否慕容公子，那和我们相识无关啊。”

她盈盈一笑接道：“我认识的是你，不管是慕容公子也好，不是慕容公子也好，那对我们的友谊，都不是重要的事情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人无信不立，如在下昨天自称慕容公子，今日又变成不是慕容公子，这其间，翻云覆雨，岂能让人相信吗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我想这期间定然是有原因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慕容长青光辉江湖三十年，但他却想不到，死后还要有人借重他的大名，争做他的儿子。”

杨凤吟心中暗道：你也是那些争逐人物之一了。

心中念转，却来说出口来。

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在下如若不把事情说明，只怕姑娘也

误会在了下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如愿意把事情说明白，我当洗耳恭听，但如你不愿说，或是不便说，我也不想追问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说起来，实是叫人难以置信，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姓名身世，甚至生身的父母和家乡原籍，一切都听人摆布。”长长叹一口气，把经过之情，很仔细的说了一遍。杨凤吟道：“是不是那申子轩和雷化方从中捣鬼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不会吧！他们这般翻来覆去，是何用心呢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为那慕容长青留下的武功。”

慕容云笙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也不大可能，昨夜之前，他们还不知一定能寻得那慕容长青留下的武功。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有一个法子，不知慕容兄是否同意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”（头聪慧绝伦，只因经历事故太少。稚气未除，有笙想出的办法，十分奇绝，但有时想出的办法，却又十分可笑，又不知她想出了什么奇怪办法。当下说道：“姑娘有何高见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派人去把那申子轩和雷化方捉来，问个清楚慕容云笙道：“不用了，他们也无法知晓详细内情。”杨凤吟道：“那咱们先把慕容长青留下的武功，替你追回来，好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我不是慕容长青之子，要那武功何用。如若我是慕容公子，他们自然会交给我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慕容公子，已经做了出家人……”慕容云笙接道：“姑娘怎么知道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没有听那万事通说？他说慕容公子，已经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那是说不是做了和尚，就是做了道士，因为他不能明讲，只好暗示我们了。”

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姑娘才慧过人，实叫在下敬服。”

杨凤吟笑道：“别人夸奖我，我一点也不高兴，你这般夸奖我，我心中很快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可是，天涯辽阔，寺庙万千，那慕容公子在何处出家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还会暗示给咱们，只要咱们留心一些就成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在下也许和那慕容长青无关，但我既然卷入这次漩涡，希望能把这件事情查个明白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本可逼他说出那慕容公子的下落，但他既然立下了誓言，我也不好意思太逼他，不过，我既然说出来了，他自然会设法告诉我，不过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杨凤吟突然眨动了两个大眼睛，道：“不过，不知你要在这里留多久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因为那万事通不知什么时候才告诉我，我又不能问他，只好耐心的等他自己说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要几天才肯说出来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个我就知道了。也许要等上两三天，也许他明天就说出来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心中也是没有把握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自然是没有把握了，因为此等事，我也不能逼他，只好等他自己说了。”

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默然不语。杨凤吟目睹慕容云笙愁苦之情，脸

上的笑容也突然敛失，道：“慕容兄可是不喜留在此地吗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为自己身世苦恼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不用苦恼，我尽我之力，帮助你查明身世就是。”

谈话之间，瞥见人影一闪，唐玲出现在花厅门外。杨凤吟一颦秀眉，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唐玲道：“有两人见求姑娘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什么样子的人物？”

唐玲道：“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，带着一个年轻人。”杨凤吟道：“那是谁啊？我一点也不认识。”

唐玲道：“小婢也不认识他们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既然咱们都不认识，那就不要理他算了。”唐玲道：“婢子曾经撵过他们，但他却不肯离开。”杨凤吟笑道：“这人怎么这样赖皮呢？”

唐玲道：“他说非见姑娘不可。”

杨凤吟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慕容兄，你说我要不要见那人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应该请他们进来见见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好吧！见就见吧！”

目光一掠唐玲，接道：“叫他们进来。”

唐玲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杨凤吟低声说道：“慕容兄请稍坐片刻。”起身行入内室。出来时，手中已然多了一束三色奇花。

慕容云笙起身说道：“在下先行告退。”

杨凤吟奇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会客人，在下留此只怕不便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要会见他们，我才答应的，你怎可以离开呢？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又坐了下去道：“如是在下留此不碍姑娘谈话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一点也不碍事。”

谈话之间，唐玲已带着两个人行入花厅。

慕容云笙抬头看去，果是一老一少。

那老者白髯垂胸，满头密茂的白发，用一个木簪椎成道髻。身着一件宽大的紫袍。

那少年人，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，白面朱唇，生的十分俊美，一身黄色的衣裤，看上去更显得他年幼甚多。慕容云笙打量那一老一少，两人也同时打量慕容云笙和杨凤吟。

但杨凤吟那张美丽绝伦的脸儿，大半部隐在花中，使人无法瞧得清楚。

唐玲送两人进入花厅，并未退走，站在门厅外面。三色奇花中，婉转传出杨凤吟一声清音，道：“慕容兄，你问问他们是什么人？找我什么事？又怎知我在此地？”

这几句话似是请求，也似是命令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看这两人的神情，只是普通人物，你既在座，我又怎好代问呢？

为难之间，那紫袍老人已抢先说道：“姑娘既然是有口能言，为何要旁人代问，难道和老夫说几句话，会辱没小姐身份不成？”杨凤吟颦了颦柳眉儿，道：“你这人一把年纪了，说话这样难听。”

那紫袍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琵琶弦音好听，可惜老夫不会弹。”杨凤吟双目中神光一闪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紫袍老者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夫得报，说你很少开口，原来，你挺会讲话啊！”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一老一少如此神态，分明是有为而来了。

只听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有嘉宾在此，不愿使他觉着我一个女孩子，太过蛮横，不要和你计较罢了，你们有什么事，快点说出来吧！”

紫袍老人目光一掠慕容云笙，道：“你口中的嘉宾，可是这一位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啊，怎么样？”

紫袍老人目光凝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江湖有一句话，不知阁下是否听到过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紫袍老人道：“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听到过。”

紫袍老人道：“那很好，阁下是慕容公子吧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现在么？在下也不知晓。”紫袍老人怒道：“这话是何用意？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说来很复杂，不说也罢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不要问他是不是慕容公子，他是我的嘉宾，有什么事，你们找我就是。”

那紫袍老人自行找个椅子坐了下去，道：“日前姑娘在浔阳楼上，大展威名，伤了三圣门和女儿帮很多高手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嗯，自然是真的了。”紫袍老人道：“三圣门中人和姑娘无怨无仇，姑娘何以要伤害他们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瞧他们太狂妄，到处为非作歹，气焰万丈，瞧着不顺眼，就教训了他们一顿。”

紫袍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当真是说的轻松啊！”慕容云笙暗道：“原来是三圣门中人来此寻仇。”但闻杨凤吟道：“听你口气，你也是三圣门中人了。”紫袍老人答非所问地道：“令尊怎么称呼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自然叫他爹爹了。”

紫袍老人冷声喝道：“我知道你叫他父亲，但他姓什么？别人如何叫他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你要发脾气，那是自找苦吃了。当下暗中戒备，准备那杨凤吟出手施袭。

哪知事情竟是大出了慕容云笙意料之外，杨凤吟不但未曾发作，反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为什么一定要问我爹的姓名呢？”紫袍老人道：“因为老夫不愿伤了故人的女儿。”话声一顿，口气突转冷厉，接道：“你若是我故人之女，老夫不便伤你，但要去问你父亲一个治家不严之罪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如若你不认识我爹呢？”

紫袍老人道：“老夫就立时出手，生擒于你。”

杨凤吟摇动着披肩长发，道：“我爹爹很少和武林中人来往，你一定不会认识。”

慕容云笙只听得心中暗暗震惊，忖道：此人口气，如此托大，难道是三圣门中的主脑人物不成？

但闻紫袍老人道：“你既不肯说，可别怪老夫无礼。”不知是那紫袍老

人把杨凤吟唬住了，或者杨凤吟面临大敌时特别的镇静。只见她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说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那紫袍老人道：“老夫要取你之命。”

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说上一百遍，我也不会死啊！”紫袍老人道：“你要激怒老夫出手吗？”

杨凤吟笑道：“你已经很怒了，难道还要发怒吗？”她说话慢条斯理，声音清脆动人，但词锋却是犀利无比。紫袍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不会是认为老夫不是你的敌手？”

霍然站起身子，厉声接道：“那杨岚风是你的什么人？”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原来你认识杨岚风。”

紫袍老人道：“他不是你爹爹吗？”

杨凤吟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。”

紫袍老人微微一怔，道：“那令尊怎么称呼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告诉你。”

她一直用三色奇花，掩住眼睛以下的鼻口，使别人无法瞧清楚她的全貌。

紫袍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看你不过二十，就算你生下来就练武功，也不过二十年的功力，老夫不信世间真有不可思议的天才。”

说话之间，扬起了右掌。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紫袍老人脸上，隐隐泛现了一层紫气，不禁心头大吃一惊，忖道：这老人内功如此深厚，不知杨姑娘是否能够是他之敌。不觉之间，忽然替那杨凤吟担起心来。只听那杨凤吟缓缓说道：“去请酸秀才来。”

站在花厅门口的唐玲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紫袍老人冷笑道：“姑娘可是去请援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是。”紫袍老人道：“那酸秀才谁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问了我半天，但却没有问对，我也想晓得你的底细，不过，我又不愿问你，只好叫酸秀才来了。”紫袍老人道：“酸秀才是何许人，只怕他也未必识得老夫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他一定能认出你何人。”

紫袍老人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因为你年纪很大啊！他已二十年不在江湖走动，二十岁上下的人他就未必认识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听她谈话，似是毫无江湖经验，但处理事情，却谨慎的很。

付思之间，万事通已急急行入花厅。

紫袍老人目光转注到万事通的脸上，冷笑一声，欲言又止。杨凤吟那甜美动人的声音，自那三色奇花后婉转而出，道：“万事通，瞧瞧那穿紫袍的老人，是什么人物？”言下之意，无疑迫那万事通非要认出这紫袍老人不可。万事通双目盯注在那紫袍老人脸上，打量了良久。道：“阁下何以不敢以真面目见人？”

紫袍老人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阁下既然敢以真面目见人，为什么不肯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？”

紫袍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但老夫却能认出你是万昭仁。”万事通先是一怔，继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这万昭仁的名字，已经数十年未曾用过了，

不是阁下提起，在下几乎忘怀了。”杨凤吟眼看万事通还未认出对方，却被对方先行认了出来，心中大是懊恼，冷冷说道：“万事通你真叫万昭仁吗？”万事通道：“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，三十年来从未再有人这样叫过我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以后啊！我再也不听你胡吹了。”万事通沉声说道：“他戴人皮面具，自是不易辨认了。”紫袍老人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女娃儿你有什么随行高手，也请召来此地，免得以后老夫又要多费一番手脚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人的口气咄咄逼人，但真实武功如何，无人知晓。杨凤吟迟迟不肯出手，也许就是有此一虑，我何不替她触此难题，先行出手，试试他的武功，不论胜负生死、也好使那杨凤吟心中有所准备。

心念一转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男子汉，大丈夫，难道只会欺侮女子吗？”

紫袍老人怒道：“你的胆子不小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的胆气，一向很大。”

霍然站起身子，接道：“阁下可是不信吗？”

形态言词，已然摆出了动手的架势。

杨凤吟大吃一惊，急急叫道：“慕容兄，他来找我，和你无干。”

那紫袍老人右手已然扬起，听得杨凤吟之言，重又缓缓放下。

慕容云笙也已运气戒备，准备迎击，却不料那紫衣老人竟在杨凤吟急喝之下，收了掌势。

但闻万事通大声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。”欺身而上，探手一把，直向那紫袍老人抓去。

这一下不但大出了慕容云笙的意料之外，连杨凤吟也是大为吃惊，急急说道：“万事通你要小心了。”

只见那紫袍老人一闪避开，却未还手。

只听万事通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姑娘放心，这小子只会吹牛骗人，武功有限的很。”话声中，已然连续劈出了三掌。

这紫袍老人进得花厅，大言惊人，气势万千，怎么看也该是一个身负绝技之人，却不料万事通说他是吹牛骗人，实叫人难信。

奇怪的是，万事通连攻十余招，那紫袍老人除了纵身闪避之外，一招也不肯还手。

慕容云笙凝目瞧了一阵，心中更是惊疑不定。

原来那紫袍老人轻身功夫，十分惊人，只见身形流动，疾如闪电，万事通连攻十余招，竟最连他衣服也未碰到一次。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人轻功，已到登峰造极之境，不知何以竟然不肯还手。

但闻那万事通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我说呼延兄啊！你是越来越漏底，如是再下去，兄弟失手伤了你，使你落得残废时，那可不能怪兄弟失礼了。”

只见那紫袍老人纵身一跃，退开八尺，双手乱摇道：“既然被万兄瞧了出来，咱们自然不用打了。”

万事通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你的胆子不小啊！...”

杨凤吟只瞧得皱起了秀眉儿，道：“万事通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万事通笑道：“刚刚几乎被他骗了过去，我先要他现出原形，再仔细说给你听。”

目光转到那紫袍老人身上，道：“呼延兄还不取下面具，难道要兄弟代你动手取吗？”

紫袍老人无可奈何他说道：“好吧！兄弟取下来就是。”伸手在脸上揭

了一付面具，那垂胸长髯，也是连在面具之上的假髯。

万事通道：“呼延兄还带着帽子作甚？”紫袍老人道：“我哪里戴帽子了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假头发啊！”

紫袍老人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连头发也要取下来吗？”万事通道：“那本来就不是你的头发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好吧！兄弟取下来就是。”

双手向上一端，那挽着道髯的假发，有如脱帽一般，整整齐齐的端了下来。

神威凛凛的紫袍老人，面具、假发一齐脱下之后，整个变了样子。

只见他生的小鼻子、光脑袋、尖下颏、双颧高高突起，只有一对眼睛，却生的很大。

万事通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呼延兄，你既然取下了假发、假面，为什么还要穿着衣服呢？”

紫袍人道：“难道连衣服也要脱下来吗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在兄弟记忆之中，呼延兄似是十分瘦小，穿着这么大的袍子，岂不是太麻烦了吗？”

紫袍人皱皱眉头，道：“这室中有女子，你要我如何脱去衣服呢？”

万事通怒道：“难道你只穿这一件紫袍吗？”

紫袍人应了一声，脱下身上衣服。

只见那紫袍之中，垫了甚多棉花白绢。

原来，他身体瘦小，穿上这一件又宽又大的紫袍，十分难看，为了不使人瞧出破绽，只好在袍内垫上了很多棉花、白绢。这时，紫袍人已经原形毕露，看来是又瘦又小的人，足下还登着一双高底靴子。

杨凤吟嗤的一声，道：“万事通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万事通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让他自己说给姑娘听吧，如是有不够详尽之处，我再补充。”

目光转到那瘦小老人身上，道：“呼延兄，这位杨姑娘的武功，可是高过兄弟十倍以上，她只要出手一击，立时可取你之命，你闯下这等大祸，我瞧你今天是死定了。”

那瘦小老人急的打躬作揖，道：“万兄，你要多多帮忙才成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你想不死，只有一个法子。”

瘦小老人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对那杨姑娘，说出你的姓名、外号，来此目的何在，也许她会饶了你。”

瘦小老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不行。”

万事通奇道：“怎么？你不怕死了？”

瘦小老人道：“自然怕死了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那你为何不说呢？”

瘦小老人道：“如是说了以后，一定放我离此，我才能说。”万事通道：“这个要问杨姑娘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说吧！我一定放你就是。”

那瘦小老人冲着杨凤吟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小老儿呼延亮……”杨凤吟嗤的一笑，道：“你这名字，和你行事为人，大不相同啊！”

呼延亮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因为小老儿性善夸张爱说大话，所以，江湖上



送了小老儿一个绰号，叫作‘吹牛大王’。”此言一出，不但杨凤吟忍不住格格而笑，就是慕容云笙也忍不住失笑了起来。

那呼延亮似是全不把别人的讥笑放在心上，竟然也哈哈大笑一阵，接道：“我呼延亮行走江湖四十年，被人家拆穿底细的也不过十余次而已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人当真是脸厚的很，被人拆穿十余次，仍然是乐此不疲。

但闻万事通接道：“姑娘啊！这人要是吹起来，那是准没个完，还是问他正经事罢。”

杨凤吟点点头道：“你易容化装，到此何为？如是想要我放了你，那就从实说来。”

呼延亮答非所问地，说道：“在下适才那副气势威风，是否把你们唬住了？”

杨凤吟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我一点也不害怕。”呼延亮道：“你可知道我扮装的是何许人物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不知道，我也从未见过那人的模样。”呼延亮道：“唉！这就难怪了，你如是知晓我扮装的何许人物，那你早就为我吓倒了。”

慕容云笙好奇之心大动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扮装的何许人物？”

呼延亮大声说道：“怎么？你小子也不知道吗？”万事通冷冷接道：“他们都是二十岁的人，如何知晓你扮装的何许人物，在下知道，可是我一眼就瞧出你戴着面具。”呼延亮道：“如是人人都有万兄这份能耐，兄弟是没有法子混下去了。”

语声一顿，道：“你说我扮的何许人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紫袍魔君。”

呼延亮道：“对啊！那紫袍魔君手下无过三招活命人，你们怎么不怕呢？”

万事通冷冷说道：“因为在下知晓那紫袍魔君已经死在慕容长青的剑下了。”

呼延亮道：“你胡说，那紫袍魔君明明还活在世上啊！”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这两人对数十年来江湖上人事变化，似是都知晓甚多，听他们一番论辩，或可知晓甚多武林未传出过的稳秘。

但闻万事通道：“紫袍魔君在少室峰下，死在慕容长青的剑下，除了在下之外，还有蛇神汤霖在场，难道还有错不成？”呼延亮冷冷说道：“兄弟喜爱吹牛，但我却很少说谎，那紫袍魔头，不但还活在世上，而且还在江州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那人必是和你一样，想借那魔君生前之姓，死后之名，在武林中招摇一番。”

呼延亮正容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那人真是真正正的紫袍魔君，一点也不会错，别人能装得他的形貌，却无法有他的武功，在下如非见着他，如何会想到借他之名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此话大有道理，如若那紫袍魔君，已然很久未在江湖露面，武林中人，早已把他淡忘，这人怎会想到装成紫袍魔君呢？

只听万事通冷冷说道：“耳闻也许有误，但在下是亲眼看到，那紫袍魔君死在慕容长青的剑下，难道他还会还魂复生不成？”呼延亮道：“这就奇怪了。”

但闻杨凤吟道：“那紫袍魔君是谁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一个生性嗜杀，武功诡奇的魔头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他没有姓名吗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也许有，但却没有人知道，他一年四季，穿着一袭紫袍，到处行走，武林中人，只要对他稍有忤逆，必然置于死地，杀人全凭喜怒，不分是非，而且不分黑白两道，一视同仁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武功很强吗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他出现江湖，一年有余，死在他手中的武林人物，凡两百一十六人，手段之辣，千百年来，绝无仅有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他杀了那样多人，难道就没有人找他报仇吗？”万事通道：“自然是有，但找他报仇之人，武功都不如他，也不过是送死而已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后来，他闹的太不像话，不足一年时间，凶名已然传遍武林，这才激怒了慕容长青，单剑访魔君，相遇少室峰下，展开了一场恶斗，在下适巧也在那里，得以看到这场龙争虎斗，直到两百招后，慕容长青才把他杀死。”呼延亮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，老朽说一件事，诸位当知我所言非虚了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呼延亮道：“老朽昔年已闻紫袍魔君之名，是以，见到他之后，心中忽然动疑，藏在暗中观察……”

万事通接道：“他在干什么？”

呼延亮道：“在一座荒凉的古坟之前，面对着一溪流水，盘膝而坐，似是在运气调息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那也无法证明他就是紫袍魔君，或者武功高强。”

呼延亮道：“在下藏在一株大树之下，看的十分清楚，忽然动了好奇心，很耐心的看了下去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那时，你已知晓他是紫袍魔君了么？”呼延亮道：“那时，在下还不太清楚，片刻之后，那紫袍人突然扬手一掌，击了过去，那溪中之水，有如被巨石击中，溅飞起一片水花。”

万事通接道：“百步劈空掌力，何足为奇？”

呼延亮道：“不错，这百步劈空掌，不足为奇，但惊人的却在一掌之后。”杨凤吟大感兴趣，说道：“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呼延亮道：“他劈过一掌之后，老夫已从那一掌功力中瞧出此人不是常人，就留心看了下去，只见他右手伸出，食中二指，指向小溪之中，那小溪之中突然泛起了一个一尺见方的漩涡，而且愈来愈大，不足顿饭工夫，那漩涡已然扩大成三尺大小，而且深约一尺左右。”

语声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只惊佩到他的武功，却还不知道他是紫袍魔君，待我仔细看过之后发觉那人手指和溪水之间，有一道淡淡的紫气，除了紫袍魔君之外，谁还有这等功力！”万事通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话不是吹牛吧？”呼延亮道：“在下要吹牛，也不用替他紫袍魔君吹啊！”杨凤吟目光突然转到万事通的脸上，道：“万事通，你当真是亲眼瞧到那紫袍魔君死在慕容长青的剑下吗？”万事通道：“不错啊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怎么一个死法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一剑穿胸而过，血染紫袍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以后，慕容长青行到那紫袍魔君身前，仔细的瞧了半晌，才一脚踢开那紫袍魔君的尸体，回头而去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万事通，你说那紫袍魔君会不会装死呢？”万事通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很难说了，不过，身

份像紫袍魔君者，在下从未听人说过装死的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如非紫袍魔君复生，就是这呼延亮讲的谎言。”呼延亮大急道：“如若姑娘不信，老朽可带你去找那紫袍魔君！”

杨凤吟凝目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如若找不到紫袍魔君，我就唯你是问。”万事通道道：“姑娘，此人别的武功不成，但轻功却已登峰造极。”

但闻呼延亮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万兄说的不错，兄弟在轻身功夫上的造诣，敢夸天下无双。”

杨凤吟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这话当真吗？”

呼延亮道：“当然、字字真实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唉！可是我不相信你的轻功，真如你说的那般高强。”

呼延亮道：“姑娘如何才肯相信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要试试看？”

呼延亮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如何一个试法呢？”

杨凤吟打量了花厅一眼，道：“你说这花厅够不够大？”久走江湖的呼延亮，此刻也无法猜出杨凤吟的用心何在，沉吟了一阵道：“姑娘可是要和老朽在这花厅之中，比试一下吗？”杨凤吟笑道：“我用一条绢带，缠你身子，如是你能避开五次，那就算你胜了。”

呼延亮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法子很好，不过，老朽要是胜了，姑娘要答允老朽一件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可以，不过，你要先告诉我是什么事？”呼延亮道：“说起来，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对姑娘丝毫无损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不用转弯子了，什么事，明白的说出来吧！”呼延亮指指万事通，道：“如是老朽胜了，我要这万事通的人头。”

这条件，不但大出了慕容云笙的意外，连杨凤吟也是微微一怔。

片刻沉默之后，杨凤吟才缓缓说道：“这就是你来此的真正用心了？”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好啊！原来她在骗他说出来此的真正用心，这位杨姑娘看上去似甚纯洁，一点也不擅心机，但她常在人不知不觉中，诱人入彀，这才是大智大慧的人。但闻呼延亮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可是不愿赌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要问问万事通……”

目光转到万事通的脸上，接道：“你听到他说的话了。”万事通道：“听到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要不要给他赌呢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在下相信姑娘，不过，姑娘出了赌注，那呼延亮还未出注，他要是输了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说的是。”

目光转到呼延亮的脸上，笑道：“呼延亮，要是你输了，怎么办？”

呼延亮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只要不要我的老命，不论什么都可以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是说不要杀死你，是吗？”

呼延亮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杨凤吟笑道：“好！我一时也想不起来要你如何，咱们先比试过，我再出题目给你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位姑娘面上看去，十分娴静柔和，骨子里却是高傲无比，她拿别人的性命作注，好像很轻松的事情。呼延亮道：“姑娘可以动手了。”

杨凤吟缓缓放下手中奇花：柔声对万事通道：“你去拿一根绳子来，事关你的生死，你要是拿的绳子不好，我捆他不住，那你就不能活了。”

万事通笑道：“我活了这大年纪，早都活腻了，死了打什么紧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片刻之后，万事通走了回来，手中拿着一根很长的绳子。杨凤吟伸出嫩葱一般的玉指，接过绳索，说道：“呼延亮，你现在可以跑了。”

呼延亮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咱们得先说明白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呼延亮道：“咱们这番打赌，应该订下一个时间，如是姑娘一天不出手，老夫在这花厅中跑上一天，岂不要活活累死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说的很有道理，你说要多长时间？”呼延亮道：“一顿饭的时光如何？”

杨凤吟微笑摇头。

呼延亮道：“时间太短了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太长了，让我的贵宾等的太久了，怎么好意思呢？”

呼延亮道：“那就改成一盏热茶工夫如何？”

杨凤吟摇摇头，道：“还是太长了。”

呼延亮道：“姑娘自己定一个时间吧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口中念数，如若念到九，我还不能把你捆住，那就算你胜了。”

呼延亮道：“老朽号称吹牛大王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我不是吹牛，我输了，就割了万事通的人头送你。你可以开始了吧！”

呼延亮道：“好。”

一提气，大声数道：“一……”

只见那杨凤吟手执索绳，端坐不动。

呼延亮道：“你怎么不出手呢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还早啊！”呼延亮双肩微微一晃，陡然间向后退开七尺。口中连续数了下去……“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”

只见杨凤吟玉手一挥，索绳脱手飞出。

呼延亮身子斜向一侧，急声数道：“六、七、八……”那索绳有如活蛇，呼延亮八字刚出口，索绳已在他身上绕了数匝。

杨凤吟轻轻一带，呼延亮身不由己的腾空而起，落在万事通的身前。

## 第二十三回千变万化

万事通伸手一把，扣住了呼延亮的右腕脉门，冷冷说道：“呼延兄一向善辩，不知此刻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呼延亮道：“有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如若是强词夺理，那就有得你的苦头吃了。”呼延亮道：“杨姑娘和在下约赌之时，似是说的用绢带捆我，此刻，用的却是索绳，那是和原约不符了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绢带和索绳有何不同？”

呼延亮道：“自然是不同了，那绢带十分轻软，运用不便，如何能和索绳相比。”

万事通道：“在下觉着那索绳和绢索，并无不同。”呼延亮目光盯注万事通的脸上，道：“你……”

杨凤吟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万事通，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放了他吧！”

万事通道：“好！我去替姑娘取条绢带。”

杨凤吟缓缓说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玉腕一抖，收回索绳。放在木案上，缓缓从腰间解下一条绢巾。

慕容云笙眼看白色绢巾，长约丈余，宽约八寸，一阵微风吹来，飘飘欲飞。心中暗道：这绢带十分轻软，运用之难和索绳比起，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呼延亮顶门上汗水涔涔，显然他心中十分紧张，缓步行到大厅正中，道：“姑娘，还是和刚才一样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嗯！你数到九，我如捆你不住，那就算你赢了。”

呼延亮道：“好！一……”

杨凤吟白绢一挥，横里扫去。

呼延亮一闪避开，连着数了下去，但见那白绢满室飞舞，带起了呼呼啸风。

直到九字数完，杨凤吟手中的白绢，并没有缠在那老人的身上。

矫如游龙的白绢，突然停了下来，花厅中一片宁静。但慕容云笙心中却泛起了无比的紧张，目光转动，投住在杨凤吟的身上。

只见她脸色一片平静，叫人瞧不出心中所思。

万事通静静的站着，像一尊木雕泥塑的神像，除了双目冷肃的神情之外，瞧不出一点表情。

呼延亮似是也未预料到自己竟然能避过那杨凤吟手中的飘飞绢带，呆了良久、才缓缓说道：“杨姑娘，承让了。”杨凤吟缓缓收了绢带，目光还注到万事通的脸上，柔声说道：“你不该太信任我，你说过，我的武功并不是天下第一啊！”万事通道：“姑娘本来是不该败的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可是，我却败了。”

万事通目光转到呼延亮的身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胜的很意外，是吗？”

呼延亮不觉间，又犯了吹牛的老毛病，道：“事无幸至，在下轻功造诣，世人却也无几人能够胜得过我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：原来，万事通也很怕死，我还认为真的是不怕死呢！万事通缓缓把目光转注到杨凤吟的身上，道：“姑娘，当真要在下死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唉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啊！难道我说出口的话，能够不算吗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好！既然如此，在下去换身衣服就来。”举步向外面行去。

杨凤吟道：“不用换了，一个人死去之后，浑无所觉，换的什么衣服呢！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一个人就要死去，换身衣服，那也是应该的事啊！

但闻万事通道：“在下此一心愿，万望姑娘成全。”突然举步向外面冲去。

只见那杨凤吟玉手一挥，桌上一盘索绳，陡然飞起，直向那万事通飞了过去。

万事通人已奔到花厅门口，却被疾如闪电的索绳飞去缠住了身子。

杨凤吟玉腕微挫，万事通的身子，生生被拉了回来。万事通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这是何意？”杨凤吟道：“唉，我不能失信于人，这索绳是你拿给我，想不到却用来捆住了你。”

万事通缓缓说道：“是姑娘要杀我呢？还是吹牛大王要杀我？”

杨凤吟忽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自然是吹牛大王要你人头了。”她避重就轻，说的语焉不详。

万事通道：“那就让在下和呼延亮谈谈如何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好吧！你们谈谈吧！”

口中虽已答允，但却不肯松去那万事通身上的索绳。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万事通怎的会如此怕死呢？但闻万事通说道：“呼延亮，在下和你无怨无仇，为什么你要赌在下的人头？”

呼延亮道：“这是没有法子的事。”

杨凤吟突然一收手中索绳，万事通身不由己的行到杨凤吟的身前。杨凤吟左手疾出，点了万事通数处穴道。

慕容云笙只看的大为奇怪，暗道：“看来是杨凤吟要杀他之心，比那呼延亮强上了千百倍。”

杨凤吟点了万事通穴道之后，目光转到那呼延亮的身上，道：“呼延亮，万事通人头在此，他已无反抗之能，你可以拿刀出来，杀去此头。”

呼延亮望望那万事通，高声说道：“姑娘，老朽先寄头于此，明日来此收取如何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既不愿出手，我只好替你割下他的头了。”缓步行到万事通的身前，探手从万事通身上取出一把匕首，接道：“万事通，我虽然杀了你，但那是赌债所迫，无可奈何的事，你死了之后作鬼，也不能找我报仇啊！”

言罢，举起手中的匕首，刺了过去。

只听万事通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杨凤吟停下手，道：“什么事啊，万事通？”

万事通道：“在下并非万事通！”

杨凤吟眉宇间闪过一抹笑意，但不过一瞬间，就消失不见，眨动了一下圆圆大眼睛，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慕容云笙心头大震，暗道：好啊！原来她早已瞧出他不是万事通，却不问他一句，也不揭穿，布下了如此妙局，使他自己绍认，这位姑娘啊！当真是大智若愚。

只听万事通说道：“在下当真不是万事通！”杨凤吟道：“你不是万事

通，为什么会长的和他一样呢？”万事通道：“因为在下精擅易容之术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就很奇怪了，万事通一直跟在我的身侧，怎么会变了人呢？”

她的话听起来是那样幼稚，但如仔细一想，却又是极高深的一种套问内情的艺术，她如正面问起内情，他也许心生警觉，至死不肯承认，但她却始终不追问内情，那人在死亡威胁之下，不自觉的说出了内情。

但闻那大汉说道：“那万事通去替姑娘找寻一朵奇花，是吗？”

杨凤吟暗中很用心的听他说话，表面上却又装的若无其事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你如真的不是万事通，那自然不用听我的话了。”这无疑告诉那人，只要他能证明他真的不是万事通，那就不用杀他了。

假万事通道：“那寻找奇花万事通，去的是他真人，但回来的却是由在下代替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唉！你说的虽然很真实，但这经过之情，实是叫人难言。”

假万事通道：“姑娘如何才肯相信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除非我能证明你真的不是。”

假万事通伸手在脸上用力一抹，药物脱落，露出另外一个面目，道：“姑娘现在可以相信了吧！”

杨凤吟手掌挥动，拍活他身上穴道，讶然说道：“你真的不是。”

假万事通道：“在下既非万事通，自然可以不遵姑娘之命杨凤吟道：“说的也是，那呼延亮要的是万事通的人头，你既然不是万事通，自是用不着割头给他了。”

语声顿了一顿，道：“那真的万事通被你杀了么？”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人面如生姜，白中透黄，似是病了很久的人，全然不见一点血色。

只听那黄面人道：“没有杀他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万事通现在何处？”

黄脸汉子道：“被囚在一处很隐秘的所在。”

杨凤吟嗯了一声，目光转到呼延亮的脸上，道：“这人不是万事通，咱们打赌一事，自然是不能再算了。”呼延亮道：“这样吧！这人不是万事通，不用割他的头，你把活人交给我如何？”

杨凤吟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万事通，重新和你赌过。”

慕容云笙暗暗赞道：“妙啊！不着痕迹的追问那万事通的下落。”

只听黄脸汉子说道：“姑娘想找到万事通，只有一途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怎么样呢？”

假万事通道：“用在下交换那真万事通回来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这法子很好啊！”

语声一顿，道：“你这易容能耐，当真是高强的很，定然是大大有名的人物了。”

假万事通道：“在下千变人金大贤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和这呼延亮打赌，非得找到那万事通不可，不知如何才能交换万事通回来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简单的很，姑娘如是能够信得过在下，立刻把我放了，一个时辰之内，万事通就自己可以回来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这办法太冒险了。”金大贤道：“如是姑娘信我不过，那就派遣一个人把在下送到一处所在，交换万事通。”

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只好如此了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如是入夜之前，在下还不能回去，他们认为在下已取得姑娘信任，为了永绝后患，万事通就要活生生被埋。”杨凤吟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咱们得快些去了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不错，再晚了，只怕姑娘难再见万事通之面了。”

杨凤吟突然举手一指，点了金大贤的穴道：“你先委屈片刻。”

目光转到呼延亮的身上，道：“呼延亮，你要怎么办？”呼延亮道：“老朽先走，等你带回那万事通后，老夫再来。”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要是你不来呢？”

呼延亮道：“老朽说来就来，决不食言。”

目光一转，低声对那随来童子说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只见杨凤吟右手一扬，案上索绳，陡然飞出，活蛇一般，捆住了呼延亮。

那随行童子，年纪虽轻，但身法却是快速无比，身子一晃，人已穿出了花厅。

只听一声冷笑，传了出来，道：“回来。”

紧接着响起了一声砰然大震。

那跃出花厅的童子，突然间又倒退而回。

杨凤吟右手一带，拉过呼延亮的身子，左手一抬点了他的穴道。紧接着右手扬起，遥遥点去。

那童子哼了一声，应手而倒。

杨凤吟眨动了一下大眼睛，低声说道：“慕容兄，跟我一起走一趟好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只怕在下武功有限，难为姑娘助力。”杨凤吟笑道：“不用你帮助，只要在我旁边，增加我的胆气就行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就这样去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去换过衣服。”

转身行入内室。

片刻之后，重又行出。

慕容云笙转目望去，只见她穿了一身黑色劲装，黑帕包头，手上也带了一副黑色的手套。

那张风华绝代，美丽无比的脸儿，也似套上了人皮面具，掩去了天姿国色。

只听她柔声说道：“慕容兄，咱们走吧。”

伸手拍活了金大贤的穴道：“你走在前面带路。”金大贤望望杨凤吟，又望望慕容云笙，大步向前行去。慕容云笙看行进之路，并非是到江州城中，心中暗道：难道他们早已设有埋伏不成。

忖恩之间，到了一处十字路口。

只见三座红砖盖成瓦舍，矗立道旁，金大贤直向右首一座瓦舍中行去。

瓦舍门前，高挂着一面招牌，写着“过仙阁”三个大字。原来，这是一个卖酒饭的客栈。

金大贤直到后面一间客房之中，大马金刀的坐了下去，伸手一捶桌子道：“喂！叫你们孙大掌柜来。”

杨凤吟低声说道：“这里你很熟吗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是的。”

只见一个身着蓝裤、蓝褂的大汉，快步行进了进来，接道：“找我什么事？”



金大贤冷然接道：“在下已被人瞧出破绽，生擒了去。”一身蓝衣的孙大掌柜，两道精光闪动的眸子，上下打量了金大贤一阵，道：“你不像被点了穴道的样子。”

金大贤冷冷说道：“孙兄代我……”

孙大掌柜右手一伸，接道：“等一会再说。”

目光在杨凤吟和慕容云笙的身上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两位是押送金兄的人吗？”

但闻金大贤冷肃说道：“阁下似是无权问的太多。”孙大掌柜皮笑肉不笑的一咧嘴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金大贤道：“孙兄立时代我传讯，就说在下被擒，今夜二更之前，把那万事通送到此地，替换我的性命。”

孙大掌柜道：“照在下的看法，金兄此刻，似是很自由啊！”金大贤道：“阁下最好快去传讯。”

孙大掌柜淡淡一笑，转身而去。

杨凤吟柔声说道：“孙大掌柜，你还来不来？”

孙大掌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来！还要向二位领教一二。”杨凤吟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话。

直待那孙大掌柜去远，杨凤吟才低声问道：“金大贤，我们要在此地等到二更以后吗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最迟二更，也许在天黑前就有消息。”一顿，又道：“有一件事；在下想不明白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杨姑娘如何瞧出了在下的身份？”

杨凤吟摇头说道：“我一直没有瞧出来啊？都是你自己告诉我的。”

金大贤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如若在下不告诉你，现在人头已被割给那呼延亮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有一点我也想不明白，那就是你明明和那呼延亮认识，他又为什么要割下你的人头呢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因为我认出了他的身份，所以他心中恨我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们不是来自同一门派吗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我们互不相关。”

谈话之间，那孙大掌柜，已大步行了回来。

金大贤冷冷问道：“在下之事，办妥了没有？”孙大掌柜道：“办妥了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几时可得回音？”

孙大掌柜道：“那要看你的运气了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最迟的时间呢？”

孙大掌柜道：“今夜三更之前。”

金大贤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若孙兄从中和兄弟为难，总有一天要被兄弟查出来。”

孙大掌柜站起身子，道：“诸位坐一会，有消息时，在下就来奉告。”

杨凤吟柔声说道：“大掌柜的急什么，坐这里等回音也是一样。”

孙大掌柜怒道：“不一样！”

目光转到金大贤脸上，道：“金兄！这人是什么身份？”金大贤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个么，兄弟也不知道。”也字拖的很长，显然是有意卖关子。

孙大掌柜正待发作，突闻一声口哨传了进来，紧接着一只全身雪白的健

鸽，直飞而入。

那雪白健鸽双翼一收，落在孙大掌柜的左肘之上，孙大掌柜右手一抬，拇指和中指交接，啪的一声，打了一个指哨。金大贤心知这健鸽将带来他生死的宣判，全神贯注，望着孙大掌柜。

那孙大掌柜却是慢条斯理的，伸手从鸽翼之下取出一个金色的短筒，打开木盖，里面是一张白笺。孙大掌柜瞧了一阵，目光转到了金大贤的脸上，道：“金兄，伤的很重吗？”金大贤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在下要孙兄请示，以那万事通交换在下，怎会和在下受伤不受伤的事，连在一起？”孙大掌柜道：“事情很简单，金兄自称被擒，但兄弟却瞧不出你加身的索绳，只能说受了伤，无能再战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那也好，来函上如何指示？”

孙大掌柜道：“说的很清楚，要你尽力拖延时刻，万一拖不下去，那就以死报答圣恩。”

但闻金大贤怒道：“势不均、力不敌，在下既无能和人动手，也无法再拖延下去了。”

孙大掌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金兄不信兄弟的话，拿去看就是。”

金大贤接过白笺，展开瞧了一阵，脸色大变。

杨凤吟道：“那信上说的什么？”

金大贤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信上说在下如若拖延不过，那就不妨自绝而死，也可免去听人摆布的痛苦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万事通已经死了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在下气愤的也就在此，这竟然未提万事通一个字。”

孙大掌柜道：“那位飘花令主，在你身上下了剧毒？”金大贤道：“没有。”

孙大掌柜冷冷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能走？”

金大贤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走不了，人不出室门，就要横尸当场。”

孙大掌柜也是久年在江湖上闯荡之人，听言忽生警觉，目光一掠慕容云笙和杨凤吟，道：“两位都是飘花门中高手了，能使得金大贤如此畏惧，定然有非常武功。”

左臂一抖，那落在肘间的白羽健鸽，突然向外飞去。杨凤吟右手一抄，抓住了那飞起的健鸽笑道：“孙大掌柜这健鸽，未带书信，如何能放他飞去？”

孙大掌柜道：“姑娘要写书信吗？在下去拿文房四宝。”霍然站起身子，举步向外行去。

杨凤吟道：“叫人拿来也是一样。”

左手一抬，一指点去。

孙大掌柜早已有备，左手立掌如刀，横里切去。杨凤吟左腕微挫，五指一翻，拿住了孙大掌柜的右腕。孙大掌柜顿觉半身一麻，劲力顿失，顶门上汗珠儿滚滚而下。

杨凤吟缓缓说道：“坐下。”

孙大掌柜只觉右腕上腕骨如裂，疼的咬牙皱眉，哪里还有反抗之能。乖乖的坐了下去。

杨凤吟左手陡然松开，食中二指，却借势由孙大掌柜的前胸轻轻划过。

她轻描淡写，若无其事，似是收回掌势时，食中二指碰在了那孙大掌柜的胸前，实则内力由指尖透出。

那孙大掌柜却是苦不堪言，只觉胸前内腑一阵剧疼，有如利刀划过一般。

以那孙大掌柜的见多识广，也不知是什么功力所伤，只觉内脏数处受伤，必需要挺直腰干而坐，稍一变动姿势，就痛苦无比。只好直直的端坐不动，有如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。金大贤虽不知那孙大掌柜受伤如何，但看情形，定然吃了苦头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孙兄，你坐的很端正啊！”孙大掌柜冷哼一声，却未反唇相讥。

杨凤吟笑道：“大掌柜，要他们送上笔墨纸砚。”孙大掌柜已吃足苦头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当下说道：“哪个当值？”

一个年轻的店伙计应声而入，道：“小的在此。”孙大掌柜道：“快拿文房四宝来。”

那伙计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，片刻之后，送上笔墨纸砚。杨凤吟道：“金大贤，你写一封书信，由这信鸽带走，信上说明要他们在二更之前，把万事通送来此地，如是杀害了万事通，你们将用一百个高手给他抵命，你和这位大掌柜除外，还有九十八个。”

金大贤怔了一怔，道：“照姑娘的口气写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最好你再加油添醋，说的越恶毒越利害越好。”金大贤握管沉思，写了良久才写好一封书信，道：“姑娘可要过目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用了，放在那鸽翼下金筒之中，要这信鸽送走。”

金大贤早已为杨凤吟武功震慑，依言折起信笺，放入金筒。杨凤吟一抖手，白鸽疾飞而去。

孙大掌柜望了金大贤一眼，道：“金兄，想吃点酒菜是吗？”金大贤道：“不错，孙兄又有酒菜卖了。”

孙大掌柜道：“兄弟收罗四瓶百年以上桂花酿，今日咱们拿出来吃了算啦。”

金大贤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孙兄怎么忽然间对兄弟好起来了？”孙大掌柜不理金大贤的讥讽，高声说道：“告诉厨下，替我做一桌上好的酒席，开了酒窖，拿我四瓶桂花酿来。”不多时酒菜齐上。孙大掌柜身躯不能挣动，双手还可以伸展自如，打开瓶塞，替四人斟上美酒，自己先行干了一杯。金大贤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孙兄看开了，这样好待兄弟，实叫兄弟受宠若惊。”

言罢，举杯一饮而尽。

孙大掌柜冷冷说道：“如若那万事通已然被害，兄弟固是不能活，金兄也是活不长久。”

金大贤怔了一怔，拿过一瓶桂花酿，张开嘴巴，一口气把一瓶酒喝个点滴不剩。杨凤吟和慕容云笙却坐在一侧，冷眼旁观，酒不沾唇，菜不上口。

时光匆匆，不觉间，已是初更过后时分。

杨凤吟望望那烧残的火烛，缓缓说道：“唉！两位的时间，不太久了，现在已经是初更过后，二更转眼即届。”孙大掌柜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还有半个更次，在下想来，总该有点消息才成。”

谈话之间，瞥见那飞去的白鸽，重又飞回室中。金大贤急急从白鸽翅下，取出金筒打开白笺一眼看去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三更时分，城南乱葬岗下，交换人质。”下面署名神雕使者。

金大贤啊了一声，道：“神雕使者，也到了江州！”杨凤吟望了那白笺一眼，道：“神雕使者是什么人？”金大贤道：“本门四大使者之一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为何要称神雕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他跨雕飞行，一日间来去千里，故号神雕使者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语声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金大贤，你把身份写的很清楚吗？”金大贤道：“没有，在下信中只约略提到姑娘。”杨凤吟道：“那很好，你可知道那乱葬岗吗？”

孙大掌柜急急接道：“在下知晓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也想去瞧瞧是吗？”

孙大掌柜道：“在下为姑娘带路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很好，不过，我有一点困惑之处，想不明白。”

孙大掌柜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到了那乱葬岗中，你们究竟要帮哪一个，帮我呢，还是帮神雕使者？”

这两句话只问得金大贤和那孙掌柜面面相觑，哑口无言。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很为难，是吗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正是如此。不知姑娘有什么高见指教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你们害怕那神雕使者，不敢背叛他，定然有原因。我想最重要的是，怕他取你们之命，我如比他的手段再毒辣一些，你们就自然怕我不怕他了。”

金大贤和孙大掌柜相互望了一眼，默然不语。这时两人才感觉到遇上了大智著愚的厉害人物。

只见杨凤吟右手轻轻一弹，那金大贤和孙大掌柜似是突然被人扎了一下，身子微微一颤。

慕容云笙暗道：不知她要用什么方法控制两人，难道是用隔空打穴一种手法。

但闻金大贤道：“姑娘在我们身上，下了什么毒手，不知可否说明？”敢情两个身受暗算的人，也不明白。

杨凤吟道：“让你们知道也好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右手轻轻一弹，一枚细如牛毛的钢针，跌落在一个白瓷盘中。烛火下看的十分明白。

金大贤探头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一枚小针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一枚小针，照你们的功力而论，这一枚小针，自是不足致两位之命，不过如是刺入了两个行血经脉之中、那就大大的不同了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这小针刺入肌肤之后，随着行血运转，十二个时辰之后，这枚小针就随行血刺在心脏之上，除下针之人外，很少人能够算得出他每个时刻行经的地方。”

这等制人生命的方法，真是罕闻罕见，听得金大贤头上直冒冷汗。

杨凤吟轻轻一掌，拍在孙掌柜前胸之上，玉指同时在他前胸上弹动一阵。

孙掌柜感到前胸之中，似乎有一股热流四下奔散。

他想到可能是杨凤吟解除他前胸凝结的伤势，但仍是端坐不敢乱动。

原来，他自被杨凤吟点伤内脏之后，吃足苦头，稍一挣动，内腑痛如刀搅，是以不敢再轻易挣动。

但闻杨凤吟笑道：“孙大掌柜，你可以行动了。”

孙大掌柜活动了一下双臂，果然胸前痛苦已失。不禁长长吁一口气。

杨凤吟道：“记着，两位身上经脉行血之中，已然各有着一枚钢针在运行，在正常情形下，需要十二个时辰，那钢针才可以随行血刺入心脏，但如两位奔行赶路，运气动手，那行血自然加速，那钢针行速，也随着增加，那

就缩短了钢针刺中心脏的时间。”语声一顿，望望天色，接道：“现在时光已经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动身啦！”

孙大掌柜道：“在下还有一事请教姑娘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孙大掌柜道：“在那钢针还未刺入心脏之前，我等是否可以和人动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可以，而且是全无妨碍。”

孙大掌柜起身说道：“在下带路。”

大步向外行去。

金大贤、杨凤吟、慕容云笙鱼贯相随身后，向前奔去。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逼使陷在暗中的强敌现身，本是件大难之事，但这位杨姑娘，却是轻而易举的逼使那幕后人现出身来，看她进行步骤，似是早已成竹在胸。

几人奔行的速度，愈来愈快，不过一刻工夫，已到了一片杂林环绕，乱坟突起的阴森墓地中。

孙大掌柜停下脚步，道：“到了，这就是乱葬岗。”杨凤吟缓步偎到慕容云笙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这地方好阴森，我心中有些害怕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你智计百出，武功绝伦，怎么会害怕呢？

心中念动，口中却未揭穿。

回目望去，只见杨凤吟瞪着一对大眼睛，也正向他望来，柔声说道：“问问那神雕使者在何处？”

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孙大掌柜，那神雕使者到了吗？”

孙大掌柜道：“他骑雕飞行，应该比咱们快速，只怕早已在等候了。咱们到存棺茅舍中瞧瞧去吧！”举步越过那耸起的青冢，直向乱坟之中行去。

杨凤吟道：“何谓存棺茅舍？”

孙大掌柜心中骂道：孤陋寡闻。

口中却说道：“这乱葬岗中，大都是埋葬的无主尸体，和那些无依无靠之人，常常是有尸无棺，芦席卷埋。后来，有些行善之人，在这乱葬岗中，建了一座存棺茅舍，而且捐献十口棺木，存于茅舍之中，凡是无人认领的尸体，就用那茅舍中存棺葬埋，日后捐棺之人，日渐增加，棺木就放在存棺茅舍之中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行到一座竹篱环绕的宅院前。

慕容云笙目光转动，只见那茅舍乃是一座三合院，竹篱之内长满了青草，不过深不及膝，和他处草深及人的情形，大不相同，显然，在那竹篱之中的野草，常常有人修剪。只见孙大掌柜伸手一推，篱门呀然而开。

杨凤吟缓缓说道：“那神雕使者，还没有来吗？”但闻那茅舍正厅之中，有人应道：“候驾多时，姑娘请房中一会。”

正厅关闭的木门呀然而开，火光一闪，正厅中燃起了一支火烛。

杨凤吟低声说道：“有劳孙大掌柜带路。”

那孙大掌柜回头望了金大贤一眼，金大贤却转脸他顾。孙大掌柜无可奈何，只好举步向前行去。

杨凤吟和慕容云笙并肩而进，金大贤走在最后。大厅中分摆着一十二具棺材，但仍旧留有一部分空地。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烛，端放在一具红漆棺木之上。一张木椅，背门而放，上面端坐着一个人，只因那人是背门而坐，无法看清楚他的面貌。烛火下只看到一角白衣。只见那孙大掌柜恭恭敬敬的抱拳一揖，道：“见过使者。”一个冷峻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既然无抗

拒之能，为何不自绝而死？”

孙大掌柜道：“属下要留性命，敬候使者遣差。”那冷漠的声音接道：“现在你已经无事可办，可以死啦。”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暗道：一个人对待属下，尚未证明他确有叛意时，就这般冷酷，这统治的手段，未免是太过残酷了。只听那孙大掌柜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属下不用自绝，在一定时间之内，就会自行死亡了。”

只见那人忽的一转，连人带椅子一齐转了过来。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人一身白衣，脸色苍白的不见一点血色，头戴白色狐皮帽，护面用的白皮面罩，也高高卷在帽顶上。

那一身白色的衣服，也是羊皮制成，加上他瘦小的身子，看上去就像长了一身白毛的猴子。

只见他口齿启动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受了别人的暗算？”孙大掌柜道：“不错，而且是非死不可的暗算，所以，属下尽量保存下性命，来见使者，说明内情，再死不迟。”神雕使者微微颌首，目光转到那金大贤的脸上，道：“你呢？为什么还要苟安偷生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要在下冒充那万事通时，已经事先说明，万一事情有变，咎不在我。”

神雕使者缓缓说道：“什么人答应了你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金轮堂主亲口答允在下。”

神雕使者冷冷说道：“那金轮堂主适才曾和本使者相见，怎的未曾提起此事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如若那金轮堂主未对在下说过此事，在下怎敢妄想以那万事通的性命，交换在下之命呢？”

神雕使者道：“你如说一句虚言，有得你苦头好吃。”金大贤道：“在下说的句句实言。”

杨凤吟一直冷冷的站在一侧，默不作声，似是想从几人对话之中，听出一点内情来。

神雕使者目光投注到杨凤吟的脸上，道：“你就是飘花门中的杨姑娘？”

杨凤吟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啊！你穿的这身衣服很好玩。”神雕使者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什么好玩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叫人无法分辨你是人呢，还是猴子。”神雕使者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说话这般无礼，想是活的不耐烦了。”

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此刻，还不一定咱们哪个要死，你先别把话说得太满了。”

神雕使者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姑娘先接我一招试试！”杨凤吟微笑道：“好！”

神雕使者缓缓向前行了两步，举起右掌，缓缓劈出。那掌势来的全无力道，而且又缓慢异常。

但那神雕使者双目中，却闪动着一种冷电一般的神光，凝注杨凤吟的脸上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只看几人对这神雕使者的畏惧，就不难推想此人定有着过人的武功，但这等动手相搏的情形，却是见所未见。

只见杨凤吟带着黑色手套的右手，也缓缓推出，慢慢向那神雕使者掌上迎去。双方的掌势缓缓的接触在一起。

这两大高手搏斗，竟然如童子相戏一般，双掌缓缓触在一起。

金大贤、孙大掌柜和慕容云笙，全都凝神注目，看两人掌势上有何变化。

起初之时，还瞧不出有何特异之处，过了一刻工夫之后，突见那神雕使者顶门之上，出现了汗水，片刻间大汗滚滚而下。又过了一阵工夫，神雕使者那白毛的皮衣之上，开始波动，有如石块抛入水中之后，荡起的涟漪。

突然间，神雕使者向后连退两步，一交跌坐在地上。杨凤吟轻轻喘了两口气，道：“那万事通现在何处？”神雕使者望望右首一具棺材，道：“在那具棺木中。”杨凤吟左手一抬，拔出了慕容云笙背上长剑，道：“有劳孙大掌柜，打开棺木瞧瞧。”

孙大掌柜望了神雕使者一眼，缓步行到棺木之前，打开棺盖，抱出了一个人来。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人衣着、形貌，果然和金大贤改扮的完全一样，不禁暗道：这金大贤易容之术，果然高明。只听杨凤吟道：“金大贤，万事通如是死了，第一个你偿命，第二个是孙大掌柜，第三个是神雕使者，此外还有九十七人，我说到就能做到，一个也不能少。”

神雕使者道：“他没有死，只是被点了穴道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拍活他的穴道，我要问问他是真的还是假的。”神雕使者低声说道：“金大贤，解开他的穴道。”金大贤缓步行了过去，挥手一掌，拍在那万事通的背心之上。

神雕使者冷冷说道：“我点了他四处，你慢慢推拿，他才会清醒过来。”

金大贤应了一声，慢慢在万事通身上推拿起来。杨凤吟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神雕使者，这棺木中埋伏的人，可以出来了，时间太久啦，要是把他们闷死了，那时如何是好？”

神雕使者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姑娘瞧出来了？”

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没有啊！我只不过唬你一下罢了，想不到你这人如此老实。”

神雕使者道：“姑娘当真是高明的很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有一件事，只怕是使者忘怀了。”

神雕使者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棺中伏兵尽出，未必能够杀我，但你神雕使者，却要先死在我的手下。”

神雕使者皱眉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败你在姑娘手中，伏兵尽出也是未必能够胜你。”

只听万事通长长吁一口气，缓缓站起了身子。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万事通，你好吗？”

只见万事通茫然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你是对老夫说话吗？”杨凤吟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不认识我了？”

万事通摇摇头道：“老夫记不得了。”

杨凤吟突然一扬右手，寒芒一闪，响起了一声惨叫，那孙大掌柜项上人头，突然滚落地上，血喷三尸，尸体栽倒。只见那闪动的寒光，在室中打了一个转，重又飞回杨凤吟的身前。

杨凤吟右手一抬，那寒光隐入杨凤吟的袖中不见。这奇迅绝伦的杀人手法，使得那金大贤为之一呆，瞪着一对眼睛，竟然未瞧出那杨凤吟如何杀死了孙大掌柜。杨凤吟望着那孙大掌柜的尸体，道：“谁告诉你们不相信我的

话，认为我不会杀人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高声说道：“现在，你们相信了吧？”神雕使者脸色苍白道：“回旋剑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能认出是回旋剑，足见你很高明，想必有破解之法了。”

神雕使者回顾了万事通一眼，道：“他服过迷魂丹，是以不识姑娘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解药现在何处？”

神雕使者道：“不用解，迷魂丹药力，十二个时辰后自然消失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服过迷魂丹，过去几个时辰了。”神雕使者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六个时辰以上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是还要六个时辰，他才能清楚过来，是吗？”神雕使者道：“不错。”

杨凤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六个时辰太久了，我如何能够等待？”

神雕使者道：“不过十二个时辰，迷魂丹的药力，无法消失。”

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身上带有迷魂丹吗？”神雕使者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有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很好，拿给我瞧瞧好吗？”

神雕使者无可奈何，只好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铁盒，道：“这铁盒之中，就是迷魂丹药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丢过来！你的手太脏了，我不要碰到你。”神雕使者气得脸色大变，但却无可奈何，只好依言投过铁盒。

杨凤吟接过铁盒，缓缓打开盒盖，取出一粒迷魂丹，道：“我不信迷魂丹有此力量，能使一个人神智迷乱。”神雕使者道：“确然如此。”

杨凤吟目光转到金大贤的脸上，道：“金大贤。”金大贤愣了一愣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金大贤无可奈何，只好缓步行了过来。

杨凤吟左手中捏着一颗丹丸，缓缓说道：“金大贤，这神雕使者在你们三圣门中的身份很高吗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不错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平常见他之后，心中十分畏惧，是吗？”金大贤道：“是的。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他现在体力还未恢复，你过去打他两个耳光，好吗？”

金大贤双手乱摇，道：“这个，在下不敢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咳！你忘了他刚才要杀你吗？”

金大贤缓缓说道：“他执行三圣之命，我等理应遵从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这人没有出息，要你出出气，你也不敢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如若吃下这颗迷魂丹就敢打他了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

## 第二十四回暗箭难防

杨凤吟道：“吃下去吧！那神雕使者平常颐指气使，你受够了窝囊气，今日能打他一顿，只怕是你求之不得的事，你吃了迷魂丹，不认识他，打他一顿也不算错啊！”

这几句话，清音细细，说的温柔无比。

金大贤望望杨凤吟，又望望神雕使者，茫然无措。杨凤吟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世上尽多不吃敬酒的人……”声音突然转冷漠，道：“金大贤，你瞧到孙大掌柜的结果吗？”金大贤还未来及答话，那神雕使者已抢先说道：“金大贤，你吃下那迷魂药物吧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嗯！还是你神雕使者聪明。”

金大贤无可奈何，行前两步，接过那迷魂丹，吞了下去。杨凤吟双目神凝，盯注在金大贤的脸上瞧看。

显然，她在求证这丹药的效力。

神雕使者缓缓说道：“这药力要一盏热茶时光之后，才能发作，发作之后，记忆才能完全丧失，所有的亲故之人，就完全不认识了。”

杨凤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自己会瞧，不用你说给他听了。”神雕使者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太多心了。”慕容云笙站在一侧无法猜知杨凤吟用心何在，但他却已知道这位表面上看去娇稚无邪的姑娘，实则是智慧绝世，迫使金大贤服用下迷魂丹丸，必有用心，也许双方还在运用所能展开一场斗智大战。

但闻杨凤吟缓缓说道：“神雕使者。”

神雕使者道：“姑娘有何吩咐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一个人服用了迷魂丹丸之后，亲人故旧全不相识，这丹丸有何用处呢？”

神雕使者道：“服药人记忆丧失，但形貌未变，自然有很多可用之处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只怕你没有说明。”神雕使者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其间，定有一种方法，可以指挥那失去记忆之人。”

神雕使者道：“这个在下就不清楚了。”

杨凤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肯说，我就让你也吃一粒。”神雕使者道：“也许有指挥服药之人的方法，不过，在下实不知道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除非你也肯吃下一粒，我才能信你的话。”打开盒盖，取出一粒丹丸，投掷过去。

神雕使者接过丹丸，略现为难之色，道：“一定要吃吗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不惜。”

神雕使者道：“吃下此丹之后，不论姑娘再问什么，在下都无法回答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要紧，你放心的吃吧。”

神雕使者一张口，当真把一粒丹丸吞入腹中。

这一下大大的出了那慕容云笙意外，不禁一皱眉头，心中暗道：这神雕使者如此温顺，倒使人想不明白。

只见杨凤吟大眼睛眨动了两下，冷冷说道：“金大贤。”金大贤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你服下那迷魂丹，药力发作了没有？”金大贤道：“正在发作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嗯？那是什么样的感觉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内腑发烧，记忆力逐渐消退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很好啊！”手握剑尖，把剑柄递向那金大贤，道：“拿着这柄宝剑。”

金大贤无可奈何，缓缓伸手，接过了宝剑。

他本可在接剑柄之时，突然挥剑一击，但他却已为杨凤吟的惊世武功震慑，不敢有所举动。

杨凤吟道：“那神雕使者，也吃下一粒迷魂丹丸，你瞧到没有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瞧到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片刻之后，他服下丹丸的药力，就要发作，你现在刺他几剑，他也不会记得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杨凤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好像很清醒啊！”

金大贤道：“在下的记忆力，还未完全丧失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但我已不想再等下去，现在，你只有两个方法，可以活命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哪两个方法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第一个方法，你去刺神雕使者三剑，刺的越重越好，我就放你离开，你如是不愿他去，我破例收你作为花奴。”金大贤接道：“第二个方法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不敢刺神雕使者，那就自作英雄，斩断一手一腿，然后随你之意，留此他去，悉听尊便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在下还有别的路可以选择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有，两个方法，你都不愿选择，只好由我动手，让你和那孙大掌柜结伴同行。”

但闻神雕使者接道：“金大贤，你既惜命，又怕落下残废，那就刺我三剑吧！”

金大贤道：“这个属下怎能下手呢。”

神雕使者神色自若他说道：“但你别无选择啊！刺我三剑，对你而言，那是最轻松的事了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神雕使者喝道：“你既然不敢自断一手一腿，难道连我也不敢刺吗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神雕使者，实也是一个怪人，怎的非要迫那金大贤刺他三剑不可，难道他练有不畏刀剑的武功不成。只听金大贤道：“尊卑有序，属下怎敢大胆刺使者三剑，如若在下失手，伤了使者，岂不是大恨大憾的事。”神雕使者冷冷说道：“我要你刺，你尽管动手不妨。”杨凤吟似是也被神雕使者这等异常的举动，闹的有些茫然，是以静静的从旁观察。

金大贤道：“使者之命，在下是不得不从了。”缓步行向神雕使者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要仔细瞧瞧，看那神雕使者如何承受三剑。

金大贤缓缓举起了手中长剑，道：“使者小心了。”神雕使者道：“你刺我右臂的孺会穴，尽快用力。”金大贤怔了一怔，依言举剑刺向了神雕使者的“孺会”穴。只听沙的一声，金大贤手中长剑，破衣而入。

神雕使者长啸一声，道：“这一剑刺的好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伤着使者了？”

神雕使者道：“不要紧，下一剑你刺我左肋带脉穴。”金大贤道：“那是人身致命所在，如何能够刺得？”神雕使者道：“你只管下手就是，不用

顾虑。”

金大贤举起手中长剑，道：“现在刺吗？”

神雕使者凝目而立，似是在暗中运气，片刻之后，道：“好！你动手吧！”

金大贤举手一剑，刺向神雕使者“带脉穴”。

只见神雕使者右臂一伸，巧妙异常的夺下金大贤手中的长剑，纵身而起，直向室外奔去。

杨凤吟道：“站住。”一侧身，横阻神雕使者的去路。神雕使者右手执剑，左手猛力一推，金大贤直向杨凤吟撞去。

杨凤吟左手推出，啪的一掌击在金大贤的左肩，只打的金大贤两个跟跄，摔跌在地上。

但那神雕使者却在一刹那间，飞出室外。

杨凤吟柳腰微挫，正要追出，突然白芒一闪，一把长剑，直向万事通前胸击去。

原来那神雕使者把手中长剑当作暗器，掷向万事通。那万事通神智未复，自然无防卫之能，迫得杨凤吟回手相救，一上步，右手探出，快速绝伦的抓住了剑柄。杨凤吟抓住长剑，一挺柳腰，疾如流矢一般，飞跃出室。抬头看去，只见夜色中一点黑影，破空冲霄而去。慕容云笙目睹这两人交手斗智的一幕，心中暗道：神雕使者如非掷向万事通一剑，迫得杨凤吟回手相救，只怕他难出得大厅。

除了杨凤吟外，只怕当世高手中很少有人能如她那快捷的手法，在间不容发中，接住那柄长剑。

只见杨凤吟缓步行入室中，道：“慕容兄，咱们出去吧！”慕容云笙道：“神雕使者逃了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咱们出去再谈好吗？”

慕容云笙笑道：“好！”举步向外行去，心中却是大感奇怪，暗道：为什么非要出去谈呢？

杨凤吟牵起万事通的衣袖，大步向外行去，一面说道：“慕容兄，你抱起那金大贤好吗？他经此一劫，只怕会对咱们谈实话慕容云笙抱起了金大贤，紧迫杨凤吟身后，行出茅舍。杨凤吟行到距那茅舍十丈左右，一座较大的青冢旁，停了下来，道：“慕容兄，你方才问我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四顾了一眼，心中奇道：既然离开了茅舍，为什么不索性走远一些，离开这座乱葬岗再谈也不迟啊！口中却说道：“我问那神雕使者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被他逃走了，我早该想到的，当时竟然忽略了过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要金大贤狠狠刺他三剑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他和我动手时，闪伤两处经脉；真气滞留两处穴道上，无法散开，当我们之面，自然不便叫人助他，借那金大贤挥剑刺他之手，解除了他的危难。”

慕容云笙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极擅心机，而且筹思很精密，先行长啸，召来神雕，候诸室外，然后，先用金大贤阻我攻势，再掷剑刺向万事通逼我回手相救，他却很从容的跨雕而去，夜色幽暗，我追出室外，那巨雕已然飞出数丈之外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闻两声砰砰大震，那存棺茅舍，突然腾起了一片烈焰。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慕容云笙望着那冲空烈焰，频频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”

杨凤吟笑道：“你明白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智慧，绝世无双，但形诸于外的却是一片纯洁娇稚，使人莫可预测，所谓大智若愚，证诸姑娘，古人不欺我也。”

杨凤吟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不要夸奖我，我不过运气好，碰巧罢了。”

突然一整脸色，道：“慕容兄，你既然都看出来了，当然会知道咱们的处境，仍然在劣势之中，对方组织的严密，布置的周详，已到了神出鬼没之境，更可怕的是，那神秘的组织中，拥有着无数高手，一个个都对那领导人十分忠实。”

慕容云笙抱起金大贤，道：“姑娘和三圣门本无恩怨，不知为何要卷入漩涡之中？”

杨凤吟带起万事通溜了慕容云笙一眼，举步向前行去，一面说道：“我也不太明白，如若一定要我说出一个理由，那就是三圣门的实力太过强大，大到武林中没有一个门派能和他们抗拒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女儿帮虽然也有高人领导，但也不足和三圣门抗衡，因此，才引起了我的兴趣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你这是自寻麻烦了。”口中却道：“姑娘是为了好奇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也可以这么说吧！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自盘算道：一个人只是为了好奇，不惜和三圣门这等强敌结仇，实是叫人难信。

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你可是不信我的话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别人如此说，我是确然不信，但出自你姑娘之口，那就不同了。”杨凤吟接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因为姑娘不是平常人，不可依常情测度。”杨凤吟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道：“我很可怕，是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不是，在下之意，是说姑娘的智慧太高了，所思所想，都非常人智慧能及，所以，常人也就无法测度了。”杨凤吟叹息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沉默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杨凤吟才开口说道：“咱们快走一些。”右手用力牵着万事通的右腕，放步奔去。慕容云笙抱着金大贤紧随其后奔行，一口气跑回慕容宅院。只见大门洞开，无人守护。

杨凤吟突然放开万事通，流矢般直冲入宅院之内。慕容云笙也警觉到事态严重，伸手抓住了万事通，缓步向宅院行去。

他心中明白，如若是宅院中强敌未去，杨凤吟足可对付，如是杨凤吟对付不了，自己也无法帮忙，是以缓步而行，并不急于赶往院中查看。

行入大门，只见花厅中灯光辉煌，别处却是毫无灯光。慕容云笙行入花厅，只见四支高烧的火烛，光焰熊熊，照的满室中一片通明。

杨凤吟站在厅中，望着木案上一纸白笺，呆呆出神。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那素笺上写的什么？”杨凤吟回目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你自己过来看吧！”慕容云笙行近木案，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白笺之上写道：“姑娘初入江湖，和武林中人全无恩怨，不知何故，竟要逞一时意气，和本门中人作对，故暂拘花婢、花女，并囚聚花奴，以示薄惩。此后如若仍敢和本门作对，必将缚而杀之，示众三日，吾言出法随，决不宽贷。”

下面并未署名，却盖了一个朱砂红印“圣堂令笺”四个字。

慕容云笙看完这一道咄咄逼人的手谕，心头怦然震动，暗道：好快的行动！不过是一二日间事，那三圣门已有圣堂令笺到此！这令笺似非在此所书，

那是说，三圣门派人到此时，已携这令笺而来，照这道圣笺所书，来此之人，似是很有把握拘走花婢、花女，囚起花奴。

但闻杨凤吟缓缓说道：“我们算错了一件事，致为他们所乘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忽略了那孙大掌柜用信鸽传出我信息时，他们同时可以用信鸽传讯百数十处，神雕使者约我们相晤于乱坟之中，正是他们分头行动之时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放下怀中的金大贤，道：“姑娘和武林中人人事事，全无恩怨可言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你也和他们一样，劝我退出江湖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一样的意思，但却是两样心情，他们旨在威吓，在下却是意出至诚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怕我被人伤害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人间仙子，犯不着和这般魑魅魍魉们决胜于江湖之上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要把我看成什么人间仙子，我是人，和你一样，有情有义，有爱有恨，如若硬说我有些和人不同之处，那该是我生长环境的特殊，养成我稍异常人的性格。”

她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他们这举动，确然有些骇人，但如慕容兄能够仔细的观察一下，就不难知道，他们胜之不武。”

慕容云笙暗暗赞道：“这姑娘果燃厉害，在大变之后，仍然如此镇静，默查细微形势。”心中念转，人却流目四顾，打量四周形势。

只觉花厅中一切如常，毫无异样。

但闻杨凤吟道：“慕容兄看出破绽了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惭愧的很，瞧不出有什么异样之处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正因为一切如此，证明了他们虽然擒去我的花婢花女，但却是未经打斗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们施用别法，先使姑娘从人失去了抗拒之能，然后一生擒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大约是迷香一类的药物，这本是一样很卑劣的方法，而且也很容易防备，只因我这些花女、女婢，都是毫无阅历经验之人，使他们诡谋得逞。”

语声一顿，笑道：“所以，我说他们很笨，如若他们布设打斗的痕迹，使我们误以为他们凭藉武功，生擒了花婢、花女，那就使我们有些为难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此刻作何打算？”

杨凤吟笑道：“不管如何，三圣门是个敌手，我不愿认败，只有和他们周旋下去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三圣门势力庞大，高手众多，姑娘纵然有绝世武功，但也只有一个人啊！”

杨凤吟缓缓坐了下去，道：“慕容兄，你好像很不愿我和那三圣门作对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在下是一片好心，怕姑娘为敌所乘。”

杨凤吟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关心我？”慕容云笙似是心中隐秘，突然间被人揭露，只觉脸上一热，半晌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这个么？在下也说不出个道理。”杨凤吟缓缓取下面具，露出原来绝代容光，柔声说

道：“你要不能说出道理，那就不是真心的关心我了，是吗？”慕容云笙被她问的大为尴尬，半晌讲不出一句话来，只好微微一笑，转过话题，道：“姑娘准备如何处置这金大贤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我刚才一掌打中了他右臂穴道，你先解开他的穴道。咱们再问他的话。”

慕容云笙依言解了金大贤的穴道。

只见金大贤长长吁了一口气，缓缓站起身子，打量了杨凤吟和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在下还活在世上吗？”

杨凤吟冷冷说道：“你还活着，不过，你随时可能死。”慕容云笙接道：“那神雕使者把你当作兵刃，弃之不顾而去，如非姑娘宽宏大量，此刻，你已经死去多时了。”

金大贤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在下这里谢过不杀之恩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那神雕使者，在存棺茅舍中，埋下了火药，如非慕容相公抱你离开，此刻你已经尸化骨灰了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慕容兄相救在下，日后在下当有一报。”杨凤吟回顾了万事通，道：“他们要你假扮万事通而来，用心何在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混入姑娘的组织之中，设法了解姑娘实力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只是这样简单吗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让在下俟机下毒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假冒万事通时，滔滔不绝、叙说武林往事，显然是对江湖中事知晓甚多了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在下来此之时，那金轮堂主，告诉了在下甚多事，姑娘和这位慕容兄所问之事，都在他预料之中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谁是金轮堂主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三圣门中，除了三圣堂，下面又分设三堂，称为金轮、法轮、飞轮。”杨凤吟道：“那三轮堂主的武功如何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法轮飞轮两位堂主，在下没有见过，但那金轮堂主武功，在下略知一二，只有‘身负绝技，深不可测’八字才可形容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金轮堂主，长的什么样子？”

金大贤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么，在下就知道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他们都戴着人皮面具，从来不露现真正面目。”杨凤吟点点头，道：“你讲的都是实话吗？”

金大贤道：“没有一字一句虚言。”

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现在，咱们该谈谈你的事了。”金大贤道：“姑娘有何吩咐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想死呢，还是想活？”

金大贤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如若在下想死，那也不会回答姑娘的问题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你是想活了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在下可否问问姑娘，死该如何，活将如何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你如想死，我此刻就放你离此，你去找那金轮堂主，碰碰运气，看他能否取出你行血中的钢针，也许你运气好，那金轮堂主，有此能耐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在下不想赌运气。”

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在三圣门中，身份，地位，都不如人，也许，他们在用你之时，对你很好，但我刚才瞧到那神雕使者对你的态度，似是毫无一点怜悯之情。”

金大贤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要你和我们携手合作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如何一个合作之法，姑娘能否讲的清楚一些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自然还让你混入三圣门去。”

金大贤摇摇头，接道：“不成，三圣门中，英雄多智人物，不可数计，在下得姑娘释放无恙归去，必然已有人疑心于我，在下如是有所行动，如何能逃得过他们的严密监视？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个我自会替你安排，无论如何，不让他们瞧出破绽，而且你回入三圣门后，也不用和我联络，只要心中向我就是了，如有用你之处，我自会派人找你。”

金大贤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如何肯这等信任在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在三圣门中，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，但如你能和我们合作，那就不大相同了，在我们之中，你不但很重要，而且事如有成，你还在武林中，留下千古美名，人活百岁，难免一死，尤其是面临死亡时，为什么不死的轰轰烈烈？”

语声顿住，探手从怀中，摸出一个玉盒，接道：“这盒中是一块强力的磁石，我用它吸出在你行血中的钢针。”

动手点了金大贤左肩上两处穴道，左手食中二指，紧紧按在金大贤肌肤之上，打开玉盒，取出一块磁石，找了足一盏热茶工夫，磁石才吸出钢针，拍活了金大贤的穴道。

金大贤回顾了那磁石上的钢针一眼，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用谢了，我的话已经说完了，答不答应合作，你自己慢慢去想吧！”

金大贤点点头，道：“在下答应姑娘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很好，你回去三圣门后，要一切如常，只要平常多注意一些事物，默记在心中就成，现在你可以走了。”

金大贤道：“就这么走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先点了你一处穴道，你再开始奔走，但你只能跑五六里，身上行血，受我点穴手法所阻，终将晕倒在地。问题在五六里行程，是否已够？”金大贤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差不多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的手法，很有分寸，如若你晕倒四个时辰内，会自行清醒过来，再坐息一阵，点中的穴道，即可自解。”金大贤道：“够了，其余的事，在下自能应付。”杨凤吟扬手一指，点了金大贤的穴道，金大贤果然放腿向前奔去。

慕容云笙望着金大贤消失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当真信任他吗？”

杨凤吟笑道：“杀了他，于事无补，放了他，播下一颗种子，让他自行成长，日后或有大用，三圣门征服他们的躯体，我却要争取他们的心志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以仁对暴，攻心为上。”

杨凤吟笑道：“兵法略志，也只能说明原则，临敌用谋，还是要酌情自决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三圣门高手无数，如著咱们要一一剪除，那不知要耗费去多少时间，而且那三圣门还可源源不绝的制造出后继的高手，咱们是除之不尽，杀之不完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姑娘有何妙计对付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咱们直接找上三圣门中主脑人物，因此，必要先行设法找出他们圣堂何在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就在下观察所得，似乎是离此不远，只是无法决定它在何处。”

杨凤吟两道清澈的双目，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慕容兄，你敢不敢和我混入圣堂瞧瞧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咱们连那三圣堂现在何处，都无法知晓，如何能混入圣堂中去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咱们再想办法，我只问你敢不敢和我一起去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敢去的地方，在下还有什么不敢去呢？”杨凤吟道：“好！咱们就此一言为定。”回顾了万事通一眼，接宣：“此刻，我必要先行查出他的伤势情形，我们需要帮忙，没有帮手，我们两个人武功再强，也无法和三圣门对抗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当今武林之世，谁也不敢和那三圣门对抗，姑娘何处去觅帮手？”

杨凤吟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不论你是否慕容公子，你都该查个明白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说的是，但我如何一个查法呢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我想慕容大侠的遗著上，必有说明。”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不错，慕容大侠手录拳剑招数时，时间从容，而且藏物一直未被人寻到，敌人再高明，也无法在那遗留的剑谱拳录之上作伪……”

突然住口，沉吟了一阵，又摇头叹道：“不成，不成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哪里不成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慕容大侠蒙难之时，我还不过是一个襁褓中的儿童，那剑谱、拳录之上，怎会有我的记述呢？”杨凤吟凝目思索了一阵，道：“慕容兄，你可否把投奔申子轩的经过，仔细的说给小妹听听？也许我能提供几点拙见。”慕容云笙已知她才慧绝伦，此中之秘，如连她也不能解决，只怕世间再无能解此秘之人了，当下把投奔申子轩的经过，很仔细的说了一遍。

杨凤吟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不论你真正的身份是谁，但你要设法了解自己来历，那九如大师是很好的人证，你应该设法去证实自己的身份。”

话到此处，倏然而住，沉思了良久，接道：“对付三圣门，和对付其他的武林人物，大不相同，他们一直是隐身暗处，单凭武功对付他们，胜算很微，咱们有一段暂时的分别，你尽可利用这一段时间，去求证你的身份，我也要用这段时间，去作一番布置。从今天算起，半年之后，咱们在九华山会仙观中相见，谁早到就在那里等候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说的不错，在下应该设法追查自己的身世才是，不能事事等待，在下就此告别了。”

杨凤吟依依说道：“云笙兄，你要多多珍重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自会当心，不劳姑娘挂念，在下就此别过了。”

杨凤吟缓缓伸出纤手，说道：“不论你是否慕容云笙，都要记着赴我之约，我认识的是你，不管你是何身份。”

慕容云笙看她伸出纤手，呆了一呆，也只好伸出手去，道：“在下记下了。”

杨凤吟凄凉一笑，道：“我应该陪你去，助你查明身世，但我又不能弃置被人虏去的花婢、花女不管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个不敢有劳了，姑娘也要珍重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知道，记住咱们相订之约，而且最好能守秘密，不要轻



易告诉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敬遵所命。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放开了慕容云笙的右手：“你要敛锐、藏刃，不许和人动手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在下就此告别。”一抱拳，转身向外行去。

杨凤吟口齿启动，轻轻地说道：“你要记着我的约会啊！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会按期赴约。”

这几句话说的十分低微、低微得只有她自己能够听到，只见慕容云笙头也不回地行出室外。

杨凤吟突然间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悲哀，热泪夺眶而出。且说慕容云笙大步行出了慕容宅院，心中暗暗忖思道：“不错啊！不管那慕容长青是否我的父亲，我都该查一个清清楚楚才是。”

他心中焦急，不觉间加快速度。

一种强烈的愿望，使他从模糊的记忆中，找到了那座茅舍。这时，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，天色大亮，四周的景物清晰可见。

慕容云笙缓步行到那茅舍前面，还未举手叩门，木门已呀然而开。

申子轩眉宇隐现倦容，口中却微笑说道：“孩子，我想你会回来的。”

慕容云笙抱拳一揖，道：“二叔父早。”心中暗道：在未证明是否慕容公子之前，再叫他一声二叔父总是不错。申子轩说道：“为叔在这里等了你一夜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忖道：大约他们从慕容大侠遗书中发觉了什么。口中却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孩子，你那三叔父九如大师，昨夜到此，说明了内情，而且我也从大哥遗书上，找到了一点证明，只要稍为查证一下，就可证明贤侄的身份了。”

慕容云笙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如何一个查证之法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可否拿出你的左臂，给我瞧瞧？”

慕容云笙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有何不可，不过，晚辈要先说明一件事情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好，你说吧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论晚辈是谁，那都无关紧要，但晚辈对诸位毫无恶意，因此，晚辈不想再受偷袭。”

申子轩笑道：“听你三叔之言，贤侄身份，已然不会有错，看你左臂，也不过求得确证罢了。你如不是慕容公子，我等还该拜谢一番相助之情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挽起衣袖，把左臂伸了过去。

他吃过一次苦头，这次却已暗中运气戒备，如若申子轩再有偷袭举动，立刻出手还击。

只见那申子轩右手抱着慕容云笙的左臂，行在亮处，仔细瞧了一阵，突然流下泪来，道：“孩子，果然是你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明白，经过这一番证明之后，可能是不会再有错误了，心中一阵激动，说不出是喜是怒。

他强自按捺下激动的心情，道：“二叔瞧见了什么？”申子轩道：“最精奇的剑招啊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剑招，难道小侄的身上，记有武功吗？”申子轩道：“不错啊，唉！只有慕容大哥这等天才，才能想出这等奇绝无伦的方法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大为奇怪，耐不住转脸在自己的手臂上瞧了一眼。

只见一片黑点，大约有一枚葡萄大小，纵横肩下的肌肤之上。

慕容云笙望了半晌，仍是望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二叔父，小侄一点也瞧不明白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”申子轩道：“你要能瞧的明白，天下人岂不是都可以瞧明白了嘛！”

慕容云笙缓缓收起左臂，道：“二叔父，那片小点，可是家父在我臂上刺的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孩子，你很聪明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想不通，那一片黑点能代表什么剑招？”

申子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父亲这一记手法，不但孩子你想不到，就是我们追随他们十几年的兄弟，也想不出来啊！”

慕容云笙心中虽急，但却不再多问，暗道：看他心中似是异常的激动兴奋，待他心情稍为平静一下，自然会讲出来了。

果然过了片刻之后，申子轩自动说道：“你爹爹留下的剑谱之中、其间最重要的地方，却缺少了很多字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但晚辈这臂上，却不是刺的字啊！”

申子轩道：“如是刺上字迹，你能看懂，别人也一样看的明白，刺上这一片小黑点，别人就看不懂是何用意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但我们也不懂啊！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但你爹爹留下的剑谱，都有说明，横几点代表什么字，纵几点代表什么字，查过你臂上的纵横黑点，就可查出什么字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家父遇难时，小侄尚在襁褓之中，对身世来历，均是茫然无知，全凭诸位叔父鉴定了，不过……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一次，小侄不但希望诸位叔父，能够确实查明内情，就是小侄，也要完全了然我的来历才好。”

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一次再也不会错了……”仰起脸来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如是当年贤侄不幸为匪人所害，就算日后能够找出那慕容世家的拳剑，那也是一篇残缺不全的剑法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那三叔父，生恐我们中人诡计，在你动身之后，他也匆匆赶来，只因他武功已失，行动缓慢，落你之后甚久时光，才到此地，幸好遇上了虎王程南山，才把他送到此地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三叔父现在何处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跟我来吧！”举步向外行去。

慕容云笙紧追身后，穿越两片丛林，到了一座农舍前面。申子轩缓步入室中，道：“三弟，慕容贤侄回来了。”只见一个身穿灰衣，断去一手，跛着一条腿的灰衣人，缓步由内室中行了出来。

他形装已变，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毡帽、但慕容云笙仍能从熟悉的轮廓神情中瞧出他的身份，当下急行一步，拜伏于地。那灰衣人伸出右手，扶起了慕容云笙，道：“孩子，快些起来，为了行踪方便，我已经改装易容，想不到仍被你一眼瞧了出来，看来，为叔这易容改装之术，实在是太坏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瞻仰风采二十年，叔父的神情，早已深入小侄之心，自是可以瞧出了。”

灰衣人道：“你二叔告诉你我是谁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可怜小侄追随身侧二十年，竟然不知三叔。”这灰衣人

正是九如大师改扮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看到你成人长大，又这般顺利的取得慕容大哥遗物，那是我佛有灵，要你手刃仇人了！”

谈话之间，雷化方缓步由室中行了出来，接道：“孩子，这是你爹爹遗下的剑谱拳录，你收起来吧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左臂上的暗记，两位叔父还要查看……”申子轩接道：“我已经瞧过了，和那剑谱上所书，分毫不差，自是不用再看了！”

九如大师接道：“错不了，我抱你出来，看你长大，你身上毫发之微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慕容云笙心情激动，缓缓伸出手去，接过剑谱拳录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小侄当真是慕容云笙了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不错，百来年，武林中第一大侠，慕容长青之子。”

慕容云笙眨动一下圆睁的星目，滚滚下两行清泪，道：“但愿先父的阴灵，能使我找出元凶，手刃亲仇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孩子，报仇的事，不用急在一时，我们等了漫长二十年，难道不能多等上一年半载吗？眼下最为要紧的事，你要先学习你爹爹留下的剑法、拳招。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我和你三叔、五叔，已经商量好了，要为你找一处隐秘僻静之地，让你习练你爹爹遗留下来的武功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我们约略的瞧了一下慕容大哥遗留下来的剑谱，上面还附录了几种武功，那是慕容大哥指定我等学习的武功。”

黯然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他似是早有预知，自己难逃大劫，手录武功，传下他毕生悟出的奇学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孩子，我和你三叔、五叔，都要陪你习武，从此刻起，你要抛弃杂念，专注于习武之上，需知慕容剑法，乃天下精奇剑法的大成，稍分心思，就难有成就。”

慕容云笙恭敬地说道：“小侄敬遵几位叔父之命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二叔父素有中州一剑之称，可和小侄同研先父遗留下的剑法。”

申子轩摇摇头，道：“绝世剑法，岂是人人都能习练的，如是为叔也能学得武功，那就不能算是慕容家的剑法了……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小侄之意……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希望我也学，但为叔的年龄天赋，都难进窥堂奥，慕容大哥已为我们另外录定了几种武功，那都适合我等才智，和生性的武功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叔父习的什么武功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也是剑法，不过只有五剑，叫作‘奔雷五剑’。”回顾了雷化方一眼，接道：“你五叔要学的是‘保命三笔’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三叔完全不能练武功了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慕容大哥也替你三叔留有武功，叫作‘回环飞钹’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目下最要紧的一件事，是咱们要找一处隐秘之地，学习大哥遗留的武功。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对咱们此刻处境而言，这也是一个高明的策略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不知这又是何策略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目下江湖上已传出慕容公子复出，要为慕容大哥复仇的事，

那三圣门定然在找我们，但我们却突然销声敛迹于江湖之上，给他们一个不解之谜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唉！遍天下都布满了三圣门中的耳目，那隐秘之地，只怕是十分难找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虎王程南山居住的虎谷，倒是不错，那里有数十只猛虎，替咱们守卫报警，纵然被人找到了，咱们也可以早些得到消息，准备应敌，或是设法隐藏起来。”

## 第二十五回虎谷练功

九如大师道：“那虎王程南山肯同意么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昔年受过大哥救命之恩，早图答报，只是没有机会，此番自愿相助我等，也是为报大哥昔年相救之恩、二位贤弟如若同意，那虎王程南山，万无不允之理。”九如大师道：“好！如若二哥觉着那里安全，咱们就到虎谷一行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决定了咱们就立刻动身。”慕容云笙突然接说道：“二叔父，小侄还有一事请教。”申子轩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位假冒小侄而来的蓝衫人呢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已被为叔点中穴道，藏了起来，因为未确实证明你的身份，我也不敢伤害于他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他必有所为而来，此刻既然证明了贤侄确实身份，咱们也该拷问于他，人身非铁，我不相信问不出内情。”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还有那位小莲姑娘呢？”雷化方道：“那位姑娘么，也被点中了穴道。”慕容云笙接道：“为什么？他对我们有过救命之恩。”申子轩道：“为你，她逼着我和你五叔把你交出来，如其不然，他就要杀我和你五叔泄忿，我们无可奈何，只好先点了她的穴道，但却一点没有难为过她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小莲姑娘现在何处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就在这茅舍后面一座小室之中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去解她穴道，放她出来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好！除你之外，别人也不能解她穴道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如是我和你五叔，去解她穴道，定会引起一番冲突，小丫头手段恶毒，出手就要伤人，只要动上手，必将迫使我和你五叔全力应付，只怕我们之间，必将有一方伤亡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贤侄解开她穴道之后，先要给她解释一番，免得她见到我们之后，出手施放暗器。”慕容云笙应了一声，道：“小侄给她说明白就是。”雷化方道：“我带你去。”

大步向外行去。

慕容云笙随在雷化方的身后，行到茅舍后面一座茅棚门外，雷化方指指茅棚，道：“就在那茅棚之内，你自己进去吧！”慕容云笙应了一声，举步走了进去，推开木门望去，只见一座木榻之上，仰卧着一位身覆白色被单的人。

慕容云笙大步行到榻前，伸手揭开白被单。

凝目望去，果然是一身青衣的小莲。

慕容云笙伸手拍活了小莲身上被点的几处穴道，小莲挺身坐了起来，眨了两下眼睛，望望慕容云笙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慕容公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委屈姑娘了。”

小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把申子轩和雷化方杀了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没有。”

小莲接道：“你等等，我去把他们杀了，咱们再谈。”说话之间，一闪身，向外冲去。

慕容云笙早已有备，右手一伸，抓住了小莲的右腕，道：“小莲，不能卤莽。”

小莲道：“什么卤莽！他们出其不意点了我的穴道，让我在这小茅棚中睡了几日夜，而且又想加害于你，为什么不杀他们？”慕容云笙长长吁了一

口气，道：“不能怪他们，他们不能大意，也不能错一步，他们点我穴道，那是为了要证明我的身份。”小莲道：“现在证明了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证明了。”

小莲道：“那你究竟是不是慕容公子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现在么，是确实实的慕容公子了。”小莲两道秋波，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良久之后，才黯然叹道：“唉！想不到你真的是慕容公子！”

慕容云笙奇道：“怎么，你希望我不是慕容公子？”小莲点点头，道：“嗯，这些日子，我一直盼望着你不是慕容公子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更是奇怪，说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小莲道：“那慕容长青是大英雄大豪杰，他虽然已经死去，但武林中人，提起他仍然是敬重无比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有什么不好？”

小莲凄凉一笑，道：“你如是慕容公子，定然是很珍惜令尊的威名，我妈妈名誉不好，咱们门不当，户不对，你如何肯要小妖女作你朋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对在下有过救命之恩，不论你是何出身，在下都是一样感激。”

小莲道：“我不要你感激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救命之恩，如何能够忘去。”

小莲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一定要感恩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牢记于心，日后必有一报。”小莲道：“我要你现在报答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小妖女果然是难缠的很。口中却说道：“要我如何报答你？”

小莲目光转动，四下瞧了一眼，行出室外，捡回两根枯枝，插在地上，道：“瞧到那两根枯枝了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瞧到了。”

小莲道：“对着那枯枝跪下去。”

慕容云笙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小莲道：“你口中说报答我。心里却在骗我。”慕容云笙皱皱眉头，对着枯枝跪了下去，抬头望着小莲，道：“在下已经照办，下一步，该当如何？”

小莲道：“下面么，你要正意诚心，听我说一句，你跟一句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人家叫她小妖女，果然不错，不知她在闹什么玄虚，倒要见识一番。

只见小莲双手合十，缓缓跪了下去，道：“皇天在上，慕容云笙在下。”

慕容云笙暗道：原来她要我立下誓言。

当下接道：“皇天在上，慕容云笙在下。”

小莲启目一笑，接道：“我诚心抛去门户之见，一片赤诚，娶小莲姑娘为妻，如是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。”慕容云笙呆了一呆，站起身子，道：“这个不成。”小莲脸色一变，黯然道：“我知道你心中看不起我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父母大仇未报，如何能够谈到婚姻大事。”

小莲站起身子，接道：“我妈说的不错，各大门派中人，决然瞧我不起，路柳墙花，永难进芝兰之室。”柳腰一挫，飞跃而出。

慕容云笙急急说道：“姑娘慢走，听在下解释。”但见小莲三起三落，

人已走的踪影不见。

慕容云笙望着小莲的去向，暗暗叹息一声，缓步行回茅舍。只见申子轩、雷化方等，都已经收拾了简单的行囊，等待动身。

申子轩目注慕容云笙落寞神情，道：“那位小莲姑娘呢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走了，含羞带怒而去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她所作所为之事，我如何能够说出。只好摇头叹道：“很难启齿，不说也罢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小妖女自幼受其母熏陶，所作所为，都不在常情之内，你可不能和她认真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自会洁身自重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很好。”

探手从怀中摸出慕容长青留下的剑谱、拳册，道，“这是你爹爹遗物，你好好收着吧！”

慕容云笙恭恭敬敬接过，藏入怀中。

雷化方道：“咱们动身吧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还有那位假冒小侄的人呢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咱们带着他走，慢慢追问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虎王程南山同意了吗？”

申子轩点点头道：“他已答允。”

语声甫落，耳际间响起了一阵风声，虎王程南山带着两只巨虎赶到茅舍。

申子轩道：“程兄，咱们即刻动身如何？”

程南山行入茅舍之中，摇着头，说道：“咱们等天色入夜再走如何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程南山望望两头巨虎，笑道：“大黄、小黑，都是虎中健者，待天色入夜之后，四位先行骑虎赶路，一夜数百里，纵然被三圣门耳目看到，量他们也追赶不上，如是青天白日骑虎赶路，太过惊世骇俗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们四人骑虎赶路，程兄呢？”

程南山低声说道：“我想在江州多留几天，随后赶回虎谷。”

申子轩皱皱眉头，道：“程兄，可是发现了什么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兄弟昔年一位好友，突然在江州出现，兄弟已经易容，他却未发现兄弟，我们数十年未见面了，故旧情深，兄弟想和他叙叙再回虎谷，几位在此时，兄弟恐怕万一有什么不妥，牵连诸位身上，诸位一走，兄弟就可以现身和他相见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程兄故交在下本是不该多问，但目下江湖，充满着杀机，咱们不得不小心一些，不知程兄是否可以见告，那人是谁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说起了申兄也许认识，南天一狐柴四郎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据兄弟所知，南天一狐，已经二十年未在江湖上现过身了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是啊！他不早不晚的到此，才引起我的好奇，也许他也投入了三圣门中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程兄，此人的声名似乎不太好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唉！柴四郎的为人，并不太坏，只是他生性古怪，什么事都不喜欢对人解说清楚，昔年他常对兄弟说：‘一个人不能做错一件事，错了一件，好像就不能再做好事一般。人家把很多和我全无关系的罪恶，都加

在我的身上，只因为我做错过一件。’ ”

长长叹了一口气，接道：“他说，世人既然那般轻藐他，做错一件事，和一百件，也无不同，不如索性多背几桩恶名；其实，他的为人，可算在正邪之间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论那柴四郎为人如何，但他和程兄是总角之交，决然不会加害程兄，只是目下武林变化太大，程兄也不能太过大意，程兄和我等萍水相逢，冒险相助，我等是感激不尽，在下留此相伴程兄，如有变故，也可助程兄一臂之力。”

程南山摇头笑道：“那倒不用了，申兄的盛情，兄弟心领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兄弟随带之虎，都记得虎谷去路，而且它们行径之路，都是山野捷径，很快可到虎谷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程兄在虎谷之中育虎甚多，是吗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兄弟一生喜虎，穷毕生之力，研究虎性，虎谷中育虎总在五十只以上。这还不算他们的虎友虎子，有时候，虎谷中虎，多达百只。”

雷化方皱皱眉头，道：“程兄不和我们同行，那群虎如何认得我们？万一它们动起口来，那又如何是好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这个诸位但请放心，兄弟饲养之虎，向以大黄、小黑为首，群虎见得他们，驯服无比，那比我育虎人，还要有用

申子轩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几位候天黑动身，兄弟不送了，我要先去瞧瞧那柴四郎是否搬了客栈，咱们虎谷再见。”

言罢，转身而去。

群豪候至天黑，一虎双乘，在夜色掩护下，动身赶路。

起初之时，四人甚是担心，一虎驮载两人，恐非力所能及，及至奔行一阵，才觉出二虎神力过人，虽然驮载两人，仍是四足生风，疾如闪电流矢。

大黄领路，小黑随后，一口气奔出了数十里，奔行的速度，不但不减，而且大有愈来愈快之势。

申子轩和慕容云笙共乘大黄，九如大师和雷化方合骑小黑。这些人虽然都是身负绝技的英雄人物，经历过无数凶险新奇事物，但骑虎奔行，却也是第一次。

不知奔行了多少路程，慕容云笙才想到那冒名而来的蓝衫人，低声说道：“二叔父，那假冒小侄之人呢？还留在江州吗？”申子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如若带他同行，危险太大，被他知晓了咱们存身之处，更是不妥，因为咱们在虎谷停留时日甚久，而且要把全部精神集中习练武功之上，为叔三思之后，决心还是把他留在江州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江州附近，还有咱们的人吗？”申子轩道：“有，而且人数还有很多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假冒小侄之人，二叔父如何处理？”申子轩道：“我要他们把他幽禁在一处隐秘所在，等咱们习练武功回来，他又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幽禁，锐气尽消，那时再问他，他或可全部吐实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虽然觉着那人很重要，急于知晓内情，但申子轩别有顾虑，如此处理，也不算错。

一夜奔行，天亮时分，到了一处山谷之中。

几人休息一阵，待日薄西山之时，四人再乘虎赶路。那大黄、小黑似已



通灵，也不让几人照顾，自行觅食之后，卧在几人身侧休息。

如此过了一日一夜，四人又到了另一山谷。

这是僻处深山中的一处隐秘的山谷，四面群山环绕，谷中满是山花青草，一道山泉汇成的小溪，由谷中穿过。大黄、小黑，进入谷中，停下不动，仰首低啸。申子轩跳下虎背，道：“两虎通灵，大约就是虎谷了。”慕容云笙、九如大师、雷化方紧随着跳下虎背。大黄突然长啸一声，直向谷中奔去。

大黄行了数丈，重又转回头来，望着四人低啸两声，掉头走去。

小黑也随在大黄身后行去。

申子轩恍然大悟，低声说道：“是了，他要带咱们到宿住之处。”

当先举步行去。

果然，四人随在大黄身后，行到了一处峭壁之下，果见几处洞穴，洞口都为藤帘掩着，如非行得切近，无法看得出来。那几处穴洞，都经虎王程南山精心布设，里面储藏的食用之物，足够几人数月之用。

时光匆匆，四人在虎谷一住七日，仍不见虎王程南山归来。但终是言语难通，甚多不便。

除了慕容云笙尚能安心专注研读父亲遗著，辨认臂上的刺字之外，申子轩、雷化方、九如大师三人都一直在担心虎王程南山，既怕他被擒之后，招出虎谷所在，又怕他威武不屈，杀身遇害。

但三人又怕分了慕容云笙专注于研读父亲遗著的用心，一直都隐忍未言。

第七日中午时，慕容云笙也刚好把父藏遗著分类完成，臂上的刺字，也完全解开，申子轩再也无法忍耐，说道：“孩子，初步你已完成，今后，咱们要分头各习武功了，我和你五叔，所习虽然精奇，但我只五剑，他只三笔，自然可以抽出一些时间，为你护法，不过，咱们不能再留住此了，迁地为良。”慕容云笙这几日中，全神贯注研解父亲遗著，不知已过七日，当下说道：“咱们到此好久了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今日是第七日了，那程南山只和柴四郎叙会一番，立时赶来，算计时间，至迟也该在前天赶回，逾时不归，只怕是有了变故。”

谈话之间，瞥见两条人影，疾奔而来。

慕容云笙道：“虎王程南山回来了。”

那人影距离尚远，还无法看清面目，雷化方望了一眼，接道：“贤侄看清楚了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未看清楚，但来人如不是虎王程南山，群虎必然怒啸而攻，既是不闻虎啸，八成是程南山不会错了。”申子轩点点头，道：“大有道理，咱们不能不防，先隐起身子。”

当先跃入一块大石之后。

慕容云笙、雷化方、九如大师也分别藏在茅舍左近的大树、山岸之后。

只见那两条人影，行得且近，当先一人，果然是虎王程南山。

紧随在虎王程南山身后一人，身着黑衣，头戴毡帽，年约四旬以上，身材瘦长，背插长剑，一脸精悍之气。申子轩一跃而出，道：“程兄回来了。”

程南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有劳诸位久候了。”

回顾了身后的黑衣人，道：“我替两位引见，这位是兄弟总角之交柴四郎，这位是中州一剑申子轩申大侠。”申子轩一抱拳，道：“久仰柴兄之名，今日有幸一会。”柴四郎道：“不敢当，小弟名声一向不好，申大侠不肯见

弃，想是因为程兄之故了。”雷化方、九如大师，慕容云笙，相继行了出来。程南山一一替那柴四郎引见。

柴四郎对别人一抱拳，道声久仰，就算过去，但对慕容云笙却是看了又看，打量良久，突然拜倒于地。

这一来，直闹的慕容云笙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、呆了一呆，才伸手扶起柴四郎，道：“老前辈这是何意，快快请起。”柴四郎轻轻叹息一声，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外界传闻我为人狡诈，但我柴四郎扪心自问，一生只做了两件错事。第一桩事关私情，因此世人骂我是邪恶人物，在下也不愿辩驳；但我真做错的一件事，他们却是毫无所知。”

慕容云笙只觉内心中情绪激动，忍不住接道：“那事，可是和在下有关吗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不错。二十年前夜袭慕容世家的凶手，在下也是其一。”

此言一出，全场震动，程南山圆睁双目，望着柴四郎，道：“这等大事，开不得玩笑。”

柴四郎道：“小弟说的是千真万确，句句实言。”慕容云笙心有所感，早已推想及此，闻得此言，尚可勉强维持镇静。

但雷化方却听得怒火暴起，双目尽赤，厉声说道：“你杀了慕容大侠？”

柴四郎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不配，我只是那夜施袭的凶手之中子轩道：“柴兄既然自称是夜袭慕容世家的凶手之一，想必有内情见告。”

柴四郎道：“兄弟正要说出夜袭慕容世家的经过。”申子轩、雷化方花去了二十年的时间，探听那慕容世家被袭经过，但却始终无法探听到内情，所知一些慕容世家被袭经过。只能凭藉探听到一鳞半爪，加上推演而成。此刻，骤然听到有人要叙说慕容世家被袭经过，心中是又惊又喜。

只见柴四郎两道炯炯的目光，缓缓由申子轩等人脸上扫过，道：“在下先说明一件事，事隔多年，在下也许有些记不清楚了。最好是诸位能够分别质问，在下提出解说，如是诸位没有问到的，在下如能想到，就自行补充说明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样很好。”

长长吁了一口气道：“那夜袭击慕容府的人手，共有多少？”柴四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总在百人以上，不过，真正的首要人物，不过二十余人，其余的人手，先是被骗，后是被迫。”雷化方道：“阁下呢？是被骗呢，还是那二十余个首要人物之一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希望诸位能相信我柴某之言，柴四郎既然是自愿说出内情，自然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在下是被骗之人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人骗了你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少林寺天通大师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什么，天通大师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不错，正是那天通大师。”

程南山喃喃自语道：“不是我耳朵有毛病，就是你神智错乱，语无伦次。”

申子轩亦是有些不信，仰起脸来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柴兄，那天通大师不但在少林寺中声位极尊，就是天下武林同道，提到天通大师，也无不敬慕有加，柴兄不可含血喷人。”柴四郎道：“我知道不会有人相信，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啊！我柴四郎声名太坏，除了始终以仁义待我的程兄之外，正大门户中，都不屑和我结交，但那为非作歹下五门中人物，我柴某又不愿

和他们结交，因此，我很孤独，我柴四郎愈来愈坏，恶迹越传越广，也就是因为下五门的宵小、作案之后，故意留下了我柴某之名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看柴兄的豪气，这话我等相信，但不懂这和天通大师何关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说来，这是一件偶然的巧遇，但在下事后推想，这却是一件计划精密的预谋。二十年前，在下行径鄂州，忽遇一位僧侣，自称出身少林，问我是不是柴四郎。”

仰起脸来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柴某声誉虽坏，但自信还有一点骨气，少林寺的声誉虽重，但在下还是直认不讳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和尚就是天通大师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不是，那和尚只是天通大师的随行僧侣，法名禅机。他说我作恶太多，要我随他同往城郊普济寺，听天通大师讲说佛法，并且再三声明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决不会加害于我。”

语声稍住，接道：“在下久闻那天通大师是一位得道高僧，武功、道德，两臻绝境，想到无缘无故的背上恶名，心中常蕴着一股不平之气，也许这位高僧，能以无上佛法，解我心中的迷惑，当下欣然而去。

“那普济寺僻处鄂州近郊，是一个很小的寺院，在下到达寺中时，见那大殿之上，黑压压的坐满了人，其中大半和在下相识，都是绿林巨寇，江洋大盗，下五门中魁首人物。

“在下到后不久，那天通大师就登台讲法，果然是精辟独到，感人至深，甚多积恶无数的绿林巨盗，都听的潜然泪下。在下亦听得大为感动。想不到证法一半时，却突然顿住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天通大师为何不肯继续讲下去呢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那天通大师流露无限慈悲，命那禅机大师，献上松子露，人各一杯，他说这松子露乃是他西游昆仑时采得的千年松子，喝一杯可以清心寡欲，助长善根，因此人人无疑，一饮而尽。

“但在下接过那茶杯时，曾仔细瞧了一眼，只觉那茶中微泛淡红，心中忽然起疑。因在下素不为武林正大门户见容，常在深山大泽中走动，自煮松子茶，食用甚多，浓郁的松子水，向泛碧绿，何以此杯水色泛红，但转念又想西昆仑峰高插云天，也许万年老松的松子水，与众不同，当下喝了一口。但入口之后，我已辨别出，这杯水和松子无关，那是绝非松子茶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所以，你没有喝下去。”

柴四郎道：“不错，在下觉着那杯水有些不对，就不敢食用，心中也同时动了怀疑，想不明白，以那天通大师的身份，为什么要施用诈术，但殿中群豪，大都是把那杯松子水饮了下去，如是在下不肯食用，必将引起他的怀疑，只好悄然把一杯松子水倒入了随身携带的毛巾之中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天通大师，功力深厚，明察秋毫，难道就没有瞧到你未饮下那杯松子水吗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一则在下行动十分小心，再者那大殿中人数甚多，那杯假的松子水量又不多，竟然被在下偷巧的应付过去。”

柴四郎接道：“在下因为心有所疑，对场中情景变化，一直十分留心，眼看殿中群豪饮用过那杯松子水后，眉宇间都泛现出倦容，片刻之后竟然都沉沉的睡熟过去，纷纷由木椅上摔落在实地之上，在下意识到情势不对，但转念一想，以那天通大师的武功、身份，如若想为江湖除害，实也用不着这等施下迷药的手段，迷倒群雄，只怕别有作用，当时在下也随着群雄，倒在

地上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幸好在下随同群雄倒摔下去，如若稍有犹豫，只怕早已死去二十年了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因为，群雄倒地之后，那天通曾要那禅机大师，仔细的检查瓷杯，如是发现未饮用松子茶的人，或是稍有可疑的，立时击毙当场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可曾有人被杀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有，有两个人未把杯中的松子茶饮完，被那禅机大师发掌击毙，另一个大概是功力深厚，迷药力量不够，虽然也曾倒卧地上，但双目仍然睁着，四肢伸动，似是在运气和药力抗拒，也被那禅机大师发掌击中天灵要穴而死。”

申子轩点点头，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那天通大师下令把我等送入了寺中一座密室，关了一日两夜，直到第三日天亮之后，那禅机大师才启门而入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为什么要关一日两夜呢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因为那迷药的力量，在一日两夜之后逐渐消失，第三日天亮时分，大部分人都清醒过来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在那一日两夜中，天通大师没有派人探视过么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禅机大师，每隔上一两个时辰，就进入室中查看一遍，而且，他查看的十分小心，每一个人的仰卧的位置，都查的十分仔细，因此，在下不得不谨慎应付，连睡姿，位置，也不敢移动。直到第三日天亮，他们大部分醒了过来，在下才敢移动位置。不过，在下留心观察之后，发觉那些醒来之人，一个个都有了很大的改变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改变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每个人都变成了满脸茫然之色，似乎是每个人都已经失去了主宰自己的力量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是了，那杯松子水，除了迷药之外，还有一种伤人心智的药物，使他们忘记过去，迷失了自己。”

柴四郎接道：“那位禅机大师行入室中之后，先行分给了我们很多食用之物，在下为了不露破绽，不敢先行食用，待他人食用之后，我才跟着食用。这时，在下已想到，那天通大师，可能在进行一种大阴谋，只不过在下并未想到，那阴谋竟然是夜袭慕容世家。”

程南山突然插口接道：“到慕容世家之前，你一直不知晓这件事吗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知道。那位禅机大师给我等吃喝食物以后，就告诉我等夜袭慕容世家的事。不过，他把慕容长青说的十分可恶，这些人心智已为药物所伤，记忆丧失，听到那慕容长青为人的诸般恶毒之事，立时都答应下来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们几时动身夜袭慕容世家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大约半个月后，在这半个月中，那禅机大师带着我等，一直在练习暗器。他说那慕容世家中人，个个精通暗器，对付这等恶毒之人，不用和他们讲什么江湖道义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看来，他们是早有预谋了，而且计划的十分精密。”

柴四郎道：“不错，在那半个月中，我们一直被关在那小寺之中，黑夜白天，都在练习暗器。半个月后一个月黑之夜，禅机大师突然带我们离开了那座小寺，行约十余里，到了一家农庄之中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农庄是何所在，你还能记得吗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记不得了，因为我们根本未在农庄停留。那农庄外面，早已备好健马，人各一匹，我们一到农庄外面，立时纵身上马，飞驰而去。”

“一夜奔驰，天还未亮时，到了一处僻静的江岸旁边，弃马登舟。我们一群人进入了一座密舱之中，禅机大师关上了舱门，那密舱无法看得四面景物，感觉中那巨舟立时启碇而行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巨舟直行江州，是吗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不错，我们弃舟登陆时，人已到了江州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立时就往慕容世家？”

柴四郎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我们下舟之后，天色一片漆黑，大概是三更过后时分，那禅机大师带领我等，行入一座大宅院中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那天通大师，一直没有现过身吗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没有，我等一路行来，一直未见过天通大师，直到进入那宅院之后，仍未见到那天通大师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施击慕容世家之夜，天通大师可曾出现过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在下看到了三个蒙面人，指挥施袭，其中一人，很像天通大师，但在下一直未视过他真正面目，究竟是否就是天通大师，在下也不敢断言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如是柴兄说的不错，此事和天通大师，有着关系。那是不会错了。”

柴四郎接道：“先说在下到了那宅院之后，立时被引入了一座广大的厢房中，那里早已备好了吃喝应用之物，禅机大师告诉我等，可以放心睡上一个好觉，就带上房门而去。在下进入那宅院之后，已隐隐感觉到这座广大宅院之中，除了我们一批人外，还住有不少人，因此，睡难安枕，心中虽想起来查看，但又怕露出马脚，强自忍了下去。”

“第二天，我们仍然在那宅院中住了一天，晚上二更过后，禅机大师又启门而入，打开了一个玉瓶，倒出二十余粒丹丸，每人给了我们一粒，要我们立刻服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也是种毒药吗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当时我并不知道那药丸是何物作成，效用何在，直到袭击慕容世家时，我才了然，那是一种亢阳的药物，使一个胆小畏惧的人，能够变的十分勇猛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们服过那药物之后，立刻赶往袭击慕容世家吗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不错，服过那药物之后，立时动身，但在下却把那药丸藏了起来，并未服用，因此对经过之情，记的十分清楚。我们先行潜伏慕容府外三里之处，直到看到了一道冲天火花暗号，才攻入慕容府中。那时，在下才知道，除了我们这一批人外，还有数批人马，在同一号令之下，冲入了慕容府中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慕容府中，可曾有备？”

柴四郎点点头道：“有，但那慕容大侠自恃武功高强，并未设下埋伏，高燃红烛，独坐大厅。”

“大约是慕容大侠的气度，震慑了施袭之人，我们上百的人手，都在大厅外面停了下来。”

“慕容大侠从容不迫的缓缓站起了身子，行到了大厅门口，两道炯炯的

目光，扫掠了我等一眼，说道：‘我慕容长青，不知犯了什么江湖大忌，致劳诸位千里跋涉问罪。’

“那晚率领我等夜袭慕容世家的首脑人物，似是早已有了很充分的准备，必要把慕容大侠置于死地，而后才能甘心……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柴兄，也不识那首脑人物吗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那三人的举动神秘小心，从那夜在慕容世家现身之后，一直用手势，指挥几个随身的亲近人物，由他们代为传达令谕，指挥群豪，始终未发一言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，“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，那天通大师和禅机大师两人，对此事必然知晓内情，在下躲了二十年，也就是希望把这几句话，告诉诸位。”申子轩道：“听得柴兄一番言语，使我等有如在黑夜中遇上了一盏明灯。”

柴四郎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，“唉！在下总算偿了我的心愿，亲口把内情告诉了慕容公子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先父沉冤，如能昭雪，全是老前辈指引之功。”

柴四郎道：“不敢当，在下东躲西藏的躲了二十年，就是等待今日，我祷告皇天见怜，能替慕容大侠留下一个复仇之人，上天果然是不绝大侠之后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才能有限，为先父昭雪沉冤，还要借重老前辈之力。”

柴四郎道：“这个柴某是全力以赴，唉！那夜不是慕容大侠相助，柴某人早已尸骨成灰了……”

程南山奇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你们去搏杀那慕容大侠，怎的还劳慕容大侠相救？”

柴四郎道：“因为在下施展传音术，告诉那慕容大侠时，被他们瞧出了破绽。”

突闻一阵虎啸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申子轩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两位回来虎谷之时，可曾有追踪之人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未曾发觉。”

语声未落，瞥见人影闪动，三条人影，直冲而来，人未入室，暗器先到。

只见点点寒芒，夹杂着缕缕白线，分向申子轩等袭了过来。雷化方右手一挥，金笔探出，闪起一片金芒，护庄身子，左手一伸，抱起了九如大师，直向地上滚去。

原来那九如大师已成残废，武功全失，决无法闪过这漫天花雨般的暗器。

雷化方护住了九如大师，但金笔却露出了很多破绽，只觉左臂和肘间一麻，各中了两枚暗器。

申子轩、程南山，各抄起一把竹椅，拨打飞来暗器。慕容云笙和柴四郎，也同时发掌拒敌。

柴四郎似是有意的护遮慕容云笙，一面发掌击敌，身子却横跨两步，挡在慕容云笙的身前。

因为慕容云笙停身之地，乃全室正中之位，是以，那三人发出的暗器，重心都指向慕容云笙，但也兼顾到两侧申子轩、雷化方和程南山等，使他们自顾安危；无暇施救。

这三人来势既快，而且又都是暗器高手，三个人在同一时间发出的暗器，包括子午钉、铁蒺藜和梅花针等细小、奇毒暗器，不下数十件之多，分袭几

人。

柴四郎护在慕容云笙身前，成了十余件暗器集中的目标，虽然被他击落了几件暗器，但前胸、小腹，仍然都为暗器射中。那三个冲入室中之人，并未出手攻击，发出暗器之后，由居中一人投出一个白色绢包，突然转身而去。

柴四郎身上数处要害，中了暗器，仍然强行忍受，双手齐出，接住了那白色绢包。猛提一口真气，直向外面冲去。口中喝道：“快些伏下。”

喝声甫落，响起了一声大震，烟硝漫天，尘土飞扬，满室中尽都是浓烟和火药气味。

慕容云笙不顾那弥漫浓烟，纵身而出，口中叫道：“柴老前辈，柴老前辈！”

突然觉着脸上一热，一件软软的物件，击在脸上。慕容云笙伸手揭下，浓烟中凝目望去，原来是一块带血的肉泥。

凝目查看，只见烟硝中血肉模糊，三具隐隐可辨的残缺尸体，横陈地上。

丈余外，另有着~具尸体较为完整，想是他动作快迅，距离较远之故，才留下了一具较完整的尸体。

慕容云笙呆呆的望着三具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内心激动，不能自己。

烟雾渐散，景物也逐渐清明。

申子轩。程南山缓步行了出来，望望那血肉模糊的尸体，都不禁为之黯然。

突然间，慕容云笙对左面一具尸体跪了下去，道：“柴老前辈，你身负百种罪名，却行仁侠之事，世人误会了你的清白，你竟能甘之如飴，这是何等的博大胸怀，何等的英雄气度！晚辈有幸识荆，但却竟是昙花一现，老前辈又舍身相救我等壮烈牺牲。”

说至此处，已然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

程南山大步行了过来，抱拳...揖，道：“柴兄弟，为兄的没看错，交你这个朋友，实乃为兄之荣，适才小兄急不择言，希望兄弟你不要见怪。”

言罢，又是一揖。

申子轩道：“人死留名，雁过留声，申子轩有生之年，必将尽我之能，替柴兄洗刷污名，这也并非是只为柴兄救了我等之命，而是我等必须将柴兄的仁义传扬于江湖之上。柴兄去了，但仁侠之气，忍辱负重的事迹，却永远活在我等心中程南山伸出手去，扶起了慕容云里道，“公子请起，柴四郎求仁得仁，死得其所。咱们既无能使他复生，急在善后，强敌既然知晓了虎谷所在，咱们不能在此停留了。”

只听九如大师的声音传了出来，道：“二哥可有解毒药物吗 y 申子轩急急转了回去，道：“五弟伤的很厉害吗？”九如大师缓缓说道：“五弟为了护我，身上中了数枚暗器。”慕容云笙听到雷化方受伤，急急奔回室中，低声说道：“五叔伤的很重吗？”

九如大师接道：“他伤在左臂右肋。”

申子轩神情肃然地说道：“五弟伤势如何？那暗器上是否淬有剧毒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那暗器上淬有剧毒，而且毒性奇烈，小弟已觉出无能抗拒、只怕很难再支持过两个时辰了。”

程南山突然一转身子，悄然向外行去。

申子轩目光微转，望了程南山背影一眼，竟未出言阻止。雷化方高声说道：“程兄哪里去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兄弟出去查看一下，为什么守卫之虎，报讯如此之晚。”

申子轩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贤侄，背起你五叔。”

雷化方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用了，我已无希望，为什么带上一个累赘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无望也得走，只要有一分生机，咱们就不能放过。”



## 第二十六回荒野练功

雷化方缓缓张开双臂，慕容云笙下伏身子，背起了雷化方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突然见人影一闪，程南山奔了回来，道：“好毒辣的手段！”申子轩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他们早已施用毒饵，毒死了放哨的猛虎，所以，咱们无法听到警讯。”

右手伸出，握着两个玉瓶，道：“这个是在下由来敌尸体上搜出的药物，不知是否能够解得雷兄身上之毒。”雷化方接道：“兄弟还可支持两个时辰，咱们先找一个隐秘的藏身之地，再行试验这药物不迟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这谷右山后，有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，林中有一座小潭，水源不缺，林木交错，乱草迷径，纵有敌人搜查虎谷，也是不易寻到那里，但不知诸位是否愿去？”申子轩道，“有多久行程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咱们走快一些，不足一个时辰可到。”申子轩道：“好！咱们去瞧瞧吧！”

程南山道：“在下带路。”

慕容云笙背着雷化方，申子轩扶着九如大师，程南山却抱起了那柴四郎的尸体。

几人提气奔行，越过了右面山峰。

果然，那山峰之后，是一片古树参天的原始森林。

程南山带着几人行入林中，深入五里左右，到了一处小潭旁边。

自然世界造化神奇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这参天林木，浓密异常，几人行走其间，必得回转侧进，勉可通行，但这片小潭四周，却是草不掩足，一片碧绿。小潭不过半亩，四周草地，却逾潭两倍以上，潭水墨绿，深不见底。

申子轩道：“好地方，如无外敌施袭，实是一片幽静习武之地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诸位在此安居习武，我率群虎据守虎谷，虎啸声闻十里，如有强敌侵袭，在下能战便战，不能战则借大黄小黑脚力，引敌他去。我借二虎奔行快速脚程，纵然世间第一等轻功，也无法入深山峻岭，追赶于我，但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程兄驯虎之能，古往今来，那是无人及得，有群虎助你，何畏强敌。不过，敌势太过强大，其中不乏绝世高手，还望程兄小心一些。兄弟之意，程兄不妨把群虎暂遣他去，只率大黄、小黑，隐居峰下，监视虎谷的动静。如是在下推断不错，三两日后，必有强敌来此查看，如是不见我等，必然认为我等已迁他而去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申兄高见，兄弟自当遵办，诸位就请在此迁就住下，如无事故，兄弟每三日来探望诸位一次。”

言罢，抱起柴四郎的尸体，行至草地一角，挖了一个土坑，把尸体埋葬起来。

慕容云笙赶来相助，葬好了柴四郎的尸体，拜伏于地，道：“老前辈暂请委屈，晚辈如有出头之日，再行迁移灵骨，重造墓地，昭告天下，洗刷老前辈的清白。”

再说申子轩取出那程南山交给的两个玉瓶，拔开瓶塞；各倒一粒丹丸。两个玉瓶中药颜色不同，一色乳白，一色淡绿。申子轩双手各托一粒丹丸，

心中暗自忖道：“这两色药物之中，可能有一种是解毒药物，只是无法分辨，又不敢冒险施用。只有望着两色丹丸，呆呆出神。

这时，慕容云笙已拜罢柴四郎的坟墓行了过来，低声说道：“二叔父可是无法分出这药物是否有毒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为叔的正在为此作难，贤侄有何高见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咱们捉只猴子，试试如何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为叔竟然想它不起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在下去捉。”急走行去。

片刻之后，抱了只小猴行来。

申子轩想那白色丹丸，可能是解毒之药，当下把手中白色丹丸，投入那猴子口中。

过约一盏热茶工夫，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程兄，放开他。”程南山一松手，那猴子跳落实地，双目圆睁，口角流出血来。

申子轩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好强烈的毒性！”

只见那猴子挣扎着向前面奔去。

申子轩道：“咱们追去瞧瞧。”

举步追了过去。

那小猴侧身入林，申子轩随后急追，那猴子并不爬树逃避。却奔向一株开着紫花的小树之下，伸爪摘了一把紫花，放入口中吞下。坐在地上休息片刻，又起身向前行去。

申子轩回目一顾，只见慕容云空站在身后，低声说道：“快采这些紫花。”口中说话，人却又追小猴而去。

慕容云笙仔细瞧去，只见那小树上开的紫花很少，已然被那猴子采去了一半，当下小心翼翼的摘完了小树上余下紫花。转眼看去，申子轩和那小猴子都已走的踪影不见。行回原处，只见九如大师抱着雷化方，双目泪水盈眶。程南山双手中分执两粒颜色不同的药物，呆呆出神，不敢给那雷化方服用。

雷化方脸色惨白，虽然他极力在忍受痛苦，但仍不时发出轻微的呻吟之声。

慕容云笙缓缓蹲下身，低声说道：“三叔父，让五叔服下这些紫花。”

九如大师全神贯注在雷化方的身上，竟然不知慕容云笙几时走到身侧。

听得慕容云笙说话，抬起头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这些紫花是何药物？”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那小猴子中了毒后，采食此花，痛苦之状大减，二叔父要小侄采了此花……”

九如大师捏起一朵紫花，道：“五弟，食用此物，可减你痛苦。”

雷化方虽然疼得脸上肌肉跳动，但他的神志尚未昏迷，张开嘴巴，吞了一朵紫花。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三叔父，那猴子食用十余朵，才见效用，让五叔多食用些。”

九如大师又捏起两朵紫花，投入雷化方的口中。雷化方食下三朵紫花之后，疼痛之状大减，忽然坐起身子，双手齐出，把慕容云笙手中紫花，尽都取去食下。九如大师神色紧张地问道：“五弟，有何感觉？”雷化方道：“好多了。”

九如大师急道：“慕容贤侄，那紫花生在何处？再会采来。”慕容云笙

道：“那些紫花，被那小猴食用一些，余下的尽为小侄采来了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只有那一棵花树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是的，小侄看到的，只有那一株花树，而且那小树生的十分平常，毫无特色，小侄看了良久，仍是无法记清楚它的样子。”

九如大师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就算了……”

谈话之间，瞥见申子轩急步奔了回来，手中捧着两颗核桃大小的白色奇果。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叔父，这奇果也是那小猴子食用之物吗？”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你采下那紫花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已被五叔食用。”

申子轩转目望去，只见那雷化方正在运气调息，低声问道：“食过那紫花后，反应如何？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疼苦之状大减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看来那是不会错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武林中深通医理之人，不惜跋涉万里，觅取奇药，走遍了名山大川，也无法采得奇药，咱们却无意中找得了这等奇药，那紫花和这白果，都是疗治奇毒的圣品，如若能用此配药，天下当无不能解得之毒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小猴子呢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食用这白果之后，休息片刻，突然纵跃而起，爬上了一棵大树，为叔默查这白果之效，似是尤在那紫花之上。”程南山道：“这就叫吉人天相，咱们三个不解用毒医道之人，却解了天下至恶的奇毒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贤侄，拿去水中洗洗，待你五叔清醒过来，就给他服下。”慕容云笙接过白果，道：“二叔父，那树上只有这两颗吗？”申子轩道：“我瞧小猴一颗都未食完，弃置于地，显是本能中，已知其量已够，那小猴究竟非人，不知珍惜这等奇药圣品，除了那小猴摘下一颗之后，树上尚有白果五枚，为叔不知它是否能够保存，不忍使天物暴殄，所以只采下两颗。”慕容云笙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二叔思虑至善，小侄难及，我也该在那小树上留下一两朵紫花才是，小侄却把它尽数采下。”说完话，举步行向潭边、洗净手中白果，重又行了回来。这时，雷化方也刚坐息醒来，睁开双目。

申子轩道：“五弟此刻伤势如何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大见好转，小弟已可运行真气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大哥阴灵护佑，才使咱们这等轻易的获得了奇药。”

语声一顿，道：“贤侄，把那白果给你五叔食下。”雷化方接过白果立时食下。

一枚白果，片刻食完。

申子轩道：“不要讲话，先闭目坐息一阵，咱们等会再谈。”雷化方依言闭目调息，大约一顿饭工夫左右，突然又睁开双目。

申子轩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效用如神，小弟似是已觉出余毒尽消。”突然棒腹站了起来。

申子轩微微一笑道：“圣果能化奇毒，但却难留在身上，五弟快去林中方便。”

雷化方应了一声，迫不及待的转身而去。

九如大师道：“二哥，那小猴食用过此药之后，也有此急么？”申子轩点头笑道：“不错啊！那小猴吃过白果之后，休息片刻，大拉一阵，才爬上大树而去，小兄适才没有说明，就是要看五弟反应是否一样，未说此言之故，是怕影响他的心理。”程南山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看来，雷兄的毒伤已然无碍，兄弟想出去查看一下，也好替几位找些食用之物送来。”申子轩道：“如此劳动程兄，在下等心中实是难安。”程南山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程某昔年如非那慕容大侠相救，此刻尸骨早已化灰，此恩如同再造，今日能得为慕容公子效力，那是偿付宿愿。”

慕容云笙抱拳一揖，道：“老前辈数十年建设的虎谷，为我等毁于一旦，不但不予以见责，反而多方相助，大恩不言谢，晚辈记在心中就是。”

程南山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公子此话见外了。”

转身奔出密林。

申子轩目注程南山背影消失，长长吁一口气道：“那程南山虽然驭虎奇能，使群虎警息报传，但咱们却也不能不作应变准备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二哥说的是，咱们不能把安危事付于群虎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二叔父是否已胸有成竹？”

申子轩点点头，道：“为叔倒是想了一个办法。”这时，雷化方正大步由林中行来，精神也大见好转，接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咱们在潭边找两株高树，设法在树顶之上筑建起两间宿住之处，夜晚时住在那树顶之上，除了慕容贤侄日夜习练武功之外，三弟武功未复，也不能担负了望之责，由我和五弟分班守望，万一有敌人来袭，也好早些发现，以作准备。”九如大师道：“有些不妥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哪里不妥了？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大哥遗留的武功中，特别为咱们三兄弟设计下几种武功，这几种武功，不知耗费了大哥多少心血，我想他一定按照咱们武功成就、禀赋、潜能，替咱们计算出来的武功，那将是咱们可能一生所有的最高成就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除了这些之外，我想还能够计算出咱们智慧所能运用的技巧，虽然二哥只有五剑，小弟只有三笔，但其中的变化，定然不输一套完整的剑法、笔法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不错，所以，那五剑、三笔，学起来也非容易的事，小兄已落下残废之身，武功尽失，就是大哥遗著中妙法回天，但小弟习起来，也将事倍功半，因此，重要是二哥、五弟，这白昼间了望的事，由小弟担负，你们也好全心全意的习练武功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个，如何能成？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好吧！就照三弟的意见，待我和五弟习有所成，你再习练那回环飞钹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时间宝贵，既然决定了，咱们最好立时动手。”

申子轩回顾了雷化方一眼，道：“五弟，你借此机会，坐息一阵，看看是否还有余毒在身，我和慕容贤侄，攀上树去看看。”

雷化方点点头，闭上双目运气调息。

慕容云笙、申子轩选择了一棵大树爬了上去。

一切依照那申子轩的计划，几人用树枝在树上结成了一处宿眠之处，居高临下，可清晰的看到来路景物，但因树上枝叶的密茂，纵然是第一流的高手，也不易看到树上的情形。

第二天中午时分，程南山送来食用之物，略坐片刻，又匆匆返回虎谷。

慕容云笙以刺在臂上的暗记，算出亡父遗留武功笔录缺漏的字迹，开始习练慕容长青的拳招、剑术，申子轩、雷化方也开始习练那奔雷五剑，和保命三笔。

慕容长青遗留下的剑法，并不博杂，一套剑法，中头至尾，只不过七七四十九招。但这四十九剑、却是他采集天下之长、稍加修正，和自己悟出的奇奥之学。

拳掌之学，较为博广，除了一套以快速轻逸见长的飘云掌外，另有拂穴手、斩脉法，以及掌指上的功夫。

最后是指导慕容云笙修习内功之法，解说详尽，条理明晰。而且每一种武功，都指示习练时的诀窍，学起来简便甚多。

时光匆匆，转眼两月。

慕容云笙拳、剑方面，大见进境，内功也基础扎实，一日千里，剑法已可全部施出，只是还未到得心应手之境。

倒是那申子轩的奔雷五剑，和雷化方的保命三笔，虽然招术不多，但却复合运用，变化上有攻有守，两人练了两个月，还难得其神髓，只感愈练愈觉深奥，还不如初练时的轻松。

九如大师虽然终日守在大树之上，未正式练习那“回环飞钹”，但却常常默诵口诀，体念窍要，用树叶代飞钹习练，一面遵照那慕容长青遗著上导引之术，打坐调息，希望恢复失去的功力。

这其间，每隔三五日，程南山必来一次，替几人送上吃喝之物。

又过两月，申子轩和雷化方，逐渐的神领意会，领悟到剑、笔的妙谛，慕容云笙也学完那遗著上的武功，只是他所习过多，成就上深浅不一，倒是内功方面，进境甚大。

九如大师功力虽然未复，但他已自觉体能大增，大有逐渐恢复功力的感觉。这日午后，慕容云笙练过了剑掌，缓缓对申子轩道：“小侄的才慧太差了。”

申子轩笑道：“我和你五叔，只练五剑、三笔，练了这久，才觉出有些成就，你习练了剑法、拳、掌，而且都已熟记于心，成就不谓不大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初练两月，自己也觉着有些进境，但近两月来，不但未觉到有所进境，反而感觉有些不如过去，如非才意太差，岂会如此。”

申子轩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大概就是大进之前的顿挫了，贤侄如能冲过此境，必可登堂入室，得其精要了。”突闻啪的一声轻响，一截枯枝落在几人身前。

申子轩望望雷化方和慕容云笙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不知来的是何许人物，何以不闻虎啸传警？”

雷化方低声说道：“据小弟所知，三圣门中人耳目灵敏无比，也许他们已经侦察出咱们在此。”

申子轩一举手，雷化方、慕容云笙分别隐入了一株大树之后，申子轩目注两人藏好身子，才缓缓退入了一株大树后面。三人藏身之地，都是预先选好的位置，虽然隐在树后，仍可看到那九如大师放出的暗记。

只见一片树叶，由高空飘飘而下。

三人心中心明白，这是说明来人直对树林行来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大约是程南山常常送食用之物来此，在那乱草丛中，

走出了一条路来，使人不知不觉就信步行来此地，此错必得改过。

忖思之间，突听一个沉重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好一个逃尘避世的所在！”

慕容云笙侧目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灰袍，头戴毡帽，背着一个小包袱的老者，手中握着一根木杖，大步行了过来。只见那老者，行到水潭旁边青草地上，放下背上包袱、木杖，舀起潭水，洗一个脸，坐在青草地上，浏览四面景物。这时，时届正午，深秋艳阳，照在那老者的脸上，只见他留着长及胸前的花白长髯。

那灰衣老者，似是极喜爱这地方，流目四顾，怡然自得。申子轩等三人很耐心等了一顿饭工夫之后，那老者似是仍无动身之意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等对峙下去，岂是良策，先该查明他的身份，再作主意。正待举步行出，申子轩抢先自树后现身，缓步对那老者行去。

那灰袍老者似是毫无所觉，望着一他碧绿的潭水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好一潭鲜美的鱼儿……”

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，打断那老人之言，说道：“阁下贵姓大名？”

灰衣老者霍然回过身子，望了申子轩一眼，道：“阁下可是问老汉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。”

灰衣老人道：“老汉姓包，性喜钓鱼为乐……”申子轩接道：“神钓包行。”

灰衣老者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阁下怎么称呼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在下申子轩！”

灰衣老者道：“中州一剑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正是申某人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包兄到此作甚？”

神钓包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兄弟是久闻申兄的大名了，但如是兄弟的记忆不错，咱们没有什么交往。”申子轩道：“闻名而已，从未晤面。”

神钓包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既是彼此从未会过，申兄，不觉着言语之间，太欠礼貌吗？”

申子轩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天下无数名湖，包兄不去钓鱼，不知何故却要跑入这深山密林中来……”

包行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在下听申兄之名时，原本有几分敬慕，此刻，却为申兄这几句强词夺理之言，一扫而光……”只见人影一闪，雷化方闪身而出，接道：“二哥，此时此地，似是用不着和他多费唇舌了。”

包行一掠雷化方手中的金笔，道：“阁下是金笔书生雷化方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正是雷某……”

包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当年慕容长青在世之日，诸位都是名动江湖的大侠，想不到那慕容长青死后，诸位竟然是性情大变雷化方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阁下知道的愈多，愈不能放你离开。”

包行道：“两位准备怎么样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委屈阁下，暂时留在这森林之中，住上一段时间。”

包行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两位不觉着这举动太过卤莽吗？”雷化方金笔一挥，道：“阁下如是不服，那只有动手一途了。”

申子轩低声喝道：“五弟不可莽撞。”

包行缓缓转过脸去，不再望两人，举起手中木杖，向上一推，那木杖突

然长出了许多。

一盘白线，出现于木杖顶端。原来包行手杖，外面涂以淡金，看似木色，实则是精钢所铸，中藏机关，用手一推机簧，层层外出，愈往顶端愈细，变成了一根钓竿。

这手杖原不过七尺左右，但他一推机簧，内心层层滑出，竟然变成了一丈五六尺长了。

只见那神钓包行右手一抖，顶端一盘白线，散出两丈多长，垂入潭心。

他抖竿、放线、垂钓入潭，不过是片刻时光，动作熟练之极。

垂下钓竿，人也随着坐了下去，不再理会申子轩和雷化方。雷化方人已欺近到包行身后，但见他垂钓自得，似是全然不把生死事放在心上，一时间，竟是无法下手。

他究是侠义身份，要他下手，对人偷袭，实有不屑为之的感觉。当下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包兄，不肯答允我等提出的条件，在下只好无礼了。”

右手金笔护身，左手一探，向包行左面的肩头抓去。包行抖竿垂钓之后，一直没有回头望过两人一眼，直到雷化方左手抓向左肩，仍是静坐未动。

眼看雷化方左手五指，就要抓中了包行肩头，包行突然双肩一耸，横里向右面闪开三尺。

间不容发中，避开了雷化方的五指，落地后原姿不变，仍然是手执钓竿，盘膝而坐。

雷化方眼看那神钓包行避开自己一击的身法，不禁暗暗一呆，付道：此人武功果然高强，在未习大哥的保命三笔之前，决非他的敌手了。

心中念转，人却又向前欺进两步，准备再次出手。申子轩一挥手，拦阻了雷化方，说道：“包兄轻功果然高”

只见包行右手一抬，扬动鱼竿，一条金色大鲤鱼，应手而起，伸出左手抓住鱼儿，连连赞道：“好肥的鱼儿。”

只见那神钓包行左手，擎着鲤鱼，把玩了一阵，突然一扬左手，又把鱼儿投入潭中。

包行的异常镇静，不但是雷化方心中感慨良多，就是申子轩也觉此人雅闲的气度，临事的镇静，如无过人的涵养，实难办到。

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，收回掌势。

只听包行缓缓说道：“雷五侠，你举起的掌势，为何不肯劈下，却自收了回去？”

雷化方吃了一惊，暗道：他一直未回头望过我一眼，怎的竟然对我的一举一动，了如指掌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碧波泛光，心中忽有所悟，暗道：原来他从水中看出倒映的人影，一举一动，都被他瞧的清清楚楚。

原来，那神钓包行，表面上随便在草地上坐了下来，实则是内心中早经精密的计算，选的位置，恰当无比，申子轩和雷化方的一举一动，都在他监视之中。

申子轩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智者乐水，包兄是一位大智若愚，藏锋敛刃的高人。”

包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区区只知钓鱼为乐，申二侠这等夸奖兄弟，区区如何敢当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咱们只闻包兄之名，从未有缘一会，今日有幸，能得一晤，

兄弟等适才卤莽，开罪高人，还望包兄不见怪才好。”

他蛰居江州二十年，养气工夫，本是高人一等，只因处境太过危恶，难免失之轻率，但经过一阵观查之后，立时神智清明，发觉了神钩包行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。

只见包行右手一伸一缩，那伸出的钓竿，突然收缩回去，又恢复了一根手杖的形状，那垂出的鱼索，也随着轴层收回，回过头来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适才讲话神情，也有些刚愎自用、申兄。雷兄，也不要放在心上才好。

申子轩道：“唉！包兄行走江湖数十年，竟无人能瞧出包兄是一位身怀奇技的大智人物，而以神钓，鱼痴呼之……”包行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滔滔人世，有如一溪混流，兄弟冷眼旁观，实也觉不出有一件值得兄弟动气的事，心凉自无唆，所以，兄弟从未和人动过手……

申子轩叹道：“包兄的养气工夫，可算得前无古人后无来归。

包行神色突然严肃起来，缓缓接道：“但雁过留声，人死留名，要兄弟一生垂钓，死于江河之畔，兄弟实也不肯甘心。”

突然间话锋急转，只听得申子轩、雷化方全部为之一怔。

包行仰天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人活百岁，终是难免一死，仙道无凭，求之何易，如是兄弟这一生，遇不上一件心气难平的事，那也只好碌碌一生，垂钓自遣，死而后已了，所幸是让兄弟今生中遇上了一件心气难平的事，不幸的是皇天无眼，竟使一代才人大侠，抱恨而终，死的不明不白，元凶主谋，迄未受诛。唉！这幸与不幸，兄弟也无法分辨了。

言罢，又晃一言长叹，满脸黯然神色。

申子轩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包兄心中那一口不平之气，不知为何人所抱。

神钩包行正容说道：“慕容长青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我们那死去的大哥！”

包行点头应道：“在下一生最敬佩的人物，也是使包某唯一动了不平之气的一桩惨事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两位是感到兄弟到此，是一桩巧合的事吗？”

申子轩摇摇头，道：“包兄费尽了心机，才找到此地。”包行肃然说道：“兄弟从未和人动手的事，已然早成过去。”雷化方奇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包行道：“因为，我在百日之前已经破戒，而且一举手间杀死了两个人。”

申子轩若有所悟他说道：“我们能在此平安度过数月，全是包兄之赐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兄弟决心一泄胸中不平之气，偿我心愿，两位不用感激我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暗袭虎谷的漏网之鱼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鱼虽漏网，却无法逃过包兄的神钓，兄弟这里拜领了。”

慕容云笙隐在树后，把三人对答之言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急步行了出来，对着神钩包行，躬身一个长揖。

包行也不还礼，双目却盯注在慕容云笙脸上，瞧了良久，道：“你是慕容公子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正是晚辈。”

包行道：“在公子身上，在下又隐隐见到了慕容长青的风标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包兄见过我们慕容大哥？”

包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见过……”

回首还了慕容云笙一礼，接道：“那是在下真正的第一次和人动手。”

雷化方吃了一惊，接道：“你和慕容大哥动过手？”包行笑道：“慕容



大侠的为人，诚然可敬，但如著在下和他全无关连时，在下也不至于为他如此抱不平了。”他似是自知说的不够清楚，急急接道：“因为江湖上的传言，常常是以讹传讹，在下如非亲睹亲历，实也不敢相信。”慕容云笙确知自己是慕容公子之后，对亡父生出了无比的孺慕之情，对亡父生前的事迹，希望能多多知晓一些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包老前辈，可否把你和先父动手经过，说给晚辈听听？”包行缓缓坐了下去，拍着草地，道：“自然要告诉你。坐下来、咱们慢慢的谈吧！”

申子轩、雷化方、慕容云笙等依言坐下。

包行轻轻吟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，在下垂钓江毛潭时，遇上慕容大侠，我虽未见过他，但却已久闻他名，相见之下，已然瞧出是他。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包兄这等修养，我们慕容大哥，又是个稳健人物，如何会引起冲突呢？”

包行道：“那一次是在下逼他出手，但那慕容大侠却处处谦让，不肯和我动手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我们慕容大哥对待大恶不赦之人，都存着让他改过向善之心，对待正人君子，更是谦恭有礼了。”包行道：“最后，他被我逼的没有办法，才答应和我动手。”目光转动，扫掠了申子轩、雷化方、慕容云笙一眼，看三人都在凝神倾听，脸上神色十分紧张，才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三位放心，在下武功虽然小有成就，却不是慕容大侠之敌。”申子轩道：“两位比了几招？”

包行道：“九十九招。”

申子轩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九十九招！武林中能够和我们大哥拼上九十九招的人，实是不多，包兄足以自豪了。”包行道：“也是慕容大侠故意相让，九十九招，一掌击中我的前胸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包兄受了伤吗？”

包行道：“不但受伤，而且伤的很重。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那时，四野无人，慕容大侠如若杀了在下，把尸体投入江毛潭中，除他之外，天下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们慕容大哥岂是残忍嗜杀之人。”

包子道：“他有着绝世武功，惊人才华，更难得的是还有着菩萨心肠。在下受伤奇重，那慕容大侠倾尽身上的灵丹，救我性命，因此，使在下从死亡中重获生机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我家大哥仁慈心肠，天下皆知，这也不算什么。”

包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伤势好后，不但未谢那慕容大侠一句，而且一直未再回头望过他一眼，那慕容大侠竟然未出一句恶言。”

包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和慕容大侠比武之后，一别十年未再见面，江湖从未传出过包某人和人动手的事，显然，慕容大侠并未泄漏过那次我们动手的经过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们和他亲如兄弟，无所不谈，但如是有伤别人名誉的事，大哥从来不告诉我等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包兄如是今日不谈起来，这件事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但在下却一直记恨着那日比武之事，分手十年，一直在苦苦习练武功，希望能有一个机会，再和那慕容大侠交手一次。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抬起脸来，望着天上一片飘浮的白云，接道：“那是他

遇害的前一年吧，在下遣人送上一函，约他在江中一座小舟之上会晤，在下只知他武功高强，却从未听过他会水中工夫，因此，约他在江中会晤，想不到他按时赴约。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你们又动手了？”

包行道：“这次没有动手，在下在一杯茶中下了奇毒，那慕容大侠竟然坦然饮了下去。”

慕容云笙只觉心中一跳，道：“你下了毒？”

包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下了毒，但眼看那慕容大侠饮下毒茶之后，竟然若无其事，那时，他已经知晓了茶中有毒，但却仍不肯说出口来，在下为那坦荡的君子风度所慑，大生惭愧之心，自行双手奉上解药。”

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家父服下解药之后解了包老前辈下在茶中之毒，是吗？”

包行道：“在下无法料断那慕容大侠是早有准备，或是他的内功，已到了至善之境，奇毒不侵。照在下的看法，他服下毒药之后，根本就是没有中毒之征，但他接过在下的解药之时，仍然道谢服下，这气度，这胸怀，当今之世，只怕再难找出第二个人了。”

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身上，接道：“在下所乘的木舟，其重要的钉轴，都经拆除，只要挥掌一击，那小舟就立刻散毁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为何如此？”

包行道：“因为，在下自知非那慕容大侠之敌，如是动起手来，拳掌交错中，那小舟必然碎沉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包兄精通水中工夫，准备在水中擒获我家大哥。”

包行道：“在下是这样的安排，但后来，为那慕容大侠的气度所慑，又改变了主意，送他下舟，慕容大侠临去之际对在下说几句话，使在下内心中感觉到荣宠无比，在下也答应了慕容大侠游罢东海之后，立时登府拜见，想不到在下游罢东海归来，慕容大侠已遭了毒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家父对老前辈说的什么，可否赐告？”

包行道：“令尊临去之际，夸奖了在下几句，他说：‘大丈夫应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当今江湖上虽然表面平静，实是暗地里波涛汹涌，一些魑魅魍魉，正联手结盟，跃跃欲动，如若包兄不弃慕容长青，希到舍下一会。’”

黯然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慕容大侠没有叫在下一句兄弟，在下也没有叫他一句慕容兄，表面上我们没有什么交情，但在下相信我们已两心相投，他是在下主平第二个敬重的人，也是我唯一的知己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包兄第一位敬重的，是什么人呢？”

包行道：“我的授业恩师。”

目光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接道：“在下从知道这噩耗那一天起，就决心为他报仇，直到我死而后已，这是后半生唯一的心愿。”

慕容云笙抱拳一揖，道：“晚辈这里代亡父领受盛情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但在下知晓，能够杀死慕容大侠的人，不论武功、才华，都是第一流中顶尖人物，自非易与，因此，在下不得不耐心的等待时机。”

目光由申子轩、雷化方等脸上扫过，又道：“我知道慕容大侠有几个好兄弟，必会竭尽所能的为他复仇。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我等虽有此心，只是力量有限，唯有尽我等心力而已。”

包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想以那慕容大侠生前的仁厚、气度、善缘广结

天下，慕容公子只要能找出仇人首脑，登高一呼，必将有无数风尘奇士，闻风而来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包兄和慕容大哥英雄相惜，肝胆论交，你应该称叫包叔叔才是，老前辈这称呼，未免见外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二叔父说的是。”

目光转到包行脸上，道：“包叔父在上，请再受小侄一礼。”包行还了半礼，道：“包某托大，受贤侄一礼了。”申子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包兄如此，才不见外。”

包行道：“诸位留此数月，包某替诸位守卫数月，想来诸位留此，定有用心了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皇天相佑，我们找到了慕容大哥的武功，居此习武。”

包行点点头，道：“进境如何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慕容大哥的武功，博大精深，岂是我等能完全领悟，数月苦习，也不过是稍有成就而已。”

包行道：“来日方长，诸位只要熟记要诀，不论何处，都可习练，那也不用留居于此了。”

申子轩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包兄，可是有所发现吗？”包行道：“如若在下不是发现敌踪，也不会惊扰诸位了。”雷化方道：“包兄可是在江州就盯上我们了？”

包行道：“不错，你们在江州时，我已暗中追随诸位。后来，见你们和虎王程南山常在一起，推断你们可能来虎谷小住，在下本想现身相见时，发觉了另有几个武功高强的人，也已盯上你们。幸好他们发觉过晚，一天之后，你们离开了江州。”申子轩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在下防备不谓不严，但仍然被敌人暗中监视。”

包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因此，在下改变了心意，暗中追踪他们，发觉他们竟然往虎谷追来，他们一行五人，带了三只信鸽，分成二路，那带鸽人带个助手走在后面，一直盯着虎工程南山，程南山带着南天一狐柴四郎，这两个老江湖，竟然是未发觉被人追踪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冷眼旁观，发觉他们追踪技巧却也高明，常以不同的身份出现，虽和程南山擦身而过，两人也不觉得。”

“这时，在下最担心的，是那三只信鸽，因此全神贯注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信鸽飞走。在下本可设法把三只信鸽杀死，但又想从三只信鸽身上，得到一些消息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不知包兄如何对付那三只飞鸽。”

包行道：“总算如愿以偿，在下不但活捉了他们的三只信鸽，而且还把他们传出的消息截获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信上写的什么？”

包行道：“书信在此，申兄自行瞧瞧吧！”

缓缓从怀中取出三张极薄的白笺，交给申子轩，接道：“这已是数月前的事了，兄弟已经瞧过，都是报告他们行址所见的事，在下认为重要的倒是那三只信鸽。”

“那信鸽都是他们特选的健鸽，训练有素，纵然隔上一年半载，仍然会记得飞回之路。日后，咱们追觅他们的巢穴，那信鸽倒是一个很好的带路向导。”

## 第二十七回豪气干云

申子轩打开那三封信看，上面果如包行所言，都写的十分简单，但却说明了自己几人的住地。

四月之前，这三封简单的书简，每一封都重要无比，但事过境迁，这三封书简，已然价值消除。

申子轩藏入怀中，问道：“包兄，这几日发现了什么可疑人物？”

包行道：“兄弟为了卫护诸位，击毙了那两个跟踪之人后，就住在对面一座山峰之上，每日我都沿小径巡视那山口一周，看看是否有可疑之人，昨天兄弟在途中遇上两个樵夫，当时并未放在心上，过后才觉两人行迹，有些可疑，因此兄弟又转了回去，这次我因为有备，并未为两人发现，果然两人在交头接耳，谈了一阵，其中一人下山而去……”

雷化方道：“包兄不该放走他。”

包行道：“不错，但两人分道，我如追杀一人，必有一人漏网，故得想个法子，尽毙两人才成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们分道奔驰，同时对付两人，只怕不易。”

包行道：“但两人如有一人逃走，后果一样，因此兄弟决定先行搏杀那留在原地之人，再行追杀那逃跑的人。兄弟点中了那留在原地之人的穴道，再去追那下山之人，这其间相差约一盏热茶工夫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包兄追上没有？”包行道：“追上了，但是晚了一步，他已放出了藏在草中的信鸽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人呢？”

包行道：“伤在兄弟掌下，咬破了口中的毒丸而亡！”语声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兄弟昨天本想连夜赶来，但想到诸位必有戒备，夜间来此，难免造成误会，对方飞鸽已去，纵有援手，也不会当夜即至，因此今日才来。”

申子轩一抱拳，道：“数月来，多承包兄相护，我等竟然完全不知。”

包行道：“如是他们行动快速，说不定一两天内，就有大批强敌赶到，诸位要迁地为宜，而且愈快愈好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那位被包兄点了穴道的人儿呢，也许可以从他口中问出一点内情。”

包行道：“大约是被程南山巡山之虎擒走，兄弟赶去已然不见那人，不过，他们消息已经传出，那人生死，已不重要了。”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包兄游踪遍天下，可知哪里有隐秘之地，容得我等存身？”

包行答非所问地，说道：“诸位取得慕容大侠遗留下来的武功，多久时间了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等取得大哥遗留的武功之后，立时赶来虎谷。”

包行目光转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说道：“慕容公子对令尊留下的武功，学的如何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先父遗留武功，太过深博，晚辈只能算略窥堂奥。”

包行道：“公子是否已记熟令尊那手录所记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上面所记，晚辈已熟记于胸。”包行道：“够了，每一种深博的武功，都非三五月能够学会，公子不论何等才华，都需要相当的时间，最好是利用和人动手从中求进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包兄之意是……”

包行道：“在下之意，慕容公子已该出面了，一面普遍发出为父复仇，锄恶诛邪的侠义帖……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此时，咱们的实力只怕还无能和强敌抗拒吧？”

包行道：“自然咱们不用和他们正面对抗，那侠义帖也不用指名发给任何人，以免强敌迁怒，上附讨邪之文，到处散发，旨在使武林同道知晓慕容公子已然出道江湖为父复仇，既可乱敌章法，又可使心存武林大义的同道，心中有所准备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至于咱们的行踪，自应力求秘密，但也要尽量出手，剪除他们在江湖上布置的耳目、羽翼。”申子轩道：“包兄之言，大有道理。”

包行道：“如若咱们一味逃避，让敌人从容布置跟踪，只怕永无为慕容大侠报仇的日子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包兄高见，令人倾服，但望包兄能多费一番心血，再详细策划一下，以便我等有所遵循。”

忽见程南山扛着一个身着土布衣服的樵子，大步行了过来。程南山扛着那布衣大汉行到身前，望了包行一眼，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包行接道：“兄弟渔痴包行。”

程南山放下那布衣大汉，一抱拳，道：“久仰大名，今日幸会。”

口中说的虽然客气，目光中却满是怀疑。

原来，神钓包行从不卷入江湖是非的行径，天下尽人皆知，不知何以会突然到此。

申子轩怕那程南山和包行有所误会，当下把包行来此经过，很详尽的说了一遍。

程南山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包兄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”包行接道：“程兄言重了。”

语声一顿，又道：“古往今来，虽有不少伏虎驯狮人物，但像程兄这般能把无数的山林之王驯服得随心所欲，却是绝无仅有，可当得武林一绝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雕虫小技，不值识者一哂。”

包行道：“程兄既能伏虎，想来亦可驯鸟了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驯什么鸟？”

包行道：“道：‘兄弟想驯上几只苍鹰猛雕之类的凶禽，对付他们的信鸽。’”

程南山摇摇头道：“兄弟无此能耐，不过，兄弟倒知晓一人，善驯飞禽。”

包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齐夫人。”

他似是自知说的太过简略，听不明白，急急接道：“鲁东大侠齐飞的夫人。”

包行点点头道：“齐飞和兄弟还有一面之缘，但他已去世很久了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不错，他夫人还活着啊！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在下亦曾听过，齐飞生前极擅育鸟，曾经建筑了一座鸟园。”

程南山接道：“那都是齐夫人的手笔，只是她素来不愿出面，武林中人都把那育鸟一事，加诸在齐飞身上。”

包行道：“齐夫人现在何处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就在虎谷之南，不足百里之处。”

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她息居之地，只有齐飞生前的两位知交知晓，这些年来，她闭门谢客，从不见人，此番咱们如去拜访她，惊扰了她清静的生活，在下心中有些不安。”

包行道：“程兄就是那齐飞生前的两位知交之一了？”

程南山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那齐大侠生前之日，曾携夫人来兄弟这虎谷，小住数日，但那齐大侠死去之后，齐夫人也只肯接见兄弟一次，小谈片刻，立即送客，要我体念她心伤亡夫之痛，别再惊扰于她，因此，十余年来兄弟就未再去过她隐居之地。”

包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程兄，兄弟有几句当堂之言，不知是该不该问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包兄只管请问，兄弟洗耳恭听。”

包行道：“强敌已用飞鸽传出了消息，申兄和慕容公子等，必须立刻登程，离开此地，程兄也不宜在虎谷留居，程兄虽有数十头凶猛巨虎，守护虎谷，但只可对付一般武林人物，要它们对付武林第一流高手施袭，只怕是很难如愿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这个兄弟也知道。”

包行道：“那很好，强敌快则两日，必有大批高手到此，咱们今日动身，还可从容毁去痕迹，程兄既肯收留慕容公子在此，想来定和那慕容大侠有些渊源，但望程兄，能代我等求得齐夫人驯鸟之法，不但慕容公子，感激不尽，申兄和在下也是感激万分，至于程兄的去处，兄弟不敢勉强，但兄弟可提供一点拙见，程兄有巨虎代步，何不一游昆仑山？”

程南山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包兄把兄弟这条命看得太贵重了，昔年如非慕容大侠援手，兄弟早已尸骨成灰了，今能为慕容公子效力，死而无憾。”

包行道：“那很好，程兄请回虎谷，安排一下，咱们立时动身，先往齐夫人处一行，请她代咱们驯服两只猛禽。”程南山望了那布衣樵子一眼，道：“这位奸细诸位处置吧！兄弟一个时辰之内，回到此地。”

言罢，转身而去。

包行望着程南山的背影，低声说道：“好一条血性汉子。”雷化方望了那布衣樵子一眼，道：“包兄，解开此人穴道，或可问出一点内情。”

包行道：“希望不大，但雷兄试试也好。”

雷化方伸手拍活那大汉穴道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如能据实回答我等问题，咱们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”

那大汉穴道虽然被点，但耳目并未受损，对几人对答之言，听的十分清楚，站起身子说道：“哪一位是慕容公子。”他口中虽在问话，目光却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瞧。原来，这几人中，以那慕容云笙年纪最轻，自然可以猜出。慕容云笙道：“区区就是。”

那布衣大汉突然对着慕容云笙跪了下去，大礼拜见。这一来慕容云笙反而有些手足无措，急急说道：“阁下快快起来，有话好说。”

那大汉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公子不要误会，在下并无求公子饶命之心，只是在下惭愧不能为公子效命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一个人难免有错，只要阁下能够改过向善。”那大汉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能背叛他们，在下这点武功，就算为公子效力，也没有多大帮助，在下只有一条路好走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哪一条路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在下老母妻儿，都在他们掌握之中，如是在下背叛他们，老母、妻儿，势必为他们杀死，救他们的办法，在下只有自己死去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慢慢的说吧！你那位放出信鸽同伴，已然死去，你们援手，不论行动如何快速，也要明天午时之后，才能赶到，我们有很多的时间。”

那大汉摇摇头道：“不一定，他们到处都庄的有人，只不知他们武功能否对付诸位？”

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拿在下来说吧！我被他们编入了养鸽传讯的队中，但我仍然安居故乡之中，除了习武之外，并为他们养着很多鸽子。平常之日，我是安分的百姓，每隔上三月、半年，有人来查一次，指示我做些什么。他们给了我一笔大钱，让我置了很多产业，巨宅大院，骡马成群，看起来，我是过着养尊处优的员外生活，但一旦接到指命，就要立刻应命，不计生死，赴汤蹈火。我养着很多长工、奴仆，平日里下田工作，各有职司，但如一旦有事，立刻间，就可编组成队……”

包行点点头接道：“是了，他们不但要在武林称霸为雄，而且还要准备造反，兼得天下。”

那大汉道：“他们真正的用心何在，在下不很清楚，但在下却知道，他们正在广置庄院，收罗人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看来，包兄的推断不错，他们收罗武林高手，对付武林中人，广置田庄，寓兵于民，那一笔置购田庄的费用虽大，但此后，他们就可自立为生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而且也可提供银钱，这么看起来，这一场武林纷争，似是不完全是江湖上恩怨名利之争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你养那信鸽，都飞向何处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在下养了四只信鸽，分飞在两个方向，一个飞往县城，一个去程甚远，无可判断。”

忽听那大汉惨叫一声，抱着小腹，蹲了下去。

突然一张口，吐出一口鲜血全身抽动，双目翻白，立时间气绝而逝。

包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强烈的药性。”

突然挥动手中铁杖，片刻间剜了一个土坑，埋起那大汉尸体，又道：“这毒性太烈，不能让他暴尸林中。”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包兄游踪天下，对各方武林豪杰，更是如数家珍，知之甚详，在下想请问一个人。”包行道：“申兄直说无妨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天通大师为人如何？”

包行道：“你是说少林寺的天通大师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惜，正是少林寺中的天通大师。”包行道：“一代高僧，名符其实。”

申子轩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包兄对那天通大师为人是耳闻呢，还是亲见？”

包行道：“天通大师和在下有过数面之缘，据在下所知，慕容大侠生前，也和他有过来往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个，在下等从未听大哥说过。”包行道：“也许那慕容大侠觉着没有告诉诸位的必要，所以未对你们提过。”

申子轩心中暗道：那柴四郎舍命相救我等，他说的话，自然不会假了。

心中念动，口中问道：“慕容大哥遇害之后，包兄可曾见过那天通大师？”

包行道：“见过，就在慕容大侠遇害的第三年，在下垂钓太湖，会到了那位高僧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那天通大师跑到太湖作甚？”

包行道：“这个在下倒是未问，但他和在下谈起慕容大侠之死，不胜唏嘘感伤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怎么，诸位可怀疑那天通大师和慕容大侠死亡有关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在未寻得证明之明，在下也不便多言。”

包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天通大师确是位精通佛经的高僧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：那柴四郎指名道姓，说出天通大师和禅机大师的法号，历历如绘，决非虚语，但一个一向声名清高的僧人，怎会卷入这场残忍搏杀的是非中呢？

又觉个中疑窦重重，难以索解。

但闻雷化方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慕容大哥遇害了二十年，咱们不但未能为他报仇，而且连凶手的姓名、身份也不知晓，只能乱作猜测，想起来，实使人惭愧的很。”

包行道：“这其间使人难解之处很多，兄弟就探查听闻所得，觉出其间有几大难以想通之疑，使人困惑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包兄可否见告，也许我等可提供一二愚见。”

包行道：“慕容大侠一生光明磊落，有若清风明月，武林中大都公认他为千百年中难得一见的奇才，当该不会因私人的恩仇，遭此毒手，杀害慕容大侠的目的，应该是别有所图。退上一万步讲，那次惨事，是为了私人恩怨，一些吃过慕容大侠苦头的人，联起手来以求报复，他们杀害了慕容大侠之后，就该一哄而散。但那慕容大侠埋骨之地，却又有很多武林高人防守，凡是去慕容大侠墓前凭吊之人，大都是有去无归，连续二十年从不松懈。如是不求甚解，也就罢了，但如用心一想，实叫人想不出作用何在，此为大疑之一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在下也觉着其情可疑，只是不似包兄想的这般透彻罢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如是那杀害慕容大侠之人，旨在扬名立万，那就不该藏首露尾，故作神秘。如是他们别有所图，早该发动，何以现在全无消息，此乃大疑之二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个，也许他们是内部原因，不便形诸于外。”包行道：“是的，兄弟也曾试作几个想法：一是他们内部倾轧甚烈，无暇旁鹜，二是有一种很大的力量，使他们不敢全面发动，保持了武林中的暂时平静。”

申子轩点点头，道：“大约不出包兄这两个预测之外。”包行道：“但咱们必须确认一个原因才成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好在来日方长，咱们以后还有足够的时间研商，也不用急在一时了。”

慕容云笙突然说道：“包叔父，那天通大师不知今年几岁包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大约八十以上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：不论那天通大师的内功如何精深，但二十年前，他也是六十以上的人了，六十以上的老人，应该已无雄心大志，也不肯把六十年清白的声誉，随便毁去，这其间只怕还有值得研究之处。

因为包行和申子轩都心有顾忌，未能畅所欲言，因此，都觉着无法再谈下去，一时间，相对无言。

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，低声对申子轩道：“我去接三哥下来，等候程兄一到，立刻动身。”



包行道：“在下也借此片刻，坐息一下。”

言罢，闭上双目而坐。

片刻后，雷化方和九如大师下了大树，又候片刻，程南山急奔而到。

申子轩道：“程兄准备好了么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兄弟遣散群虎，只带大黄、小黑同行，此二虎已通灵性，能解人意，不用人费心照顾。”

包行忽然挺身而出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程南山道：“区区带路。”转身向前行。

九如大师这数月以来，按照那慕容长青留下的上乘内功，打坐调息，竟然觉着失去的神功，隐隐有复元之势，体能也大有长进，虽因手中无钹，无法习练那“回环飞钹”，但他以树叶替代，默诵要诀，四月苦习，从未间断，进境甚大。

包行望了九如大师一眼，道：“大师的法号，可叫九如？”九如大师单掌立胸，笑道：“正是老衲。”

包行道：“似是还有一位紫云宫主，未和诸位在一起？”申子轩道：“那是在下四弟，迄今行踪不明。”

包行未再多问，随在程南山的身后，鱼贯行出密林。只见一黑一黄两只巨虎，并立林外相候。

虎王程南山回首说道：“大师行走不便，请骑虎赶路。”九如大师也不推辞，举步跨上黑虎。

程南山道：“在下走前面了。”放腿奔行。

几人都是武林中一流身手，轻功卓绝，全力赶路，快逾奔马。

程南山路径熟悉，带几人奔捷径，太阳下山时分，到了一处小溪旁边。

这时，已入平原，抬头看去，只见青苗铺野，一望无际，三五农夫，荷锄而归，茅舍隐现，炊烟缕缕，好一幅美丽境界。程南山伸手指正东方，一片果林掩映的红砖瓦舍，低声说道：“那就是齐夫人隐居之地了，在那果林之中，他们自辟了一片菜圃，鸡舍、猪栏，全自经营，男耕女织，一切应用之物，全都不用外求，那齐夫人更是难得出门一步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齐大侠有儿子吗？”程南山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原本有一位公子，但自齐飞死去之后，那位齐公子也同时失踪，不知去向，现在只有一位女公子跟着她。”

目光转动，扫掠了群豪一眼，接道：“齐夫人这些年过的十分平静，在下实也不愿惊扰她。诸位请在溪旁小候，在下先去见过齐夫人，说明来意，免得惊扰了他们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如是那齐夫人不肯答允，如何是好呢？”程南山道：“这是碰运气的事了，在下当尽我之力，说服她就是。”

大步直向果林瓦舍之中行去。

几人等约顿饭工夫之久，才见程南山急步行了回来。包行笑道：“程兄说服了齐夫人吗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费了兄弟很多口舌，那齐夫人仍是不肯答应，兄弟为情所迫，只好说出了慕容公子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齐夫人如何说？”

程南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想不到说出了慕容公子之后，那齐夫人竟然一口答应，把她训练有成的两只灵禽，奉赠慕容公子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

和那齐夫人素不相识，竟承如此厚待。”程南山道：“令尊生前余荫，遍及江湖，公子自然不会知道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此刻，那齐夫人已然秉烛等候，她要把两只灵禽亲交慕容公子，并授他役禽之术，可是，可是……”忽然张口结舌，半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包行道：“可是那齐夫人只限慕容公子一人入内相见吗？”程南山道：“不错，那齐夫人说她隐息已久，不愿再和武林中人来往，纵是齐大侠生前挚友，她也不希望见面。”申子轩道：“既是如此，程兄请带慕容贤侄去一趟，我等在此相候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妇人见识，和咱们不同，希望诸位不要放在心上才好。”

包行道：“年轻丧失，老而失子，乃人生大悲大惨的事，她一人兼而有之，这痛苦自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了。她能够很坚强的活下去，已经不错啦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诸位能够谅解，那就好了。”

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剑上，缓缓说道：“慕容公子，咱们走吧！”

转身向前行去。

慕容云笙转身对申子轩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小侄去去就来。”申子轩道：“齐夫人如此看得起你，你要留心礼数才是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尊命。”紧随在程南山身后行去。只见瓦舍木门大开，室中灯火通明。

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妪，布衣荆钗，当门而立。

程南山一抱拳，道：“有劳张嬷嬷通报夫人一声，就说慕容公子求见。”

那白发老妪打量了慕容云笙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就是慕容公子吗？”

慕容云笙一抱拳，道：“晚辈慕容云笙见过老夫人。”那老妪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老身是齐家的佣人。”

慕容云笙一欠身，道：“有劳老夫人代晚辈通报一声。”白发老妪点点头，道：“世家公子，果然不凡，两位请进吧！”

闪身退到一侧。

程南山、慕容云笙鱼贯行入室中，那老妪闪在两人身后，随手掩上木门，又抢到两人前面，道：“老身替两位带路。”行过前堂，穿过了一片白石铺成的甬道，到了后厅。厅门半掩，灯火透出厅外。

那老妪推开门，低声说道：“启禀夫人，慕容公子驾到。”厅中传出来一个清柔的声音，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程南山带着慕容云笙行入厅中，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蓝布衣服的中年妇人，坐在一竹椅之上，在她旁侧，坐着一个头梳双辔，年约十七八岁的少女，穿着一浅绿的衫裙，生的眉目如画，十分秀丽。

慕容云笙不敢多看，扫掠了两人一眼，对那蓝衣妇人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小可慕容云笙，见过夫人。”

那蓝布衣着妇人，正是齐夫人，只见她双目流转，打量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张嬷嬷，给慕容公子和程大侠看座。”那白发老妪应了一声，搬过来两只椅子。

慕容云笙一欠身道：“晚辈谢坐。”

齐夫人目光望着程南山，道：“你是先夫的好友，你如骗了我，不但对不起我们孤女寡母，也对不住你那故世的好友。”程南山道：“程南山如有一字虚言，天日可鉴，嫂夫人但请放心。”

齐夫人目光又转到慕容云笙脸上，接道：“你是慕容大侠之子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慕容云笙，先父慕容长青。”齐夫人道：“你要两只猛禽作甚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先父被害，含冤莫白，晚辈身负血海大仇，浪迹江湖，虽有先父生前几位故友相随呵护，但仍难完全摆脱强敌追踪，近日中发现强敌施传信鸽迫踪传讯，四面拦截，恭请夫人赐赠猛禽，以制强敌信鸽。”

齐夫人缓缓点头道：“老身未见过慕容大侠，但亡夫在世之日，却常和老身谈起慕容大侠的英雄事迹，武林救星，万家生佛，老身对他仰慕已久。”

回顾了身侧的少女，道：“丽儿，见过慕容公子。”那少女缓缓起身，福了一福，道：“见过慕容公子。”慕容云笙起身还了一礼，道：“在下还礼。”

丽儿目光微抬，只见慕容云笙猿臂蜂腰，气度高华，望一眼，不禁芳心一跳，急急垂下头去，退回原位。只听齐夫人接道：“丽儿，去把为娘那两只苍鹰架来。”丽儿应了一声，起身而去。

齐夫人缓缓说道：“那一对苍鹰，乃是少见奇种金眼鹰，目光敏锐，飞行迅速，长爪尖利，都非寻常之鹰能够及得。老身已养了多年，近两年才真正长大。老身每夜放出它们，替我巡夜，它们都能忠于斯职，一夜有狼来犯，被两鹰利爪所毙。捕捉信鸽，当非难事，只是它们追随我们母女已久，初随公子，恐不习惯，还望公子忍耐一二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它们助我拒敌，我自当视它们如亲如友，善为珍惜。”

齐夫人道：“只要训练得法，猛禽如人，有时比起人来还要忠心，有公子这两句话，老身就放心了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两鹰都已训练有成，老身只要传公子驭鹰之法，公子就可指使它们了。”

程南山知趣的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嫂夫人这片果林十分茂密，兄弟还未见识过，不知可否观赏一番？”

齐夫人缓缓说道：“程兄请便。”

程南山站起身子，退出客厅。

片刻之后，丽儿双手捧着一支铁架，行入厅中。慕容云笙抬头看去，只见那两只苍鹰身体巨大，落在那铁架之上，仍有两尺多高。

齐夫人一挥手，道：“丽儿，放下铁架去吧！”丽儿应了一声，放下铁架而去。

齐夫人目睹丽儿背影消失，才低声说道：“慕容公子，这一对巨鹰虽和小女相熟，但她也不知驭鹰之法，老身今传公子慕容云笙起身一揖，道：“晚辈感激不尽。”

齐夫人道：“需知两鹰虽已通灵，但它们只能和人相熟，无法分辨善恶，敌友之分，全凭驭人的指示，老身法由心传，弹指举手间，都可指挥双鹰，但老身希望此中诀窍，只有慕容公子一人知晓，免得使双鹰无所适从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记下了。”

齐夫人开始传授慕容云笙驭鹰之法，以及分辨双鹰的鸣叫之声。

慕容云笙足足化去了一个时辰的时光，才把驭鹰术完全学那齐夫人极是小心，要慕容云笙从头至尾演习了一遍，才完全放心。

点点头，道：“公子，你很聪明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夫人教导有法，晚辈再学不会，那岂不太笨了吗？”

齐夫人缓缓站起身子，行到两只巨鹰身前，抚着它们的羽毛，黯然说道：

“它们天生异种，却随我隐于此地，埋没十年，今后，得以追随慕容公子，神鹰良主，必可做出一番事业了。”语声一顿，高声说道：“丽儿。”

但闻一声娇应，丽儿急步行入厅中，道：“母亲，有何吩咐？”齐夫人道：“替为娘送客。”

言罢，转身行入内室。

齐丽儿低声说道：“公子请架起双鹰。”

慕容云笙伸手去捧铁架，却为丽儿拦住说道：“公子行踪无定，如何能带此铁架同行，此后它们自会寻觅栖息之地，不劳公子费心，此刻公子把他架在双臂之上吧！”

慕容云笙想到齐夫人传授驭鹰术中，有一法可以召鹰上臂，当下双臂平伸，低呼两声。

但见那双鹰齐展双翼，飞落到慕容云笙的双臂之上。齐丽儿低声说道：“这双鹰已通灵性，公子要善待它们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但请放心。”大步向前行去。行出厅外，程南山早已在院中守候。

齐丽儿送两人出了大门，柔声说道：“程叔父，恕晚辈不远送了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贤侄女请回，为叔的此番打扰，心中极是不安，还望贤侄女代我向令堂谢罪。”

齐丽儿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家母常常和晚辈谈到程叔父对我们的关心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不敢当。”

齐丽儿目光转到慕容云笙脸上，道：“敬祝公子早报大仇，一帆风顺，日后我们寡母孤女也许还有借重公子之处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但得在下力能所及，无不全力以赴。”齐丽儿一对秋水似的眼睛，盯注在慕容云笙脸上瞧着，缓缓掩上木门。

慕容云笙双臂一振，两只巨鹰一齐张翼而起，盘绕在那果林中长鸣三声，才又振翼飞来。

两鹰飞行不高，一直在慕容云笙头上盘旋。慕容云笙仰脸望着一双巨鹰，轻轻叹息一声，双鹰果已通灵，齐夫人肯以心爱双鹰相赠，这恩情实是不小。两人行回原地，只见那申子轩和雷化方、九如大师，三人正在坐息相候，神钧包行却不知去向。

慕容云笙刚刚停下脚步，双鹰也一齐落地，停在慕容云笙的身侧。

程南山目光转动，回顾了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那位包兄呢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发现敌踪，追赶去了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齐夫人居住之地，也已被人发觉申子轩道：“还要劳请程兄一趟，通知那齐夫人一声才好。”语声甫落，突见那果林中火光冒起。

程南山大吃一惊，来不及和申子轩等招呼，飞跃而起，直向那果林扑去。

慕容云笙一跺腿，道：“可恶的很。”纵身飞起，直追程南山而去。

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五弟，守护三弟，有事故立刻呼叫我等，为兄也去瞧瞧。”

雷化方起身应道：“小弟遵命。”

申子轩转过身子，急急奔去。

行到果林瓦舍前面，只见一个白发老妪，手执竹杖，站在瓦舍前面。

程南山、慕容云笙并肩而立，站在那老妪前面。

只听那老妪说道：“有劳三位了，我家夫人小姐，恐已在数里之外，老

身要早些赶上她们才成。”

言罢，转身而去。

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程兄，怎么回事？”程南山道：“那齐夫人慨赐双鹰之后，已然觉着此地不妥，不宜再住下去，已然携女远走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把火是？……”

程南山道：“齐夫人不愿自己住过的地方，留下痕迹，因此放起了一把火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这时，火势已大，烈焰腾空，所有的房舍，都已经燃烧起来。

三个人望着那大火，出神片刻，才缓缓回身而去。行回原地，那包行已在等候。

申子轩道：“包兄追上敌人了么？”

包行点点头，道：“兄弟一生中很少杀人，但这一开杀戒，竟自难再遏止，那人已被兄弟毙于掌下，为了不使消息走漏，兄弟已把他尸体埋起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包兄为何不生擒他呢？”

包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第一是生擒他们之后，也无法问出名堂，第二是他们身上藏有奇毒，如是抓住他，他也要服毒而亡。”申子轩接道：“那齐夫人慷慨赐赠她育养十年的两头神鹰，扑捉那信鸽的猛禽已有，咱们此刻，行止如何？”包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离此荒山僻野，到人多的城镇中去。”雷化方道：“咱们实力还未壮大，难以和他们对抗，避之独恐不及，似是不宜到城镇中去。”

包行道：“咱们不但要到城镇中去，而且还要让他们发现咱们的行踪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包行道：“那样才能和他们互较智力，而且，还要打起慕容公子的招牌，使天下都知道慕容公子已出现江湖，要为慕容大侠复仇，使那死去的人心，重新振起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包兄心目中，可有去处吗？”

包行道：“兄弟之意，先到洪州一行。”

申子轩暗道：他似是未经思索，就一口提出洪州，只怕他早已成竹在胸，咱们也不用多问了。当下应道：“好，就依包兄之意，咱们先到洪州瞧瞧。”

沿途之上，慕容云笙全心和双鹰接近，数日夜下来，竟似已得双鹰认了他新主人的身份。

这日，将近洪州，包行望望那随行的二虎、双鹰说道：“进入洪州，咱们就可能和强敌展开一场斗智之战，这双鹰还好，二虎要如何安排呢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这倒不劳包兄费心，如是那洪州城有树林可容它们存身，兄弟就带它们同行。如是没树林可供存身，此刻就可以让它们避开，自觅藏身之地。”

包行道：“不会走散吗？”

程南山哈哈一笑道：“这二虎已追随兄弟多年，稍通灵性，而且从不伤及人言，包兄但请放心。”

包行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慕容公子，可要架着双鹰入城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据那齐夫人言，双鹰可放诸天空，它目光锐利，强人百倍，虽然在极高的空中飞行，亦可辨识主人，只是晚辈还未把它们养熟，不知是否还能收回。”

包行微微一笑，未再接言。

程南山口中低吼数声，双手一挥，两只巨虎，突然奔腾而去。

慕容云笙心知别人不便接言，万一他放出双鹰一去不返，那劝他放鹰之人，岂不是大感尴尬，当下双臂一振，二只巨鹰同时凌空飞去，口中却接道：“它们愿否回来，是它们的事了。”包行目睹两人把鹰、虎一齐遣走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在下和程兄先入城中，替四位布置一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等可要易容而入？”

包行道：“不用了，你们大张旗鼓，能使人知道的愈多愈好，咱们就是要武林道上全都知道，慕容公子为慕容大侠复仇重出江湖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好！咱们今夜是否还要见面？”

包行道：“南大街有一家杏花楼，经营酒饭和客栈生意，四位投宿到杏花楼去，在下和程兄，自会赶往那里和四位见面。”申子轩道：“二位先走呢，还是我等先走？”

包行道：“我和程兄先走，四位慢走一步，晚我等半个时辰，再入城中。”

以那申子轩的老练，竟然也想不通那包行的用心何在，但却又不便多问，只好点头，道：“好，咱们一切依照包兄的吩咐就是。”

包行回顾了程南山一眼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放腿向前奔去。

## 第二十八回算无遗策

慕容云笙等人依照那包行之约，几人等了半个时辰左右，缓步向洪州行去。

申子轩当先而行，九如大师和慕容云笙居中，雷化方走在最后。

这时，正是将用晚饭的时间，街上行人众多，接踵擦肩。申子轩暗中运气戒备，目光不时四下搜索，寻找可疑之人。几人一行，直奔南大街。

那杏花楼乃洪州有名的大饭庄，前面酒楼，后面客房数百间，经营着客栈生意。

四人行近杏花楼时，只见店门口处，高贴着一张红纸，写着，恭迎慕容公子大驾。

两个青衣小帽的店伙计，早已在门口等候。

申子轩望了那贴的红纸一眼，举步向杏花楼中行去。两个店伙计迎了上来，道：“四位之中可有一位慕容公子？”慕容云笙接道：“区区便是，两位有何见教？”

两个店伙计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齐齐作了一个长揖，道：“有人替公子订下一座跨院，预付了十两黄金的店租，叫小的在门口贴起红纸，恭迎公子大驾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道：“好！你们带我到那跨院去。”左首店伙计欠身一礼，道：“小的带路。”

慕容云笙回顾那张贴的红纸条，道：“把红纸扯下，在下不愿惊动了太多的人。”

右首店伙计应了一声，扯下贴在门上红纸。

慕容云笙抢在申子轩身前，紧随那店伙身后而行。

那店伙计带着几人穿过了两重庭院，行入一座独立的院落之中。

只见院中鱼池盆花，十分清雅，那店小二微一欠身，道：“这座院落是我们杏花楼中最好的一座院落，四位请到上房坐吧！”申子轩目光转动，只见这座院落，除了一座上房之外，还有两座厢房，可算得十分宽阔。

店小二推开上房木门，慕容云笙先行入房中。

室中布设亦很古雅，迎面壁上挂着一幅山水画，一张红漆八仙桌，紧傍着左面壁间而放，两张太师椅分放在木桌两侧，另外有几张木椅沿着墙壁而放。

店小二一欠身道：“诸位坐着歇歇，小的去替诸位沏茶。”雷化方忍不住问道：“伙计，这座跨院是什么人替我们订的？”店小二道：“这个小的不清楚了，柜上吩咐下来，小的们就照着办了。”

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到柜上问问，慕容公子相识之人太多，什么人的好意，咱们必须问个清楚才成。”

店伙计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片刻之后，店小二提着一个白瓷大茶壶行了进来。

雷化方看他倒过了四杯茶，才说道：“你问过了吗？”店小二抬起头道：“问过了，柜台说替慕容公子订下这间跨院的是位女客人。”

雷化方听得一怔，道：“是个女子。”

店小二道：“正是一位女客人。”

申子轩缓缓说道：“那位女客人是何模样，你能够记得吗？”店小二摇

摇头，道：“这个么，小的没有问过。”

雷化方掏出一块银子，道：“这个赏给你了，去问问柜台那位女客人模样、年龄，口音、穿着，问的愈是详细愈好。”店小二接过银子，哈腰点头他说道：“你老放心，小的立刻去问。”躬身而退。

雷化方望了申子轩一眼，道：“二哥，咱们到此除了包行、程南山外，绝无外人知晓，怎会有女人先替咱们订下这跨院呢。”申子轩道：“的确是有些奇怪，就算那人在途中发现咱们，判定咱们到洪州而来，也无法知晓咱们一定会住这杏花楼啊！”雷化方道：“除非那女子是受了包行之命，只有包行知晓咱们住在此地。”

店小二也匆匆行了进来，道：“小的问过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是什么样一个女人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一位年轻姑娘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穿的什么衣服，长像如何？哪里口音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小的没有见过那位姑娘，但据一个看见的伙计说，那位姑娘长得十分标致，穿着一身青衣，至于口音，小的却无法问的出来。”

申子轩一挥手，道：“够了！你替我们弄八样美肴酒饭，一起递到这跨院中来。”

店小二应了一声，急急转身而去。

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看来要等那包行到此之后，才能知晓内情了？”

片刻之后，酒饭递上，申子轩先行试过，确证无毒之后，几人才开始进食。

几人心中充满着疑虑，虽然是佳肴美酒当前，也是无法下咽。匆匆食毕，唤店小二撤去残席，申子轩目睹店小二去后，低声说道：“五弟，咱们仔细搜查院里草树，和那两侧厢房。”几人一齐动手，搜过整个跨院，仍是未找出可疑事物。正当几人犹豫不安之际，店小二带着包行和程南山适而至。雷化方沉声说道：“包兄来的正好。”

包行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包兄，可曾替我们定下这座跨院？”包行摇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包兄可曾要那店家，写上欢迎慕容公子的红帖？”包行道：“没有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！”

包行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申子轩略一沉吟，把经过之情，很仔细的说了一遍。

程南山沉声说道：“那定然是女儿帮中人，过去咱们在江州之时，几个毛丫头，也是故弄玄虚，闹的心神不安。”

包行道：“女儿帮和三圣门，都以神秘姿态出现江湖，没有人知晓他们的实力内情。据在下所知，这两股神秘的力量，在江湖上曾有过几次冲突。三圣门以用毒见长，女儿帮却不惜牺牲色相，广结实力，奇怪的是他们似是在一种适当的约束之下发展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在江州之时，曾和女儿帮三圣门双方为敌，也曾托护于三圣门中一段时光，个中经过，曲折奇幻，事后想来，有如经历了一场梦境，如若据实说出，也许有助包叔父的推事之能。”包行道：“好！你仔细的说说看。”



慕容云笙略一沉思，把经过详情，很仔细的说了一遍。自然，其中把蛇娘子对他的爱护之情，稍作保留。

包行凝目相注，听得十分仔细，直待慕容云笙说完之后，才缓缓接道：“这确实是一段很重要的内情，世兄亲身经历，自然是不会错了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突转低沉，道：“这其间有一位关键人物，最为重要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包行道：“李宗琪，如是世兄日后还能和他遇上，希望能和他仔细的谈谈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在下还有一个看法。”

包行道：“愿听高论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三圣门的首脑人物，不管是否杀害慕容大哥的人物，但他们组成这一股神秘势力，必然有其野心。而且，他们组织的严密无比，上令下达，下面却又不知晓上面内情，如若咱们和他们层层周旋，倒不如查出那三圣门的所在，直捣巢穴。”包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方法倒是不错，但那三圣门现在何处呢？”申子轩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要咱们慢慢的查了。”包行道：“在下说一句狂放之言，就算咱们找到了三圣门所在之地，也未必能见那真正主持其事的首脑，只怕，要使诸位大失所望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包行道：“因为那主持首脑人物，不肯自己出面，徒托空言，组成三圣门，在江湖之上，建立了雄厚的实力。但他们却始终不肯以真名真姓真面目，出现于江湖之上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那也不难推断，他们自知目下的实力，虽然雄厚，但还不足以压制天下英雄，所以不敢出面。”

包行道：“雷兄之见，容或有理，但在下的看法，却认为别有内情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包兄高见？”

包行道：“在下一直认为他们受着某一种约束，无法出面，那三圣是个托词，三圣堂也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。”雷化方道：“话虽如此，那自号三圣之入一直在三圣堂中发号施令，难道还有错吗？”

包行道：“他们用心，就是让我武林同道，迷惑那三圣堂，自然，他们也许会在三圣堂所在之地，埋伏高手，但实则那三圣在他们心目之中无足轻重。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如若雷兄一定要到三圣堂去瞧瞧，实也并非难事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包行淡淡一笑道：“事情很简单，因为在下已然查出那三圣堂所在之地。”

雷化方急急说道：“那三圣堂在什么地方？”

包行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雷兄一定要去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未必要去，在下只是想知晓那三圣堂所在之地。”包行道：“好！如是咱们能够抽出工夫，在下就带两位去瞧瞧。”

申子轩暗道：他一直不肯说出那三圣堂所在之地，必有苦衷，五弟苦苦追问，岂非僵持不下了？

心中念转，急急接道：“包兄要我等先到洪州，是早有所谋呢，还是随口而出？”

包行道：“本是早有所谋，希望借重一位朋友之力，为慕容公子造成一

种声势。但此刻，却不得不放弃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包行道：“因为在下那位朋友，已然不在洪州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早已搬家了？”

包行摇摇头，道：“今晨离开了洪州他往。”

申子轩一怔，道：“那是有意逃避咱们了！”

包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一生，不相信碰巧的事，那位朋友今晨离此，必有原因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他可以拒绝咱们所求，那也用不着离家远走啊。”包行道：“就是这问题，只不过咱们未明原因罢了。”雷化方道：“如果咱们把每一件事都看的复杂万端，那实是一桩很烦恼的事，定然是你那位朋友，不愿多惹麻烦，躲避出去罢包行道：“怎知他一定不在洪州呢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你是说他会骗你？”

包行答非所问地，道：“就算他真的离开了洪州，又怎知他是自愿离开呢？”

雷化方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包兄之意是？”

包行道：“我等来此之前，在下那位朋友，并不知晓，他又怎知我会来找他呢？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那是说有人告诉他咱们来了洪州？”

包行道：“不错，而且那告诉他的人，还知晓咱们来此找他。所以，事情就显得有些复杂了，这证明了一件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包行道：“在下和诸位携手合作一事，早已被人知道了。而且，那人对在下还很注意，咱们到洪州来，他就了然到在下要找什么人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如若把那替我等订下这跨院的女子，联想一起，事情似是更为明朗一些。”

包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论如何，咱们已经和敌人接触，所以，从此刻起，咱们要处处小心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唉！咱们似是一直落于下风，处处被人抢去了先机，我明敌暗。”

包行神情肃然他说道：“所以咱们要冷静的对付，化明为暗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想，今夜之中，他们或会有所行动，派人来此。咱们分头守候，以查究竟，如是三更之后还未见人，咱们再行分头行动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如何行动？”

包行道：“赶往在下朋友宅院中瞧瞧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好！就依包兄之见，还请包兄分派方位。”包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进过酒饭，分头安歇，申兄和慕容公子住此正房，在下和程兄住东厢，雷兄和九如大师居西厢。但在初更过后，要设法潜出室外，埋伏院中盆花草丛之间。三更过后若无动静，听在下招呼，咱们再赶往我那位朋友宅院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贫僧行动不便，只怕难以配合。”

包行笑道：“大师可守在房中，最好能传出些轻微鼾声，以便诱敌，由我等为大师守护，大师尽可放心大睡，至于三更过后，请程兄和申兄留此，护守此地，在下带雷兄和慕容公子同行。”申子轩口虽未言，心中却知那包行这番安排，是在用行动解释别人对他的怀疑，带雷化方和慕容云笙同去，

那是让两人明了内情。

因为，在对包行的怀疑之中，以雷化方表现的最为露骨。申子轩微微点头，道：“好！就依包兄的吩咐。”

几人依照计划，进过酒饭，分头安歇。

初更时分，群豪借夜色掩护，潜出室外，隐身于草丛盆花之间。慕容云笙看屋角处有一株榆树，枝叶十分密茂，可作藏身之用，当下纵身一跃，登上老枝，隐于密叶茂枝之处。

这晚上，天上虽非阴云密布，但却淡云弥漫，一钩新月，被云掩遮，天地间一片昏黄之色。约莫初更时分，果见一条人影，飞跃到对面屋顶之上，极快隐入屋脊之后。

这人身法快速，行动之间，不带一点声息。包行、申子轩等，都隐在院中盆花丛草之间，除非那人飞入了院中之后，无法看得清楚。

慕容云笙虽然瞧到，但却无法告诉几人，只好全神贯注，监视那人的举动。

但那人隐入屋脊之后，竟似投入大海的砂石，良久不闻声息，不见任何举动。

别人都未瞧到，也还罢了，但慕容云笙却瞧的十分清楚，心中极是焦急，暗道：难道那人是住在此地的武林人物不成？心念转动之间，瞥见正东方又飞奔过来一条人影，也隐身在一面屋脊之后。

紧接着又是两条人影赶到，来人似是心有所忌，不敢太过接近几人宿住的跨院，都在临近跨院屋顶之上停下。

这时，慕容云笙心中已经确定了来人，都是和自己等一行有关，心中忖道：来了四人，竟然仍无举动，那是还在等人了。难道这些人，准备明火执仗和我等决战不成？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声轻微的口哨，传入耳际。

包行和申子轩等，虽然未见到来人，但他们确听到了那声口哨，全部精神一振。

只见四条人影，一齐飞起，归鸟投林一般，飞落于跨院之中。包行极是沉得住气，见四人落入院中，仍是不动声色，这时，申子轩等都已看得清楚，只见落入院中四人，都穿着夜行衣服，两个背剑，两个佩刀。

四个夜行人一排而立，八只目光转动，查看厢屋中的动静。双方一明一暗，对峙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四个青衣人仍然是站着不动。

老练沉着的申子轩，也不禁暗皱眉头，忖道：这几个人一直站在这里不动，不知是何用心？突然间，又响起一声轻微哨声，传了过来。

四个夜行人，也突然发动，分向正厅和两厢之中冲去。包行突然间疾跃而起，直向九如大师住的房中奔去。

一人发动，申子轩等跟着出手，也向厅房之中冲去。

包行动作奇快，后发先至，右手一扬，砰然一声，震开木窗，闭住气，直向木榻之上扑去，右手一探，抓起了睡在木榻之上的九如大师。

就在包行右手抓住九如大师的同时，寒芒一闪，一道白光，直向木榻之上劈去。

包行左手一挥，内力涌出，劈向那人，一挡那人刀势，右手却抓起九如大师倒跃而退，穿窗出室。

跃出窗外，才大声喝道：“小心，房中有毒香，不要着了道儿。”这时，

申子轩和雷化方等，都已奔到窗口，正待破窗而入，却听包行呼叫之言，立时止下脚步。

雷化方左手一挥，波的一掌，拍在窗上，震碎了木窗之后，人却倒跃而退。

申子轩却一躬身，飞上屋面，流目四顾。

慕容云笙、程南山齐齐纵身而起，跃落在包行身侧。

包行低声说道：“守着四面，别让他们走了一个。”

程南山应了一声，退守在围墙旁侧。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包叔叔，三叔父怎么了？”

包行道：“不要紧，他只是晕迷过去，贤侄只管放心对敌。”慕容云笙应了一声，飞身而起，守在北面方位，跃落院门之处。这时，雷化方、程南山、包行、慕容云笙等，分守四个方位，申子轩却站在屋面，居高监视。

奇怪的是那四个扑入厅厢中的夜行人，竟也不肯出来，一直停留在室中，双方形成了对峙之局。包行缓缓放下九如大师，摸出一粒丹丸，投入九如大师口中，把他放在壁角暗影中，便于保护，才转过身子。

包行高声说道：“申兄身边带有火种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有啊？”

包行道：“烧房子。”

申子轩听得一怔，暗道：这杏花楼，正处于洪州城内闹区，如是放起火来，火势延蔓开去，势必造成大劫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却应道：“先烧那一幢？”

包行道：“先烧正厅。”

申子轩手中一探一搅，屋瓦碎落，登时，屋顶上露出一个大洞来，右手摸出一个火折子，迎风晃燃，投入室中。

只见寒芒一闪，一柄单刀，由暗影中伸了出来，劈碎了火折子。包行行到雷化方身前，低声说道：“趁他们应付申兄之时，雷兄请和慕容公子冲入房中。记着闭住气，不能呼吸，我和程兄守在外面，以防他们逃走。”

雷化方点点头，纵身而起，越过屋面，飞落慕容云笙身前，低声说道：“贤侄，咱们冲入正厅瞧瞧。”

原来，四个夜行人，两人飞入正厅，另两个分别飞入厢房。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带路，五叔接应小侄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为叔的走前面。”大步向前行去。

厅中夜行人，已知中计，是以早把木门关上。

雷化方飞起一脚，踢中厅门。

这一脚力道奇猛，只听砰然一声大震，木栓震断，大门立开。只见寒光一闪，两道寒芒，破空而出，直向雷化方飞了过来。雷化方早已有备，右手金笔一挥，当的一声，击落了一枚飞刀。出手一击之下，雷化方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手法，已较前快了许多，原来在四月苦苦习练之中，不知不觉武功已然大进。雷化方一笔击落飞刀，低声说道：“小侄小心，照那包行推断，室中有闷香的毒烟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五叔也要小心。”

只见火光一闪，申子轩又投入一枚火折子。

但见刀光一闪，一柄单刀疾向申子轩投下的火折劈了过去。这虽然只是一瞬间的工夫，但雷化方却瞧得极是清楚。当下一挺身，疾如电光石火一般，

直向室中冲去。

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传入耳际，室中火光一闪而熄。室中又恢复了黑暗。

慕容云笙心中大急，暗道：听那兵刃相击之声快速，显是雷五叔至少在抵挡两个人的围攻，我应该进入厅中，助他一臂之力才是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大声喝道：“小侄助拳来了。”

只听一声惨叫，传了出来，打断了慕容云笙未完之言。紧接着，传出了雷化方的声音，道：“不要进来。”慕容云笙人已冲近室门口处，听得雷化方喝叫之言，只好停了下来。

突然间，传来了衣裾飘风之声，一条人影直向厅外飞来。慕容云笙正待挥剑击出，突然心中一动，急急收剑而退。只见那人影落入院中，身子摇了两摇，一交栽倒。

昏黄星光之下，慕容云笙看得明白，那人正是雷化方，心中暗叫一声：侥幸，我适才如苦挥剑一击，势必伤他不可。心念转动，人却疾跃过去，伸手抓起雷化方，只见他衣衫完全，除了前胸上几点血迹之外，全身无伤，但却紧闭着双目，似是受了重击一般。

慕容云笙摇动着雷化方，道：“五叔，你受了伤吗？”一连喝问数声，雷化方一直是闭目不答。伸手按在雷化方前胸之上，只觉他心脏仍在跳动。

只听一声轻轻的叹息，道：“世兄不用急虑，他只是中了闷香一类的毒烟。”

慕容云笙抬头看去，只见包行手执鱼杆，站在身前。当下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是了，他如不回答我的问话，也许不会中毒了。”包行道：“他在自己中毒后，还能冲出室外，那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毒烟如此利害，中人之后，立时就晕迷不醒。”

包行道：“此乃鸡鸣五更返魂香之类的烟毒，虽然中人即晕，但却有一定时限，最易解救，世兄不用担心。”

突闻木门呀然，跨院圆门大开，一个店伙计手中高举着纱灯，行了进来，道：“客官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一眼看到卧在地上的雷化方，不禁一怔，道：“这位大爷……”慕容云笙接道：“店中来了强盗。”

店小二道：“强盗在哪里？”

慕容云笙一皱眉，道：“叫出来，只怕影响你们店誉。”包行突然开口接道：“正厅之中，你如不信，何妨进去瞧瞧？”那店小二举起手中灯笼，向大厅中瞧了两眼，道：“里面当真有强盗吗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店小二不会武功，厅中强徒，有如困兽，如果要他进去瞧看，岂不是要他送命？

正想出言阻止，包行却抢先接道：“阁下放心去吧！那室中纵然确有强盗，也是不会伤你。”

慕容云笙只听得大惑奇怪，但想到包行阅历、经验，都非己所能及，也就忍下未言。

那店小二扬了扬手中的灯笼，低声说道：“好吧！你老说的也许是实话，强盗不杀店家。”当真举起灯笼，直向厅中行去。慕容云笙右手探出，想抓住店小二，拖他回来，却为包行伸手拦住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包行双目盯注着那店小二举动，似是十分留心。

慕容云笙转目望去，只见那店小二步履沉着，毫无惊恐之态，不过他走的很慢，不留心很难看得出来。

突然间刀光一闪，直向灯笼上斩了过去。

包行陡然一提气，直向厅中冲去。

他动作快速，有如电光石一般，一闪之间，人已到了那店小二的身后。

只见那店小二身子突然向前一探，手中灯笼一转，直向包行脸上击去。

这时，慕容云笙已然瞧出，那店小二身手不凡，不禁暗叫了两声惭愧。

包行左手推出，一股强风击在那店小二灯笼之上。只听达的一声，那灯笼吃掌力击碎，四下分飞。

灯光一闪而熄。

慕容云笙正待赶入厅中援手，灯火已然熄灭。

大厅中，突然间又恢复一片黑暗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他们隐在暗处，室中又有毒香，五叔晕迷未醒，我如再冲入室中，中了毒香，今日之局，就十分凶险了。心念经此一转，抑制着进入室中的冲动。

凝神听去，厅中传出来砰砰不绝的掌声。

显然，厅中正展开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。

慕容云笙心中虽然焦急，但却无可奈何。

突然间，人影一闪，包行飞身而出，跃落院中，长长吁一口气。慕容云笙道：“包叔叔，那店小二……”

包行接道：“武功高强的很，我和他过了十招，硬拼五掌，仍然无法伤他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咱们只有设法把这座房子拆了。”包行道：“那倒不用，只要咱们把门窗打开，设法使房中的毒香，散流室外，就可冲进去了。”

这时，申子轩已在屋顶上之上挖了一个大洞，高声说道：“包兄，可要在下进入厅中瞧瞧吗？”

包行道：“不用涉险，他们似是一直在室中施放毒香。”申子轩道：“看来，咱们如是不施下毒手，很难把他们逼出室外了。”

原来，包行等冲入室中之后，一直要闭着气不能呼吸，只要对方能够支持几招，包行就无法再打下去。

包行道：“申兄请守在屋顶上，只要他们离开厅房，那毒香就失去了作用，对付他们，就易如反掌了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的声音甚高，似是有意让室中之人听到。慕容云笙缓步行了过来，低声说道：“包叔父，咱们这样和他们相持下去，终非长久之策。”

包行道：“看来除了火攻之外，难有良策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想进去瞧瞧如何？”

包行望了仰卧在地上的雷化方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公子不能涉险，还是由我进去看看吧！你守着雷化方。”

慕容云笙急道：“小侄近日练习先父遗留的武功之时，学会一种龟息之法，小侄虽还未登堂入室，但已学得一点诀窍，闭气时间，要较常人长得很多。”

包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！你可以进去瞧瞧，不过，不可延误过久的时间，稍有不支，立刻退出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记下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多多小心。”

慕容云笙长长吸一口气，举步向室中行去。

慕容云笙长剑护身，行入门内两尺，立时停下了脚步，凝目四顾。

这时，申子轩已在屋顶之上开了一个大洞，星光隐隐，透入室中。

以慕容云笙的目力，再加上那透入的星光，室中景物，清晰可见。

但他目光扫过了全室，却不见一个人影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“难道他们藏在床下和木柜之内不成。”

站在室外的包行，目睹慕容云笙进入厅中，良久不闻声息，心中大是不安，高声说道：“如是你完好无恙，那就请击掌两响，也好让我等安心。”

慕容云笙依言击掌两响。

就在掌声甫落，突然暗影中寒芒一闪，疾快绝伦的直向慕容云笙劈了过来。

慕容云笙心中一震，暗道：“此人就在我身侧不远处，我怎么未瞧到他呢？”

心中念转，人却疾退两步，准备拔剑还击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暗道：“我如把他杀死，三叔、五叔身中之毒，有何人去解救，必得设法生擒他才成。”

只觉脑际中灵光一闪，记起了父亲遗著中谈到几招特殊的擒拿手法，当下不再拔剑，左手一伸，拍出一掌，疾向那执刀人的右腕劈出。

那执刀人刀势被慕容云笙封住，无法施展，只好一挫腕，收刀而退。慕容云笙右手在左掌拍出的同时，已然隐于掌下递出，右脚疾跃半步，右手电光石火般横里一抄，抓住了那执刀人的右腕。他想不到这擒拿手法，竟有如此奇妙的威力，不禁一呆。那执刀人脉门被扣，本能的一挣。

慕容云笙心神略分，几乎被那执刀人挣脱右腕，急急五指加力，扣紧那执刀人右腕穴脉，向室外拖去。

那执刀人右腕脉门被扣，无能反击，只好跟在慕容云笙身后而行。

这时，包行正在焦急的等待消息，眼看慕容云笙生擒敌人而出，不禁心头一动，暗道：未闻他们搏斗之声，他竟然能生擒一个强敌而出，难道他真的已从慕容长青遗著中，承继了慕容大侠的绝世武功不成？

但闻慕容云笙说道：“小侄生擒了一人。”

包行大行一步，伸手点了那执刀人的穴道，道：“虎父龙子，在下为亡友庆幸。”

目光转到那执刀人的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耽搁，问阁下几句话，希望你据实而言。”

执刀人手中仍然紧握着单刀，冷冷地望了包行一眼，也不答话。

包行冷冷的说道：“在下一向不喜对人施下辣手，但我也信人身是铁打铜铸而成，壮烈成仁易，从容就义难，阁下如若自信能承受分筋错骨的痛苦，那就不用回答在下问话了。”说完话，左手一抬，托住了那执刀人的右肘关节，手指一错，格噔一声，错开了那执刀人肘关节。

只听那执刀人冷哼一声，五指一松，手中单刀跌落于地，同时也痛得出了一头大汗。

包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的忍耐之力很强，我现在再错开你的左臂。”

突然上前一步，格噔一声，又错开了那劲装人的左肩。那劲装大汉闷哼一声，疼得双目中热泪夺眶而出。

包行面色肃然，冷冷接道：“现在，我再错开你的右腿。”那劲装大汉

急急叫道：“不要再动手了！”

包行缓缓说道：“你如泄漏机密，最多是不过一死，但如不答复我相询之言，你却比死痛苦百倍以上。”

那劲装人点点头，道：“接上我两处关节，我答复你的问话就是。”

包行道：“好！在下一向不怕欺骗。”右手一抬，接上了劲装大汉左肩和右肘的关节。

包行道：“你在厅房之中，燃有恶香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不错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可有解除其毒的药物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有，不过，那药物不在我的身上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在王领队那里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王领队现在何处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大厅之中。”

包行道：“就是那假冒店伙计的人？”

劲装大汉点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包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布置的很周密，连店伙计也被你们用上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们是三圣门中人？”

劲装大汉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是女儿帮中人了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女儿帮中人，都是女儿之身，哪里有男子汉？”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，既号女儿帮，哪里会有男子？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问道：“你既非三圣门中人，又非女儿帮的人物，不知为何要和在下等作对？”

那劲装大汉道：“我等奉命行事。”

包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奉谁人之命呢？阁下既然说了，为何不肯说个明白，需知既是背了戒规，说一句，说两句都是一样。”劲装大汉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说了只怕诸位也是不信。”包行道：“你倒说说看，是假是真，在下自信绝对有分辨之能。”劲装大汉道：“我很难说出个具体的形象。”

包行道：“一鳞半爪也成。”

突然见寒芒一闪，由大厅中直飞出来，射向包行。

包行右手一抬，接住飞刀，回手又掷还厅中，接道：“阁下只管请说，只要你说的实话，我可放你离此，逃命，自绝，悉凭尊便。”劲装大汉凝目索了良久，才缓缓说道：“你们听说过花令吗？”慕容云笙接道：“花令怎么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我等一切行动，都凭那花令指示。自然，在下的职位不高，在我之上，还有领队之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见过那花令主人吗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没有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可能是一场误会，在下去和你们那位王领队谈谈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认识，不过，在下可能认识那花令主人。”劲装大汉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可能吧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谈一谈，试试看。”大步行到那大厅之前，一抱拳，道：



“王兄在吗？”厅中传出了一个冷漠的声音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诸位来此加害我等，却又不知在下是谁，未免太过冒昧了！”

厅中又传出那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不论尔等何人，是何身份，只怕尔等来的时间不巧，在下等只好格杀勿论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看来，这其间误会重重，如是一味蛮干，纵然搏杀他们五人，也是无法了然内情，必得善谋解决之道才成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王兄见过那花令主人吗？”厅中应道：“自然见过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可是杨凤吟杨姑娘？”

厅中人应道：“是姑娘不错，什么名字，在下就知道了。”慕容云笙笑道：“右在今来，飞花传令，只有那位杨姑娘一人，自然不会错了。在下和那位杨姑娘亦是相识，王兄请出一谈如何？”

厅中人道：“阁下何许人，口气如此之太，竟认得飞花令主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区区慕容云笙，家父慕容长青。”

厅中人道：“你是慕容公子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。”

只见人影一闪，一个身着店伙计衣着的大汉，急急行了出来，抱拳一礼，道：“你真是慕容公子？”

慕容云笙笑道：“大丈夫岂肯更动姓名。”

那大汉拜付于地，道：“小的王彪，不知公子驾到，不但未能远迎，反而率人加害，还望公子恕罪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看来，他也是受过我那故世父亲的恩遇之人。当下说道：“王兄请起。”

包行也看这场事件，起于误会，急急拍活那大汉穴道。只见那大汉右手一抬，自向天灵要穴之上拍下。包行早已顾及于此，右手疾出，抓住了那大汉的右腕。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王兄见过先父？”

王彪道：“我生也晚，只听过慕容大侠之名，却无缘一会。”慕容云笙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他既无身承我那故世父亲之恩，为何对我如此尊敬呢？

心中奇怪，忍不住问道：“王兄既不识家父，何以对在下……”王彪道：“花主之命，不论何时何地遇到慕容公子，必得大礼参拜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这么看来，这王彪口中的花主，定然是那杨凤吟无疑了。”当下说道：“贵上现在何处，可否带在下去见她一面？”

王彪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敝上的行动，我们一向不敢多问，不过，敝上后日中午，要来此地，我等一直留心着近日到此的可疑武林人物，所以才造出这场误会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事情既属误会，如今已经冰释，在下要向王兄讨个人情。”

王彪道：“公子只管吩咐在下，如所能及，无不从命。”慕容云笙望了那劲装大汉一眼，道：“王兄请看在下薄面，宽恕这位兄台之罪。”

王彪道：“公子吩咐，在下怎敢不从。”

包行一松那大汉右腕，那大汉回头对王彪一礼，道：“多谢领队恕罪。”

王彪道：“谢过慕容公子。”

那大汉又转对慕容云笙一礼，道：“多谢公子。”

王彪冷冷说道：“招呼他们一声，熄去毒香，退出室外候命。”那大汉

应了一声，自去招呼房中同伴。

包行望了雷化方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王兄用的毒香，可有解药？”王彪道：“有。”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玉瓶，道：“解药在此。”包行接过玉瓶、瞧了一眼，打开瓶塞，倒出一粒解药，投入雷化方的口中。

对症下药，立见神效，片刻之后，雷比方已然清醒过来。这时，申子轩、程南山等全部围了过来。

包行又倒出一粒解药，交给程南山，道：“有劳程兄，照顾九如大师服下此药。”

程南山接过药物转身而去。

包行合上瓶塞，把玉瓶交还给王彪，道：“王兄的属下，可是女子吗？”

王彪道：“敝上属下，确有女英雄、不过，那不归兄弟率领。”包行道：“我等到此不久，王兄就得到讯息，足见王兄的耳目灵敏的很。”

王彪道：“说来惭愧的很，诸位到此并非兄弟查出。”包行道：“那王兄何以知晓？”

王彪道：“这店中一个小二，送信给我，说是来了几位可疑之人，携刀带剑，似乎是武林中人，因此兄弟率人赶来，顺便又借了他一身衣服。”

包行心中已觉出事态严重，王彪等不知不觉中已经为人所用，口中却轻描淡写的说道：“王兄还记得那位小二吗？”王彪道：“记得啊！”

包行道：“那店小二现在何处？”

王彪道：“现在店中。”

包行道：“那店小二可是王兄派在这杏花楼的耳目？”王彪霍然警觉，道：“不是。”

包行接道：“那他又为何送信王兄，而且又轻易的找到了王兄的停身之地。”王彪道：“不错，这中间有毛病，我去抓他来问个明白？”一跺飞跃而起，越屋而去。

慕容云笙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抓来那店小二，也许可以问个明白。”包行摇摇头，道：“他抓不到，慕容贤侄等着瞧吧！”几人等候约一盏热茶工夫，果然王彪赤手空拳而来。

包行道：“那小二可是被人杀了？”

王彪怔了一怔，望着包行满脸敬佩之色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包行道：“在下只不过胡乱猜它一下罢了。”

王彪道：“那小二被人杀了，而且身上被弹上了化尸药粉，天亮之前，那店小二的尸体，就只余下一滩清水了，死无对证。”包行挥挥手，道：“我等伤了王兄一个属下，是吗？”王彪道：“动手过招，难免要有伤亡，诸位不用放在心上。”包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刻天色不早，诸位劳碌半夜，也该早些休息了。”

王彪命三个属下，带着重伤之人，抱拳对慕容云笙一礼，道：“明日午时之前，在下再来请命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敢当。”

王彪道：“迷香已熄，打开门户，一顿饭工夫之后，诸位就可以进房中休息了。”

言罢，又欠身一礼，才率领属下而去。

包行目注王彪等去远之后，笑对慕容云笙，道：“贤侄得道多助，到处都有敬重你之人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此事如是解说起来，那可是麻烦的很，而且未见杨凤吟之前，也无法断定那花主必是她，倒不如暂时不说的好。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语。

## 第二十九回毛遂自荐

包行目注王彪等去远后，神情突转严肃，缓缓说道：“这虽是一场误会，但却暴露了咱们在洪州的危机，目前的洪州，至少有两种神秘的动力，在冲突激荡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此后咱自该有些防备才是，包兄想已胸有成竹了？”

包行道：“此刻情势，瞬息万变，预谋对敌，很难适应，只有随时提高警觉之心，随机应变了。”

申子轩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大约今夜也下会再发生什么事故了，咱们也该借此有限时光，好好的休息一下才是。”

包行道：“申兄说的是。”

群豪分头安歇，但因有了这番警变之故，人人都变的十分小心。

一宵无警，次晨天亮之后，一个店小二突然急急行了进来。只见那店小二手中执着一封白函，行了进来，道：“哪位是慕容公子？”

慕容云笙起身应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有人送来一封信，要在下文给慕容公子。”慕容云笙还未来及接口，申子轩已抢先说道：“放在木案上。”店小二应了一声，把手中白函，放在木案之上。

群豪凝目望去，只见白色的封套之上，写着：“慕容公子亲启”六个大字。慕容云笙伸手去取封筒，却为申子轩拦住，道：“那送信人呢？”店小二道：“那人把书信交给在下，就掉头而去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人是何模样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一个身着青衫，眉目清秀的童子，似是一个书童。”申子轩一挥手，道：“好！你可以去了。”

店小二应了一声，转头而去。

申子轩一探右手，唰的一声，抽出长剑，轻轻一划，划开了封口，挑出信笺道：“贤侄可以看了。”

慕容云笙取过信笺展开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字奉慕容公子足下。阁下如能有暇，请即移驾洪州北门外纯阳宫中一晤。”信笺上写的非常简单，寥寥数行，但字迹却很娟秀。

展望函角，亦未署名。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不知何人写来此函，何以不肯具名。”包行道：“也许他有苦衷，也许是故弄玄虚，世兄怎么决定呢？”慕容云笙缓缓说道：“小侄准备去瞧瞧，包叔父看法如何？”包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同意世兄之见，不过、咱们准备一下才成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不错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

申子轩目注包行道：“包兄有何高见。”

包行道：“那纯阳宫的情形如何，咱们还无法了然，如是进香人十分众多，人来人往，咱们自是可以混入，但如是地处僻野，人踪稀少，咱们混入，必将引起人的疑心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包兄之意呢？”

包行低声说道：“要慕容世兄先去，咱们随后而行。”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接道：“如若世兄发觉了情形可疑，那就在纯阳宫前面等候我等，如是不见可疑，或是自忖能够对付得了，那也请留下暗记，指明我等去路，

以便我等追踪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遵命。”

一抱拳，转身而去，问明了路径，直奔纯阳宫。

那纯阳宫在洪州城北不足五里，慕容云笙行走极快，不过片刻工夫，已到纯阳宫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那纯阳宫建在一座土坡之上，只有一座宫殿。后面是一片广大的竹林，看上去稍显荒凉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如若那约我之人，站在宫门口处，可见来路上二里外的景物，这地方选择的十分有利于他。”心念转动，随手留下暗记，人却直向大殿中行去。

这座纯阳宫，香火并不旺盛，慕容云笙流目四顾，目力所及，不见人迹。

大殿内，也是一片冷凄清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慕容云笙缓步行入大殿内，目光转动，只见一个身着道袍，年纪老迈的道人，闭着双目，坐在一张木椅之上养神。除了那道人之外，大殿上再无其他人物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难道这香火老道长，就是他们的化身不成。当下重重的咳了一声。

那老道睁开双目，坐正了身子，打量了慕容云笙两眼，缓缓说道：“施主可是要上香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贵宫住持不在吗？”

那老道人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住持已数月未归，此刻这纯阳宫，只有贫道一人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站起身子，步履蹒跚的行了过来。

慕容云笙急急说道：“老道长请坐，在下道经于此，顺便一拜仙观。”

双目却盯注在那老道人脸上查看，只见他脸上皱纹堆累，白发萧萧，不似化装而成。心中暗道：如若这香火道长，是他们伪装而成，这易容之术，当是世间最高的易容手法了。

那老道人似是老迈的已无力行动，闻得慕容云笙之言，又缓缓退回原位坐下。

慕容云笙探手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，道：“这点香火钱，还望道长收下。”

那老道人望了银子一眼，道：“唉，三年多了，贫道这对黑眼珠，就没再见过白银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三年之前呢？”

老道人道：“那时这纯阳宫香火鼎盛，由晨至暮，香客不绝，每日的香火钱，总要收上十两八两银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何香客忽绝，无人再来呢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这要怪我们那位住持，医道不成，偏偏要替人看病，当真是看一个死一个。三个月内，被他连续看死一十二个病人，纯阳宫的香火，也由那时起，突然间断，昔日车水马龙，如今是门可罗雀。”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那住持既然明知自己的医道不成，为什么偏要替人看病呢？”

老道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就是贫道也想不通的事了。”慕容云笙口中嗯了一声，道：“道长请坐吧！在下随便瞧瞧之后，就要走了。”

那老道人啊了一声，又退回原位坐下。

慕容云笙回顾了一眼，仍是不见人影，举步向外行去。目光到处，只见那纯阳宫外，大门口旁，端端正正放着一张白简，上面写着：“慕容公子亲启”六个字。

慕容云笙伏身捡起封函，拆开看去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请移驾宫后竹林见面。”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把书柬收入怀中，转身向宫后竹林行去。走近宫墙之时，随手留下了暗记，直向竹林之中行去。这片竹林十分广大，一眼不见边际。

慕容云笙打量了那竹林一眼，举步直向竹林中行了过去。他连经凶险之后，早已有戒心，暗中运气戒备。

深入了五丈左右，突闻一个娇脆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慕容公子很守信用。”

慕容云笙停下脚步，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青衣的少女，缓步由一丛浓密的竹林中行了出来。

那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慕容公子一个人来吗？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姑娘是何身份？邀在下来此，有何见教？”

那青衣少女缓缓说道：“公子还没有答复在下的问题哩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似乎是不用答复姑娘吧！”

青衣少女轻轻一颦柳眉儿，道：“我先答复你吧！我是丫头，奉命邀你而来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想知道姑娘的主人是何许人物？”青衣少女道：“似乎是公子应该先答复贱妾一个问题，然后再问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！我是一人前来，想来姑娘已经早看明白了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我看你留下暗记，那是说，后面还有人追踪而来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暗忖道：我一路小心，从未见到跟踪之人，这丫头怎的看到我留下暗记。

心中念转，不禁仔细的打量了那少女两眼，只见她柳眉凤目，生的十分灵巧、清秀。青衣少女微微一道：“怎么，贱妾说错了吗？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一直跟着在下，是吗？”青衣少女道：“慕容公子一路行来，十分谨慎、小心，贱妾未被发觉，那是侥幸了。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如是在下身后有人追来，咱们今日之会，是否就要作罢呢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这个么？贱妾也做不了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区区在此等候，姑娘去请示主人，如是不愿相见，在下也不勉强。”

青衣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除此之外，似是再无其他良策，公子稍候片刻，贱妾去去就来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请便。”

青衣少女转身而去，走入丛竹之中，隐失不见。

慕容云笙站在原地，流目四顾，打量四面景物。

大约一盏热茶工夫，青衣少女重又转了回来，说道：“我家主人吩咐，此番邀请公子前来，毫无恶意，只不过想和公子作一次清谈，如是公子愿意和她相见，那就请在竹林之外，留下暗记，如是不愿相见，她也不勉强公子。”

慕容云笙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劳请转告贵主人，在下立时去留暗记。”

那青衣少女道：“公子请吧！贱妾在此相候。”

慕容云笙行出竹林，留下暗记，在那暗记中示明，不要申子轩等人寻找，然后重入林中。

果然，那青衣少女还在原地等候。

慕容云笙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很信任在下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贱妾做不得主意，但我家主人一向是算无遗策，她决定的事，自然是不会错了。贱妾带路，公子请随我来吧！”转身向竹林中而行去。

慕容云笙紧随身而行，一面低声说道：“姑娘可否把贵主人的身份，告诉在下，在下见面之后，也好有个称呼。”青衣少女缓缓说道：“公子请忍耐片刻，见到我家主人之后，她自然会告诉你。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不再多问，紧随其后。

那青衣少女转身穿过两丛浓密的排竹，景物忽然一变。只见浓密的竹林中，突然泛现出一片开阔之地。

那地方大约有八尺见方，铺着一片云白的毛毡。

显然，那片空地，是经人工伐去了丛竹。

白毡上放着一个小小的木桌，木桌上摆着一个精美的瓷壶，两个白色的茶杯，和四盘点心。

一个长发披垂的黄衣女子，低头而坐。

那长发多而且浓，遮去了她的面目，连粉颈也埋入那长发之中。

木桌两端各放着一个白色的锦墩，那黄衣女坐了一个，空着一个。

慕容云笙心中大惑奇怪，暗道：“她既然约我来此，似乎不用把面目藏入长发之中，这神态看上去未免有些诡异。”只见那青衣少女行至黄衣女身前，低言数语，欠身而退。慕容云笙十分留心，发觉那黄衣女始终未肯抬头，连那披垂的长发，也未动过。

两人谈话声音很低，慕容云笙虽然用心去听，却连一点声息也未听到。

只见那青衣女行了过来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家主人请慕容公子过去坐，她已为公子备好了香茗细点。”

慕容公子啊了一声，缓步向前行去。只见那铺地白毡，白的一尘不染，慕容云笙双脚泥土，有着沾污之感。

犹豫之间，突闻一个清脆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慕容公子请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谢坐。”

踏上白毡，在那白色锦墩上坐了下来。

那黄衣女坐姿仍然一点不变，慕容云笙虽和她对面而坐，也是无法看到她的面貌。只听那清脆的声音，又传入耳际，道：“桌上细点香茗，公子随便取用。”

慕容云笙执起瓷壶，倒满茶杯，却不肯食用，放下茶壶，道：“姑娘召在下来此，不知有何见效？”

黄衣女应道：“贱妾想请教公子几件事，但公子从人过多，不便启问，只好故施小计，邀请公子到此一叙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要问什么？”

黄衣女道：“公子当真是慕容长青之子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家父正是慕容长青。”

黄衣女道：“公子此番明目张胆，出现江湖，可是想替令尊报仇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父仇不共戴天，在下自然要报了。”

黄衣女道：“你既敢张扬出报仇的事，想来公子定有所恃了。”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她这般盘根究底，似是套我胸中所知，何不将计就计，给她个莫测万深。

心念一转，缓缓说道：“不错，对方庞大，在下如是全无半点准备，那也不敢堂堂正正的在江湖之上露面了。”

黄衣女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可知仇人是谁吗？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答非所问地道：“姑娘对在下为父复仇一事，追问的如此详尽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黄衣女道：“公子，可是对我动疑了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江湖险诈，在下和姑娘又是素昧生平，自是不得不问明白了。”

黄衣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的话很有道理。”

慕容云笙听她语气平和，似是毫无怒意，接口说道：“还有一点，叫在下想不明白。”

黄衣女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既然约在下来此相会，何以始终不肯以真面目和在下相见？”

黄衣女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，你可是很想瞧瞧我的面目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姑娘既然约了在下来此，希望能够彼此结识、日后在江湖之上重会之日，也好彼此招呼一下。”黄衣女道：“我不肯以真面目和公子相见，只有一个原因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原因？不知可否见告？”

黄衣女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生的太丑了，只怕惊骇了公子。”慕容云笙微微笑道：“生的俊丑来之父母，这和姑娘何干，而且大丈夫，岂能以貌取人。”

黄衣女缓缓说道：“贱妾丑陋的很，公子如不坚持，不看也罢。”慕容云笙好奇之心愈烈，缓缓说道：“如是在下坚持呢？”黄衣女道：“贱妾只好现丑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极希望一睹姑娘庐山真面目。”

黄衣女一摆头，摔开长发，缓缓抬起头来。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只见那黄衣女一张脸上，生满铜钱大小的白癣，一个连着一个，整个脸上，没有一块光滑的皮肤，心中暗道：如此丑怪之脸，那是无怪她要藏在发中，不肯示人了。

但闻那黄衣女道：“骇着公子了吗？”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黄衣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说的很勉强。”

慕容云笙心情逐渐的平静了下来。缓缓说道：“姑娘既以真正面目和在下相见，想来定可以把真正的身份也告诉在下了。”黄衣女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得寸进尺，深通谋略之道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的身世来历，姑娘都已经了如指掌，但在下对姑娘，却是一无所知。”

黄衣女道：“公子才气纵横，何不猜上一猜？”

慕容云笙只觉脑际中灵光一闪，道：“姑娘是女儿帮中人？”黄衣女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果然聪明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那青衣少女暗中跟我，我在极度小心之中，竟未发



觉，足见她的武功、心机，都是一等的高手了，但她对这黄衣少女，却仍有着无比的恭敬，难道这丑怪无比的女子，就是女儿帮的帮主不成？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阁下可是女儿帮中的帮主吗？”黄衣女身躯一动，显然，内心之中，有着很大的惊骇。只见她转动一对又圆又大的眼睛，望着慕容云笙，缓缓说道：“公子猜的很准啊！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随口说来，幸而猜中，只算运气好而已。”

黄衣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看来，慕容兄早已胸有成竹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帮主请在下来此，不知还有什么指教？”黄衣女道：“指教倒不敢当，倒是有两件事情请教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黄衣女道：“江湖之上，最近崛起了一个飘花门，可是和公子有关吗？”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个么？在下……在下……”黄衣女道：“公子可是有不便言的苦衷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到目下为止，在下还未会飘花令主，故而是否旧识，还难断言。”

黄衣女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凝目沉思了片刻，接道：“公子和三圣门也有来往，是吗？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定然是在江州之时，我和蛇娘子等在一起，引起了他们的误会，此刻她意图不明，那也不用给她讲的很真实了。

当下说道：“只不过有几个熟识之人而已。”

黄衣女缓缓说道：“三十年前，左右武林大局的少林派和武当派已然退出江湖，目下武林中实力最为强大的，应该算三圣门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还有贵帮中人，崛起的时间虽然不久，但隐隐间，已可和三圣门分庭抗礼。”

黄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公子的夸奖，我们女儿帮比起三圣门，还有一段距离，而且这段距离很长，实非短期内可以追上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贱妾属下报告，有很多慕容长青的故旧，或是受他之恩的人，闻得慕容公子复出江湖一事，已然相互联络结合，公子很快可在武林结合成一股强大的实力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纵然姑娘说的句句真实，那也是先父余荫，说来，实叫人惭愧的很。”

言罢，一声长叹。

黄衣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贱妾原本想和公子谈一件大事，想不到勾起了公子怀亲感情，当真是罪莫大焉。”

慕容云笙一整脸色，道：“帮主有什么指教，只管请说不妨。”黄衣女道：“据贱妾所知，三圣门因为女儿帮和飘花门的崛起江湖，已然大为不安，除了派遣高手，对付我们女儿帮和飘花门之外，并已决心在拥戴公子这股实力还未结合一起之前，全力剿灭。贱妾因本帮中弟子，近月大遭伤亡，不得不亲身赶来，为了避免本帮重大的伤亡，贱妾已然重新调整了本帮的部署。但拥戴公子的一股力量，如不能未雨绸缪，只怕要惨遭三圣门中高手屠戮。”

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个，在下要和几位长辈研商一下，再作决定。”

黄衣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申子轩、雷化方，加上那大智若愚的神钓包行，也未必能为公子想出良策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帮主之意呢？”

黄衣女道：“贱妾已然为公子借箸代筹，想了一个法子，但不知公子是

否同意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这才是谈上正题了。”

口中却说道：“在下是否同意，那要看帮主的高见，是否能让在下心服了。”

黄衣女缓缓说道：“目下为止，你慕容公子，还未有一种组织的力量，就算你身负绝技，也无法和耳目灵敏的三圣门对抗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帮主之意是……”

黄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当今武林之中只有贱妾能够帮助你，也只有贱妾敢帮助你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少林、武当两派，都有着众多的弟子，但他们眼看三圣门势力日渐广大，却不肯出面干涉，堂堂武林中九大门派，竟然一个个噤若寒蝉，公子如若期望于九大门派助你，那是缘木求鱼，全然无望的事了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帮主说的有理，素来主持武林正义的少林、武当两派，对三圣门胡作非为的举动，不加干涉一事，实叫在下有些想不明白。”

黄衣女道：“公子有此一念，那是最好不过。除了九大门派之外，只有我女儿帮可以助你。而且，这些年来，我们和三圣门常常冲突交手，为求自保，不得不苦用心机，遍布下眼线耳目，和他们抗拒。因此，对三圣门中的举动也知晓较多。不是贱妾夸口，如若慕容公子寻求有能助你抗拒三圣门的力量，除了贱妾之外，再无适合之人了。”

慕容云笙暗自奇道：她苦苦毛遂自荐，助我抗拒三圣门，不知是何用心？这本该是我来求她的事，但她却挺身自任。

心中念转，缓缓说道：“帮主一番盛情，在下感激不尽，只是，其间使在下有两点不解之处，不知可否请问？”

黄衣女道：“公子只管请说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三圣门首脑何人？是否是杀死先父的凶手，此刻还无法证明。”

黄衣女点点头，接道：“还有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帮主相助抗拒三圣门，不知要在下如何酬谢？”

黄衣女稍一沉吟，道：“三圣门中首脑是何许人，贱妾亦不知晓，但贱妾自信除了三圣门中主要的人物之外，贱妾当是知晓三圣门中事较多的一个。”

语到此处，倏然而住，沉吟不语。

慕容云笙心知她话到了重要关口，不能不权衡利害，谨慎口风，也不追问。

良久之后，才听那黄衣女说道：“不论咱们的合作之事能否谈成，但贱妾相信公子是位君子，不会把我帮中之秘，轻于告人。”

说话时，两道清明眼神，逼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似是要慕容云笙有所承诺。

慕容云笙微微颌首，道：“在下决不轻于录人。”

黄衣女道：“好！贱妾相信公子。三圣门中人早已混入了我女儿帮中。”端起茶杯轻轻啜了一口香茗，接道：“关于杀死慕容大侠的凶手，是否是三圣门中人物，贱妾亦无证据，不便轻言嫁祸，不过，有一桩巧合，公子想已知晓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巧合？”

黄衣女道：“慕容长青死去之后，三圣门才崛起江湖，算不算巧合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帮主高见，在下亦有同感。不管如何，家父之死，三圣门受嫌最重，帮主助在下抗拒三圣门，决不会全无条件，还希望能坦然相告，在下也好和几位长辈研究一下，敬复帮主。”黄衣女道：“我如说全无条件，公子走然不肯相信，是吗？”慕容云笙笑道：“如是帮主悲天怜人，不愿眼看三圣门这股邪恶势力，遍布江湖，视武林正义为己任，进而……”黄衣女道：“贱妾无悲天怜人之心，那就只好提出条件了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好一个见风转舵之策，和她谈话，当真要小心一些才成！

心中暗自警惕，口中却笑道：“帮主最好能说详明一些，只要条件公平，彼此互惠，在下相信能促成双方合作之愿。”黄衣女道：“第一是：贱妾不愿眼看那些武林前辈，再为三圣门所屠戮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不是悲天怜人吗？”

黄衣女道：“贱妾不那么想，因为那些人中有我的几位亲友、长辈。”

慕容云笙啊了一声，道：“第二个原因呢？”

黄衣女道：“借用你慕容公子七日。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借在下作什么？”

黄衣女嗤的一笑，道：“借公子七日，在这七日之中，公子的一切举动，都要听贱妾的安排。”慕容云笙缓缓说道：“这个么？实叫在下为难！如是在这七日之中，帮主主要是让在下食用毒药，在下难道也要食用吗？”黄衣女道：“咱们决不加害公子。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帮主的盛情，在下只能心领了，在下不是物品，借给人用，碍难从命。”

黄衣女道：“一个人要大处着眼，想想那些为你决心重出江湖的叔叔伯伯们，公子也许会改变心意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帮主可否把借用在下的目的，说出来，先让在下听听好吗？”

黄衣女道：“自然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事，但也无伤大雅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要明白详细的内情才能决定。”

黄衣女道：“如是公子答应了，贱妾自然会详细的告诉公子，如是公子不肯答允，贱妾也不愿先行说出内情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说道：“这么看来，咱们很难谈出结果了……”站起身来，接道：“谢谢帮主的香茗细点，在下告辞了。”黄衣女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公子可否多想想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已经想过了，除非帮主先行说明内情，否则无商量余地。”

黄衣女道：“用你去骗一个人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骗什么人？”

黄衣女道：“那是个很坏很坏的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帮主可否说出他的名字？如若能够证明他确然是很坏的人，在下可以考虑效劳。”

黄衣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一点还要请公子多多原谅，贱妾确有不能说出的苦衷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黄衣女道：“因为贱妾如若不能得慕容公子答允相助，贱妾还不愿和他

为敌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此地只有在下和帮主两人，出帮主之口，入在下之耳，我如不说出去，别人如何会知晓呢？”

黄衣女道：“公子初入江湖，贱妾纵然说出他的姓名，你也不会知晓，必然要设法和申子轩、包行等商量，消息一泄，贱妾和公子，都将大为不利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忖道：这话倒是不错，她如告诉那人姓名，我是非要和包行、申二叔商量不可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帮主之言，亦有道理，不过就在下而言，似乎是这要求有些过苛了。这既非什么大仁大义，又不让在下知晓是何许人物。”

黄衣女道：“贱妾付出了极高的代价，算起来，我并未沾你之光。”

语声顿了一顿，道：“如若贱妾助你，不但要与三圣门结下永不可解的仇恨，而且，这一场搏斗中，我女儿帮不知要损失多少精锐，这代价不谓不大。”

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帮主之意，在下已经了然，可否容我考虑一些时日？”

黄衣女道：“可以，不过贱妾事忙，不能在此多留，我等到初更过后，如若贱妾还未得公子回音，此事就作罢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可否延到明日晚上呢？”

黄衣女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明日午时，飘花令主要到洪州，贱妾不愿和飘花门中人冲突，因此，天亮之前，我女儿帮中人，要完全撤离洪州。”

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！初更时分，在下何处可见帮主？”

黄衣女道：“届时贱妾自会相邀，不用公子费心了。”慕容云笙一抱拳，道：“就此一言为定，在下就此别过了。”黄衣女道：“公子的友人，已在林外相候，他们很尊重公子留下的暗记，因此，未入林中。”站起身子接道：“公子慢走，贱妾不送慕容云笙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

转身大步向林外行去。

行出竹林，果见申子轩、包行等在林外等候。

雷化方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贤侄会见的什么人？”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女儿帮的帮主。”

包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女儿帮帮主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。”

包行道：“那女儿帮主行动极是神秘，武林中很多人想尽方法，都无法见她一面，不知何以要约公子会晤？”

慕容云笙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咱们外面谈吧！”

当先向林外行去。

包行等鱼贯随行。

慕容云笙找了一处广阔之处，席地而坐，说道：“这地方视界辽阔，方圆十丈内，无隐身之处，咱们可以放心的谈话了。”神情突转严肃，接道：“那女儿帮的帮主，告诉了晚辈一桩消息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很重要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事关无数武林前辈生死！”

包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据她所言，先父生前一些相识故旧，已听到晚辈出现江湖之讯，准备相助晚辈追查元凶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是好消息啊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但那三圣门也已知晓了此事，准备遣派高手，分头围歼，尽屠相助晚辈之人。”

申子轩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如若她说的实话，此事果然严重。”包行道：“那女儿帮的帮主，既然找你谈论此事，想来必然另有原因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她说，当今武林之中，只有她们女儿帮可以助我对付三圣门。”

包行点点头，道：“这话不错，只有女儿帮灵敏的耳目，可以知晓那三圣门的举动。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不过，她定然别有条件，才肯相助咱们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她要借用晚辈七日，七日之中一切听她之命。”包行道：“她可曾说出借你作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再三相问，她才略作说明，借晚辈去骗一个人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很新鲜啊！她自己为什么不去骗呢，却要你帮她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也是这样的想法，所以，没有答应她。”包行接道：“你拒绝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因她提到先父无数故旧的生死，使晚辈又觉心生犹豫。”

包行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女儿帮在江湖上的作为，并无恶迹，但也未见她们有什么善行，总括而言，那女儿帮似是介于正邪之间。不过，自从三圣门实力伸展于江湖之后，少林、武当都已经退出了江湖，只有女儿帮，似乎是在和他们抗衡，如若你见的真是女儿帮的帮主，而她又真的亲口应允你，助你对付三圣门的阴谋，她们确然有此力量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想到那些武林前辈的生死之事，不忍坐视，答应那女儿帮的帮主可以考虑，今夜初更时分给她回音。”包行道：“她要用你去骗什么人？可曾告诉过你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女儿帮主说过，对方是一位声誉很坏的人。”雷化方道：“那就很危险了，慕容大哥一生正直，从不和邪恶之人往来，如若他们知晓你是慕容公子，那岂不是把你送入虎口么？”申子轩点头接道：“以女儿帮的实力，不肯和对方硬拼，却要设法行骗，那是说对方的实力，一定是很强的了。”

包行双目凝神，仔细的打量了慕容云笙一阵，低声说道：“申兄，女儿帮欲骗之人，会不会是女人呢？”

申子轩叫道：“女人！”

突然间若有所悟的啊了两声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这一点兄弟倒未想到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怎么女儿帮要用美人计？”

包行道：“应该是美男计，此计行之数百年，人人皆知，但仍然是有人上当。”

慕容云笙大感尴尬地说道：“这个么，在下如何能够答应？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包叔父可曾见过那女儿帮的帮主吗？”包行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见过，不过女儿帮出来之人，个个貌美如花，那女儿帮的帮主，定然也是一位绝世美人了。”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刚好相反，那女儿帮的帮主，丑的出奇。”

包行道：“公子是否还能很清晰的记得那女儿帮帮主的形貌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能够清晰的记得。”

当下把那黄衣女的衣着形貌，很仔细的说了一遍。

包行、申子轩、雷化方等都很用心的听着，希望能从那女人形貌中，找出一点蛛丝马迹。

但听过慕容云笙的描述之后，几人全都失望了，竟然想不出那怪形怪状的人，是何许人物。

慕容云笙道：“据那女儿帮帮主所言，飘花令主，明日要在洪州出现。女儿帮不愿和飘花门中人冲突，因此决定天亮之前，撤走女儿帮中所有在洪州的人，小侄必得初更之前，给她答复。诸位叔叔都是阅历丰富，经验广博的人，断事之能，自非小侄能及，还望为小侄代作一个主意。”

目光转动，只见包行、申子轩、雷化方一个个闭目而思，显然这三位老江湖，也为此事困惑无策，个个闭目而坐，似是在暗中分析利害，以供决断。

良久之后，仍然不见三人开口。

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如若能拖过明日午时，那就好了。”

包行霍然睁开双目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明日午时，那飘花令主要到洪州，在下相信那飘花令主定然是杨姑娘，其人才慧绝世，如若向她请教，定可得到答案。”

包行道：“你和她很熟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和她相识，可谓机缘使然，分手之时，曾订下半年后九华山相会之约，但时限未到，竟然在洪州提前会晤。”

包行道：“飘花门的崛起，不过是最近数月间事，对他们知之不多，如若只是想回复今宵女儿帮帮主的话，在下倒有一可行之计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请教叔父？”

包行道：“讨取回音之言，未必是女儿帮主亲身赶来，公子把会见之期，订于明日夜间，何时何地，任她安排，如是届时不能去，那就是有了变化，要她们别再等待就是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一时之间，善策难求，也只有这个法子了。”包行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九如大师和程兄，都还在客栈中等候，咱们也不宜在此多留，早些回到客栈中吧！反正女儿帮找咱们讨取回信，用不到咱们费心就是。”

几人动身，返回客栈时，程南山和九如大师正自等得心急。程南山急急迎了上来，道：“你们再不回来，在下当真无法应付了！”

包行心中暗自震动，忖道：“这洪州城中到处是非，当真是步步陷阱，寸寸杀机。

但他表面之上，却是丝毫不动声色，缓缓说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程南山目光突然转到慕容云笙身上，道：“你好吗？”这一句话，问的大是奇怪，只听得申子轩等个个神色一变。慕容云笙缓缓说道：“我很好啊！”

程南山一手拍在脑袋上，道：“这就有些奇怪了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到底什么事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公子没有被人抓去吗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见鬼了，我明明瞧到是你，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当真我还会瞧花眼不成？”

### 第三十回乔装改扮

包行听程南山说出见鬼之言，不由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程兄，镇静些，可否仔细的说明经过？”

程南山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诸位去后不久，在下听到了室外响起呼喝之声，忍不住奔出店外，目睹慕容公子骑马而去。”包行接道：“只有慕容公子一个人吗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一共三匹马，两个人挟持着慕容公子，一先一后，纵骑而去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程兄没有追赶吗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在下追了上去，还和那断后大汉对了一掌，那人掌势强猛，在下被他强大的掌力所阻，想到了九如大师的安危，不敢追赶。”

申子轩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程兄如是没有看错，这定然又是三圣门搞的鬼了。”

慕容云笙目光转到程南山的脸上，道：“程叔父瞧清楚那人了吗？”

程南山点点头，道：“瞧的清清楚楚，形貌衣着，和贤侄一般模样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些人是否由客栈中出去呢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这个，在下倒未注意。”

慕容云笙面目严肃，缓缓说道：“也许他们一直就住在这座店中。”包行缓缓说道：“不错，他们一直住在这座店中，直待把那慕容公子扮装成功之后，才离开了这里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如若在下想的不错，应该还有一个受伤之人。”

程南山想了一阵，道：“不错，有这么一个人，在下出店之时，确然有一个人，倒卧在店门口处。”

包行道：“那就是了，那人想是要拦阻他们，被他们打成重伤。”申子轩道：“他们扮成慕容贤侄的模佯，想来定然是有作用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们想冒我之名，去找那飘花令主。”包行道：“为什么去找飘花令主？”

申子轩却啊了一声，一掌拍在大腿之上，道：“不错，定然是此用心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如若是去找那杨姑娘，咱们一定要设法阻止，不能让他们借你之名，去欺骗那杨姑娘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飘花令主是否就是杨姑娘，还难预料。”申子轩道：“不论是否，也不能让他们借你之名。”

包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据在下推想，目前这洪州城中适巧又成了三圣门、女儿帮斗力的地方，咱们适逢其会罢了。”雷化方道：“似是这两方人手的较智斗力的地域，跟同我等转移一般，我们行到哪里，这些人就赶到哪里。”

包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我想这和飘花令主到此有关，自然，这也非完全的巧台。三圣门耳目遍布，施用信鸽，传递消息，一日千里，咱们的行踪，自然是无法逃过他们耳目监视，不过，他们要调集高手赶来此地，亦无法赶的这等快速，所以，咱们只算适逢其“照在下的看法，在咱们进入洪州城中时，女儿帮得到了消息，三圣门也得到了此讯，飘花门的王彪却为人所利用，女儿帮因为想利用慕容世兄，代咱们订下了跨院，首露锋芒，三圣门中人却潜伏店中，不动声色，暗中遣人告诉了王彪。自然，他们别有说

词，造成一场误会，幸得慕容世兄说出姓名，使一场误会暂时消弥。但同时，也使三圣门知晓了个中内情，因此他们忽然动了奇想，假扮慕容世兄，对付飘花令主。”

申子轩点点头说道：“包兄思虑缜密，使人敬佩。”

包行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大约飘花令主这次来洪州的消息，已然很早泄露，三圣门准备借此机会，对付飘花令主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那是和女儿帮全然无关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女儿帮大约是想隔山看虎斗。”

神色突转严肃，接道：“目下有一点不解之处，就是那飘花令主，为何要到洪州来，她必然有所作用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包兄推论大致不错，区区认为眼下最为重要的事，是不能让三圣门利用慕容贤侄，对付那飘花门，这可能引起误会，不知包兄是否有防护之策。”

包行道：“此刻，在杏花楼的四周，恐还有很多耳目监视着咱们，除非咱们使用金蝉脱壳之计，使他们不知晓咱们离开了此地，或可找出他们的行踪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咱们要化装成不同身份，想法子混出杏花楼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包兄觉着哪些人该留在此地？”

包行道：“咱们离此的用心，旨在找出敌人的目的、用心，非不得已不能暴露身份，和人动手；而且不论是否找到敌人，天色入夜前，都得赶回此地，免得实力分散，被人个别击破。”

突闻一阵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，打断了包行未完之言。

只见人影闪动，一个店伙计缓步行了过来。

厅中群豪，大都是久经大敌的人物，虽觉此人来的突然，但却无一人流露出惊慌之状，十二道目光一齐投注在那店伙计身上，暗自提气戒备。

只见那店伙计随手掩上房门，脱下毡帽，柔音细细说道：“贱妾是女儿帮中人，奉帮主之命而来，求见慕容公子。”

慕容云座道：“区区便是，贵帮主有何指教？”

那店伙一欠身，道：“贱妾朱凤……”

慕容云签一拱手，道：“朱姑娘”。

朱凤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敢当，敝帮主适才接到了快报，三圣门已然有很多高手赶到洪州，而且后援也将于午时和夜间分批抵达，特地遣贱妾奉告公子。”

那朱凤穿着店伙计的装束，脸上也满是油污，无法看出她丑美，但她那一笑之间，却可见一排整齐细小的玉齿。

慕容云竺道：“贵帮主只说了这几句语吗？”

朱凤道：“还有他事，不过，敝帮主说公子身侧智勇双全的高人很多，如非公子之命，不许贱妾多管闲事。”

包行、申子轩同时心中暗暗付道：好啊！这不是在讥讽我们吗？

慕容云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贵帮主还吩咐了姑娘什么事？”朱凤道：“公子既然下问，那就不能算贱妾多口了。…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三圣门中，找了一个和公子年龄、身材相著的人，把他假扮成慕容公子……”

包行接道：“这个在下等已经知道了。”

朱凤道：“诸位可知道他们假扮一个慕容公子的用心何在吗？”包行道：“



这个，在下等就不知了，请教姑娘有何高见？”朱凤道：“详细内情，敝帮也未听到。不过，似是和飘花令主有关。...

包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微微颌首，似是赞许她推断的正确。朱凤目光转动，扫掠了包行一眼，道：“诸位此刻居住的杏花楼外，已然有着很多的三圣门中高手，在监视诸位。”

包行道：“姑娘进入这杏花楼时，可曾被人发觉吗？”朱凤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约还不致被他们瞧出来。”

包行道：“此刻我等应如何？”

朱凤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应该如何，那要诸位决定了，贱妾只能对诸位说明内情。”

包行道：“我等此刻想离开杏花楼，不知姑娘有何良策？”朱凤道：“诸位可是要走吗？”

包行道：“不是，我等想追查那假扮慕容云笙之人，行向何处，但又不愿让三圣门知晓此事。”

朱凤道：“诸位全部离开吗？”

包行道：“我们只要走出两个人。”

朱凤点点头，道：“贱妾出去瞧瞧，替两位安排一下。”戴好毡帽，缓步行了出去。

几人等候片刻，朱凤果然去而复回。

包行道：“姑娘查看过外面的情势了？”

接着向包行等述说了让他们离店的计划。

朱凤说完话后，微一欠身，道：“贱妾去了，诸位请即准备，我们那接应之人，就直呼慕容公子。”

言罢，也不待几人答语，转身而去。

一切如那朱凤所约，一盏热茶工夫之后，两个大汉直冲而入。两人冲入几人的大厅之后，突然吆喝两声，互击两掌。然后，匆匆的脱下身上衣服。

包行、慕容云笙迅速的换上两人脱下的衣服。

申子轩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还要易容。”

只见两个大汉伸手从脸上揭下两张人皮面具，递了过去。包行低声说道：“朱姑娘顾虑的果然周到。”

慕容云笙、包行接过人皮面具戴好，举步向前行去。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有劳程兄和五弟送他们出店。”包行纵身而出，大步向外行去，慕容云笙紧追在包行身后。雷化方、程南山急追两人身后，向店外奔去。

慕容云笙一面急步而行，一面留心着四下的形势。两人行向大厅时，只见厅中稀稀落落，坐着几个客人。包行和慕容云笙行入厅中，雷化方和程南山也追入了厅中。这时，坐在大厅一角处两个客人，突然站了起来，向外行去。包行反应灵敏，一眼之下，已然瞧出那两个站起身子的客人，可能是三圣门中的眼线，当下一提气，跃出客栈门外。慕容云笙如影随形，紧随包行身后跃出客栈。

就在两人飞跃而出的同时，两个离位的客人，也同时向杏花楼外奔去。

雷化方、程南山早已有备，当下快步向外奔去。四人同时以极快的速度，奔向客栈大门。

雷化方一个箭步当先，抢落到店门口处，右肘一抬，点向一个抢近门口，准备奔出店门口的大汉。

那人被雷化方一肘逼的向后退了一步，程南山却一侧身抢到前面，和雷化方并肩而立，两人并肩挡在门口，正好堵住了出路。两个冲向门口的客人，一个身着长衫，一个身着短装。那身着长衫的大汉，被雷化方逼退了一步，那短装大汉却疾步而上，左肩一探，直向外面冲去。

雷化方身子一侧，左手五指一伸，疾向短衣汉子身上搭去。那大汉疾退两步，避开一击，突然一拳，捣向雷化方的胸前。雷化方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朋友打人么！”右手一抬，五指快速绝伦的向那大汉手腕之上扣去。那大汉似是已知遇上了高手，避开一击，不再动蛮，一拱手，道：“两位请让让路，我们有事赶路。”

雷化方缓缓说道：“两位早这么客气，也不会动手了。”口中虽然答语，但人却站在原地未动。

那长衫大汉突然探手入怀，摸出一只竹哨，放在口中，吹了起来。

哨声尖厉，十分刺耳。

程南山右手一抬，夺过那长衫人手中竹哨道：“好难听的声音。”

这杏花楼面对大街，四人这番争吵，立时引得路人注目，把一个杏花楼的大门，整个堵了起来。

程南山举起手中竹哨瞧了一眼，随手放入怀中，道：“两位要赶路么？请便吧！”闪身退到一侧。

两个大汉也不答话，一侧身冲出杏花楼，穿入人群不见。雷化方程南山相视一笑，行向跨院。

且说慕容云笙和包行行出杏花楼，加快脚步而行，奔到第二条街口处，转入右首街内。

这条街似是闹中取静的住宅区，家家大门紧闭，一眼间，不见人踪。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可是走错了路……”包行身子一侧，当先冲了进去。

慕容云笙随后而入。

只见门内站着一个鬓插白花的青衣少女，低声说道：“哪位是慕容公子？”

慕容云笙一拱手，道：“区区便是。”

青衣少女轻轻的推上木门，上了木栓，低声说道：“两位随我来。”转身直向后院行去。

穿过了三重庭院，到了后门之处。

青衣少女指着一间小屋，道：“两位请进去更衣。”

包行缓步行入房中，果见两件长衫高高挂起。

两人换过衣服，行入小屋，那青衣少女已然打开后门，低声说道：“往南走，不要急着赶路，出城五里之后，自有人接迎你们，两位请吧！”

慕容云笙只觉她说的含糊不清，正想再问，那青衣少女已轻轻掩上木门。

包行低声说道：“自们走吧！要咱们穿长衫，不能急着赶路，那是说，城中到处都是三圣门中的耳目，要咱们走的逍遥一些，免得引起别人疑心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包叔叔说的是。”

包行微微一颌首道：“咱们并肩而行。”

两人同时迈步，向前行去，绕到大街日上瞥见两匹快马，流星一般向前奔去。

慕容云笙一瞥之间，瞧出那两人之中，有一人正是青衫剑手领队李宗琪，

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：李宗琪既然到了洪州，想来青衫剑手必然也赶来此地了。

那两匹马，奔行极快，慕容云笙一沉思间，两匹马已奔出数十丈外。

慕容云笙回目一顾间，只见李宗琪身旁马上人，青衫高耸，似是一个驼子。

两人一路上，留心观查，果然发觉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物，以各种不同的身份，混在大街两侧。

慕容云笙暗暗忖道：看将起来，这三圣门实力果然是强大无比，似是随时随地，都可以调集大批高手，布置成严密之网。因两人再经改装，使三圣门布下的耳目失去了效用，很快便混出了城门。

包行略一打量城外形势，直奔正南一条大道。

两人步履加快，奔行了一阵之后，放缓了脚步。

慕容云笙四顾了一眼，不见人踪，低声说道：“包叔叔，三圣门中人，到的很多，看样子，似是有所谋图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不错，看情势，比咱们预料的更为严重了。”语声未落，突闻一个低沉的呼唤，传了过来：“慕容公子。”慕容云笙转头看去，只见一家红漆大门，半开半掩，声音就从那半掩木门中传了出来。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他们是对我们而来，那就可证明一件事包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证明了先父果是三圣门中人物所害。”谈话之间，奔行到一座树林前面。

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，由林中传了出来，道：“慕容公子。”慕容云笙停下脚步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林中缓步行出个青衣少女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贱妾奉了朱凤姑娘之命，替两位备了快马，请两位入林更衣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又要入林更衣，看来这女儿帮的组织，真是严密的很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大步向林中行去。只见两个身着布衣头戴草笠的村女，各牵着一匹健马，站在林中。

慕容云笙暗道：好啊，她们扮作村女杂混在田野村落之中，第一等精明人物，也无法想到她们是女儿帮的耳目。

那青衣少女紧随两人身后，行了进来，低声说道：“朱凤姑娘，要贱妾致意公子，三圣门此番来势极为凶猛，一夜间赶到了一百多人，据说主持其事的人，身份极高，随行高手中，有不少是圣堂护法，我们女儿帮在洪州的活动，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，因为敌势众大，妾贱等已然奉到谕令，对三圣门中人，斗智不斗力，非到必要关头，不许出手。所以敝帮中人，都已由明入暗，隐蔽起来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朱凤姑娘对两位的接迎安排，到此为止，也许以后诸位还会碰到敝帮中人，但她们并未奉到相助两位之命，还望两位多多保重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贵帮如此厚待，我等已经感激不尽了，姑娘见到贵帮主和朱凤姑娘时，请代在下致谢一声。”

青衣少女奇道：“怎么，你见过我们帮主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上午才和她会过一面。”

青衣少女似信似疑的点点头，回顾了两位村女一眼，道：“把坐骑交给

慕容公子，我们走了。”

两个村女递过缰绳，三人分向三个方位退去，片刻间，已走的踪影全无。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看起来，那女儿帮主并非夸口，只有她们的精密组织，可以和三圣门的严密耳目一较长短。”

包行点点头，道：“咱们更衣赶路！”

那马鞍之上，各放着一套衣服，都是清蓝色紧劲身装，马鞍上各挂着一柄长剑。

包行离开杏花楼时，为了易保身份之秘，把那从不离手的钢杖，放在店中，两人都只带着两把长不及尺的匕首。

两人匆匆更过衣服，发觉衣袋之内，各有一付人皮面罩。

包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女孩子心细如发，果非咱们男子汉能及得。”

除下旧有面罩，藏入怀中，把换下的一袭长衫，也藏于鞍下，两人戴上了新的面罩。

包行是一位面容很黑的汉子，慕容云笙却面色淡黄，似带病容。

两人纵身上马，驰出林外，直向正南奔去。

此时，两人离城已远，路上的行人渐少。

慕容云笙看四周无人，低声对包行说道：“包叔叔，咱们走的方向不会错吗？”

包行道：“如是方向错了，女儿帮中人，必会告诉咱们，她们既然未说，想来是不会错了，咱们再走一程瞧瞧，如是找不出可疑之征，那只有先回杏花楼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突闻得得，由身后传了过来。

回头看去，只见两骑马疾如流矢一般，飞驰而来。

慕容云笙和包行，一带马缰，让到路侧。

两匹马急掠而过，带起了一道烟尘。

这次，慕容云笙看得甚是清楚，左首一匹马上，正是青衫剑手领队，李宗琪，右首一人，白髯苍苍，身着青衣的驼背老者。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这驼背老者，好威武的相貌！”包行道：“我认识他。”

慕容云笙暗道了一声惭愧，这包行在江湖上，走动了数十年，识人无数，我怎忘了向他请教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问道：“那驼子是什么人？”

包行道：“江湖上称他文驼子，其实他真名文啸风，因为练一种武功，练岔了气，练成了驼子，但他仍是把那门武功练成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他练的什么武功？”

包行道：“听说叫什么‘七步摄魂手’，属于一种奇门邪功，不过他很少和人动手，一旦和人动手，必取对方之命，是以武林中只知他的武功很恶毒，详细情形，却是未曾听人说过。”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突然想到父亲遗留的拳谱之上，有一种闭穴移位之法，说明专以对付一种奇奥的拿穴手法，也许就是对付此种武功之用。

一念动心，神兴意会，不觉之间、默诵起那闭穴移位口诀，沉浸于法诀之中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奔行了多少路程，突觉坐下之马，停了下来。

定神看去，只见自己马缰，已被包行拉住，那包行已然下了马背。

但闻包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吃杯茶，再赶路吧！”

慕容云笙转头看去，只见两座瓦舍，矗立道旁。

原来，这是一处十字路口，道旁两座砖舍，是两家客栈，兼代做酒饭生意，以供过往的旅客打尖休息。

包行低声道：“咱们往东首客栈中去。”

这两家客栈，对面而建，遥遥相对。

慕容云笙目光一转，只见东西客栈外面已拴着四匹健马，其中一匹，正是李宗琪的青鬃马，想来那文啸凤和李宗琪也在东首客栈之中，当下低声对包行说道：“三圣门中人，常常自设客栈，利用迷药，咱们要小心一些。”

包行微一颌首，大步向客栈行去，口中喝道：“店伙计。”只见一个二十四五的店小二，应声而出，接过两人马缰，道：“两位先请里面坐，小店人手不够，小的拴好马，就来招呼两位。”包行道：“不要紧。”缓步行入店中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李宗琪和文啸风坐在靠窗口处，低声交谈。包行和慕容云笙行入店中，似是已引起了李宗琪和文啸风的注意。

两人停下了谈话之声，四道目光一齐投注在包行和慕容云笙的脸上。

包行神情镇静，对两人投注的目光，若无所觉，就在紧依门口处一张桌上坐了下来。

慕容云笙虽然明知脸上戴有面具，那李宗琪决不会认出自己，但仍然背对李宗琪坐了下去。

但闻文啸风冷冷说道：“伙计，你过来。”

那店伙计刚刚拴好了慕容云笙和包行的坐马，走过来准备招呼两人，听那文啸风呼叫之言，只好转身行了过去，道：“客爷有何吩咐？”

文啸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进店之后，交代你一句话，你可曾记得？”

店伙计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小的忘去了，该死，该死……”望了包行等一眼，接道：“他们大约吃点东西就走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，你老高抬贵手吧！”

文啸风道：“多少银子，老夫只会多付，不会少结，但事例决不通融。”

店伙计道：“好！小的去给他们商量一下。”

大步行到包行身前，抱拳一个长揖，道：“千不是，万不是，都是小的不是，还望两位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多多的担待。”包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店伙计道：“那位大爷进店之后，就交代了小的，不准再接待别的客人，小的被你老在店外一叫，叫得小的晕了头，忘了那位大爷的吩咐，就接过了两位爷的缰绳，如今那位大爷责问了下来，小的无法交代，两位大爷请到对面店中，吃的喝的全由小的代付啦。”说罢，又是一个长揖。

包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如是对面那座客栈之中，也被别人包下了，我们两个岂不要饿肚子么，再说你这客栈中，六张桌子，室了四张，我们占了一张，还有三张空着，空着位子，不卖客人，是何道理？”

原来，这小店中，六张桌位上，除了文啸风、李宗琪包行和慕容云笙占着两张桌子之外，还有两个人坐在壁角处一张桌子之上，那文啸风不肯撵走他们，想来定是三圣门中人了。

但闻那店小二道：“你老说的是，不过，小的已经答应了那位老爷……”

只听文啸风冷冷接道：“宗琪，你去瞧瞧什么人不吃敬酒吃罚酒。”

李宗琪应了一声，缓步行到包行桌位之前，冷冷的望了包行和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两位贵姓？”

那店伙计一看双方直接搭上了语，早已吓得躲向一侧。包行抬头看了李宗琪一眼，道：“朋友有何贵干？”李宗琪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我在问两位姓名？”

包行道：“如是朋友不先说明来意，咱们似乎用不着通名报姓吧。”

慕容云笙心想包行的举动，定然会激怒那李宗琪，已然暗中戒备。

哪知李宗琪竟然是不肯发作，冷厉的神态，也突然缓和了下来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弟李宗琪，两位怎么称呼？”包行似是已准备和文啸风等冲突，故作沉思之状，然后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听人说过。”

只听文啸风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宗琪，不用和他们多罗嗦了，要他们快些离去就是。”

李宗琪应了一声，拱手对包行道：“强宾不压主，两位既是远道而来，希望能入乡随俗的好，现在，两位可以走了。”包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缓缓站起身子。原来包行已知道再拖延下去，只有动手一途了，那势非暴露身份不可。此刻李宗琪等似乎还没对两人动疑，不和他们冲突最好。李宗琪看两人站了起来，似欲离去，微一颌首，退后三步，让开了去路。

包行离开桌位，一语不发，缓步向店外行去。

慕容云笙紧随在包行的身后而行。

包行的步履尽量的放慢，似是能多延一寸时光离店也好。他的推想不错，就在两人行到店门口处时，一匹快马急驰而到。

马上人一勒缰绳，健马长嘶一声，人立而起，停住了奔冲之势，那马上劲装大汉，一跃而下，直向店中冲去。

包行和慕容云笙正行在门口处，那大汉却浑如不见一般，直向店中闯去。

慕容云笙一闪身，让过那劲装大汉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那劲装大汉一举手，道：“我如限赶到……”身子摇了两摇，似是向地上倒去。

李宗琪一把抓住那大汉衣服，稳住他的身子，低声道：“那边坐。”扶着他行到文啸风的面前。

包行回目一顾店中情形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慕容云笙心知如若再多望一眼，很可能惹来一场麻烦，当下举步向前行去。

包行走入对面一家店内，选择了一处靠门口的位置上坐了下来，低声对慕容云笙道：“他们已对咱们动了怀疑，只是那李宗琪也发觉了咱们的身手不凡，不是三五招能够取胜，他们没有工夫和我们动手，只好暂时忍耐一下，但他们决不会放过咱们，如若咱们不愿找麻烦，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包叔叔觉着应该如何？”包行道：“这地方，似是他们的一个驿站，如若咱们在此，可以见到三圣门中一些稳秘，或可找出一些可贵的资料来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咱们留在这里吧！”

包行道：“留这里就未必能看到那飘花令主了。但咱们此行的用心，就是找到那飘花令主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此等事，晚辈很感为难，不知该如何才好？”包行道：“照说两件事都很重要，咱们此刻不能分头去办，为了要保存实力，只好守在一起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一切由包叔叔决定，小侄遵命行事。”谈话之间，又见一匹快马，奔了过来，马上人是一个佩剑劲装大汉，行到店前，勒缰下马，

直向对面店中行去。

慕容云笙和包行叫了酒肴食用，一面留心着对面举动。片刻之间，突见对面客栈之中，飞起一只健鸽，破空而去。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健鸽定然传递着十分重要的消息，可惜我那苍鹰，不在此地，不然倒可抓它下来了。

心念转动之间，突见李宗琪快步奔了过来。直向慕容云笙等桌位之前行去。

慕容云笙还未想到如何对付李宗琪时，包行已突然站了起来，冷冷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李宗琪停下脚步，道：“两位之中，哪一位是慕容公子？”慕容云笙吃了一惊，暗道：他们怎么知晓的呢？

但闻包行冷冷说道：“咱们也想找慕容公子！”

李宗琪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们也找慕容公子？”

包行道：“不错，听说那慕容公子到了洪州，咱们追寻来此。”李过琪道：“你们消息很灵通！”

包行道：“彼此，彼此。”

李宗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的做功很好，在下适才几乎被阁下瞒过了。”

包行接道：“我们走南闯北，也经过不少风浪，但像阁下这样年纪轻轻，出言却咄咄逼人，倒也少见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今天让两位见识一番了。”

突然一伸右手，疾向包行右腕之上抓去。

包行右腕一转，不闪不避，反向李宗琪脉穴之上扣去。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，李宗琪似是未料到对方竟有着如此武功，疾退两步，道：“阁下是真人不露相。”

包行道：“夸奖了。”

慕容云笙坐在一侧，心中暗暗忖道：看来今日是难免一战，何不先下手擒住了李宗琪，以制文啸风。

念头一动，心中却在忖思着父亲遗留那拳掌招数中，七招连环擒拿手。

但闻文啸风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宗琪，很扎手吗？”李宗琪高声应道：“琪儿遇上了高人。”

只听文啸风应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砰然一声，木窗碎裂，文啸风天马行空一般，疾掠而至，一眨眼间，人已落在店门口处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暗赞道：“好快速的身法。”

原来那文啸风来不及绕到门口行出，已一掌破空跃飞而至。慕容云笙突然站起身子，直向李宗琪身侧欺去，口中喝道：“小心了。”

右手却施展开连环擒拿手法，疾向李宗琪抓了过去。李宗琪一闪避开，还击一掌。

哪知慕容云笙连环擒拿手，变中有变，奇幻莫测，李宗琪一掌拍出，正好赶上慕容云笙五指回转，一抬扣住了李宗琪的手腕。这一招变幻莫测的擒拿手法，表面之上，看去似是巧合，其实乃是经过了精密算计之后的变化。

文啸风人虽赶到，却未料李宗琪连一招擒拿手也避不开，不禁微微一怔。

慕容云笙五指加力，李宗琪顿时感觉着半身麻木，抗拒之能完全消失。

文啸风冷笑一声，驼背一探，腿不屈膝，脚不离步，人却陡然欺进三尺。

慕容云笙左手一抬，按在李宗琪背心之上，道：“站住，阁下再向前行

进一步，我就发掌力震断他的心脉。”

文啸风已然扬起的右手，缓缓垂了下去，冷然说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包行接道：“江湖上无名小卒，不劳下问。”

文啸风望望李宗琪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琪儿，是否还有挣脱之能。”

李宗琪摇摇头，道：“义父不用管我了，只管出手，琪儿就算被震断心脉而死，但相信义父也能替我报仇。”

文啸风眉头耸动，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阁下有何条件？”

包行道：“我等并无找事之心，两位却是咄咄逼人，追踪而至。”文啸风冷冷说道：“老夫在问你们的条件？如若两位耳朵不聋，当已听明白老夫之言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此刻此情，阁下暂处下风，似是用不着威风凌人。”文啸风脸上忽青忽白，显然内心之中，十分激动，良久之后，才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夫问你们条件，意求和解，已是老夫毕生之耻了。”

包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等也和两位无怨无仇，只不过为两位逼的如此而已，只要阁下答应在下等两件事，我等立刻放人。”文啸风道：“第一件？”

包行道：“阁下要负责约束属下，不再干涉我们的行动。”文啸风道：“第二件呢？”

包行道：“如若在下等万一和人动手，阁下如若在场，要听从在下吩咐一次。”

文啸风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算什么条件，难道要老夫相助你们不成？”

包行道：“阁下要我等开出条件，目下我等是开出来了，答不答应，要阁下去考虑了。”

文啸风冷冷说道：“好！不过，时效只限三日，三日之后，如若再为老夫遇上，必取尔等之命。”

包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也许三日之后，我们相隔在千里之外，就此一言为定。”

慕容云笙右手一松，放开了李宗琪，疾快的向后退了三步。李宗琪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阁下的擒拿手法，十分奇奥，在下很少见到，今日算是开了眼界。”

慕容云笙一拱手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阁下太夸奖了。”李宗琪又仔细的瞧了慕容云笙一眼，大步向前行去。文啸风紧随在李宗琪身后，向前行去，又行入那座客栈之中。包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可以坐下来聊聊天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咱们此刻很安全吗？”

包行道：“安全的很！有那文啸风保护咱们，三圣门中人无法加害咱们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文啸风生性暴急，但他对那李宗琪却似是情意根深。”

包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刚才施展擒拿手法，确是高明，别说李宗琪了，就是那文啸风和你近身相搏，也未必能防守得住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文啸风对咱们恨若刺骨，岂愿真的履行诺言，咱们还是要多加小心一些才成。”

包行道：“照那文啸风的为人，出口之言，确是铁案如山，决然不致悔约……”

突然间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飞驰而至，打断了包行之言。抬头看去，只见三匹马一色的白毛如雪，金镫玉鞍，健步如龙，再加上那辉煌的鞍镫，烘托出一股华贵不凡的气势。



慕容云笙抬头看去，只见三匹白色健马上，分坐着三个身着白衣，背插长剑的少年。

三人一样的马，一样的衣服，一样的俊俏面目，个个白面无髯，金环束发。

骤然看去，白衣白马，三个人都有如下凡金童，但慕容云笙看了一阵，发觉三人面色白的很难看，有如雪中之冰，白中隐隐透青。而且，三人的年纪和装束大不相衬，看年龄，三人似是都应在三十以上，但那一身装束，却是十几岁的童子穿着之物。慕容云笙打量过三个白衣人，目光转到包行的身上，只见他微微垂首，举筷夹菜，心中若有所惧，不由大感奇怪，正待开口告诉包行那三个白衣人的行踪可疑，耳际间已传入了包行的声音，道：“快些吃饭，不要看他们。”

声音细微，似是极怕别人听到一般。

慕容云笙拿起筷子，吃了一口菜，又忍不住转脸望去。只见三个白衣人勒马在路口停了片刻，文啸风已带着李宗琪急步而出。

狂傲不可一世的文啸风，对三个白衣人却似是极为尊重，遥遥的抱拳一揖。

三个白衣人也在马上欠身还了一礼。

文啸风行到三人马前，低言数语，三个白衣人突然一勒马缰，健马折向东方行去，被店房遮住，消失不见。

直待三个人身影消失，文啸风和李宗琪重回对面店中，包行才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想不到啊！想不到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包行道：“那三个白衣人，你都看到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看到了，而且晚辈看的十分仔细，这三人一大把年纪，却穿着那等奇奇怪怪的衣服……”

包行道：“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个晚辈不知道。”

包行神情严肃，缓缓说道：“雪山三怪，听人说过吗？”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包行道：“此刻时间有限，我无暇仔细告诉你了。总之这三人武功高强，非同小可，在下一生中只败过两次，一次是败在令尊手中，一次就败在雪山三怪的手中，想不到这三人竟然也投入三圣门中。”

突见白芒一闪，一个纸团直向慕容云笙飞来。

慕容云笙右手一伸，接过纸团，凝目望去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目下高手云集，两位处境愈来愈险，还望小心珍重，如若不愿离去，最好能换套衣服，扮作村人。”

下面署名李宗琪。

慕容云笙望着纸团，交给包行瞧过，包行立时起身，行到炉边，随手投入火中烧去。重行步回原位，低声说道：“那文啸风果然是言而有信，看来三圣门要在此布下陷阱，准备对付一个极厉害的人物，咱们找店东求身衣物。”

两人行入后店，包行以十两银子的重金，购得店东两套旧衣。慕容云笙扮作一个跑堂伙计，包行却扮作一个老农。两人重行走回前店，只见店中几个客人，都已离去。只余下一个补锅的老人，还在店中，自斟自饮。

这等荒野小店，只有一个厅房，只因此地位处要道人来人往，生意很好，这客栈房中，摆了十几张桌子。

这时，除了那补锅老人自占一桌之外，而无其他客人。包行略一相度店中形势，选择了一个紧傍窗口的桌位上坐了下来。

木窗半开，包行可清楚看到店外大道上的景物。

慕容云笙扮作一个跑堂的伙计，和店中真正的跑堂伙计站在一起，慕容云笙为求那真的跑堂伙计合作，塞给一锭银子。此时，艳阳高照，大道上一片静寂。

这本是一条行旅往来的要道，突然间行旅绝迹，出现一种异常的平静。

显然，这是三圣门中人的手段，使来往行旅，暂时断绝，意识着这地方将有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。

慕容云笙等的心中焦急，望了包行一眼。

包行微微颌首，示意他多多忍耐。

又等一顿饭工夫之久，突然有一批行旅拥至。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来人大都是精壮的汉子，扮装着各种不同的身份。

大部分人行入了对面店中。

其中一个中年文士，带着两个青衣童子，向慕容云笙停身的店中行来。

那真的跑堂伙计低声对慕容云笙，道：“你留心看着。”大步迎了上去，欠身说道：“诸位里面坐。”

伸手去接左面童子手中的提箱。

那童子摇摇头，道：“我自己提着。”

慕容云笙借机打量那中年文士一眼，只见那文士年约三旬以上，身着蓝衫，头戴方巾，白净面皮，脸上无须。

两个青衣童子，都在十六七岁左右，一个提着红色木箱，一个背着长剑。

那中年文士赤手空拳，衣裾飘飘的行入店中，目光转动，打量了店中形势一眼，突然挥手一招，道：“伙计。”

那真的跑堂急急行了过去，道：“你老有何吩咐？”中年文士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那窗口的老者，似是你们附近的人？”

店伙计道：“不错，你老有什么事？”

原来慕容云笙和包行等，未雨绸缪，早已和那店伙计商量好了答对之词。

中年文士道：“你去通知他一下，要他早些回家去吧！”那店伙计亦瞧出今日形势不对，这人虽然文质彬彬，随行童子身带长剑，不似普通商旅，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不禁回头望了慕容云笙一眼。

慕容云笙急步行了过来，接道：“那位老丈和敝东是亲戚，在下等不敢启齿，咱们做生意，哪有撵走顾客之理。”

他说的声音很高，有意让那包行听到。

中年文士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去要他换个位置坐吧，我要那靠窗的桌位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中年文士冷漠一笑道：“你还是不敢去说……”目光转到右首背剑童子身上，接道：“去要那老丈让开桌位。”

那青衣背剑童子应了一声，大步行到包行桌子旁，随手一掌，拍在木案之上，包行叫的四盘小菜和一只酒杯，突然自行跳了起来，酒溅、汤溢，洒

了一桌子！

### 第三十一回风雨欲来

包行见青衣背剑童子拍案震起了自己桌上的酒菜，故作惊骇之状，转过脸来，望了那童子一眼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怎么回事？”青衣童子冷冷接道：“谁是你的小兄弟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你这点年纪，要老汉怎么称呼呢？”

青衣童子道：“不用称呼了，你搬搬位置就是！”包行奇道：“老汉一向就在此地用酒，半年来未曾移动过地方。”

青衣童子冷冷接道：“今日移动一下不妨。”

包行应了一声，起身行到壁角处一个桌位之上。

慕容云笙又端两样小菜，一壶烫热的老酒，行了过去，放在包行桌上。

包行低声说道：“注意他们提的木箱。”

慕容云笙微一颌首，退了下去。

只见那中年文士，行到靠窗桌位上，坐了下去，那真的跑堂伙计，早已收拾了酒杯菜盘，抹净桌子上的酒汤。

就这一阵工夫，又有四个五旬左右的健壮大汉，各带兵刃，行了进来，坐在靠门口处一张方桌之上。

慕容云笙忙着送茶上酒，一面却留心着店中形势。片刻工夫，店中又拥进来十几个人，整个店中的桌位上，都坐满了人。

慕容云笙约略的估计了一下，连同那中年文士，店中已然有十四五个人。

细心观察之下，慕容云笙发觉了这些人，个个精神充沛，神芒内敛，分明都是第一流的武林高手。

显然，这是一场有计划的埋伏，这两家荒凉的小店，正是他们选择主要战场，一场大风暴，即将掀起。

只见那中年文士，伸手提起木箱，放在木桌之上，打开箱盖。慕容云笙一直对那木箱有一份好奇之感，觉着这些人既是准备打架而来，不知何故还要带了一个木箱，这木箱之中不知放的何物，看那中年文士打开木箱，立时凝目望去。

他还未看清那木箱中放的什么，忽见人影一闪，一个青衣童子急急奔了过来，突然伸手，一把扣住了慕容云笙的左腕脉穴。慕容云笙本待反抗，突然警觉到自己改扮的身份，停手未动，让那青衣童子抓住了自己的腕穴。

那青衣童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现在，店中用不着你们多管了，你们回房去中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店中这多客人，呼酒送茶，小的如是不管，岂不要砸了饭碗……”

语未落口，突然一声低沉的号角声传了过来。

那青衣童子顾不得再管慕容云笙，突然转身一跃，飞落到原位之上。

那号角声音虽然低沉，但却充满着杀伐韵味。

全室中大部酒客，闻得那号角声后，都为之精神一振。那中年文士陡然站起身子，双眉耸动，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各位准备好了吗？”

大厅中除了包行和补锅的老人之外，齐声应道：“准备好了。”中年文士微一颌首，探手从木箱之中抓出一只健鸽，放出窗外。但闻一阵鸽翼划空之声，健鸽冲霄而起。

中年文士又从木箱中取出五枚形如桃核的红色弹丸，放入怀中，接道：

“诸位未听令谕之前，不要妄动，但如闻令出击，还望能奋勇争先，违者要身受五刀分尸之苦。”

厅中大汉，齐齐应了一声，各自取出兵刃。

突然间，一匹快马驰过，吹起了一声尖锐的哨声。

那中年文士突然站起身子，目光扫掠了全室一眼，低声对那佩剑童子说道：“把闲人撵回后宅。”

那青衣童子大步行到那补锅老人身侧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丈请到后面，躲一躲吧！”

那补锅老人一伸脖子指指耳朵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青衣童子怒声喝道：“你到后面躲一躲。”

那补锅老人点点头，担起担子向外行去。

那中年文士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不能让他出去。”

青衣童子应了一声，突然一闪身子，一个箭步，直向门口抢去，希望拦在那老人前面。

那补锅老人正巧换肩，一转身上担子，正好挡住了那青衣童子的去势。

那青衣童子去势虽快，停收之势亦快，陡然之间，硬把向前奔撞的身子停住。

在这一瞬间，那老人已将担子换过肩头，行出店外。

看上去，那老人走的很慢，实则快速无比，只是他举动自然，室中之人，都未思念及此而已。

直待那老人行出店外，慕容云笙才蓦然惊觉，暗道：这老人好快的身法。

那中年文士似是也警觉情势不对，沉声喝道：“抓他回来。”他口中喝叫，人却离位，快速绝伦，一个空中翻跃，越过两个桌面，直向店外奔去。

待那背剑青衣童子，向外追赶时，已然落在那中年文士身后数尺。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那补锅老人已然行到数丈开外。这时，大街上一片静寂，除了那补锅老人和中年文士之外，再无其他之人。

经此一变，店中之人，似是已把包行和慕容云笙忘记，无暇再顾到两人。

只见那中年文士一长腰，两个飞跃，已追到那补锅老人身后。右手一探，抓住了那补锅老人的担子。

这时，突闻轮声辘辘，传了过来。

那中年文士手抓担子，略一停顿，突然放手，又跃回店中。慕容云笙只看的大为奇怪，暗道：这人怎么回事，明明看他抓住了那人的担子，也不见那补锅老人还手，或是有何举动，这中年文士怎会突然自己放手退回店中……

心念转动之间，瞥见一辆黑篷马车，飞驰而到。

只听一阵急快的梆子之声，箭如飞蝗，迎面而至。

耳际间响起了健马悲嘶之声，四匹拉车的健马，刹那间满身中箭，倒地而亡，奔行的马车，也突然停了下来。

就在乱箭骤然而至，健马中箭之际，车身前陡然间飞起了一道寒光，交错流转，光绕车前。

这变故来的太快，快得令人目不暇接，刀光环绕下，掩去那人的整个身形，只见森森寒芒，匹练般绕转车前，无法看出是何许人物。

这当儿，那中年文士突然双手连扬，手中红色的弹丸，脱手飞出。

那绵密的寒光，只护在车身之前却无法护挡两侧。只听一阵波波轻响，那红色的弹丸分击在车身木轮之上。弹丸分裂，爆现出一片蓝色的火焰，那

火焰极是强烈，着物即燃，只不过一瞬工夫，篷车一面，全力火光笼罩。

但见寒芒轮转，飞跃而下。

飞蝗狂雨一般的长箭，突然顿住。

寒芒敛收，现出一个长髯垂胸，手执缅甸刀，身着青衣的老人。慕容云座心中暗道：这老人是驰车之人呢，还是车中主人？这时，整个篷车，都为那蓝色的火焰笼罩，开始燃烧起来。慕容云笙目力所及的大道上，仍是一片寂静，除了那青衣老人之外，再无其他的人。

这时，坐在店中之人，都还静坐在原位之上，手捧兵刃，一语不发，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那青衣老人望了那烧车的蓝色火光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火王彭谦。”

那中年文士缓缓行出店门，接道：“正是小弟，大哥别来无恙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好啊！原来他们还是故旧好友。

只见那青衣老人脸色一片肃穆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没有把我烧死。很失望吧！”

火王彭谦满脸迷惘之色，道：“大哥怎会坐在这辆篷车上呢？”青衣老人目光迅速的扫掠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不知车中坐的是我了？”

彭谦道：“小弟不知。”

青衣老人目光转动，回顾了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咱们十几年不见面了。”

火王彭谦缓缓说道：“是的，大哥息隐林泉，不知居于何处，小弟纵有相寻之心，却是无有可觅之处。”

青衣老人虽然明知身在险地，但仍然十分镇静，当下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彭兄弟适才说是不知车中坐的小兄，是吗？”火王彭谦道：“不错，如若小弟知是大哥，决不敢施展火袭。”青衣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知者不罪。”

火王彭谦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，急急接道：“大哥，那篷车之中，还有人吗？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如是有人，现在也被兄弟那毒火烧死了。”彭谦突然纵身而起，跃近篷车，陡然一掌，向满是火焰的篷车劈去。

掌风到处，一阵嚓嚓乱响，车架分裂，整个篷车，分成两半。凝目望去，只见车中盘膝坐着一人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人当真是沉得住气，那车上已然满是烈火，他竟仍然能盘膝坐在车中，不为所动，这等镇静工夫，未免近乎愚痴了。

只见那车中人，在适才箭如飞蝗的攻袭之下，身上竟未中一箭。

这证明那青衫老人的刀法，超异过人，绵密无经，泼水难入。但闻火王彭谦口中咦了一声，突然一伸右手，快速绝伦的抓出那车中人。

敢情那人早已被点了穴道，无能挣动，是故才那般沉着。彭谦脸色一变，挥手一掌，拍向那人，希望拍活他的穴道。那青衫老人却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成啦，他被点了死穴。”彭谦道：“这是大哥的杰作了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他想杀死为兄，为兄是不得不尔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有一事，小兄想不明白，请教贤弟。”彭谦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大哥请说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咱们有八拜之交，想来兄弟不会不答小兄的问语了。”彭谦道：“那要看大哥问的什么了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这大道两侧的客店之中，满藏武林高手，都是贤弟带来之人了。”

彭谦道：“不错，都是小弟的伙伴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贤弟这等劳师动众，精密设计，不知想对付何人？”

火王彭谦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想大哥心中早已明白，用不着问小弟了。”

青衫老人此刻反而有着无比镇静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当真不知，哪有明知故问的道理。”

火王彭谦伸手在那盘膝而坐的大汉鼻息之间一探，果已气绝，突然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大哥当真不知，小弟就只好奉告了。”青衫老人道：“为兄的洗耳恭听。”

彭谦道：“大哥几时投入了飘花门下？”

青衫老人不答彭谦问话，反而问道：“贤弟投入了三圣门下。”彭谦冷笑一声，也不肯正面答复，说道：“小弟实说了吧，我们这番设计，旨在对付那飘花令主，想不到大哥却是飘花令主的前驱。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为兄的也想不到彭兄弟竟然委身于三圣门中，以济其恶。”

彭谦道：“大哥既然叫明了，小弟也不想解释。”

长长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天涯这样辽阔，想不到却叫咱们兄弟碰上。”

青衫老者双目中神光一闪，道：“贤弟之意，是想和愚兄动手了。”

彭谦道：“此时此情，小弟实也想不出两全之法。”青衫老者道：“小兄倒有两个主意，但不知兄弟是否同意？”彭谦道：“什么主意？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贤弟借此机会，离开三圣门，和为兄一同离去。”彭谦接道：“如是大哥有意投入三圣门时，小弟愿为引见之人。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咱们是谈不通了。”

彭谦道：“不行！但不知大哥还有什么良策？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第二个办法，那就是咱们谁也不勉强谁，彼此保持情意，贤弟令他们放过小兄，也好免去咱们兄弟一番自相残杀。”彭谦道：“大哥这主意，好是好，不过，兄弟做不得主。”青衫老人脸色一沉，道：“那是说贤弟已然情尽义绝，非要和小兄动手不可了。”

火王彭谦道：“咱们既有结拜之情，昔年大哥又对小弟不错，小弟天胆，也不敢和大哥动手，因此，小弟暂时退出，袖手不问，至于大哥能否闯得过去，那就不是小弟能助的了。”

青衣老者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兄弟啊！好义气啊！”

火王彭谦抱拳一礼，接道：“这叫各为其主，小弟憎非不得已。...青衣老者脸色突然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站住。”

火王彭谦已然回身向前走了两步，突然又停了下来，回头说道：“大哥有什么吩咐？”

青衣老者缓缓说道：“你如放过为兄，只怕要受门规惩治。”火王彭谦道：“咱们兄弟一场，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青衫老者道：“如若在下的推想不错，你们那门规十分恶毒。”彭谦道：“至多一条命，兄弟也不能让武林同道骂我无情无义。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为小兄，不惜一死了？”彭谦道：“事已如此，那也只有如此。”

青衣老者厉声喝道：“你如背叛了三圣门，也不过是一死而已，是吗？”

彭谦道：“嗯！一个人只有一条命，也不过只死一次而已。”青衫老者道：“就算你袖手不管，在你们重重部署之下，为兄怎能闯得过去？”

彭谦一皱眉头道：“我说过，那要凭你武功，看你的运气了，小弟是爱

莫能助。”

青衣老者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你既连死都不怕，为何又不助为兄闯过难关？”

彭谦双目神光一闪，道：“大哥不用多费唇舌了，你想以兄弟之情劝动于我，决难如愿。”

语声一落，纵身跃回客栈之中。

青衣老者望着火王彭谦的背影，长长叹息一声，突然转身向前行去。

他的步履很慢，看上去，有着举步维艰之感，但内行人都可瞧出，他借举步行走，在暗中凝聚功力。

显然，这青衣老者准备凭仗手中一把刀，硬闯险关。眼见青衫老人从容而去，竟然无人出手拦阻。

显然，暗中隐伏着有更厉害的人物了。

火王彭谦，似也很关心那老者的命运，又折回房门口处，向外探望。

这当儿，突然又响起辘辘的车轮声，划破了紧张的沉寂。慕容云笙心中陡然间泛起了一阵莫名的紧张，暗道：莫不是那飘花令主杨凤吟到了吗？

一念转心，顾不得自己处境之危，悄然移步，行到门口。目光到处，只见两辆黑色篷车，疾驰而至。

这时，那燃烧的篷车，车架已散，但仍在燃烧，点点火焰，铺满了近丈方圆。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宽阔的官道上，燃烧着一片火焰，横卧着几匹长程健马的尸体，给人一种猖狂杀机的感觉。

只见那两辆黑色的篷车，行近了火烧的篷车处停了下来，第一辆篷车先到，车门开处，走出两男两女，只见两个男的，身着深蓝色的劲装，背上各插一把雁翎刀，左手中提着一支虎头拐杖，年约三旬，白面无髭。

两个女的，身着淡青劲装，都在二十左右的年纪，柳眉凤目，生像极为娟秀。

四人的脸色，都很严肃，但举动却是沉着异常，望了那被燃烧的篷车一眼，迅快的分散开去。

紧接着第二辆篷车，也停了下来，车上行下了一个中年妇人，衣着朴素，薄施脂粉，但神态之间却有一种震人心魄的冷肃煞气。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中年妇人，不知是何许人物？那先前下车的两男两女，对那中年妇人，似是极为敬重，齐齐欠身作礼。

中年妇人一挥手，低声说道：“小心戒备，防人暗算。”四人齐齐应了一声，反手拔出背上的兵刃。

两个男的左手握拐，右手执刀，两个女的右手握剑平胸。四人分站四个方位，把那中年妇人围在中间，隐隐间有保护之意。

但那中年妇人却举步越过四人，目光转动，望了两面的客栈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这等鬼鬼祟祟暗施算计的手段，岂是英雄人物，你们既已有了准备，何不堂堂正正的一分高下？”

只听对面客栈中，响起了一声长笑道：“一个妇道人家，说话如此托大，可是活的不耐烦了吗？”

话落人现，文啸风缓步由客栈中行了出来。

那中年妇人望了文啸风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可是主持这次伏击我们的首脑人物？”

文啸风道：“老夫虽非首脑人物，但却是主事人之一，夫人有什么话，



尽管对老夫说。”

那中年妇人冷冷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文啸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听说那飘花令主，是年轻姑娘，并非你这样半老的徐娘。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因为我不是飘花令主。”

文啸风一皱眉，道：“但你是飘花门中人，大概是不会错了？”中年妇人冷漠一笑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举手理一理云鬓，接道：“你认为你们布置这一次伏击，十分机密，是吗？”

文啸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洪州城方圆百里之内，都已经布置了我们的眼线，诸位的一举一动，全在我等监视之下，那飘花令主，纵然能避开这次伏击，也无法逃避开我们的追杀，何况，尔等已入陷阱。”

中年妇人缓缓接道：“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这句话含意浅近，大概你很明白吧！”

文啸风仰天狂笑一声，道：“夫人自视如此之高，倒叫在下好笑的很。”

中年妇人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接道：“听你言下之意，似乎是想和我动手。”

文啸风道：“夫人如肯赐教，老夫是求之不得。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那也好：打鸟打翅，打蛇打头，咱们如能分出胜负，也免得他们浴血苦战了。”

文啸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夫人，不要打如意算盘，就算老夫败在你的手中，你也别想生离此地，这是一场生死之战，不是一般的争名夺利。”中年妇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看来，你也做不了主。”文啸风掌势一扬，道：“夫人请亮兵刃吧！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文啸风虽在三圣门下，但却不失豪壮气概。

那中年妇人神定气闲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的兵刃呢？”文啸风道：“老夫就以双掌领教。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我也赤手奉陪。”

文啸风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凭此一言，老夫也可放心施为了。”语声甫落，右掌已缀缀拍下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这掌势如此缓慢，必含奇变。”文啸风的掌势打的很慢，但那中年妇人更是沉得住气，文啸风的掌势相距她身前尺许左右时，那中年妇人仍然是肃立不动。陡然间，文啸风掌势变快，疾落而下。

但见人影一闪，那中年妇人快速绝伦的避过一击，人却欺在那文啸风的身侧，拍出一掌。

文啸风大喝一声，右手回击一掌，迎向了那中年妇人的掌势，左手五指半屈半伸的抓向中年妇人。

两个人陡然间由慢转快，展开了一场枪制先机的恶斗。但见两条人影交错轮转，难分敌我。

两人快速搏斗，足足有一刻之久，突闻文啸风哼了一声，交错的人影，霍然分开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中年妇人眉宇间，汗水隐现，文啸风却是须发怒张，背上的驼峰，也似乎高了很多，驼腰向前探出，有似向前猛扑之势。

显然，两人在一轮快速恶斗之中，各遇险招，只因两人搏斗太过快速，

使人无法看清那招术的险恶变化。

只听文啸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夫人好精奇的流云掌法。”中年妇人道：“阁下的罗公拳，也到了炉火纯青之境。”文啸风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右掌一探，斜斜劈了过来。

中年妇人右手一抬，尖尖玉指，迎向文啸风脉门点去。文啸风右腕一挫，疾快的收回右臂，左手却立掌如刀，横里削去。

中年妇人原地不动，左手反向文啸风肘间点去。

两人这番动手，情景又自不同，表面上看去，两人各站原地不动，双掌忽伸忽缩，点到就收，掌指从不相触，毫无凶险可言；实则两人正各凭胸中所记所学，见招破招，见式破式，只要一方露出破绽，给对方以可乘之机，那看似虚招的攻势，即将以迅雷下击之势，取敌之命。

两人这等掌来指往，点到就收的招术，包罗奇广，并非是一套掌法、拳法，也非一门一派所有的武功，其间有少林派的拳掌，也有昆仑派的手法，言家拳、谭家腿、嵩阳大九拿、岳家十二散手，应有尽有，有甚多精妙招术，都是武林中极少见到的武功，看的人眼花缭乱，神往不已。

这是江湖上极为罕见的打法，只有胸罗极博的人，才有此等能耐。

两人又斗了数招，突闻文啸风大喝一声，虚招变实，劈向那中年妇人的前胸。

中年妇人右手疾起，硬接下一掌。

双掌接实，响起了一声大震。

文啸风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，突然一扬右手，虚空一抓。慕容云笙看他发招神情，心中突然一动，暗道：看情形，这定是那文啸风主平绝技九步追魂手了。

日光下，隐隐见那文啸风扬起右手，指尖上透射出条条白气。只见那中年妇人挽发玉簪，突然折断，长发无风自乱，素衣波动中突然欺身而上，点出一指。

文啸风大喝一声，扬起的右臂，陡然收回，全身如受重击一般，不自主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李宗琪闪身而出，伸手扶住了文啸风退回客栈。

那中年妇人击出一指，也似已累得筋疲力尽，脸色苍白，步履不稳。

两个佩剑的青衣少女，双双飞跃而上，扶住那中年妇人。那中年妇人疾然双臂一甩，抛开两个青衣少女，举步向篷车行去。

她似是想入篷车之中，但行近篷车，却似已无力跨登，望了那篷车一眼，突然席地而坐。

火王彭谦突然冷笑一声，右手一扬，两枚红色弹丸，脱手而出。直向那中年妇人飞去。

慕容云笙目睹他火烧篷车的经过，知他这红色的弹丸十分恶毒，如用兵刃封挡，弹丸破裂，立时将化成团团毒火，见物即燃。心中念动，忍不住大声喝道：“火弹恶毒，不可用兵刃封挡。”那中年妇人跌坐篷车旁侧之后，两个手执虎头拐的大汉和两个佩剑少女，突然散开去，各守一方，护住那中年妇人。火王彭谦火弹出手时，那两男两女已然布成方阵，一个劲装大汉，正举起手中虎头拐，准备击落飞来暗器，听得慕容云笙喝叫，拐势一沉，纵身避开。

两粒红色的弹丸掠顶而过，击在对面客栈的墙壁之中。火弹爆裂，就在

那墙壁上化成了两团火焰，熊熊烧起来。这不过是一瞬间功夫，在西面客栈中，也展开了一场恶斗。原来：火王彭谦听得慕容云笙喝叫之声，回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早已对你动疑了，果然不错。”目光掠向两个随来的青衣童子，道：“把他拿下，我要好好拷问一下。”

两个青衣童子应声而至，分由两侧扑向慕容云笙。

慕容云笙疾拍两掌，拦住了两个青衣童子的攻势，左右双手分向两人各攻一招。

两个青衣童子闪身避开，分由两侧攻上。

慕容云笙掌挥指点，封挡两个青衣童子攻势。

如论慕容云笙此刻武功，收拾这两个青衣童子，只不过三两招，就可重伤两人。

但他却故意和两人缠斗，暗暗分析大局。忖道：看今日三圣门的布置，文啸风和这火王彭谦，并非是最厉害的人物，雪山三怪尚未出现，显是他们还在等待；但飘花门也似乎是有着准备，那青衣老者和中年妇人次第现身，明知身入重围，却不肯退走，显然是要测出对方实力，也许飘花门已有高手混在此中了。

心念一转，只觉双方这番冲突之中，除了武功之外，还有着斗智用心，使局势波活云诡，难作预测。

只听火王彭谦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给我闪开。”两个青衣童子应了一声，突然收掌，准备退开。

慕容云笙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只怕他们很难退开了。”双手同时伸出，快速绝伦的抓住了两个青衣童子右腕。这双手齐出的擒拿手法，奇奥凌厉，只看得火王彭谦心头一震。

慕容云笙双手一带，两个青衣童子右腕脉门被扣，全无抗拒之能，只有听凭那慕容云笙摆布了，身不由己的并肩挡在慕容云笙身前。

这时，全厅中数十个手执兵刃的大汉，全都把目光投集于慕容云笙身上，有几个霍然起身，大有立时扑上救人之心。火王彭谦已知遇上了第一流的高手，右手轻挥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们坐下。”

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接道：“阁下是飘花门中人了？”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是。”

火王彭谦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那你的胆子很大，既非飘花门中人，却敢和三圣门作对。”

突闻一声大喝，一个执刀大汉，突然弃了手中之刀，一交跌摔在地上。

这一下变出突然，连慕容云笙也吓了一跳，暗道：怎么回事，难道是那包行暗中施了暗算么？

凝目望去，只见包行举杯就唇，却停而未饮，目光中也是一片惊愕之色，分明也是对这桩意外感到十分奇怪。

但闻大喝声连绵不绝，片刻间，已有十几个大汉弃去手中兵刃，跌摔在地上。

那火王彭谦见多识广，为人沉着，但处此憎景之下，也不禁乱了方寸，顾不得再问慕容云笙，纵身一跃，伸手抓起了一个倒在地上的大汉，仔细的观查。

慕容云笙也借机仔细看去，见那大汉全身不见伤痕，脸色苍白，身体还微微抖动。

火王彭谦大声喝道：“阁下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一掌拍在那人背心之上。

只见那大汉口齿启动，道：“冷，冷，冷死我了……”接着，又是砰砰几声大震，余下的几人也都倒摔在地。彭谦伸手放了手中的大汉，仰天打个哈哈，自言自语，道：“定然是他了。”

目光到处，只见那包行，还端坐在原位之上，安然无恙，登时心头火起，怒叱一声，纵身直扑过去。人还未到，左手已拍出一掌。

包行霍然起身，右掌一挥，推出了一招“闭门推月”。但闻砰然一声，双掌接实。

彭谦向前撞奔的身子，吃包行一记掌力震得停下来，脚落实地。

包行身子一侧，欺身而上，五指箕张，抓向彭谦的右腕脉穴。彭谦虽然已想到这乡巴老是敌人伪装，但未料到他的武功如此高强，不禁心中大为震骇。

彭谦暗道：看来飘花门已然先我们在这里设下埋伏了。心中念转，左臂疾收，避开包行五指，左掌由时下穿出，击向包行肋间。

这一招奇幻、快速，迫得包行疾退两步，避开了一击。但包行心记着毒火厉害，如若让他腾出手来施展，只怕不易对付，当下疾退两步，又快速绝伦的向前冲进了两步，双手齐出，分取火王彭谦两处大穴。

彭谦双掌分出，也硬接一击。

两人掌力接实，砰然轻震声中，各自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。火王彭谦一怔之后，立时展开又击。

两人就在小店中，展开了一场恶斗。

这店面虽然不小，但放满了桌凳，再加上躺了满地的人，是以两人的场地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

慕容云笙抬头看去，只见两人着地如桩，纹风不动，单凭双掌，互相攻取，如为情势所迫时，就硬拼一招。

细查两人动手情形，暂时是个半斤八两之分，看来一百招内，决无法分出胜败，当下心头一宽，抬腿两脚，踢中了两个青衣童子的晕穴，伸手抽出那青衣童子背后长剑，缓步向外行去。这时，那中年妇人仍然盘坐在篷车前面调息，那两女两男，仍然分别守护在那中年妇人四周。最使人不解的是，自文啸风和那中年妇人斗个两败俱伤之后，店中竟也无人再出面挑战。慕容云笙转目望去，只见那长衫老者，并未走远，只不过停身在三丈开外，和那补锅老人低声交谈。

那补锅老人已然放下了担子，显然和那长衫老者是一伙的人。慕容云笙不自禁的微微一笑，暗道：“杨凤吟果然聪明，三圣门以快速绝伦的行动，调集来这多高手，仍然是无法瞒得过她的双目。”

心中念转，人却举步直对那中年妇人行去。

相距五尺左右时，正等开口，实觉风声响处，一支虎头拐，兜头劈了下来。

那守护在中年妇人四周的黑衣大汉，眼看慕容云笙行近身来，一语不发的劈将下来。

慕容云笙翻身避开，沉声喝道：“住手。”

那大汉左手劈出一拐，右手已挺刀而进，闻声收刀，冷冷喝道：“你要说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想请问一个人？”

那执拐大汉道：“哪一个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飘花令主是否杨……”

但见寒芒一闪，虎头拐和雁翎刀一齐攻到。

慕容云笙右手长剑斜斜推出封开了雁翎刀，左手快速的击出一掌，人也同时向左避开两步，道：“等在下话说完，咱们再动手不迟。”

只见中年妇人缓缓睁开眼睛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住手。”那执拐大汉不理睬慕容云笙，但对那中年妇人，却是敬畏异常，立时收住拐势，向后退开。

中年妇人似是已调息复元，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你不是三圣门中人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。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那很好，你要说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想请教一事，贵主人是否姓杨？”中年妇人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贵姓？”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在下慕容云笙，夫人可曾听人说过吗？”中年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是慕容公子。”

说话之时，双自盯注慕容云笙的脸上打量，神色之间，似乎是有些下信的样子。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在下为了掩饰真正的面目，经过了易容改装。”

中年妇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杨姑娘交代过，不过……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老前辈有什么话，只管吩咐。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本人一向不信凑巧的事，公子为何不早不晚的到了此地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自然，我是有心而来了。”

突然间，响起一阵蹄声，打破了慕容云笙未完之言。转目望去，只见三个白衣人并骑缓行而来。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雪山三怪。”

中年妇人凤眉一扬，道：“他们武功很高吗？”

“在下来和他们动过手，但听一位老前辈说，他们武功很高。”只见那青衣老者和补锅老人，并肩而立，拦在路中，挡住了雪山三怪的去路。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他们缺一个人，我去助他们一臂之力。”

中年妇人低声说道：“不敢有劳公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和杨凤吟杨姑娘很熟识，也受过她相助之恩，今日助几位一臂之力，那也是应该的事。”

中年妇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在敝上之前，也直呼她的姓名吗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看来，她们对那杨凤吟十分崇敬。当下说道：“在下和杨姑娘相遇于艰难境遇之中，难免有些熟不拘礼。”

中年妇人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敝上很快就要赶到，我们奉命不能和他们硬拼，三圣门弟子众多，高手如恒河沙数，但我们却是精锐尽集于斯。这一战如是硬拼上，就算我以一换十，也是得不偿失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但那雪山三怪武功高强，贵方只有两人，如何能以三抵三？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他们自会量力而为，不致于和他们硬拼、力搏。”目光转动，望了两面的店房一眼，接道：“我相信这两面客栈之中，埋伏有很多

高手，但他们何以不肯出战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也在奇怪，就在下停留的客栈而言，三圣门中所有之人，都突然倒摔在地上，不知何故。”

中年妇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是敝上的安排，公子举一反三，当知东面这座客栈中三圣门埋伏之人，也有着同一际遇，和西面客栈中的埋伏一般，全没了抗拒之能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也曾想到杨姑娘才华冠绝，决不会为三圣门暗算所逞。”

中年妇人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带有好多人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区区只有两人。”

中年妇人啊了一声，道：“西面客栈中还有几个敌人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只余下火王彭谦一个，其余之人似是都中了一种奇怪的暗算，猝然之间，连续倒摔在地。”中年妇人笑道：“那位火王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正在和在下一位同来前辈，动手搏斗。”中年妇人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敝上安排第三批人手，似是也该到了，但迄今未至，想是三圣门另派有拦截，一事有误，事享受牵，此刻，咱们先设法迁入西面客栈之中，凭以拒敌，万一敝上预计之享有变，我等也能从容对付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夫人说的是，在下先回店中，助那位长辈制服了火王彭谦，再请夫人入店。”

也不待那中年妇人答话，转身奔入店中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神钓包行和火王彭谦，正打入生死关头。包行对他施展火弹一事，心中似甚惮忌，是以攻势极为猛锐，掌势绵连，迫得那火王彭谦无法腾出手来，使用火攻。慕容云笙欺身而上，说道：“三圣门一切行动，素来不守江湖规戒，咱们自然也用不着和他们讲什么武林规矩了。”话落口，右掌一抬，攻出一招，拍向火王彭谦的背后。火王彭谦大喝一声，身子一侧，右手一招“孔雀开屏”，拦住包行攻势，左手“拒虎门外”，封挡慕容云笙的掌势。慕容云笙早已蓄势以待，待火王彭谦左手一招攻出之后，右手一转，巧妙绝伦的扣拿住了火王彭谦的脉穴。

彭谦万没料到对方竟能在自己攻出一招中，就擒住了自己脉穴，不禁微微一呆。包行也看的怔了一怔，心中暗道了两声惭愧，忖道：“看来，慕容长青留下的武功，果然是冠绝人间的奇学。”就在彭谦一呆之间，慕容云笙右手加力扣紧了彭谦脉穴，左手同时抬起，按在了彭谦命脉穴上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如不想死，希望能平心静气的回答在下几句问话。”

彭谦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你如想以死亡威吓彭某人，那是白费心机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但死有重如泰山，也有轻如鸿毛，你不怕死，但你死的是否值得，你可曾想个明白吗？”

包行突然伸手在脸上一抹，擦去了脸上易容的药物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彭兄，识得在下吗？”

彭谦仔细打量了包行一眼，道：“阁下是神钓包行。”谈话之间，突然步履声传入耳际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那手执缅刀的长衫老人，大步而去。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好啊，这老者和补锅老人，本和那雪山三怪对峙，怎会自行退了下去，难道这片刻工夫，室外之局，又有了大变不成。

那老者望了火王彭谦一眼，大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阁下放手。”慕容云笙先是一怔，继而放开了火王彭谦的脉穴。

彭谦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多谢大哥。”

长衫老者望了彭谦一眼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可知擒拿你脉穴之人是谁吗？”

彭谦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长衫老者道：“他就是慕容长青大侠之子，慕容公子。”火王彭谦转过脸来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你是慕容公子？”慕容云笙一抱拳，道：“正是晚辈。”

彭谦播摇头道：“很难叫人相信。”

慕容云笙擦去脸上易容药物，道：“晚辈经过易容。”彭谦仔细打量了慕容云笙一阵，低声说道：“果然有慕容大侠生前的风采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老前辈见过家父。”

彭谦道：“我和义兄三十年前，都受过慕容大侠相救之情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好啊！你既然受过先父相助之情，怎的此刻却要和我作对。但闻那长衫老者说道：“兄弟还记得此事吗？”

彭谦道：“受人之情，怎能忘怀。”

长衫老者神情严肃地缓缓说道：“兄弟既然还记得咱们身受慕容大侠的恩情，想来定也知晓咱们该如何对待慕容公子吧？”彭谦道：“兄弟就算有心还情于慕容公子，但形势格禁，只怕难有所为。”

长衫老者道：“此时此地，你就可弃暗投明，背弃三圣门。”火王彭谦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哥，可记得你那位贤淑的弟妹吗？”

长衫老人道：“记得，她怎么样了？”

彭谦道：“她和你那小侄女，都被三圣门留作人质，小弟不得不为他们所用了。”

长衫老人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，什么人这大胆子，敢掳去我那弟妹。”

彭谦道：“小弟只知是那摘星手黄枫道人所为。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摘星手黄枫，他也在三圣门下吗？”彭谦道：“现任三圣门法轮堂主。”

青衫老者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兄弟，那三圣门的首脑，究竟是何许人，这么多绝世高手，都肯为他所用？”

火王彭谦道：“三圣何许人，是一人还是三人，兄弟实是不知，大约知晓三圣的，只有三轮堂主了。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三轮堂主，都是哪些人？”

彭谦道：“兄弟只知三圣门中，分三堂，那就是主轮、飞轮和法轮，分别统辖三圣门下大部高手，另有直属圣堂的几位使者，和三圣门弟子。小弟所知，只有这些了。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那金轮、飞轮二位堂主，想来也是非凡人物了。”火王彭谦道：“小弟只知那法轮堂主是摘星手黄枫，因为小弟在法轮堂下听差，至于金轮、飞轮两位堂主是何许人物，小弟就不知道了。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如若摘星手黄枫，确实是法轮堂主，那两位堂主，自也是武林顶尖高人了。”

火王彭谦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慕容公子，拙荆和小女，生死受制，区区昔年积欠慕容大侠的相助情意，无法奉还公子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处此情景之下，自是难怪彭老前辈了。”

彭谦目光又转到那青衫老者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大哥，咱们义结金兰，情共生死，小弟今日却无法助你，还望大哥多多原谅。”

青衫老者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夫妇情意深重，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彭谦道：“大哥能够原谅小弟，小弟死也甘心了，大哥珍重，小弟要先走一步。”

突然举手自向顶门之上拍下。

慕容云笙右手一抬，迅快绝伦的抓了彭谦的右腕，沉声说道：“阁下苦衷，我等已经知晓，尽管离开就是。”

彭谦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在下除了一死之外，无法救我妻女。”

慕容云笙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彭谦道：“如著他们都死于此地，我如一人逃生，必需要详述经过，在三个多智善言之人盘问之下，再巧妙的谎言，也无法瞒得过他们的盘诘，如若被问出内情，在下不但要身受酷刑，而且，妻女也一般的要受惩罚。”

包行缓缓说道：“彭兄如肯弃暗投明，兄弟倒有一策，可使彭兄不死。”

彭谦接道：“在下生死，不足为惜，重要的是，要保全在下妻女之命，唉！堂堂七尺之躯，不足以卫妻女安全，实也无颜偷生人世。”

包行低声说道：“目下这多人中了暗算倒地，彭兄何不仿效他们呢！”

彭谦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慕容云笙右手一松，彭谦立时倒在地上，扑入人群之中，混杂其间。

青衫老人望了包行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世人称包兄痴癫时，区区就曾想到，包兄定是大智若愚的人物，今日证之，果然不错。”包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是流星刀景中天景大侠？”景中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退出江湖已久，老迈了。”包行道：“兄弟闻名已久，今日有幸得晤。”

景中天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莽莽神州，步步荆棘，兄弟无能斩荆披棘，只好独善其身，息隐于深山大泽之中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似景兄这等人才，如若不是躲在深山大泽之中，只怕早已为三圣门收罗门下了。”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雪山三怪来了。”



### 第三十二回计御强敌

包行抬头看去，只见雪山三怪，骑着骏马，并辔站在店外，六只眼睛，一齐投注在店房之中。

中年妇人带着两男两女，挡在门口处。

包行低声说道：“雪山三怪，生性残忍，躁急，见人就要出手，此番竟然是有此耐心，只怕别有图谋。”

景中天道：“大约三圣门对敝上也有些顾忌，不敢轻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景老前辈也在飘花门中么？”

景中天道：“不错，除了敝上之外，武林中外怕再难有抗拒三圣门的人了。”

突闻一声凄厉的长啸，划空而来，其声有如伤禽怒啸，刺耳至极。

厉啸声由远而近，在店门口处，停了下来。

景中天低声说道：“包兄，可听得出这声音吗？”

包行道：“难道是哨魔邱平。”

景中天道：“不错，除了哨魔邱平之外，在下还想不出什么人能叫出这么难听的声音。”

两人谈话之间虽然都尽量保持平静，但在慕容云笙仔细观察之下，却发觉了两人神色间，有些畏惧的不安。

显然，哨魔邱平不是平常人物，他的恶毒，似是尤在雪山三怪之上。

转眼看去，只见大道上一片冷清，除了雪山三怪那冷漠的眼神之外，就是焚毁的篷车，仍然不停的冒着缕缕青烟。

厉啸过后，一种出奇的寂静，使人有着大风暴即将来临的感觉。

紧张的沉寂中，突然响起了几声砰然大震，紧接一个冷森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我等也擒了你们一人，愿以交换本门中火王彭谦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。”

墙壁挡住了慕容云笙的视线，只闻语音传入耳际，却瞧不到讲话之人。

景中天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哨魔邱平，竟也为三圣门罗致而去。”

他似是自言自语，也不待人答语，转身直对那中年妇人行去。包行低声对慕容云笙道：“哨魔武功，非同小可，公子不可轻易出手和他对抗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老前辈见过那哨魔邱平吗？”

包行道：“没有，但我却听过他的魔哨，这魔哨已二十年未在江湖上响过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位景老前辈似是对哨魔邱平，有些畏惧。”包行道：“不论何人，对那入耳惊心的魔哨，都有些不安之感。”言下之意，无疑是承认自己也是一样，对那哨魔邱平，有些畏怯。

只见景中天低声和那中年妇人低言数语，缓步行到门口道：“可以交换，但我们先要证明，我们的人，是否受伤。”只见人影一闪，一个全身黑衣的中年大汉，手中抱着那补锅老人，出现店门口处，道：“他中了在下一掌，但伤的不重。”景中天望望那补锅老人，道：“阁下是哨魔邱平的两个魔仆之黑衣人森冷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兄弟是左仆刁松。”轻轻一掌，拍在那补锅老人的背上。

只听那补锅老人轻轻咳了一声，睁开双目。

景中天低声说道：“卜兄，你伤的如何？”

那补锅老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景兄，不要管兄弟的事。”刁松接道：“他还好好的活着，但不知那火王彭谦是否还活着呢？”

景中天道：“自然是还活着了。”

刁松道：“在下也要看看。”

景中天回顾了包行一眼，道：“有劳包兄抱过火王彭谦。”包行应了一声，伸手抱着火王彭谦，大步行到门口之处。景中天伸手接过火王彭谦，包行顺手解开了彭谦的穴道。那火王彭谦把几人对答之言，听得十分清楚，也就将计就计，装作昏迷状态。

景中天轻轻在彭谦背上拍了一掌，暗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兄弟睁开眼睛，我要把你交还给三圣门了。”

彭谦睁开眼睛，故意长长吁一口气，望了刁松一眼。刁松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彭护法，你的伤势如何？”彭谦道：“我伤的不重，只是被点了几处穴道。”

刁松道：“不要紧，邱总巡阅使，已经到了此地，在下擒了他们一人，准备换回彭护法。”

彭谦道：“在下十分感激。”

刁松目光转投到景中天的脸上，道：“现在，咱们可以换人了吧！”

景中天道：“自然可以，不过，在未换之前，在下先要说明一件事。”

刁松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景中天道：“彼此都不能施展暗算。”刁松道：“这个阁下可以放心，咱们此刻放了他，片刻之后，还可以生擒几位。”

景中天道：“阁下的口气很大。”故意在彭谦身上拍了几掌，放了彭谦。刁松也拍活了那补锅老人的穴道，放在地上。

两人同时举步向前行去，那补锅老人奔入店中，彭谦却奔向刁松身侧。

刁松望了景中天一眼，道：“在下还有一事奉告。”

景中天道：“有何高论，区区洗耳恭听。”

刁松道：“贵门中第三批赶来援手，已在途中受到截击，大部死亡，只有两个逃走之人，也受了重伤。”

景中天心头震动，表面之上，却不得不装出镇静的模样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多承相告，在下知道了。”

刁松阴森一笑，道：“诸位也快了，你们结伴同行，黄泉路上，也可稍解寂寞。”

景中天道：“未动手前，鹿死谁手，还难预料，阁下不用夸口过早。”

刁松冷冷说道：“就凭你这一句话，在下也该先行取你之命。”景中天道：“就凭你一个仆从之辈，也敢如此嚣张……”刁松厉声喝道：“老匹夫，住口。”陡然欺身而上，一掌劈下。他扑击之势，迅快猛恶，有如一道闪电、流星。

景中天身子一挫，缅甸刀突然间飞旋而出，划出一道银虹。刁松身子一仰，倒窜出两丈多远，冷冷说道：“好刀法，在下回禀过敝东主之后，再来领教。”

景中天道：“区区随时奉陪。”

刁松转身而去，打从雪山三怪马前行过。

奇怪的是，雪山三怪和那刁松，有如互不相识一般，别说打招呼了，连看也不互望一眼。

慕容云笙低声对包行说道：“老前辈，雪山三怪和哨魔之间，似是有些

不和。”

包行道：“双方都是江湖上一代魔头，自然是谁也不服谁了。”只见那中年妇人低声对两个背刀执拐的大汉，和两位少女低言数语，四人应了一声，突然举步向室外行去，在店门外布成了一座方阵。

中年妇人低声对景中天道：“景兄，咱们把这些晕倒之人移开。看来，只怕要有一场决战了。”

口中说话，自己抢先动手。

景中天、包行、慕容云笙一齐动手，片刻时光，把晕倒在店中之人，移入厨房。

中年妇人目光转到那补锅老人身上，低声说道：“卜兄，这些人死了吗？”

补锅老人道：“没有，不过还要晕迷上五六个时辰，才能清醒。”中年妇人缓步行到一张大桌子旁边，坐了下去，道：“诸位请坐吧，贱妾想和诸位共商一个拒敌之策。”

景中天、补锅老人、包行、慕容云笙，一齐行了过去，围桌而坐。那中年妇人在飘花门的身份，似是高过景中天和补锅老人，只见她目光转动，扫掠了群豪一眼，道：“强敌高手，云集于斯，咱们的处境，极是险恶，想来诸位心中都很明白吧！”

群豪微一颌首，默不作声。

那中年妇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看来，三圣门在这一战，似是全力对付咱们，重重埋伏，层层阻击，援手已不可恃，眼下之局，就是要凭仗咱们几人之力量，应付危局，贱妾的看法，咱们如是一对一出手硬拼，胜算机会不大。”

景中天道：“夫人之意，可是想破围而出吗？”中年妇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三圣门高手无数，突围谈何容易，如是咱们实力分散，正好授敌以可乘之机。”

包行道：“夫人之意如何呢？”

中年妇人接道：“敝上才慧绝伦，我想只要咱们能够撑过一段时光，必有援手赶来，问题是这一段时间可能很长，也许要三四个时辰之久。”

景中天道：“我等尽力而为，生死成败，不用计较了。”中年妇人道：“如是这样简单，贱妾也不用和你们商量的了。”景中天道：“夫人有什么令谕，直说了吧。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咱们要全力求生，不能逞一时豪勇而单枪匹马应人挑战，要分头守在这客栈之中，不论那冲进此店的敌手如何高强，都无法胜得过我们合击之术。”

包行道：“不错，夫人果然高见。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诸位如若能忍一口气，不图争一时意气之快，贱妾相信，纵然是哨魔邱平亲自冲入店内，也无法使咱们落败。”长长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适才贱妾和那文啸风硬拼了几招，才有此悟，三圣门中，确然拥有着不少高手，敌强我弱，不宜硬拼，他们大群围困住我们，我们以小群合斗他们高手。”

中年妇人目光一掠那补锅老人，道：“卜兄还能和人动手吗？”补锅老人道：“勉可助位一臂之力。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那很好，卜兄可否先在这店中布下使人晕迷之毒。”

补锅老人笑道：“他们收去我的药物，但却搜的不够仔细。”口中说话，

右手却从怀中摸出了一支两寸长短的黄色之物，执于手中，说道：“这是在下精心制成的断魂香，一经点燃，就有一股青烟，散布开去，凡是闻得此烟香味之人，立时就手足无力，难再和人动手。”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暗道：这断魂香，和绿林之中一般下五门施用的熏香、鸡鸣五更返魂香，似是极为相近，怎的杨凤吟把这等人物，也罗致于飘花门中呢？

但闻那中年妇人道：“你如燃起此香，我们岂不也要中毒吗？”补锅老人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带有解药，诸位只要把解药塞住鼻孔，那就不致为毒所伤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阁下是毒善人卜元亮。”

补锅老人突然抹去脸上易容药物，笑道：“正是区区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这人的外号很怪，既用毒，又称善人。”中年妇人缓缓说道：“卜兄，是否有法对付那彭谦的毒火呢？”卜元亮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法子，彭谦如若施展火攻，咱们只有离开此地一途。唉！刚才区区还未来得及在他身上施展手脚，就被他发觉有异，撵了出去。”

中年妇人目光又转到景中天的脸上，低声说道：“那火王彭谦和你有结义之情，只有你设法对付他了。”

景中天道：“在下尽力而为。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好！咱们死中求生，各尽所能，卜兄，先把解药分给他们。”

卜元亮依言取出解药，每人一粒。

中年妇人接过解药，道：“如非情势所迫，最好不要施用，看我手势，再燃你的断魂香。”

卜元亮道：“在下听命行事就是。”

中年妇人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身上，道：“公于是敝上的贵宾，不能受到伤害，如非必要，公子最好不要出手。”

慕容云笙想争辩，继而一想，她说她的，该出手时，我照样出手就是，用不到和她争辩了，当下隐忍不言。

那中年妇人分指了各人停身方位，分进合击的方法，起身说道：“希望诸位能够牢牢记下，不要乱了章法。”起身向门口行去。只见那中年妇人，行到门口之处，举手一招，说道：“你们退入店中。”

那两男两女应了一声，退回店中。

中年妇人低声吩咐四人道：“你们守住店门，如是遇上了不易对付的高手，就放他们进来。”

两个劲装大汉和两个青衣少女齐齐点头，应道：“我等遵命。”中年妇人接道：“对敌时，尽管施下毒手，不用手下留情，来得我允准之命，不许出店对敌。”

四人又齐齐点头答应，神态之间，甚是恭敬。

慕容云笙一侧旁观，看的十分清楚，暗道：从未听那杨风吟谈到过这中年妇人是何身份，见她之时，倒要问个明白。这时，景中天、卜元亮，已然把店中的桌椅移开，挡在木窗口处，用作拒拒暗器之用，中间留出一片空地。

突然：一声刺耳的怪哨，传入耳际，良久始住。

站在门外的雪山三怪，待那哨声顿住后，立时抖缰，放马疾奔而去。

店中群豪虽听出那是哨魔的怪哨声，但却不知那哨声用意何在。

雪山三怪闻声而去，更使人难测高深。

三怪去后不久，那左仆刁松，突然大步而来，直行店门口处，停了下来，道：“诸位之中，哪一个当家？”

中年妇人应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刁松道：“敝东主叫在下奉劝诸位几句，你们已陷绝地，只有一条死路，但如愿降之人，可免一死。”

中年妇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代请上复哨魔邱平，有什么只管施展出手，能否逼使我们投降，那要看他的手段了。”刁松冷冷说道：“妇道人家，果然是不知死活。”

中年妇人毫无怒意，淡淡一笑道：“你一个仆从之人，我也不和你一般见识，你去转告哨魔吧，就说我们在此等候。”刁松气的脸色大变，冷哼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片刻之后，刁松重又行了回来，右手之中多了一把奇形外门兵刃。

显然，这番手执兵刃而来，已然准备出手。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刁松手中兵刃，十分奇怪，形如一条手臂，后面有一个握手的把柄，前面五指，大指、无名指和小指，都挺直而伸，食指中指，却半屈半伸。

包行急上一步，行到慕容云笙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公子小心，那奇形兵刃，乃哨魔门下有名的铁鬼手，那些手指之中，都可喷射出暗器，动手之时，也要特别留心才成。”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多谢老前辈指教。”

刁松这番来势汹汹，行到门口七八尺处，却突然停了下来。紧接着一声刺耳的怪啸声，传入耳际，一个身着黑袍的老人，缓缓走了过来。

在那老人身后，紧随着一个全身黑色劲装，年约三旬左右，也抱着铁鬼手的大汉。

包行低声对慕容云笙道：“那黑袍人，就是哨魔邱平，那后面紧随的黑衣劲装人，也抱着一个铁鬼手的就是哨魔的第二位魔仆，右仆莫善。”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哨魔邱平，须发皆白，连两道眉毛，也呈雪白之色，步履缓慢，不慌不忙的走到刁松身侧，沉声说道：“那一位妇人……”

那中年妇人举步行到门口，道：“我！”

哨魔邱平一扬两道白眉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是齐夫人，想不到啊，齐夫人竟然投身飘花门下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看来，这齐夫人也是甚有名望的人物，竟然和哨魔邱平认识。

但闻齐夫人缓缓说道：“以哨魔邱平之尊，竟然会投入了三圣门下，贱妾也是感觉到奇怪的很。”

哨魔邱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自从那齐大侠死去之后，夫人已经很多年不在江湖走动了。”

齐夫人道：“嗯，江湖之上，不闻魔哨声，也有不少时间了吧。”哨魔邱平道，“老夫在和夫人谈正事。”

齐夫人道：“贱妾也未和阁下寒暄啊！”

邱平冷哼一声，道：“齐大侠在世之日，和老夫有过一餐之缘，念在故去齐大侠的份上，老夫网开一面，你可以走了！”齐夫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盛情心领，但我往哪里去呢？”邱平道：“天涯辽阔，何处不可以安身立命，快些离开这是非之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哨魔的为人，看来并不似他属下魔

仆那般刻薄，恶毒。

齐夫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敝上花令森严，贱妾未得令谕之前，离此一步，就死无葬身之地，邱兄的好意只有心领了。”邱平道：“老夫已然尽到心意，你不肯走，那就怪不得老夫手下无情了。”

齐夫人道：“阁下尽管施为。”

邱平怒道：“齐夫人可是想和老夫动手吗？”

齐夫人道：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只要你们不入此居，我等就不出手。”

哨魔邱平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是了，齐夫人可是在客栈设下了埋伏，想诱使老夫人伏？”目光转动，望了刁松一眼，道：“你进去见识一下。”

刁松应了一声，手中铁鬼手突然向前一推，护住前胸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齐夫人突然向后退了两步，隐入壁后。

刁松满脸杀气行到门口处，一侧身子，冲入店门。

但闻劲风下扑，一支铁拐，迎头击下。

刁松一横铁鬼手，挡开拐势，人却硬向前欺进了一步。只见人影闪转，一柄长剑和一柄雁翎刀，分由两侧递来。刁松大喝一声，右腕舞动铁鬼手，幻起了一片手掌，当当两声，长剑和雁翎刀尽为铁鬼手震荡开会。

景中天低声说道：“齐夫人，这铁鬼手中有奇毒暗器，不如放他进来，由在下等对付他们。”

齐夫人微一颌首，右手一挥，轻轻咳了两声。

攻势绵密的剑拐，突然一顿，让出一条路来。

刁松见对方并未落败，突然让出一条路，心中动疑，铁鬼手护胸，人却停步不前，一双神光炯炯的眼神，四下流顾。两个执拐大汉和执剑少女，也各自护守在原位，未再施袭。双方暂成了一个对峙之局。

慕容云笙行在包行身前，低声问道：“老前辈，武林中有几个齐大侠？”

包行道：“姓齐的虽多，但就在下所知，稍有名望的，只有一个齐大侠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程老前辈带在下去见的一位，也是齐夫人，承她慨赠双鹰，但毁屋避祸而走，这一位也是齐夫人，而且也是一位未亡人。”

包行道：“你见过那位齐夫人，和这位齐夫人是否一样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胖瘦高矮，倒是有些相似，但面貌却是不同。”包行道：“事情确实有些奇怪，但此刻不宜说出，待此间事过，再想法子查个明白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不再多言。

景中天、卜元亮、包行等，个个都是久经大敌的人物，遇事沉着、望也不望刁松一眼。

刁松目光转动，看了半天，也看不出室中有何奇异埋伏，当下重重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让开一条去路，那是诱我刁某入伏了，刁某来也。”

缓步向前行去。

两个执拐大汉和两个执剑少女，迅快的移动身形，又把店门挡住。

刁松冷笑一声，突然一回头，铁鬼手疾向一个青衣少女的背心点了过去。

那少女回手一剑，当的一声，射开铁鬼手。

刁松正待回手变招，突闻一声冷笑，一双手臂伸了过来，直向刁松右时点去。

刁松目光一转，右臂同时一挫，左掌一抬，拍出一掌。掌势快的几乎和目光一齐到达，看清了施袭人正是景中天。景中天一抓未中，心知刁松必有反击，心中对铁鬼手中所藏的暗器，确也有几分畏惧，不待刁松反击出手，

人已向后退去。刁松一振铁鬼手，正待暗扳机簧，想先伤了景中天，一挫敌势。哪知背后掌风劲疾，直袭要穴。

刁松一伏身，借势向前奔跑两步，道：“躺下。”

一缕银丝，疾射而出。

刁松出手虽快，但对方早已胸有成竹，躲的更快，毒针射出，早已不见对方人影。

但闻波的一声轻响，铁鬼手激射而出的毒针，钉入壁中，隐入不见。

包行暗忖道：这铁鬼手的机簧，如此强劲，如若射中人身，纵然练有金钟罩，铁布衫的硬功夫，也是无法承受。

刁松一击未中，又向前急进两步。

这不过是一眨眼间的工夫，刁松步履未稳，景中天已然飘身而至，劈出一刀。

原来，那发拳施袭不让他扳动机簧之人，正是卜元亮。他久年在江湖走动，知道那铁鬼手中暗藏毒针，凌厉无比，在远不及丈的距离之下，纵然是第一等的身手，也是无法避开去。急发一拳，击向刁松的背后要穴，人却同时飞跃而起，贴在屋顶之上。是以刁松回手发出毒针时，已然不见人影。

景中天目睹那铁鬼手暗藏毒针恶毒，心中又惊又怒探怀取出缅甸刀，欺身而上，劈出一刀。

缅甸刀如电光石火，横里削来，刁松一脚还未着地，刀光已拦腰划到。

刁松急急向前一伏身子，前胸贴地，铁鬼手卷地扫出。两人一错而过，寒芒掠顶，划落了刁松头上一片黑发，铁鬼手也同时划破了景中天长衫一角。

快速无比的一招，各极惊险。

刁松的气焰，在几招过手搏斗中，已然大为消灭。他已感觉到室中之人，个个都是武林中一等身手，登时狂傲顿消，挺身而起，铁鬼手平胸护身，小心翼翼。

这时，慕容云笙突然欺身而上，掌势直击前胸。

铁鬼手“暗影浮香”，点向慕容云笙的左臂！

慕容云笙左手一沉，诱开铁鬼手，右手突然伸了出来，横里一抄，巧妙绝伦地抓住了刁松右腕，右肘一抬，撞在刁松肘间。刁松闷哼一声，向后退开了三步，铁鬼手也生生被慕容云笙夺了过去。

慕容云笙出手一招，夺下了对方兵刃，又撞伤了对方，连自己也似是有些不信，呆了一呆，才向后退出五步。

包行快速绝伦的向前冲进两步，一指点中了刁松穴道。

原来，刁松被慕容云笙一时撞得气翻血涌，耳自失了灵敏，包行轻而易举的点中了他的穴道。

景中天、卜元亮、齐夫人，六道眼神，齐齐投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。

显然，慕容云笙夺下刁松兵刃的一手，使三人也为之惊愕万分。

景中天伸手抱起刁松，放到屋角，低声说道，“昔年慕容大侠在世之时，也曾施用过空手入白刃的武功，连夺下十二高人的手中兵刃，慑服了在场一百多位武林高手；看公子的手法，使在下想到了慕容大侠昔年的神威……”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晚辈只不过学得一点皮毛手法，只是侥幸得手，老前辈过奖了。”

哨魔邱平心知那刁松的武功高强，铁鬼手中的毒针更是恶毒无比，就算难是店中群豪之敌，也要有番激战才会受伤被擒，邱平和二仆久年相处，常

日自有联络之法，只要刁松遇险，必会发出求救，再行入援不迟。

哪知慕容云笙出手夺下刁松兵刃，手法太过奇奥；刁松兵刃被夺下后，不禁心中一惊，就在他惊愕之间，被包行点中了穴道，一直未曾传出求救的警号。直待那室中搏斗停止下来，仍然未闻刁松求救之声。

哨魔邱平凝目向店中瞧了一眼，不见了刁松，心中微微一震，暗道：他们怎能在这极短的时刻中，使刁松一声未出，就被生擒了不成。心念转动，口中却喝道：“莫善，你进去瞧瞧看，刁松怎么样了？”

莫善应了一声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将近店门时，突闻邱平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莫善停下脚步，回头说道：“东主有何吩咐？”

邱平缓缓说道：“你守在这里，我进去看看。”

莫善应了一声，退后三步。

邱平大步行到店门口处，缓缓说道：“齐夫人。”

齐夫人由壁后转出，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邱平道：“老夫从仆刁松，是否已死？”

齐夫人摇摇头道：“他还好好的活着。”

邱平道：“你们如何生擒了他？”

齐夫人道：“使用武功，点了他的穴道，生擒住他。”邱平怒道：“老夫不信，当今武林之中，能够生擒老夫从仆的高手不多。”

齐夫人道：“但我们却生擒了他。”

邱平道：“除非你们施展迷药，卜元亮极善用毒，老夫知道。”齐夫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们凭真本领擒了他，阁下不信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！”

邱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放了他。”

齐夫人暗自运气戒备，并且暗中示意身侧两个执拐大汉及佩剑青衣少女，不可和对方抗拒。

她心中明白，这邱平功力深厚，如若他全力出手，纵然剑、拐联手，四人齐上，也是难以应付，是以暗中示意他们，以免无谓伤亡，口中却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我们擒了阁下的魔仆，必得释放才成，但如是阁下之仆伤了我们，阁下要怎么办呢？”

邱平道：“你们不放，老夫也会救他。”突然举步，直向客栈中行去。

齐夫人心知自己之力，不宜和他硬拼，右手一挥，迅快的向左侧退出三步。

那执拐大汉和佩剑的青衣少女，也迅快向后避开。

邱平傲然一笑，缓缓向前行了四五步，停下身子，目光转动，只见四周各有高人守候于方位之上。

这些人，都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。

只有慕容云笙年纪幼小，未曾听人说过。

邱平目光转到景中天的脸上道：“景中天，你敢和老夫对手？”景中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如是一对一，在下亦自知非你之敌。”

邱平声音突变冷厉，接道：“景中天、卜元亮，你齐夫人，再加上鱼痴包行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声音突停，双目盯注在包行脸上。

包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区区正是包行。”

邱平道：“你装聋作哑了十年，现在，终是忍耐不住了。”目光转到慕



容云笙的身上，接道：“这一位年轻的是何许人物？”

齐夫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邱护法既不是和我们论交而来，似是用不着问的太清楚吧？”

其实，哨魔邱平面对着武林甚是有名的几大高手，心中亦是毫无把握，能够独对四人。

双方心中各有顾忌，一时间，暂都忍下未动。

慕容云笙看那包行和景中天等，个个肃立戒备，心中暗道：看他们四个人的神情，对这哨魔邱平似是十分畏惧，但那哨魔邱平，却也是不敢轻易出手，不知为了何故？

这时，双方都暗中提聚真气，已到了剑拔弩张之境，如若再不出手，势必要收势退下。

但双方心中都明白，此时此刻，谁也不能收势，只要势道一收，对方即以排山倒海之势，攻了进来。

全场中人，只有慕容云笙未作茧自缚，眼看着双方都无法再挺下去，片刻之间，非要动手不可，心中突然一动，暗道：我如能够设法，引动那哨魔邱平向我发出一击，其必将露出甚多破绽，包行、景中天等都可乘势施为，暗行攻袭，也许可以把此人伤在手下了。

心念一动，立时施为，突然大喝一声，挥掌向哨魔邱平攻了过去。

那哨魔邱平提足真气，已到了难自驾驭之境，慕容云笙这一撩拨，本能的反击过去。

只见他双掌齐扬，一股强厉绝伦的力道，反撞过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早有算计，并未存心和对方硬拼，掌势攻出，人却借势腾空而起，斜里飞出八尺。

哨魔邱平掌势击空，因为力道太过强猛，竟是无法自主，身不由己的向前冲行两步。

但闻一阵轰轰之声，尘土飞扬，慕容云笙停身处后面的墙壁。吃那哨魔邱平强烈的掌力击中，一堵墙壁撞了一个两尺见方的大洞。

慕容云笙脚落实地，回目望去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哨魔掌力，果然非同小可，幸而未逞强好胜，接他这一击。”

就在慕容云笙心念转动之间，景中天突然飞跃而起，直向哨魔后背，攻出一掌。

邱平吐气出声，右膝跪着实地，稳住了向前奔撞的身子，左手反臂击出。

双掌接实，响起了一声大震。

景中天向前奔飞的身子，和邱平对了一掌之后，生生被震的倒退回去。

几乎在同一时刻，卜元亮、包行，双双向前攻出，各出右掌，分袭哨魔邱平两处大穴。

邱平双掌一分，左拒卜元亮，右挡包行。

三个人四只手掌在同时间接触，各凭内功，硬拼了一招。掌势相触，连续响起了两声大震。

包行吃那邱平强猛的掌力，震得身子一颤，向前奔冲之势，陡然间停了下来。

卜元亮却被震得身不由主的一连向后退了四五步远。在片刻时光，哨魔邱平和景中天、包行、卜元亮各对一掌。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包行、景中天，虽未闭上双目调息，但神色之间却可瞧出正自暗中运气压制着激动

的气血。卜元亮似是连装作亦顾不得，索性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邱平和三大高手各对一掌，虽然稍占上风，但亦觉真气不继，肃立原地，运气调息，不敢轻易出手对入施袭。

慕容云笙打量过店中形势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这邱平武功如此高强，如若任他留在店中，那可是一大祸害，三圣门中再有高手施攻。邱平在内出手，里应外合，我等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心中念转，突然暗中提聚真气，欺身而上，拍出一掌。邱平对慕容云笙最是恼恨，如不是慕容云笙引他一掌发空，那蓄势一击，至少可击毙一人。眼看慕容云笙一掌击来，立时一侧身子，反子一招，疾向慕容云笙脉穴之上扣去。

慕容云笙一挫腕，避开一击，左掌疾快穿出，点向邱平肋间。只见两人掌指交错，展开了一场恶斗，彼此都以快速绝伦的手法过招，片刻之间，两人已互相攻出二十余招。

齐夫人蓄势戒备，只要一见那慕容云笙有何危险，立时出手相救，哪知两人交手二十余招，慕容云笙竟然仍能支撑不败，心中大感奇怪。

同时，哨魔邱平，脸上也露出惊异之色。

只见他疾攻两掌之后，突然向后退出三步，道：“住手。”慕容云笙暗暗吁了一口气，这老魔头攻势绵密，掌指攻势中，混着擒拿、点穴手法，实叫人防不胜防，如在未学亡父的武功之前，只怕难以接他三招。

但闻邱平冷冷说道：“你是慕容长青的什么人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是失父。”

邱平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慕容公子，老夫失敬了。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但那慕容长青死亡之时，公子纵然已生在人世，也该在襁褓之中，怎能学得令尊的武功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先父武功，就留在故居之中，只是诸位瞎了眼睛，无法寻得罢了。”

邱平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令尊在世之日，对老夫也还有三分客气，你却对老夫如此无礼。”

慕容云笙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先父身为三圣门所害，阁下来自三圣门，在下就算想尊敬阁下，也是敬不起来了。”

邱平道：“公子怎知令尊是三圣门所害呢？兹事体大，公子不可随口胡言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就在下所闻所见中综合所得，大概是三圣门了。”

邱平道：“公子有何证明？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怔，暗道：看来，他对我很容易了，只是证明却是无法提出。

心中一急，终被他想出一事，道：“家父故居，和埋骨之地，都有三圣门中人守护，凡是前往奠灵、拜墓者，一律搏杀，那还不足证明吗？”邱平道：“不足证明，慕容大侠被害一事，天下震动，公子如想替父报仇，必得找出确切证据，那时登高一呼，自有人为你助力。如若只凭臆测，只怕要陷入歧途，不克自拔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在下能找出证据，阁下是否能够助我呢？”邱平道：“自然老夫也将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慕容云笙大感意外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阁下之言当真吗？”邱平道：“老夫素来不打诳语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奇道：“这哨魔邱平对我如此容忍，实是出人意外，不知是否因他内力未复，借此使用缓兵之计。”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阁下既已知我身份，不知准备如何？”邱平道：“老夫与慕容长青有过数面之缘，他人虽已死去，但老夫心中对他仍极敬仰，因此，不愿伤害公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但你奉命而来，岂能就这般撒手而去？”邱平道：“老夫奉命搏杀飘花门人，并未奉命对付慕容公子。”慕容云笙一时之间，想不出如何措词回答，只好默然不语。邱平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不过，老夫要先说明白，老夫对公子放手，只此一回，公子如有需老夫相助之处，亦望说出。此次过后，下不为例了。”

慕容云笙望望齐夫人，又望望景中天，只见两人闭口不语，显然不愿求人相助，以免有失飘花门的面子。只好轻轻咳了一声，拱手说道：“盛情心领，等在下找出杀我父母的确切证据之后，再请老前辈相助不迟。”

邱平道：“好！看在公子份上，老夫也放他们一马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景中天、齐夫人、卜元亮、包行八道眼睛一齐盯注在邱平身上，目送他步出客栈，但却无一人出手拦阻。

慕容云笙缓步随在邱平身后，行到店门口，拱拱手，道：“老前辈多多保重，晚辈不送了。”

邱平霍然转过身子，双目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慕容公子，老夫想请教一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洗耳恭听。”

邱平道：“你是飘花门中人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是。”

邱平道：“那很好，三圣门和飘花门的事，希望公子能够置身事外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！老前辈金玉之言，晚辈会仔细考虑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晚辈也想请教一事，不知老前辈肯否见告？”邱平道：“只要老夫知晓，大约不会使公子失望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听到一点消息，贵门中除了对付飘花门和女儿帮外，还准备歼灭一部分武林高手，那些人都是先父昔年的故交，准备起而扶助晚辈，觅寻昔日杀害晚辈父母的仇人。”邱平道：“这消息，你从何处听来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听一位朋友转告，恕我不能泄露对方的姓名。”

邱平道：“有这么一件事，但传言却有误会，显然有人故意嫁祸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此语何意？”

邱平道：“三圣门因实力扩展迅速，引起了很多门派的不安，据老夫所知，有一部分武林高手，暗中联合，准备对付三圣门，挑破三圣门各地分舵，只是他们事不机密，消息却提前走漏，三圣门亦准备在他们行动之前先予歼灭。”

慕容云笙剑眉耸扬，道：“老前辈此言当真吗？”

邱平道：“老夫可以不说，既然说了，自然都是实言。”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多承指教了。”邱平突然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，老夫之言，只怕难消你心中之疑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诸般事迹巧合，叫晚辈很难在片刻间，尽除心中之疑。”

邱平道：“老夫带你去三圣堂，面询此事，但不知你是否有此胆气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为父母报仇，粉身碎骨，亦是在所不惜。不过，晚辈推想如能在三圣堂中证实此事，只怕生离三圣堂的机会不大。”

邱平道：“这个，老夫倒也无法向你保证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因此，晚辈要多想想，才能答复老前辈。”邱平道：“好！你仔细想想，去与不去，都无关要紧。”微微一顿，道：“不论公于是否同意，你都必须在半个时辰内动身离此，老夫看在令尊份上，网开一面，决不让他们留难公子，如是公子在半个时辰之内还不离开，老夫也就无法维护阁下了。”慕容云笙一拱手，道：“你已尽心，晚辈就战死斯地，也一样感激盛情。”

邱平点点头，不再多言，带着莫善转身急步而去。

慕容云笙退回店中，低声对包行说道：“老前辈对那邱平为人知晓多少？”

包行道：“武林中不称他为哨仙、哨圣，而称他哨魔，其人如何，不言可喻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适才他和晚辈一番对答之言，老前辈都听到了么？”

包行道：“都听到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约晚辈到三圣堂中一行。”

包行接道：“不能去。我看你和他搏斗经过，你似是已得令尊大部武学，今后再稍加习练，当今武林之中，能和你过手之人，已经不多，邱平心中明白，生擒你回三圣堂似已不易，如能诱你自行前去，那是最佳方法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幸好晚辈并未应允于他。”

只见卜元亮睁开双目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魔头好恶毒的掌力。”

目光转到那中年妇人身上，道：“齐夫人，咱们要死守此地呢，还是要破围而去？”

齐夫人探首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咱们再等一个时辰，如是还不见令主或援手赶来，诸位就各凭手段，逃离此地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哨魔邱平临去之际，说过半个时辰之后，他们才会出手攻击，咱们还有一段时光休息，希望诸位能够借此养息一下精神。也许，半个时辰之后，咱们要对抗比邱平更厉害的人物。”

目光转到包行和慕容云笙脸上，又道：“两位非我飘花门中人，如若不愿守此，尽管请便。”

包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既然我等遇上了，总不好半途弃手而去。”

卜元亮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人人都说神钓包行，为人孤僻，素来不喜和武林同道来往，今日一见，才知道大谬不然，传言和事实，刚好相反。”

突闻夫人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卜元亮。”

卜元亮一挺胸道：“有何指教？”

齐夫人道：“准备燃放你那毒香，咱们以寡敌众，施些手段，也是应该。”

卜元亮道：“香早备好，夫人随时下令，在下即可点燃。”

突闻景中天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果然，他们要用火攻。”慕容云笙横移两步，顺着窗口向外望去，果见四个大汉，手执火把，大步行了过来。

包行回目一顾只见那壁角处堆满了兵刃，顺手捡起了两把单刀，握在手中。

慕容云笙也选了一把长剑，背在身上，顺手又捡了两把匕首，藏入怀中。

火光一闪，一条火把，直向店中投了过来。

齐夫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看来，他们准备施用火攻，连数十个属下存亡生死，也不顾及了。”

景中天右手一伸，接住火把。

只见卜元亮右手一伸，迅速的由景中天手中抢过火把，投掷出去。

同时，左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，打开瓶塞，倒出很多白色的丹丸，道：“诸位各自含在口中一粒，这火把冒起蓝烟不对。”只见景中天身子一颤，向地上倒去。

包行和齐夫人对卜元亮之言，原本还有些不信，及见那景中天身躯向下倒去，才知情势严重，急急伸手取过药丸，含在口中。卜元亮蹲下身子先把一粒丹丸，投入景中天口中，才抱起景中天隐入壁后。

齐夫人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和三圣门中打交道，当真得小心才成。”

语声甫落，只见火光连闪，六七支火把，直向店中飞来。包行一闪身，行出店外，两手齐出，接住了两支火把，反掷过去。

齐夫人冷冷说道：“以牙还牙，你们也准备施用暗器。”两个大汉应了一声，突然举起手中虎头拐。

只见两人虎头拐在手中转了一转。只见嗤嗤两声，两支强力的钢箭破空而出。

紧接着两声惨叫传来，四个投掷火把的人，登时有两个应声而倒。

慕容云笙望着那虎头拐，心中暗道：“原来这虎头拐，还可射出强箭，不知是何人设计的兵刃？”

只见两个大汉一转虎头拐，又是两支强箭射出，四个手执火把而来的大汉尽伤在强力的钢箭之下。

只见包行一跃入店，道：“雪山三怪来了。”

慕容云笙突然对齐夫人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有一事请令夫人。”齐夫人道：“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想迎战雪山三怪，还望夫人允准。”齐夫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一个人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如是晚辈不敌，诸位老前辈再出手不迟。”齐夫人道：“公子武功，咱们已经见识过，那确实高明的很，不过，雪山三怪乃是武林中有名的悍匪，公子一人，老身很难做主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不会和他们硬拼，如著情势不对，就立刻退回。”

齐夫人目光转到包行脸上，道：“包兄意下如何？”

包行面现为难之色，略一沉思，道：“在下想为慕容公子掠阵。”齐夫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两位请出手吧，如是我等应该相助之时，自会及时出手。”

包行神情肃然的缓步行到慕容云笙身前，道：“雪山三怪，各擅暗器，世兄要小心一些。”

### 第三十三回再现花令

包行随在慕容云笙身后，经过景中天身侧时，低声说道：“景兄，咱们不能让慕容公子有失，如若兄弟照顾不住时，景兄要及早出手。”

景中天点头应道：“包兄放心，兄弟自会及时援救。”包行道：“不用顾及我，全力照顾慕容公子。”

两人谈这几句话的工夫，慕容云笙已然步出店门，包行急步追了出去。

这时，慕容云笙已然抽出长剑，平横胸前，和雪山三怪对峙而立。

雪山三怪并庸而立，白色衣裾和长发，同时在风中飘动。只听雪山三怪中居中一人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区区慕容云笙。”

那居中白衣人似是三人之首，只见他目光一抬，冷冷的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在下未听过这个名字。”

慕容云笙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一个人在江湖上的盛名，未必就能代表他真实的武功，恕在下不愿请教三位姓名了。”

居中一怪道：“好大的口气。”

右手一挥，接道：“老三去教训他一顿。”

站在右首的白衣人应声而出，缓步直对慕容云笙行来，右手同时从背上拔出一支似笔非笔，似剑非剑之物，道：“你要和在下动兵刃吗？”言下大有谴责慕容云笙不自量力之意。

慕容云笙长长吸一口气，纳入丹田，道：“阁下兵刃很奇怪，非剑非笔……”

三怪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你可是认不出在下手中兵刃么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嗯！兵刃奇怪，未必就能证明一个人的武功高强。”

三怪脸色一变，原来白中透青的脸上，此刻更泛起一片茫茫青气，道：“汤三爷蛇头判下，从无走过百招之人，你要小心了。”语声甫落，蛇头判一振，幻起两股寒芒，分刺慕容云笙前胸两处大穴。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只看他出手一招，可证雪山三怪果非浪得虚名之人，如非数月来苦练父亲留下剑招，只这一招，就要把我迫退了。

心中念转，手中长剑平平递出，忽的一翻，当的一声，格开三怪手中蛇头判。

这一剑看似平淡，但却难在那恰到好处时的剑翻身，正是三怪兵刃递老，变化已尽之时。

对手一招，慕容云笙已从三怪手中，抢回主动，一连反击五剑。这五招剑势，招招紧接，名虽五招，实则绵延不绝，有如一剑。五招连环而出构成了一片紧密剑网，迫得三怪连退五步，连封带躲，才算把一轮急攻避开。

慕容云笙这连环剑势，本是八招一气呵成，但他尚未能完全纯熟，用出五剑，第六招变化忘记，凌厉的攻势，陡然一缓。慕容长青拳剑成就，雄峙江湖数十年，未遇敌手，自有它独特之处，自非侥幸而致。

原来，他收集天下剑法之长，以无上智慧，把它连结成一套一套的连环式，再加上自己独出心裁的变化，构成他剑法上特性，平常高手，大都难挡他一轮连环快攻，是以慕容长青生前，手下很少有十合以上的敌手。

慕容云笙忘去的三招，也是这一套连环快剑较厉害的招数。就在慕容云笙思索剑招，攻势一缓之际，那三怪陡施反击，蛇头判伸缩抢攻，闪起了点点寒芒。

慕容云笙由攻改守，抡长剑幻起了一片护身剑幕。

但闻一阵叮叮咚咚之声，三怪的蛇头判，尽为那幻起的剑光震荡开去。

原来，慕容长青在留下的拳谱剑招上，曾经书下两句话，要先学守，后学攻，是故，慕容云笙对剑谱上几套防守之法，都极用心体会，大都熟记在心。

三怪连攻了十余招，都为慕容云笙幻起的剑气封挡开去。但慕容云笙尚未能尽得慕容长青剑法奥密，由守转攻之间，尚未熟练，未能运用自如。

因此，他虽都封挡开三怪蛇头判一轮快攻，并未借势反击，一时间，执剑肃立当地。

这时不仅那三怪觉着奇怪，就是双方观战之人，也都看的大为不解。

原来，那三怪预想之中，慕容云笙挡开自己一阵快攻之后，必然会展开反击，这一轮攻势，必将较上一轮的强猛。万万未曾料到，那慕容云笙竟然抱剑不动。

包行眼看慕容云笙出手剑招，大有昔年慕容长青之风，预想三怪不伤在慕容云笙第二轮快攻之下，也将被迫落败，奇怪的是他竟似手下留情，放过了大好反击机会，不禁一皱眉头。三怪蓄势待敌，却不见慕容云笙出手，不禁胆气一壮，暗道：这小子大约是只学得一两招奇异剑法，无以为继了。

心中念转，陡然大喝一声，挺动蛇头判，直攻过来。就在三怪发动施袭的同时，慕容云笙也振剑而起，反击过去。长剑打闪，直袭过去，蛇头判也撒起了漫天寒芒，攻了过来。原来，三怪想一招伤敌，蛇头判施出了一招“狂风落英”的恶毒招数。

长剑和蛇头判悬空一接，响起了一阵金铁交鸣。

慕容云笙长剑有如神龙出云，长剑暴伸而起，从三怪头上掠过。

三怪却疾忙而下，脚落实地。

这一招太快，快得人无法看得清楚。

只见慕容云笙一掠丈余，由大怪、二怪身侧飞过，才落实地，一个旋身，陡然回飞，连人带剑，回射而来。

慕容云笙去时，掠过二怪身侧，举动太过快速，没有出手的时间，此番挥剑回袭，二怪早已有了准备，听风辨位，头未转顾，脚未移动，右手一挥，银芒疾闪，攻了慕容云笙一招。

但同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传入耳际，一条蛇头软索链，吃慕容云笙那流星闪电一般的剑光，直震开会。

不过，慕容云笙受此一挡之势，长剑顿然一缓，攻向三怪的剑势，大为减弱。

三怪借势身子一闪，避开了一剑，蛇头一伸，点向慕容云笙的前胸。

慕容云笙原本抢得的先机，又为三怪占去。

但他防守剑式，记得纯熟，随手挥剑，章法自然。

三怪连攻五招，都为慕容云笙长剑挡开，由守变攻，展开反击。一轮快剑，有如排山倒海，又迫得三怪没有还手之力，连连倒退，险象环生。

大怪、二怪，眼看慕容云笙剑招的奇幻，生平仅见，再打下去，三怪非伤在剑下不可。两人心意相通，相互望了一眼，齐齐欺身而上。

二怪身子一动，兵刃随即出手，软索蛇头链一招“流星赶月”。连连击出。

他的软索链，索链极长，可攻到一丈开外的敌人。

蛇链挟劲风，点向了慕容云笙的背心。

包行目睹二怪出手，立时大喝道：“世兄小心。”

口中喝叫，人却疾向前面冲去。

慕容云笙一伏，长剑“浮云掩月”幻起一片剑芒，横削过去。寒芒过处，削落了三怪头上一绺长发，虽未及肌肤，但已吓得三怪一身冷汗，暴退五尺。

慕容云笙一剑惊退三怪，身形斜转，“巧看七星”，身子半蹲半卧，长剑斜里划出，一剑斩在二怪软索之上。

但那二怪链上软索，乃发丝合以金线绞成，韧度极强，慕容云笙剑势，虽然斩中软索，却是无法伤它。

二怪一击未中，人已欺到慕容云笙身前三尺左右处，右手一顿，收回蛇头链，左手匕首一抬，一缕寒芒指向慕容云笙握剑的右腕。

慕容云笙一提气，身子陡然向后退了两步，长剑一振，反击过去，剑势直刺向二怪小腹。

二怪不退反进，左手匕首挥动，挡开了慕容云笙攻来的一剑，匕首伸缩，攻出三招。

慕容云笙长剑封开匕首，还了五剑，把二怪迫退两步。这时，三怪又从慕容云笙身后攻上，两人布成了合击之势。二怪右手软索蛇头链远攻，手中匕首近取，再加上三怪的蛇头判，攻势锐猛之极。

包行飞步而出，却为大怪横身拦住，两人赤手空拳，以肉掌相搏。这两人虽不动兵刃，但掌势的搏斗，却也是激烈绝伦，不时响起了劈劈啪啪之声。

慕容云笙初战双怪时，确有些手忙脚乱，应付不暇，但斗到二十招后，逐渐沉着下来，剑招连转，力斗二怪。

包行振起精神，独拼大怪，虽然身居劣势，但暂时可保持个不败之局。

慕容云笙力敌二怪，剑势矫如游龙，纵横自如，反而占了一点上风。

搏斗间，突闻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传了过来。

大怪急攻两掌，迫退包行，大声喝道：“退下。”

二怪、三怪应了一声，齐齐向后跃退。

慕容云笙初经大敌，虽未落败，但却打的十分紧张，二怪退去，也未追赶。

转头望去，只见两匹健骡，拉着一辆黑色篷车，快速的奔行了过来。

雪山三怪望了那篷车一眼，迅速的退回对面店中。

慕容云笙望着那辆行来的篷车，心中大为奇怪，暗道：雪山三怪似是很畏惧这辆篷车，不知为了何故。

仔细看去，只见那篷车要较其他的篷车小些，车前用水晶石做成两处小窗，车中黑暗，外面之人，无法瞧得车中景物。那篷车突然缓了下来，转向慕容云笙等停身的店中行来。齐夫人、景中天、卜元亮，突然迎向篷车，欠身作礼，道：“参见花主。”

一股浓重的花香，随风飘了过来，扑入慕容云笙鼻中。慕容云笙抬头看去，只见那篷车顶篷之上，放着四个白玉盆，盆中各种一株奇花，盛开着雪白花朵，强烈的花香，就从那盆花中飘了过来。只听一个轻柔的声音，由篷车中传了出来，道：“不用多礼。”齐夫人、景中天、卜元亮，齐齐挺身肃立车前。

篷车中又飘出那柔柔清音，道：“三圣门设下了重重埋伏，而且不择手段，以致赶援而来的第三批好手中伏苦战，全数死亡，你们竟然能安然无恙，



这倒是大出我意料之外。”

齐夫人道：“多亏慕容公子仗义相助，若非慕容公子，属下等怕也早已身遭毒手了。”

篷车中传出了一阵清脆的笑声，道：“多承公子相助我的属下，谢谢你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她如是杨凤吟，何以不下车和我相见，她既不肯下车相见，我倒也不便冒昧呼叫她了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双手一抱拳，道：“不敢当，在下和贵门中人，合力求生，算不得助拳。”

篷车中再传出那清脆的声音，道：“刚才和你们动手的，可是雪山三怪吗？”

齐夫人道：“正是雪山三怪，此番三圣门中云集于斯的高手，除了雪山三怪之外，还有哨魔邱平和文啸风等几人。”

车中人道：“他们可都在对面的店中吗？”

齐夫人道：“不错，都在客栈之外。”

车中人缓缓说道：“这些人可有恶迹？”

景中天道：“哨魔邱平，算是正邪之间的人物。雪山三怪，恶迹卓著，杀人很多，至于那文啸风，除了脾气火爆一些之外，倒是没听到他的恶行。”

车中人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突见车帘启动，一片红花，由车中飘飞而出，直向对面店中飞去。

齐夫人、景中天等心中明白，花主在杀人之前，必先传出花令，是以肃立观变。

慕容云笙眼看那飘飞红花，更确定那车中人定是杨凤吟了，暗道：大约她现在已经身任花主之位，不会再和我交往，唉！似她那仙露明珠一般的人物，我也不配和她交往。

此念一起，立时向后退了五步，和包行并肩而立。

只见那红花飘飞入对面店中，消失于视线之中。

片刻之后，突见雪山三怪，并肩而出，直对那篷车行了过来。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大约他们知晓杨凤吟武功高强，要三人联手而出，才可抗拒。”

哪知事情变化，竟然是大出了慕容云笙意料之外。

只见雪山三怪到篷车七尺左右处、突然停了下来、欠身道：“花令相召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

这变故，不但看的慕容云笙为之一呆，就是齐夫人、包行等，也都看得瞠目结舌，不明所以。

车中传出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两个月之前，你们立下的誓言，还记得吗？”

雪山三怪齐声应道：“记得。”

车中又道：“你们围攻我的属下，算不算有背誓言呢？”居中而立的首怪，抬头应道：“不算，咱们答应花主的是，遵从花主之命，花令所谕，我等遵命行事，但花主的属下，并非花令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人说的虽是强词，却也不无道理。车中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三位之意是只听花令吩咐了。”大怪应道：“不错，咱们三兄弟是败在花主手下，并非是败在花主的属下手中。”

车中人语声一变，冷然说道：“三位现在是否要遵从花令呢？”大怪道：“我们兄弟已经立过重誓，自然要遵从花令了。”车中人道：“好！你们现

在去帮我生擒一个人来。”大怪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车中人道：“哨魔邱平。”

大怪缓缓说道：“我们虽有三入，但那哨魔有从仆相随，武功亦很高强，我们只怕非他之敌。”

车中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三位想讨价还价了？”

大怪一欠身，道：“我们尽力而为。”三怪一齐转身而去。车中人道：“慕容公子，你是否和人订有一个约会呢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和人订有一个约会，在九华山中，不过约期还未到。”

车中人道：“我还道你忘记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人实也是奇怪的很，今日不期而遇，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相约之期，才肯相见呢？

只觉其间疑窦重重，但却又想不出原因何在。

这时，突听到一阵呼喝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那哨魔邱平带着从仆莫善和雪山三怪，由对面客栈中打了出来。

雪山三怪一齐出手，和邱平主仆打的难解难分。

慕容云笙目见其情，直似看到前所未有的奇事一般，回顾了包行一眼，道：“老前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包行摇摇头道：“我也看的糊涂了，那花令难道能使人中魔不成。”

双方恶斗，愈来愈见激烈，二怪三怪各被邱平逼的亮出了兵刃动手。

齐夫人、景中天、卜元亮，也似是未料到花主到此之后，竟会使局势如此转变，也看的满脸惊奇之色。

搏斗中突听到邱平大喝一声：“着。”

砰然一声，击落了三怪手中的蛇头判。大怪怒喝一声，一掌击中莫善，只打得莫善一连向后退了三步。

三怪人极剽悍，左手疾攻一掌，右手一探，又捡起了地上蛇头判。

哨魔邱平冷冷说道：“尔等当真想死吗？”

喝声中双掌一紧，攻势更见猛恶。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哨魔武功，果非小可，看来雪山三怪难是他的敌手。”

语声未落，突闻刺耳惊心的哨声，传入耳际。

哨声震耳中，邱平掌势更见凌厉。

三怪首先不支，弃去兵刃，倒摔在地上。

只听那哨声愈来愈是难听，慕容云笙只觉声音有如飞来钢针，扎在人的身上，不禁一皱眉头。

这时，二怪手中兵刃，也已脱手而飞，身躯晃了几晃，倒坐在地上。

雪山三怪已然有两个人倒摔在地上，只有大怪一人，还在拼力苦撑。

慕容云笙低声对包行说道：“雪山三怪既然是奉花主之命，和哨魔邱平动手，为什么不肯助他一臂之力呢？”

包行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在下走了数十年江湖，见过的奇怪事情，不算不多，但却从未见过今日这等奇事。”

突然听那大怪惨叫一声，身子摇了几摇，喷出一口鲜血，摔倒地上。

那刺耳扎心的难听哨声，突然间停了下来，哨魔邱平似是累到了无法再行支持的境界，双肩晃动了一阵，才稳住了马步。雪山三怪似是都伤的很重，

躺下去，就未再站起身子。只听篷车中传出一声冷笑，道：“邱平，你伤害雪山三怪，回到圣堂后，如何交差？”

哨魔邱平似是尽量保持自己的平静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他们逼迫老夫动手，如何能怪老夫？”

只见车帘启动，一片红花，飘飞而出，直向哨魔邱平脸上飞了过去。

邱平右手一抬，接住红花，忍不住低头看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忖道：一个人的内功到了一定的限度，可以飞花杀人，摘叶伤敌，但他这花令却能缓缓飘飞，借花传谕，这境界，似是尤过飞花杀人之能了。

只见哨魔邱平望了那红花一眼，脸色突然一变，望着红花，呆呆出神。

慕容云笙看的大为奇怪，暗道：彼此之间，既是相互为敌，纵然那花令上写的威迫之言，也不致如此惊慌啊，邱平接到那飞花之后，似是极为惶恐，不知花令上说些什么，才会使邱平如此惊愕。只见邱平呆了一阵，弃去手中的红花，闭上双目。

场中一片静寂，但那静寂中却有着一种无形的力量，迫得人喘不过气。

片刻之后，邱平缓缓睁开双目，恭恭敬敬捡起地上的红花，略一沉吟，直对篷车行了过来。

齐夫人、慕容云笙等，都不知他来此的用心何在，一个个运气戒备。

只见哨魔行近篷车后，停了下来恭恭敬敬一抱拳，道：“交还花令。”

车中人道：“放在车前那玉盒之中。”

慕容云笙仔细瞧去，果见那车前有一个翠色的玉盒，嵌在车身之上。

邱平望了那玉盒一眼，左手揭起盒盖，缓缓把手中一片红花放入玉盒之中。

车中人低声说道：“退后五步。”

邱平依言向后退了五步，一抱拳，道：“邱平敬候花谕吩咐。”包行转眼向齐夫人望去，只见齐夫人也是一脸茫然神情。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她饶过那雪山三怪之命，那雪山三怪又立下过誓言，听她之命，还说得过去，但这哨魔邱平明明和她初次相会，何以竟也会听她之命？难道那花令之上，有什么震慑人心之处不成？”

但闻车中人缓缓说道：“去把那文啸风带来见我。”

邱平略一沉吟，应了一声，回身而去。

齐夫人、景中天、卜元亮，虽然觉着奇怪，但却不敢多言，肃立车旁，静观变化。

片刻之后，只见那哨魔邱平，带着文啸风大步行了过来，不禁一皱眉头，忍下口中之言。

邱平行近篷车，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幸未辱命，带到了文啸风。”文啸风望望篷车，道：“在下文啸风，不知花主有何见教？”车中人缓缓说道：“邱平，你们三圣门在此的主脑人物，还有何人？”

邱平道：“都在此地了，雪山三怪，区区在下，和这位文啸风兄。”

车中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雪山三怪都伤在你的手中，文啸风亲眼所睹，这件事，他岂能隐匿不报？”

邱平道：“雪山三怪，逼我出手，那也是没有办法子的事。”车中人道：“我为你借箸代筹，不知肯否听从？”

邱平道：“请教高见。”

车中人道：“杀死文啸风灭口，岂不是死无对证了。”邱平道：“现场中有无数三圣门中的弟子，都已看到此事，杀了文啸风一人也是无法灭口。”

车中人道：“其他之人，职位卑小，纵然有报告三圣之心，也是无从着手。”

邱平道：“雪山三怪背叛三圣门，逼迫在下出手，咎由自取，在下自动投拆圣堂说明经过。”

车中人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道：“但你自己也背叛了三圣门啊。”

邱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在下为情势所迫，权变保命，情有可原。”车中人道：“雪山三怪也是一样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眼下有两条路由你选择，一条你等待着，一个时辰后死亡临头，一条是杀人自救，掌毙文啸风换你之命。”邱平望了文啸风一眼，道：“这个，恕在下无法从命。”车中人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很有豪气，面对死亡，却毫无所惧。”邱平回顾了文啸风道：“文护法请回吧。”

文啸风对邱平似是极为敬重，应了一声，回身而去。

齐夫人、景中天等虽然站在车边，但因来得花主命，不敢有所行动。

车中人对文啸风的离去，浑如不见，也未出言阻止。

双方都沉默下来，一时间寂静无声，静得可听到彼此的呼吸之声。

突然间，哨魔邱平纵身而起，直向篷车扑去。

一语不发，陡然发难，快的有如电光石火一般，慕容云笙等虽然都距篷车不远，但却无一人能够及时出手阻挡。

只见邱平左手一探，揭开了窗帘，右手一挥，直向车内劈出。慕容云笙等，站在篷车一侧，无法看到篷车中的景物。但闻哨魔邱平冷哼一声，整个的身子，飞入了篷车之中。那原本停站的篷车，也突然间向前奔驰而去。哨魔邱平身陷入篷车之内，随车而去。

这一变，不但大出了慕容云笙等意料之外，就是齐夫人、景中天等，也不明所以，呆呆的站在原地。

但见两片红花，由那飞驰的篷车中飘了出来，一片飞向齐夫人，一片飞向慕容云笙。

慕容云笙左手一伸，直向红花抓去。

包行疾推了慕容云笙一把，道：“不可造次。”

慕容云笙被包行推开了两步，花令落着实处。

包行一伏身，右手迅快的从身上取出一把匕首，挑起红花望去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速回洪州杏花楼，贱妾今夜造访，阅后妥为收藏。”

包行瞧完花上字迹，微微一怔，缓缓把红花交付慕容云笙。慕容云笙伸手接过，藏入怀中。

回头看去只见齐夫人也正把收得花令，藏入怀中。

慕容云笙一抱拳，道：“今日得遇夫人，至感荣幸，但愿还有见面讨教之机。”

齐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等也奉得花主令谕赶援他处，公子珍重了。”

原来，齐夫人也正来向慕容云笙告别。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祝夫人马到成功，在下等就此别过。”齐夫人点点头道：“公子请先行一步。”

慕容云笙回顾了包行一眼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转身向前行去。齐夫人目睹包行和慕容云笙去处，才带着景中天、卜元亮及四个仆人，转奔向东南

而去。

包行当先带路，一口气奔行出四五里路，才放缓脚步，道：“世兄，可知适才在客栈之前，在下推你一把，为了何故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老前辈可是怕那花令之上有毒。”包行道：“世兄果然聪明，如是我的推断不错，那花令之上不但有毒，而且是一种奇烈之毒，以哨魔邱平的桀骜，就屈服在花上奇毒之下，毒性之烈，可想而知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她传给咱们花令之上，却是不见有毒。”包行尴尬一笑，道：“那花主花令，计分两种。一种有毒，一种无毒，但花色一般鲜艳，除了施用人外，别人自是无法分辨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咱们快些回去吧，希望申二叔、雷五叔、程老前辈，都安然无恙。”

加快脚步，向前行去。

两人赶回杏花楼，直奔南跨院之中，只见申子轩、雷化方、程南山正中厅中等的焦急，目睹两人安然归来，大喜过望，齐齐迎了上去。

申子轩目光望着慕容云笙，口里却对包行说道：“包兄，没有遇上麻烦吗？”

包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麻烦大了，兄弟数十年经历中，今日是最凶险的一战。”

雷化方吃了一惊，道：“遇上的什么人？”

包行道：“雪山三怪、肖魔邱平和他那两个魔仆，再加上文驼子文啸风，和火王彭谦，够了吗？”

申子轩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，这些人都在三圣门中吗？”包行道：“都在三圣门中。”

申子轩神情木然地说道：“这多高手环伺之中，你们能安然回来，包兄的武功，真叫兄弟敬服了。”

包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今日，世兄锋芒，不论三圣门，或是飘花门中人，都对他刮目相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飘花门？”

包行道：“不错……”当下把经过之情，很仔细的说了一遍。申子轩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这杏花楼中，却是毫无警兆。”

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目下飘花门，似是已经正式和三圣门为敌，咱们未了解全盘局势之前，倒不便贸然行动了。只有待今夜见过那飘花令主之后，再作计议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怎么？杨姑娘今晚要来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现在只能说飘花令主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为什么？难道那飘花令主，不是杨凤吟杨姑娘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现在还不知道，待今夜见过之后，才能知晓内情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她知道咱们住在杏花楼中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大概知道，她传飘花令，说明她今夜来访。”申子轩道：“咱们剪烛候驾就是，你们力斗强敌，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”

包行目睹慕容云笙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世兄要好好养息一下体力，也许今晚还要有几场恶斗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包叔也要好好休息一下才是。”

缓步入室中，盘坐调息。

半日易过，不觉间，已到掌灯时分。

申子轩、雷化方，心中都认定那飘花令主，必然是杨凤吟，吩咐店家，准备了一桌上好酒席，准备接待佳宾。

慕容云笙人虽仍然在盘坐调息，但心中却思潮起伏，暗道：如若那杨凤吟就是飘花令主，不知何以不肯和自己相见，如若飘花令主不是杨凤吟何以要今夜来访……

还有那齐夫人，不知是否就是那慨赠双鹰的齐夫人。只见各种事端，纷至沓来，涌上心头，竟然无法再静下心来。申子轩、雷化方更是郑重，沐浴更衣，坐在厅中待候。二更时分，店家送上酒席。

雷化方燃起四支红烛，照得厅中耀如白昼。

大约三更左右，虚掩的厅门，突然大开。

申子轩、雷化方齐齐站起身子，说道：“是杨姑娘吗？”只听一阵清脆的娇笑，一个身着青衣的少女，缓步行了进来。只见她美目流盼，扫掠了厅中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不是杨姑娘。”

其实，不用她说，申子轩和雷化方都已经瞧了出来。

只见她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道：“哪一位是慕容公子？”慕容云笙缓步由室中行了出来，道：“区区便是，姑娘有何见教？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花主临时有了要事，不能赶来，特别遣小婢来此，奉告公子一声。”

慕容云笙有一种被轻视的感觉，陡然间泛上心头，当下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辛苦了，敬请回复贵上，就说在下也有事待理，不能在洪州多留，明日就要离此，贵上既是很忙，此约就作罢论。”青衣少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小婢来此之意、就是想告诉公子一声，把今夜之约，移向明晚……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不用了，在下等明日午时之前，一定要动身。”青衣少女锁起了柳眉儿，道：“小婢奉命而来，旨在挽留公子，更改约期，如若公子一定要走，岂不是叫小婢为难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并非飘花门中人，贵上的令谕，在下也未必定要遵从，是吗？”

青衣少女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把话传到，已然完成了贵上之命，等与不等，那是在下的事了，姑娘归见贵上时，据实而言，在下想不出，贵上有什么理由，要责备姑娘。”

青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：“公子，能不能赏给小婢一个面子，多留一日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行。”答复的斩钉截铁，似是毫无商量的余地。青衣少女柳眉耸动，似要发怒，但她终于又忍了下去，缓缓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小婢只有据实回报花主了。”

慕容云笙抱拳道：“姑娘慢走，在下不送了。”

这无疑是下了逐客令，那青衣少女无可奈何，转身缓步而去。申子轩目睹那青衣少女去远，才轻轻叹息一声，低声对慕容云笙道：“贤侄，这是为何呢？”

慕容云笙苦笑一下，欲言又止。

申子轩道：“至少，咱们目下不能再和飘花门为敌，何况那杨姑娘遣女婢来此通知咱们，那也不算失约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飘花令主，是否就是杨姑娘，目下还难断言，小侄，小侄……”

雷化方低声对申子轩道：“贤侄颇有大哥之风，外和内刚，飘花令主不

守信约，似是伤害了贤侄自尊。”

目光陡然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接道：“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沉声说道：“咱们和飘花门毫无渊源，和那杨姑娘也不过是一面之识，人家愿帮助咱们，咱们应该感激，如是人家的不愿相助，咱们也要尽力而为，查出杀害先父的仇人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贤侄，决心明日离此，是否已胸有成竹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想先到少林寺中一行，一则瞻仰一下那座名闻天下的古刹，二则，也好顺便访查一下少林寺的情形。”程南山道：“不论咱们行向何处，都无法逃出那三圣门、飘花门的耳目监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不错，程兄有何高见？”程南山道：“固然是他们人多，但他们行动机秘，隐于暗处，也是原因之一。如若咱们也能够行动隐秘，使人无法查觉，三圣门纵然耳目众多，也是无法了然咱们行踪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程兄之意，是咱们要易容改装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在下不相信，我们就没有方法改装的掩过三圣门的耳目。”

突见人影一闪，包行陡然间出现在厅中。

申子轩一拱手，道：“包兄，见到了什么？”

原来，包行在那青衣少女到此之前，已暗中爬在一棵高树之上，监视着四周的情势、举动。

包行摇摇头道：“咱们这住处，似是有不少人在暗中监视。”程南山道：“自从三圣门、女儿帮这两股神秘的势力，崛起于江湖之后，整个的武林道中，似是都笼罩在一层阴影之下，不论何时在江湖上的走动，只要稍为留心一些，你就会发觉，似乎是被人在暗中监视一般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咱们要有所作为，必需要设法摆脱三圣门和女儿帮的耳目。”

包行道：“不错，敌暗我明，他们处处可抢去先机，气势上、实质上，咱们都输了一筹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在下倒有一个摆脱他们耳目的法子，不知是否可行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请教老前辈。”

程南山点点头，道：“在下之意，由慕容公子和雷兄，分骑两虎，并带双鹰，行于预定之处，等待咱们，兄弟与申兄、包兄，咱们各掩去本来面目，装作不同的身份，放单而行……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这个不大妥当吧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我知道名虽放单实则咱们前后都有呼应，相互保持着一个适度的距离，如是一人被人盯上，第二个就可盯上那人，设法下手。”

包行道：“程兄的高见，兄弟佩服，咱们处处被人监视，盯梢，实怪咱们太过君子了。”

程南山听包行赞扬于他，心中大是高兴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一得之愚，还望诸位指正。”

其实，这法子乃是他殚精竭虑、苦苦思索而得。

包行道：“法子是高明的很，不过，兄弟觉着人事上得稍为调整程南山道：“包兄指教。”

包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笑道：“慕容世兄的武功和临敌的机变，恐怕都非咱们能及得，除非遇上绝顶的高手，都难是慕容贤侄之敌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包兄的意思呢？”

包行道：“兄弟之意，最好由程兄、雷兄，骑虎先行，分散他们注意，然后，兄弟、申兄和慕容世兄动身，咱们在指定地方会齐，再度进入江湖，形貌已变，三圣门纵然耳目众多，但他们无迹可寻，也是没有法子了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包兄之意甚佳，咱们在……”

包行接道：“程兄写在纸上。”

程南山微微一笑，取过白笺，写了会面之地，随手烧去，道：“诸位记下了。”

群豪齐齐点头。

程南山道：“好，咱们中午时分动身，先到洪州郊外，天色入夜时，兄弟和雷兄动身。”

一宵易过，第二天中午时分，慕容云笙等离开了杏花楼。出得店门，包行和程南山等都觉着情势有些不对，就是慕容云笙，也有着大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。

只见大街上往来的行人之中，大部是武林中人，佩剑带刀，摇摆过市。

包行回顾了申子轩一眼，道：“申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兄弟能看出来的是这些人，大都不是三圣门中人。”

包行道：“从这些人衣着形貌上看，来自四面八方，问题是他们为何在此集中，一夜间，都赶了来。”

这时，正有两个劲装佩刀的大汉，直对杏花楼行了过来。那当先大汉目光一转，瞧了包行一眼拱手说道：“阁下可是神钓包行？”

敢情，来人竟然是认识包行。

包行只好一抱拳，道：“原来是龙虎双杰，久违了。”那当先大汉举手一招，道：“老二过来，我给你引见一个隐侠高人。”

第二个，年纪较轻，大约在三旬左右，白面无须，行了过来，不等那当先之人介绍，一抱拳道：“神钓之名，在下久已耳闻，今日有幸得会。”

包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区区对龙虎双杰，也是闻名已久了。”那当先大汉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想不到啊！想不到。”包行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那当先大汉道：“包兄一向飘然物外，不肯卷入武林之中，想不到今日竟也赶来洪州，参与这场盛会了。”

包行微微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什么盛会？”

因包行和人交谈，申子轩等也只好站在旁侧等候了。那大汉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包兄是故问呢，还是真的不知？”包行道：“自然是真不知了，哪有故问之理。”那大汉心中似是仍不相信，双目盯注在包行的脸上，道：“包兄不是接奉花令而来吗？”

包行心中暗道：原来是飘花门闹的把戏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没有，兄弟一向行踪无定，四海为家，那人就算要送给兄弟一片花令，只怕也无能为力了。”那大汉大约是相信了包行之言，四下望了一阵，低声说道：“近月中，江湖上突然出现一种花令，凡是接过花令之人，如不肯遵照令上所书，不是死亡，就是突然失踪，一日间，常常有数十个武林同道被杀、失踪，哄传了江湖，虽三圣门，亦不及那花令厉害。”包行心中了然，接口说道：“贵兄弟可是也接到了花令吗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是的，那花令之上，限定我等，在今日赶到洪州，不准早到，也不许迟来。”

包行道：“所以，两位如约赶到。”



那大汉脸一红，道：“兄弟虽然不畏死亡，但却好奇之心甚重，所以依限赶来，想见识一下那位花令主人。”

包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满街武林人物，想都是遵奉花令而来了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大概不错，除非那接到今谕之人，不怕死亡。”他似是漏了嘴，急急住口不言。

包行也不点穿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几时可以见到花令主人？”那大汉沉思一阵，道：“不知道，反正我们要日落之前，赶到‘纯阳宫’前听命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纯阳宫，那片荒凉的地方，一个老迈的香火道人，守着一个空扩的庙宇。

但听包行道：“诸位集中于纯阳宫前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那大汉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贵干，飘花令主从来不肯事先说明内情，只有到达纯阳宫前才会知晓。”包行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兄弟孤陋寡闻了。”那大汉目光一掠申子轩、慕容云笙等，说道：“这几位都是包兄的朋友么？”

包行不愿把申子轩等引见于龙虎双杰，当下说道：“几个新交，兄弟要先走一步。”

也不待对方答话，一抱拳，转身向前行去。

那大汉望着包行去远，才和同伴行入了杏花楼中。

几人加快脚步，匆匆出城，沿街所见，又遇上不少武林人物。行到城郊，四顾无人，包行才长长吁一口气道：“看来，花令已然威震江湖，在三圣门狙杀威胁之下，仍有这多人赶来洪州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飘花令主召集这多武林人物，集会于那荒凉的纯阳宫前，不知为了何故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三圣门怎会对飘花门这番大举动，坐而不问？”包行道：“三圣门原想集中全力，一举间击溃飘花门的主力，为了使举动隐秘，不便打草惊蛇，对云集来此的武林人物，未予狙杀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其实，他们的办法也不能算错，只要一举间能够击杀飘花令主，和他那几个重要属下，这些还不是尽为三圣门中收罗了，但她们却未料到这一战竟是全军溃败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想不通，飘花令主召集了这多武林高手，集于斯地，用心何在？”

包行道：“经昨日供州郊外一战，三圣门中局部主力，一败涂地，除非他们从圣堂再派顶尖高手赶来主持其事，大约千里周围地面上，再无法和飘花门交手了。就算从圣堂再遣高人来，也非数日内能够布置就绪，飘花门召集的这次大会，定可风平浪静的渡过。”慕容云笙接道：“还有女儿帮呢，会不会从中作梗？就小侄所见，她们虽没有三圣门势力庞大，但她们的组织，似是更为严密，举动更为迅速。”

包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看法，女儿帮不会出手捣乱，三圣门和飘花门争斗正烈，女儿帮何乐不坐待时机，以收渔利，倒是飘花门这番大举集会，有何用心，咱们应该摸个清楚才是。”程南山道：“包兄之意，可是要改变计划，延迟行期。”包行道：“咱们晚走几个时辰就行了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在下亦觉着此事十分重大，不可等闲视之，晚行上几个时辰，能了然了飘花门今后动向，咱们今后的行动，也好有个准则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好！但不知咱们要如何前去。”

申子轩回顾了包行一眼，道：“包兄，是否已胸有成竹？”包行道：“为了避免意外纷扰，咱们要稍加改装才成。”几人一番议论，决定改变行程，去纯阳宫前看个究竟。

### 第三十四回群豪毕集

一向荒凉的纯阳宫，此刻却热闹了起来，百位以上来自四面八方的豪雄人物，齐集在“纯阳宫”大殿之前。

大殿前是一片广阔的草坪，云集的豪雄，众生百相。有三五成群的集在一起，低声交谈，也有孤芳自赏的，独自漫步。

慕容云笙身着青衫，腰佩长剑，颌下装了短须，缓步行到殿门口处。

转目望去，只见大殿中一片静寂，冷清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心中大感奇怪。

只见晚霞渐消，暮色苍茫，已到了掌灯时分。

大殿中一片幽暗，景物已然模糊不清。

奇怪的是，百位以上的豪雄人物，都有着无比的耐心，静静的站着等待。

突然间，火光连闪，大殿中亮起了两支火烛。

夜暗、寂静中，火光闪动，引得群豪齐齐转目相顾。只见四个佩剑的少女，缓缓由大殿中行了出来，分排于殿门口处。

一个清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诸位都是花令邀来之人，请右手执着火令，缓步行入殿中。”

群豪中无人答话，但却遵命行动，各自取出花令，执于右手，缓步向前殿中行去。这些人似是都很谦和，行动之间井然有序，鱼贯而入。慕容云笙站在距离那殿门口处最近，也看的最是清楚，不禁为之一呆。暗道：“这一手倒是朱曾想到，照目前情形，如能混进殿中，就算杨凤吟在场，也是很难瞧出我的身份，但人人手中都有花令，我等如何混进去呢？”

忖思之间，只见包行和申子轩等，缓步行了过来。雷化方低声说道：“贤侄，为叔的取得一片花令，贤侄请独自混进去吧，我们在五里外来路上那株连身柏树下面会面。”悄然把手中一片花令，递到慕容云笙手中。

也不待慕容云笙答话，立时转身退去。

包行、申子轩等紧随雷化方身后而去。

这时，已有一半人行入了大殿中去。

慕容云笙心想如再犹豫，可能露出马脚，当下举步插入行列之中。

四个佩剑的少女，右首两人，全神贯注在花令之上，另外两人，监视着全场的举动。

一则天色已暗，二则那申子轩等的行动十分缓慢、沉着，未为二女发觉。

慕容云笙随在人后，鱼贯行入了大殿。

目光转动，只见那些行入大殿之人，整整齐齐的排坐地上，每人的脸色，都很严肃，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。慕容云笙打量了四下的景物一眼，也缓缓坐了下去。又过了片刻工夫，突闻砰然一震，殿门关了起来，右首两个佩剑少女，行入殿中，左首二女，却被关在殿门之外。想来，定然是留在殿外，担任把风之职。

只见两个佩剑少女到供台后面，欠身道：“一百一十一张花令，人数全齐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雷五叔取了别人一张花令，那人大概是发觉了花令遗失，不敢留下，借夜色掩护而去，这一来，倒是毫无破绽可寻了。

但闻一阵轻微步履之声，传出耳际，两个老人，缓步而出。当先一人儒巾青衫，年在五十左右，右手执着一柄银尺，左手掌着一本厚厚的羊皮封面册子。

第二个，身着深蓝色劲装，年也在五十以上，背上插剑，腰中挂刀。

紧随二个老人之后，又行出两个少女，一个是护花女婢唐玲，另一人却使慕容云笙大为震惊不已，几乎失声而叫。原来，第二个少女，竟然是齐夫人的女儿齐丽儿。但闻唐玲清脆的声音说道：“花主传下花令，召请诸位到此，想请问诸位一事。”

她分明是在问话，但整个大殿中鸦雀无声，却无一人回答。唐玲接道：“我们飘花门，决不会强人所难，诸位愿意投入我飘花门，我们固然是欢迎万分，但如是不愿投入我飘花门下时，我们也不勉强。”

大殿中仍是一片寂然，无一人回答那青衣少女之言。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看来这花令权威甚重，在场之人似都被花令震慑住了，无人敢随便答话。

唐玲回顾了齐丽儿一眼，道：“在这大殿之后，我已准备丰盛的酒席，为投入我飘花门中人接风，至于不愿投入我飘花门中人，敬请自便，随意离此。”

她一连说数段话，大殿中始终没有一个人答话。

慕容云笙暗道：这些人也是奇怪，答允不答允也该干脆说明，怎的一语不发呢？

只见那手执银尺、书册的老人，把银尺插入颈上衣领之内，右手探入怀中，摸了一支朱砂笔，道：“哪位愿入我飘花门的人，请在老夫这里报名。”

只见一个大汉站起身子，行了过去，道：“在下张清臣，愿入飘花门。”

那执笔老人翻开书册，匆匆写了一阵，道：“请入后殿吧！”张清臣应了一声，大步由唐玲和齐丽儿之间，行了过去。一人带头，紧接着很多人站了起来在那执笔老人处留下姓名，鱼贯向殿后行去。

慕容云笙暗中点数，一阵工夫，已有三十余人，行入殿后。但仍有大部分人，坐在原地不动。

唐玲目光转动，扫掠了端坐在殿中的群豪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诸位，都不愿入我‘飘花门’吗？”

只见一个年约六旬的老者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姑娘适才说过，如果我等不加入飘花门，姑娘亦不勉强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唐玲道：“自然是当真了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这些人既是坐着不动，自然不愿卷入江湖纷争之中，还望姑娘履行诺言，放我等离开。”

唐玲点点头，道：“如是诸位都有心，我等决不勉强，不过，有几句话，我不得不先行说个明白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我等洗耳恭听。”

唐玲道：“诸位接得花令，如限赴约而来，只怕此事早已为三圣门中知晓，恐怕三圣门中人，不肯放过诸位。”果然，这几句话发生了极大的力量，又有十余人站了起来，留下姓名，行入殿后。

余下的仍然静坐不动。

唐玲举手一挥，道：“打开殿门。”

但闻一个娇脆的声音应了一声，殿门应声而开。唐玲道：“不愿留此之人，请把花令放在殿外的木案之上，各自回家去吧。”

那老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目下江湖上情势纷乱，很多洁身自保的人，尽量逃避江湖纷争，仍难免有罹惨祸，投入‘飘花门’，是福是祸，很难作个论断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，老朽年纪已大，生死已然置之度外，希望能终老田园，纵然要死，也望能埋骨桑梓，如何自处，诸位自作考虑，老朽要

先走一步了。”

大步出殿而去。

这老人一走，立时有很多人追随其身后，向外行去。慕容云笙冷眼旁观，只见数十人出殿而去，但却仍有十余人，留在大殿之上，显是不知所措，难作决定，不禁微微一笑。暗道：众生形相，各有不同。

突然觉着两道冷森的目光，直逼过来，不禁转眼瞧去。只见那盯注在自己脸上的人，正是齐丽儿，不禁心头一震。暗道：“这丫头目如冷电一般，炯炯逼人，显是内功有着根深的造诣，上次见她时，我竟然一点也瞧不出来。”

只见齐丽儿两道目光，停顿在自己身上，久久不离开去。慕容云笙霍然警觉，急急站起了身子。

原来，大殿中所有的人，都已站了起来，只有自己一人，还坐着未站起来。

显然，这过度的沉着，引起了那齐丽儿对他的怀疑。慕容云笙站起身子后，虽故意在人群中穿插，但仍然不时发觉齐丽儿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转动。

只见大殿中人数愈来愈少，又有数人出殿而去，也有数人投入飘花门中走入后殿。

慕容云笙心知已无法再拖延下去，必须极快的决定行止，如再拖延下去，势必要露出破绽。

离开这里，只要出殿而去，纵然那齐丽儿心中有些怀疑，也不致破例的赶出殿外，那是万无一失了，但却又不知这些人行入后殿中谈些什么，进入后殿瞧瞧，才能知晓飘花门中真正的隐秘。

他生性好强，略一沉吟之后，举步向殿后行去。那举笔老人一横身，低声说道：“报上名来。”慕容云笙早已想好了假名，随口应道：“常三峰。”那老人在簿上记下了名，退一步，让开了去路。慕容云笙举步向前行去。

从来未问事的齐丽儿，突然说道：“常英雄。”慕容云笙已经行过了齐丽儿，闻名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姑娘有何吩咐？”

齐丽儿道：“壮士可否把你的花令，给我看看？”慕容云笙也不多言，级缓把花令递了过去。

丽儿接过花令，看了一阵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常英雄何处来？”

一面把花令交还慕容云笙。

慕容云笙似是未料到她多此一问，不禁一怔，道：“曹州府。”

齐丽儿道：“嗯，辛苦了。”

慕容云笙接过了花令，行入殿后，只见烛光辉煌，果然已摆着很多桌椅。入殿英雄，三五成群的围坐一桌，低声交谈。

慕容云笙目光四顾，全场中不见有一个飘花门中人，心中奇道：难道那飘花令主，有意的要使他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，先行结识，故意不派人主持。这奇怪的情势，激起了慕容云笙的好奇之心，暗道：这情形扑朔迷离，倒要看个明白不可。

心念一转，缓步行到一张桌位之上，坐了下来。只见一个身着黄衫的老者，缓步行了过来，一抱拳，低声说道：“兄台贵姓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兄弟姓常。”

黄衫老者道：“老汉江士英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原来是江兄，请坐，请坐。”

黄衫老者一笑，紧旁慕容云笙身侧坐下，道：“常兄从哪里来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兄弟由曹州府来。”

黄衫老者道：“老汉由襄阳府来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兄弟阅历不丰，见闻不广，对飘花门中事，一无所知。”

黄衫老者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汉听说那花令主人，是一位姑娘，但不知传言是真是假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笑道：那是千真万确。

口中却应道：“这个，兄弟就不清楚了。”

黄衫老者正待接言，突闻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，说道：“诸位请随便入席，随便交谈，酒菜就要上席了。”慕容云笙转眼看去，只见那说话之人，正是齐丽儿。心中暗道：看来这齐丽儿的身份，不在那唐玲之下，管事不少。这时，唐玲和两个老者，也都退了回来，想来那殿中事，已然结束。

只见唐玲、齐丽儿和两个老人，围在一桌坐下。片刻后，酒菜送上，佳肴摆满一桌。

大约是群豪心中都有畏惧，酒菜送上，竟是无人举杯。动齐丽儿站起身子，举杯说道：“此刻正是用饭之时，诸位腹中，想有些饥饿了，不要客气，尽管动筷，贱妾先敬诸位一杯。”举杯就唇，一饮而尽。

慕容云笙看四周群豪，都举酒杯，只好也举起杯子。这些江湖豪雄，吃了两杯酒，豪气渐生，立时下筷如飞，杯到酒干。

飘花门准备的酒菜，极为丰盛，川流不息的送了上来，而且大都是山珍海味，名贵之物。

慕容云笙一直有着戒心，不敢吃菜喝酒。

突然间，幽香扑鼻，齐丽儿已然无声无息的到了身侧，端起慕容云笙面前酒杯，道：“常英雄酒冷了，该换杯热的。”举杯饮干，执壶新斟了一杯，放在慕容云笙的面前。慕容云笙望望面前的酒杯，又望望齐丽儿，道：“姑娘可是要在下喝了这杯酒吗？”

齐丽儿道：“你迟迟不肯喝下这杯酒，想来，定然是对这杯中之酒，有所怀疑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向不善饮，并非是对酒动疑。”齐丽儿温柔的说道：“喝一杯吧！就算你不会喝酒，喝一杯，也不会醉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，姑娘的盛情，在下是却之不恭。”端起面前的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齐丽儿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多谢赏脸。”

缓步行向另一张桌面之前。

齐丽儿人极美丽，笑语如珠；每行到一张木桌面之前，立时引起了满桌笑声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我上次见她之前，看她端庄严肃，想不到此番相见，竟似变了一个人般，这般伶口俐舌，擅于应对。这时，满室豪客，都喝的带了几分酒意，齐丽儿走了一周之后，立时，引起了酒兴高潮，但闻呼喝之声，响彻全场。慕容云笙眼看全场，酒兴甚浓，心中大为奇怪，暗道：这飘花门不知在捣什么鬼，难道这些人大吃大喝一场，就算加入了飘花门吗？

齐丽儿似是对慕容云笙特别注意，两道目光不时投注到慕容云笙的身上。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看来，齐丽儿似是已对我动疑？如若再无变化，我似是可以离开这里了。

心念一转，缓缓站起身子，向外行去。

原来，在他下意识中，希望进入殿后，能够见得那杨风吟一面，哪知事与愿违，竟是无法见到杨风吟。

一种偶然的感受，使得慕容云笙意兴索然、不愿再坐下去。他悄然行到大殿，只见殿门紧闭，两个佩剑青衣少女，站在殿门两侧。

大殿中一片冷清，除了殿后传来猜拳之声外，再听不到别的声音。

慕容云笙望望两个青衣少女，心中暗道：不知此刻，是否还允准出殿。

他心知这两位少女或不会轻易放行，但心中却毫无惧意，举步直行过去，一拱手道：“两位姑娘请打开殿门。”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常英雄。”慕容云笙一听声音，已知是齐丽儿，头也未回地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齐丽儿快步行了过来，直逼到慕容云笙的身侧，道：“常英雄意欲何往？”慕容云笙停下脚步，回头道：“在下想出去走走。”齐丽儿道：“现在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是的，在下不善饮酒，也无法猜拳。”齐丽儿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很奇怪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奇怪什么？”

齐丽儿道：“常英雄该走的时候不走，不该走的时候，却又想走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之意，可是说现在不能走了。”齐丽儿道：“如是阁下一一定要走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，我们不能强留，不过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齐丽儿脸色一寒，冷冷说道：“不过要留下一点什么再走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要什么？”

齐丽儿道：“接我十招，如若你能够接下十招，尽管请便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如是接不下十招呢？”

齐丽儿道：“拳脚无眼，接不下十招，你可能非伤即死。”慕容云笙暗道：不知她武功如何，试她十招也好。心中念转，当下说道：“姑娘说的话，一定能够算数吗？”齐丽儿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自然算数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吧！在下恭敬不如从命，但姑娘也请小心一些。”

齐丽儿道：“好！我是主人，让你先机，现在，你可以出手慕容云笙心中忖道：拖延时刻，对我大是不利，不如早些出手，打完十招，早些离开的好。

当下立掌当胸，脚下不丁不八，左手一抬，拍出一掌。齐丽儿脸色严肃，静站原地不动，直待那慕容云笙掌势近身，才轻轻避开，右手回掌，扣向慕容云笙左腕脉穴。手法快速，疾逾电闪。

慕容云笙暗道：这丫头出手甚快，如若是在当年，未习爹爹遗留武功之时，接她十招，真还不易。

心里在想，手却未闲，双掌连环拍出，眨眼间攻出了四掌。齐丽儿运指如风，突穴斩脉，封开了慕容云笙四掌快攻。四招封打过后，彼此都大为吃惊，不约而同各自后退一步。齐丽儿道：“常英雄真人不露相，我几乎看走了眼。”慕容云笙一抱拳，道：“姑娘夸奖了，在下这就告辞。”齐丽儿摇摇头，道：“你不能走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可是一定要打完十招，才肯让在下离开吗？”

齐丽儿道：“不错，我说过的话，怎能不算，不过，我也知道，咱们就算多拼上二三十招，也是无法分出胜败。”慕容云笙接道：“在下亦有同感，

所以，余下的五招，似是用不着再拼了。”

齐丽儿冷冷说道：“不行，这五招非拼不可，而且咱们要想法子，在这五招之中，拼出个胜负出来才是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丫头好生倔强，如是硬要分出胜负，只怕败的未必是我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不知如何一个打法，才能使咱们之间，在五招内分出胜败？”

齐丽儿道：“不准让避，硬打力拼，我想，在五招之内定可分出胜败了。”

右手一挥，劈出一掌。

慕容云笙蓄劲掌心，接下一击。

只觉对方掌力中，挟着一股阴柔之劲，循臂而上，攻入了内腑之中，不禁大为震撼。

他本来心存善意，只想接下对方五招之后，就可离开此地，并未存有伤害对方之心，却不料齐丽儿攻出的掌势中，竟然有着一股特殊的阴劲。

震惊之下，运力反击。

挥手一掌，拍向齐丽儿。

齐丽儿微微一笑，扬手接下一击。

慕容云笙这一掌，用的力道甚强，双方掌力接实，齐丽儿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。

但见齐丽儿一退即上，又挥手攻出一掌。

这时，慕容云笙已觉出内腑中似是被一股回荡之力震动，不敢再接齐丽儿的掌势，当下一吸气，纵身避开。

齐丽儿道：“咱们再拼两掌。”

慕容云笙双目中神光如电，凝注在齐丽儿的身上，道：“你刚才用的什么邪门武功？”

齐丽儿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感觉到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如全力发掌，拒你攻势，就不会上你这个当了。”

齐丽儿道：“你此刻有何感觉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感觉到内腑之中，受了震动。”

齐丽儿道：“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齐丽儿道：“现在，你要认输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难道瞧不出，在下还有再战之能吗？”齐丽儿道：“此时此情，你需运气调息！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不错，你还有再战之能，不过，你内腑已然受了伤，如若强行运气和我动手，就算你拼过五招，但你内腑的伤势，就无法再行疗治了。”

慕容云笙借齐丽儿说话之机，暗中运气一试，果觉内腑中隐隐作痛，心中已确知没有再战之能，不禁暗暗一叹。齐丽儿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常英雄，一着失错，满盘皆输，我们虽然交手几招，但我心中已明白你武功比我高强，如是不施用些手段，决然无法胜你。”

慕容云笙看她说的洋洋自得，不禁心头火起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虽然得胜，但胜的并不高明啊。”

齐丽儿道：“不错，但兵不厌诈，咱们敌对相处，自然用不着讲什么仁义道德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姑娘是一定要把在下留在此地。”齐丽儿道：“常英雄，我们讲话太多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，在下留在这里。”

齐丽儿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常英雄请吧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举步向殿后往去。

齐丽儿紧随在慕容云笙后，行入大殿后面。

情势的转变，使慕容云笙不得不临时改变了决定，准备借留此的机会，先设法使真气畅通，内腑伤势好了之后再走。两人行入大殿之后，群豪的宴席已散，大都离开了席位，三五成群的坐在一起，低声交谈，似乎是在讨论什么事情一般。齐丽儿低声说道：“你和他们混在一起，谈谈吧。”说完，不再理会慕容云笙，缓步行向一侧。

慕容云笙无可奈何，缓步行向一团围坐的人群中，坐了下去。

这时，一个年纪较大的老人，正在低声发表宏论。五个年纪较轻的人，也都听得十分入神。

但慕容云笙坐下之后，那老人突然住口不言。这一来，五个年纪较轻的人，突然一齐把目光转注慕容云笙的身上。

慕容云笙座尴尬一笑，抱拳说道：“区区常三峰，也是花令邀请而来，咱们身份一般，诸位谈什么，尽管继续。”那年纪较大的穿着一身黑衣，道：“在下胡大同，请教常兄，由何处来此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兄弟由曹州府来。”

胡大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常兄刚才似是酒席未终，就离开了这里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兄弟还有些事，原想离此片刻，但却未为那位姑娘见允，只好又转了回来。”

胡大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突然放低了声音，接道：“在下等适才正谈到花令主人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花令主人怎么样？”

胡大同正待接言，突然一抬目光，瞥见齐丽儿正站在慕容云笙身后，立时住口不言。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胡兄，怎的又不说了。”胡大同道：“兄弟知道的，都已经说完了。”

慕容云笙一回头，望见了齐丽儿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姑娘，又要找在下么？”

齐丽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常英雄请借一步说话。”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站起身子。

齐丽儿道：“贱妾带路。”

缓步向前行去。

慕容云笙紧随齐丽儿的身后，穿过人群，行入了一座雅室之中。

齐丽儿回手掩上了室门，缓缓说道：“常英雄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齐丽儿道：“那壁角有一盆清水，我们特地准备为常英雄之用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是何意？”

齐丽儿道：“好要常英雄洗去脸上的易容药物，让我们见识一下庐山真面目。”

这座静室之中，布置的一色黄，黄色的锦被，黄色的单子，黄坐垫，似



是有人宿住的卧室。

    靠在壁角一张木架上，果然放着一盆清水。

    一支高烧的红烛，放在木案上。

